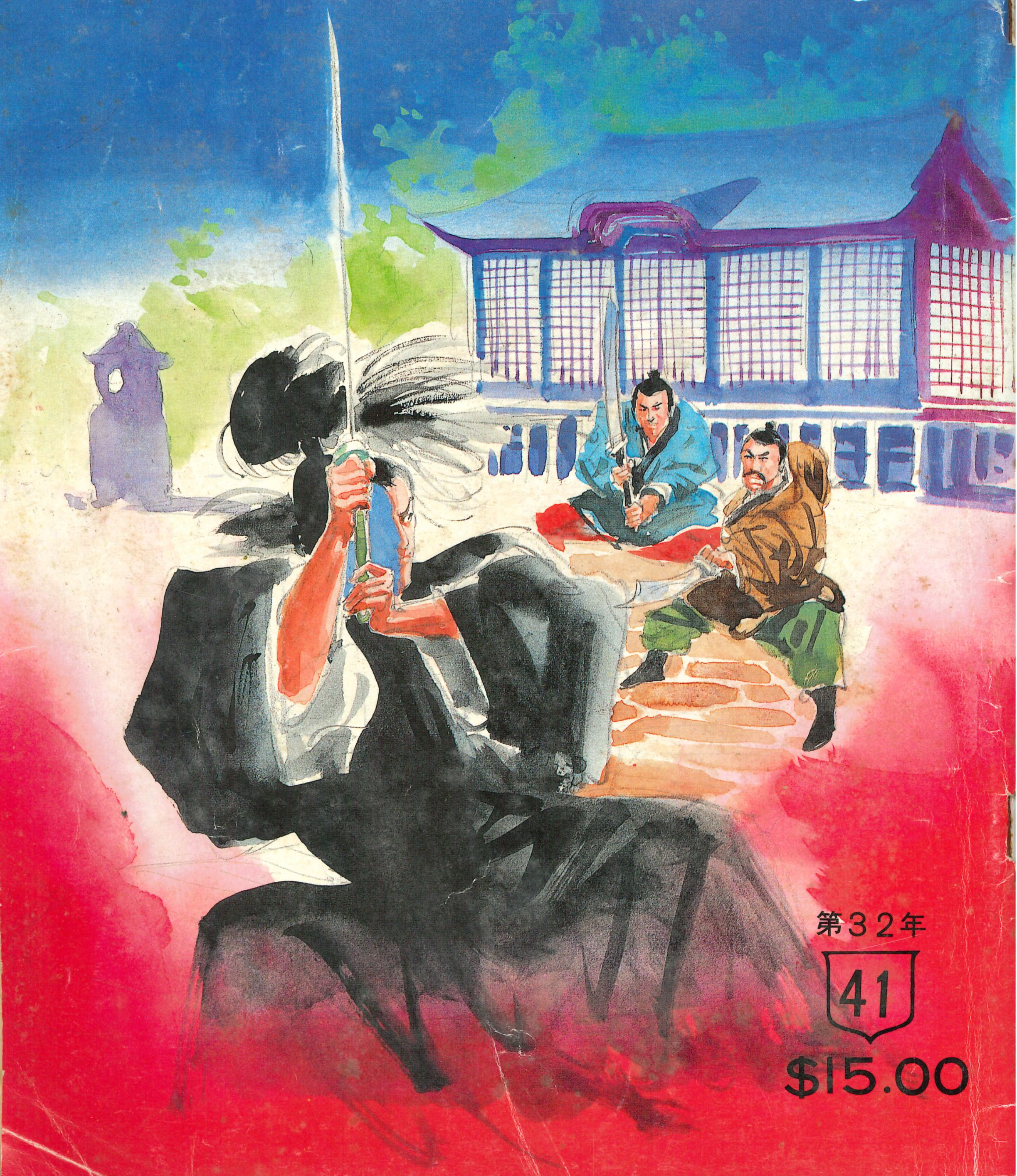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2年

41

$15.00

仙姿牌

片仔癀暗瘡膏

（選用著譽中外的
漳州片仔癀為主藥）



用於暗瘡(即青春豆)
療效極佳，用藥後三天
能使暗瘡自動凋謝。
用後有冰涼舒爽感覺。
純中藥製劑，
無任何副作用。

（特價每支HK$68.-）

片仔癀暗瘡膏是採用福建漳州著譽海內外的片仔癀為主要原料，配以多種名貴中藥有效成份精製而成的外用藥品。經研究，本品有顯著的止痒作用，也可作為皮膚藥應用。療効神速，極為靈驗。

漳州市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代理：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 5508　傳真：850 7509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 3811　傳真：559 7762

複方 片仔癀 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葯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複方「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為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龍江牌 LONG JIANG BRAND



適應：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病種，如痤瘡、暗瘡、脂性皮炎、單純疱疹、瘡癬及凍瘡、痔瘡、燒傷、蚊蟲咬傷等，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

編者話

霍驚覺先生所著「天下第一狂」在今期刋出，文中描述望月山莊莊主皇甫丹青是武林翹楚，奸詐之徒蘇皇伯串同關東女俠茅青青想取而代之，以霧中人的名氣聘請殺手鷄冠使者，同時暗中游說崆峒雙英、顧一楓等，一起參與刺殺皇甫丹青的行動……最後茅青青殺慕容嬌滅口，會同蘇皇伯以勝利者姿態進入折劍房，以爲奸計得逞，誰知强中更有强中手……故事情曲折緊湊，打鬥場面壯觀激烈，結局更是出人意表！

由於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本刋的各項開支亦相繼遞增，致令本刋不得不由第32年第40期起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十五元整，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在此還希望廣大讀者給予支持及意見，謹此致謝！

而在十二月卅一日前訂閱之客戶，仍以舊價訂閱，逾期照新價訂閱。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蕭玉寒所著「飛龍行天」。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天下第一狂（新派俠情奇詭故事）
望月山莊莊主皇甫丹青是武林翹楚，却引起奸詐之徒欲對他不利……霍驚覺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無名老人（江湖恩仇錄）
親雪父仇祭亡靈　謹尊嚴命嫁玉郎……高峯 47
八卦陣（三國演義之四十）◀二▶……徐正 52
湖海情仇（俠義奇情短篇故事）
喬裝三十載　尋得心上人……石中蓮 5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龍三公子（俠義詭異傳奇故事）◀三▶
派發錢糧救萬民　龍三公子美名揚……麥長青 66
武林謎圖（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生死關頭見眞情　全權付託交重任……西門丁 75
羌笛怨（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身陷美人計　忠義不能辱……高皋 85
玉辟邪（新派俠情連載故事）◀二▶
急中一劍解重危　峨嵋封山別師衆……東方玉 93
魔鬼的門徒（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割人頭祭魔刀　上武當討人皮……歐陽雲飛 101
廢園刀聲（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探廢園三魔喪命　查內奸侍婢遭殃……辛棄疾 10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夢中劍手（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爲救白道八高人　易名應徵復仇幫……司空羽 119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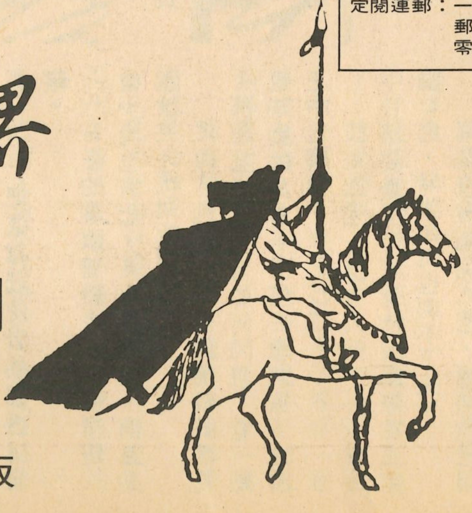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 41 期

（總號164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國正宗
天然花粉靈芝

KPIC 广州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常服：充沛精力、强身健體、
滋陰養顏、保健美容、
青春美麗。

購買時請認明 KPIC 广州 商標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新派俠情奇詭故事／霍驚覺·文 可飛·圖

天下第一狂



同是苦主

雞冠使者，好奇怪的名字！

陽光下，果眞是一個艷紅的大雞冠，掛在來人頭上。一抹黃金面罩，恰恰遮蔽住眷容，益發增加邪氣。

面上是金的，身上也全披金黃色的錦服，一條腰帶，似乎亦是歃金打造的。

他爲甚麼要攔住去路？

很簡單，一句話。

「放下『五羊秘本』，夾着尾巴走。」

聽見這話的「崆峒三英」瞪大了眼，竟然不相信世上有這麼狂傲的人。

或許有，但那人絕對狂得起，就是江南江北、望月山莊的皇甫丹青，自號「天下第一狂」，笑傲天下英雄，狂態武林一時無兩。

然而，來人只是一個來歷不明，怪裏怪氣，自稱作甚麼「雞冠使者」的赤手空拳者。他憑甚麼挑戰他們三根

請求義助

縱橫河西、陝北一帶的爛鐵銀槍？

「五羊秘本」，集有他們崆峒派的不傳秘技。他們這次攜經離山，正是要夜謁少林，交流內藏武功的心得，請敎德高望重的少林方丈心博禪師，指點一下他們也看不懂的地方。

這一行絕對機密。「三英」爲了避人耳目，也盡作村漢打扮，專揀小路趕程。是誰洩露了風聲？又是誰派這甚麼「使者」攔路要書？

「三英」老大仇子彬哂然一笑：「你究竟是那路子的成名英雄，扮鬼扮馬，裝模作樣？我說你不如擲下頭上那鬼東西，快快回去吧！不然待會由我們撕下你的面罩，把戲玩完，你也必身敗名裂。」

沒有回答，索性負手站在要衝，一雙銳目絲毫未動。

老二岳雲揚小聲道：「看來他又不像在江湖上已有萬兒的，敢情是初出道的小輩，想憑此一役奪經殺人，藉此在江湖上一揚名聲。」

老三周望道：「但他怎會知道我們的行藏？內中必然有詐，大家小心！」

三人低聲談話，自忖對方不能聽到。「三英」雖未諳『傳音入密』的上乘內功，但全心壓低聲綫，對方縱是武林高手，三四丈外也極難得悉談話內容。可惜，這次顯然估計錯誤了。

「小心也沒有用。塵歸塵，土歸土。是動物的應該給回禽獸。」

「甚麼？」「三英」不約而同，聽不懂使者話中之意。

「『五羊秘本』是當年崆峒派五位長老合撰而成的。他們自比五頭山羊，那麼，這次經書交回屬鷄的手裏，總比流落人間妥當。」

「嘎？」「三英」全都吹鬚瞪眼。第一、來人冒犯派中素來地位極高的五位祖師爺；第二、蓄意胡言亂語，分明要着他們。

周望年紀最小，首先按捺不住。

「一派胡言，老爺不敎訓你，你也不懂得江湖尊卑。」

他從露在面罩外的一對眸子中窺見使者的年紀不會超過四十。「崆峒三英」人人都四十開外，而以周望性格最爲剛烈；首先發難，「敎訓後輩」，殊不足怪。

他似乎忘記了對方能辨識他們的低語，武功根底絕不差到那裏。

「呼」的一聲，銀槍挾着勁風，就要一下子把這雞冠使者捅個透明窟窿。

奇怪的事跟着發生了，周望這一槍少說也有七、八十斤衝力，而且勁匯槍尖，絕對能開膛破腹。

然而，仇子彬與岳雲揚親眼看見，那雞冠使者不見如何閃避，竟一動也不動的站着。周望一槍刺去，立時正中他胸膛。

沒有血光，沒有人倒下。一槍命中目標便是了，可是槍尖就停在人家胸口處，無論如何也刺不下去。

周望沒有刺倒人家，槍勢竟已用老。

然後，只見雞冠使者右手輕輕一抬、一拂，周望便倒了下去。

無聲無息、無光無影。仇子彬與岳雲揚衝上前扶起周望，後者早已氣絕。

二人相視，大家都發覺對方的恐怖神色。

這是甚麼樣的武功？甚麼的殺人技倆？

能在對手一招使出，制敵於機先，化解勁力於無形，使槍尖剛好停在自己胸口，這已是何等的功力？何等的信心？

他的出手更是完全無迹可尋，宛如羚羊掛角，同時詭異絕倫。

仇子彬與岳雲揚只覺喉頭像給甚麼鯁住似的。「咯咯」的說不出話來，也不知跟着幹甚麼才好。

幸好，對方還是那一句。

「放下『五羊秘本』，挾着尾巴跑！」

現在他們知道他爲甚麼這樣狂妄了，他也絕對狂得起。

一瞬間，地上已放下了厚厚一卷羊皮秘冊。仇子彬與岳雲揚早不知逃到那裏去了。

識時務者爲俊傑，沒有人不珍惜自己性命的。

武功秘笈要緊，江湖聲名要緊。但仇、岳二人也不希望像周望那麼死去。

江湖人最不痛快的，便是死得不明不白。對方是誰固然不知，連手法是怎樣的，也胡裏胡塗，實在對自己不能交代。

仇、岳是聰明人，凡能在江湖混他二、三十年的，怎樣也有世故的「智慧」。

所以，現在秘本就在地上，等雞冠使者去撿。

奇怪地，他卻絲毫沒有拾起「五羊

秘本」的意思，只靜靜的站在原地，任由陽光曬得他全身閃閃生光。

他的確有點像一隻大公雞，不過他攔路殺人，爲的不正是已在地上的羊皮卷嗎？爲何還不取經上路，還守在原地，彷彿有所等待？

莫非他在等主使他來奪經的人到來？爲交代？爲查檢？

果然，一炷香過去，路的四周忽地起了怪霧。

烈日當空的大白天，這場霧當然並非天然。

一個人瞬即出現在霧中。

雞冠使者道：「你來了。」

人在霧中，只餘一個身影，數丈外的雞冠使者絕對看不出他的臉孔，只能從身材形態上辨出是個男子。

「我來了。」聲音倒也充滿磁性，証明是個年紀不大、可以引人遐想的男人。

雞冠使者緩聲道：「你要的東西就在地上，我要的東西請快給我。」

霧中傳來一陣快意笑聲：「好，幹得好，我眞的沒有找錯人。」

笑聲響過，霧中人却沒有走過拾起秘本，他顯然並不急。

雞冠使者在等着。

霧裏終於吹來一陣風，挾着風來的是一張大碼銀票。

雞冠使者一手抄着，放入金衣袋內，便要轉身而去。

「且慢！」

「哦，難道你還有事要我做嗎？」

霧中人又是一陣笑聲：「你眞聰明，如果你不是吃這一行飯，例必要隱姓埋名，不露行藏，你在江湖上掙得的名堂必不在皇甫丹青之下。」

「少來這一套！」雞冠使者沉聲道。

霧中人肅言道：「好，你要爽快，我來給你講個明白。這次我聘你去幹的，比此番棘手得多。不再是奪貨，而是殺人。」

雞冠使者微皺眉頭：「殺甚麼人？」

霧中人一字一字地迸出名字：「皇甫丹青。」

「皇甫丹青？」

這次連雞冠使者也不禁驚呼出聲。事實上，誰若知道要殺的竟是當今武林最扎手的人物，誰也會有類似的反應。

「不錯，正是他。難道你害怕？」

雞冠使者沉吟不語。

「你不用擔心，我還有其他人幫你。」

雞冠使者冷笑道：「我從來不跟別人合作。」

霧中人道：「我知道你的脾性，但一來皇甫丹青不比常人，二來，我也不要你與他人合作行事，你只須依自己的方式去辦，其他人只是用來配合你的。」

雞冠使者抬頭道：「你眞的要殺皇甫丹青？」

霧中人的聲音已有恨意：「是，不殺了他，難消我心頭之憤。」

雞冠使者道：「據我所知，江湖上想要他命的人絕不少。」

霧中人哈哈笑道：「那只怕他太狂傲，樹敵太多。」

雞冠使者不說話了。

霧中人也沉默起來，他知道對方正在考慮和估量，他通常會給人家一些時間。

良久，雞冠使者再抬頭道：「你給甚麼代價？」

霧中人不假思索：「黃金萬兩，外加少林『易筋經』一部。」

雞冠使者不禁再度驚呼出聲：「『易筋經』在你那裏？」

霧的深處又吹來一陣風，這次吹來的是幾頁經文。

雞冠使者抄在手中，匆匆看了幾行，嘆了一口氣，指一彈，經文原頁的送了回去。

「我不知你怎能弄來『易筋經』的抄本，但我姑且相信你，全部抄本都在你手上？」

霧中人淡淡地道：「你最好相信，而且黃金萬兩足以令你一生享用，不用再幹這行，正正式式在江湖立萬兒，做好漢了。」

雞冠使者嘆道：「我無法否認這些條件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霧中人笑了起來：「我知道你一定肯幹的，『五羊秘本』你可以不稀罕，但『易筋經』則幾乎是所有會武功的人都夢寐以求的。」

毫無疑問，他笑得有點得意，但像雞冠使者那麼慣於當「使者」的人來說，那是全不要緊的，要緊的是代價，只要有足夠的價錢，他便會去完成指定的任務，滿足僱主的心願。

雞冠使者不再需要說話，他轉身而去。

他最後聽到霧中人的說話是：「我給你三個月時間，聯絡的方法照你的意思。只要能殺死皇甫丹青，可能我還會增加獎金。」

聲音越來越弱，他不用回頭，也知道那場怪霧已在消散中；而一切回復正常時，人與地上的羊皮卷都會同時消失。

山路上，只餘下一具屍體，一根爛鐵銀槍，彷彿要去証明並非一切都沒發生過。

* * *

常熟西南的一個小鎮。

這小鎮很靜，一天到晚，春夏秋冬都是這樣靜，死一般的沉寂。

時候還不到中午，樹上的枝葉却動也不動，連一點微風也沒有。大街旁的一棵白楊樹下，一個乞兒懶洋洋的躺着，汗從他的額角流到頸項，他也懶得去抹。

在這酷熱的天氣中，人人想睡，但却又太熱了，進入夢鄉是很困難。

這條大街上，就好像只有乞兒一個人，人們都去了田裏工作？還是躲在家中睡覺？沒有人交出答案，也沒有人在這天氣下眞正想去知道。

從這條大街一直走到盡頭，是一條小巷。左首數到第四戶有一所比其他住屋舊得多的古老院子。門前一個年近古稀的老翁正在竹欖上搖着扇子，凝望天空，連連嘆息。他是在嘆息自己的命運嗎？還是嘆息無情的人生？

又有誰知道，這老翁和乞兒竟是三年前在武林突然失踪而又曾經相依爲命的「老八少八」？「老八少八；遇上老王八，寧捐頭上髮，碰見小王八，一生難再發。」這首歌謠，又曾經傳頌多時？

江湖是無情的。你一沉下去，人們便很快忘記你，彷彿世上從來沒有這個人似的。

問題是：「老八少八」爲甚麼會突然失踪？他們又怎樣會隱縮在這小鎮裏？

或許，現在眞有人詰問當事人來了。

大街的另一邊盡頭，驀地出現了四條大漢。四人同樣是青布束頭，腰間懸劍，臉上嚴肅得毫無表情。

他們一直往前走。四人的步伐完全一致，踏在街上的石板路上，在沉寂的空氣中，份外響亮。

白楊樹下的乞兒却完全沒有反應，似乎躺得正舒服，仍要設法讓自己找個甜夢。

很快，四個人、四柄劍，都已來到白楊樹下，恰好把乞兒團團圍住。

乞兒沒有看他們，兀自打了個哈欠。

四名青衣似乎有一個爲首的，他忍不住道：「黃白，你知道我們來了？」

黃白，因諧音之故，在江湖上混了個「小王八」的綽號，他本人當然不喜歡這稱號。

黃白一皺眉，但仍對來人不加理睬。

青衣人道：「難道我們『天地龍虎四煞』也不配你理睬嗎？」

黃白索性用鼻息代答了，一刻前他還翻來覆去，這一陣鼻鼾聲當然是僞裝，用來耍人的。

四名青衣人沒有容忍他，鼻息一起，他們便差不多同時出手。

顯然，四人是久習戰陣的伙伴，早已有合擊的默契，四柄劍分從四方八面遍襲樹下的黃白，眼下便要將他分屍當場。

「奪奪」連聲，劍全都刺在白楊樹上，黃白的人却上了樹顛。

爲首的青衣人暴喝，四柄劍一齊轉圈，如人腰粗的一棵白楊樹竟給活生生的絞斷。

樹倒猢猻散，白楊樹一倒，黃白却輕飄飄的落了下來。

落入劍光刃網之中。

青衣人四柄劍斷樹之後，早就在等他下來；黃白這一落，就好像野兔踏入獵人早佈好的天羅地網一樣。

劍光很快斂散，莫非黃白已飛快地被四名青衣人剁碎？

白楊樹已倒在一旁，但黃白沒有死，他落下的一刹那間，竟閃電般凌空避過四劍的殺招，同時閃電般點了四名青衣人的死穴。

青衣人哼也沒哼一聲，便隨着白楊樹倒下地來。

這時，原地倏地生起一團怪霧，霧中一陣男聲響起：「果然名不虛傳，不愧是武林第一點穴高手！」

* * *

這一條小巷，只能容一人走過。兩個人走路要禮讓側身，才能勉强通過。

但現在小巷的兩邊各站着三個人。這六人不但生得高頭大馬，面目猙獰，而且個個青布束頭，背負長刀。

老翁仍在搖扇，一派氣定神閒、智珠在握的模樣。

小巷兩頭的出路已被封死，那六人明顯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亦顯然是衝着他來的，但他不驚，也不急。

終於，他緩緩吐氣開聲。「你們便是所謂『天地龍虎六金剛？』」

六人中不知那一個應道：「我們受人所託，要取你頸上人頭。」

「哦？」

「乖乖自行了斷，免得爺們動手。」

老翁鼻裏哼了一聲：「好大的口氣！」

「『老王八』，這已不是以前的江湖，現在縮在這小鎮中的你，只是名副其實的老烏龜罷了。」

這番話一落，老翁的臉容立時變了，他好像很討厭別人稱呼這個綽號似的，原本不打算動的身子突然動了。

飛快的動作，閃電的出手。

手中本來搖着煽風取凉的扇子忽然向左右斜斜一撥，一陣勁風早向兩邊吹去。小巷兩頭的六個人幾乎同時慘叫出聲，仰後便倒。

如果有人走近去細看，不難發現每人胸口都插了三根梅花針，品字形的刺中三大死穴。同時，針口流出來的血立即變黑，可想而知，針上的劇毒如何厲害。

一股勁風，竟挾着十八支歹毒無比的梅花針射出去，針上早塗了見血封喉的毒藥。

「好！天下第一的暗器高手果然好身手！」

一團怪霧在較近老翁的巷頭湧出，霧中一個身影在拍掌，掌聲伴着讚語，是一道帶有磁性的男聲。

老翁微微苦笑道：「我已是天下第

二了，天下第一的應該是皇甫丹青。」

霧中人道：「我看你還可與他再比試一次，這三年來我看得出你仍在苦練。」

老翁猛然瞪目：「你是誰？」

霧中人道：「你不必知道我是誰，只需要知道我懂得你就是暗器天下無雙的蘇皇伯，而我又邀請你去殺掉皇甫丹青便行了。你與黃白曾經叱咤江湖數年，但是誰逼你們來到這小鎮隱居，遠離享樂不盡的武林花花世界的了？你躲在這裏日夜勤練武功，爲的又是甚麼？」

老翁蘇皇伯不出聲了，他似乎在考慮應對。

霧中人續道：「你不必詳慮，黃白已經答應了，只要你首肯，『老八少八』，將會重現江湖。」

躲在屋頂的黃白，這時早將所有對話聽得一清二楚。

＊　＊　＊

夕陽西下，夕陽把連家三兄弟的影子拉得長長的，似乎更能襯托出他們心裡的淒楚。

連家的後花園，平時沒有多少家人能進來，尤其是三兄弟在練武的時候。

大哥連仲雄正在練拳，二哥連仲明沒有了一條臂膊，此刻却正練劍，三弟連仲强則在練掌。

長沙連家，江湖上那個不曉？昔年連老爺子憑獨創的「連環拳」、「連家掌」、「蓮花劍」打遍荊南無敵手。死後，三個公子各襲得他一門秘技，各人在江湖上都有過一段輝煌日子。

兩年前，皇甫丹青獨挑連家，大破「連環拳」、「連家掌」、「蓮花劍」的事蹟如今仍有不少武林人津津樂道。連仲明的左臂，也便是皇甫丹青一劍削下的。

現在，每天下午，連家三兄弟便躲在後園練武，爲的是甚麼？知道他們心情的人都萬二分清楚。

雪辱洗恥，本就是江湖中人失敗後唯一的出路。

連仲明剛好一劍穿透三片樹葉，一個家丁便氣急敗壞的自大廳處奔來。

連仲强收掌皺眉，他朝家丁喝道：「我們練武，不是吩咐過任何人不許打擾嗎？」

家丁連連打躬，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小的不敢違命，可是外面不知那裏來了十位兇神惡煞的大爺，要見三位少爺。」

連仲明眉頭一揚，冷笑道：「哦？難道又是甚麼仇家不成？」

連仲强道：「兩年來不少老爹當年結下的仇家趁我們新敗，要來討便宜，還不是靠二哥打發開去？我們怕甚麼？」

連仲明傲然一笑，道：「待我見見他們。」說罷，人已回身往大廳而去。

大廳上，果然有十個人，個個青布束頭，手中拿着兩柄短戟。

連仲明一看他們的裝束打扮，便似已認出他們的來歷。

「你們便是號稱『天地龍虎十尊者』的職業殺手？」

爲首一個大鬍子走前一步，揚聲道：「你既然認得我們，也不用咱們出手了，自行了斷吧！」

連仲明冷笑連聲：「江湖上最霸道的殺人組織『天地龍虎門』自稱收盡天下兵器於一身，屬下殺手個個武功高强，還編有名號，在江湖上公然收款殺人，看來還是名不符實的多。」

大鬍子喝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連仲明道：「『天地龍虎門』得以如此坐大，僅拜朝廷官府無能所賜。你們能在民間肆虐，目無法紀，但到了武林世家，難道還欲施展淫威嗎？」

大鬍子哈哈大笑道：「武林世家？你們現在還算是武林世家？」

連仲明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再不打話，大笑聲中，一劍便刺了出去。

他雖然給皇甫丹青削去一臂，但兩年來單手練的劍法，却比以前更辛辣，更陰毒。

走了偏鋒，人和劍竟厲害得多了。

大鬍子正在盡情嘲笑弱者，但忽然眼前的弱者原來是强者，刺出要命的一劍，手中戟也不及抵擋。

幸好他還有九個兄弟。

連仲明一出手，大鬍子身後九個人已然發難。

「十尊者」在殺手林中享有盛名，不是因爲他們武功奇高，而是由於他們慣於聯手殺敵，十人早練就一套合擊陣式，一人受攻，九人便連環照應，十人二十柄短戟，足以組成一嚴密戟陣，重創敵人。

連仲明刺出一劍，沒多久便後悔了。

後悔自己過於託大，沒有叫兄弟一同到廳前應敵。

蓮花劍法本是輕巧，擅於游走穿梭，但現在廳中擠滿了對手，而且人家步伐一致，似乎早有默契，往往堵截了自己的脚步。

「十尊者」合攻連仲明，很快便佔了上風。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已凌空殺至，掌力如山，竟從空隙中掠入。「蓬蓬蓬」三聲，「十尊者」中三人已被偷襲，中掌倒地。

連仲明歡呼一聲，劍一緊，剛才那大鬍子立時中劍。

來人並非別人，正是他三弟連仲强。

連仲强既已來了，連仲雄還會遠嗎？

「十尊者」中四人報銷，陣法早亂。連仲雄剛好使出連環拳從側助陣，幾個照面又給他打死兩個。

「連環拳」的特色是連環出擊，一拳未收，下拳繼至，令人防不勝防，應接不暇。

連仲雄既發動「連環拳」，其勢不能止，即向餘下「四尊者」連番出擊。

在「連家掌」和「連環拳」夾擊下，還有連仲明的「蓮花劍法」，瞬息之間，「十尊者」全部被殲。

就在此時，大廳外簷前响起一聲怪響，一團怪霧隨聲而現。一個人從屋頂輕飄飄的落下來，恰好由霧罩住。

「好功夫，三位眞好功夫！」是有磁性的男子聲音。

連家三兄弟異口同聲：「是誰？」

怪霧不散，霧中人緩緩地道：「我便是派他們來殺你們的人。」

「嘎？」連家三兄弟不約而同的退了一步。「天地龍虎門」的門主，相信武功深不可測，莫非此人便是？

霧中人發出一陣笑聲，道：「你們不必擔心，我並不是有心來殺你們，只是指派這些飯桶來試試三位。」

連仲明道：「試我們？」

霧中人道：「不錯，『天地龍虎門』的殺手通常有兩種。一種是由門中親自訓練，即如躺在地上的『十尊者』，一種則是外來專門聘請，特別針對某些對象的。」

連仲雄道：「你的意思是……」

霧中人道：「我想託你們去殺人。」

連仲明哈哈大笑，笑聲良久不止。

霧中人一點也沒有動怒，待他笑聲歇止，才道：「有甚麼好笑？」

連仲明右手劍一指，大聲道：「我們連家堂堂武林正道，怎會甘心充當殺手，爲區區百數十両殺人賺錢，汚辱名聲？你有此痴想，豈不好笑麼？」

霧中人道：「你們知道我叫你們去殺的是甚麼人之後，便不會覺得好笑了。」

連仲雄道：「那麼他究竟是誰？」

霧中人一字一字地抖出聲音：「皇甫丹青。」

「哦？」連家三兄弟同聲驚呼，呼聲中有驚異、有恍然、有仇恨，甚至有喜悅。

連仲明呼出一口氣：「是他！」

霧中人笑道：「不錯，正是大言不慚，自號『天下第一狂』的皇甫丹青。我知道只要我提供殺他的機會，你們根本不用酬勞，也會助我一臂之力的。畢竟，我們這次只是互相合作而已。」

連家三兄弟相顧互視，三人的目光中都閃爍着仇恨之火。

＊　＊　＊

大牢，紹興大牢。

第五號監倉裏躺着的竟是一個衣着光鮮的囚犯。這囚犯與衆不同的是，他一日三餐都有專人服侍，吃的是好東西，穿的都比普通囚犯整潔。

他好像很享受獄中的招待，就將牢獄當作家中一樣。

但是，今天來了一個年輕人，他見了紹興府的大老爺後，領了一道令諭，來到大牢的第五號監倉便停下來。

「大老爺有令，放了這犯人。」

「但……」看守的獄吏面有難色。

年輕人道：「難道你敢違抗大老爺的令諭嗎？」

獄吏忙道：「不敢，不敢！」一邊說一邊開了牢閘，向裏面那囚犯道：「快出來，放你了。」

囚犯這時正咬着一條雞腿，聽見這話，竟沒好氣地道：「我不走！」

獄吏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有自願身囿牢獄的人。他不禁張口瞪目，不知應對。

年輕人淡淡地道：「你就是顧一楓？」

囚犯咬了一口雞腿，喝一碗酒，嘴也不抹便道：「是又怎樣？」

年輕人微微一笑，待了一會才道：「既然你便是顧一楓，便認命吧！」

語音甫落，他一反手便點了獄吏的穴道，一欺身便是連環三拳，直取坐在地上的顧一楓的要害。

這三拳，一般人看得見出手，也來不及閃避抵擋。因爲出手實在太快了，而且一拳緊接一拳，宛若鎖子連環。

何況在這狹窄的監倉，顧一楓身子瘦小，根本難於躲避，更不堪一擊。

偏偏，年輕人這三拳却落空了。

也不見顧一楓怎樣活動，只見他把身子一扭，便由不可思議的角度滑脫過去，剛好避開了拳風能達之處。

年輕人拳招一發即收，繼而拍掌道：「好輕功，顧一楓果然還是顧一楓！」

顧一楓早放下了雞腿烈酒，道：「你究竟是誰？是不是眞的來殺我？」

年輕人笑道：「果然好眼力，在下連仲雄，當然不是眞來殺你的。」

顧一楓道：「長沙連家連大公子？」

年輕人點頭道：「我們知你替紹興府尹幹了一票大買賣，他擒拿你歸案，向上頭交代，却給你好食好住，兼酬勞不菲。大買賣所得，他已七成下袋。」

顧一楓微微顯出得意之色：「我也有三成分帳。」

連仲雄道：「但我們要請你出山。」

顧一楓道：「難道又有甚麼大買賣不成？」

連仲雄道：「誰說不？我擔保你這次即使不收分文，也願助我們一臂之力。」口吻已幾乎與霧中人同出一轍。

顧一楓目光閃動：「甚麼買賣？」

連仲雄道：「我們有共同的敵人。」

顧一楓道：「你想說……」

連仲雄咬牙切齒道：「皇甫丹青，我們的任務便是殺死皇甫丹青。」

顧一楓道：「我們？」

連仲雄走近他，就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

顧一楓這次不假思索便道：「好，我答應你。」

＊　＊　＊

「當今天下，還有誰的鋒頭能與皇甫丹青匹配？」

問出這話的是關東俠女茅青青，她人就坐在慕容嬌的面前——「毒龍刀」慕容嬌。

慕容嬌呷一口茶，微微一笑道：「江湖上誰也清楚，『南北雙青，威震武林』。只有郭子青的聲名才能與皇甫丹青比擬一二。」

茅青青笑道：「不少人知道皇甫公子和郭公子兩人，都是慕容嬌你的好朋友。」

慕容嬌笑而不答，但臉上明顯已有得色。

事實上，能與「南北雙青」攀交，當今之世確是一種榮譽、一件快事。

也許正是因此，茅青青不怕唐突，突來信相約慕容嬌到這九江江邊僻靜處商談喝茶賞花，慕容嬌也不感到奇怪。她經常碰到江湖朋友企圖通過她認識「南北雙青」的事。

茅青青名滿關東，今番南下很可能亦想結識被譽為近百年來武林新寵兒皇甫丹青有關。

對於武林中人，尤其是女人，皇甫丹青確有一股男人的魅力，就快連慕容嬌也不可抵擋了。

茅青青是騎白馬來的，關東白馬女俠，行俠仗義，慕容嬌遠在江南也早有所聞，今番得見，風采果然逼人。

她當然沒有江南美女的嬌柔，但既行俠事多，自生一股英氣，貫注在神色動態之中，一舉手、一投足，都有風範，令慕容嬌也自愧不如。

或許眞的只有她這種女人，才配得起「南北雙青」的其中一人。

慕容嬌私底下盼望的，當然是茅青青這次來的對象只是郭子青，但話一談下來，不出意料之外，茅青青問得較多的始終是皇甫丹青的事。

慕容嬌一邊呷着茅青青帶來的關東名茶，一邊有問必答，口中甘澀；心頭不知怎樣的，竟也有點苦。

這時，剛好茅青青和她談到皇甫丹青的劍法。

「青峯劍法，就是皇甫公子本人獨創的嗎？」

慕容嬌笑道：「他人就狂在這些地方，若不是青峯劍法，江湖便不會那麼快認識皇甫丹青，江湖上的人也不會讓他狂放到現在這個樣子。」

「那麼這種劍法有甚麼玄妙處？」

說到青峯劍法，慕容嬌也不禁臉露嚴肅之情。

「青峯，劍如其名，是孤高之峯，一劍使出，其絕處，不動如山，重壓對手的所有變招；震懾對手的全部精神。與他交手的人都無法否認這種壓逼感。那不是常人所能應付的。」

茅青青皺眉道：「孤高之峯，是不可即，不可達，仰之彌高。那又怎會有重壓？」

慕容嬌目光到了遠方：「正因為它不可即，而它又在你心頭不可抹去。由是形成一種心靈的壓力，你無能應付之，唯有束手待斃。」

「哦？」

茅青青的目光追隨慕容嬌到了遠方。揚子江的對岸，在極遠處，也有點不可即的感覺。二人緊靠岸邊石上，在一天然石几上用江水煮茶，這時節江邊草叢間，也有若干種類的鮮花盛放。這些便是茅青青的雅興所在，也是慕容嬌與之相見之處。

她與茅青青素未謀面，但對方既然慕名來訪，並一見如故，相約江邊談心，她豈能爽約？

「毒龍刀」多年在江湖刀口邊上翻滾，柔情放下，換上陽剛性子，兇狠手法，搏得一個人見人怕的諢名。然而，私底下，暗地裏，她何嘗沒有雅士之興，沒有女兒情懷？

可惜的只是，江湖征戰多年，標梅已過，縱使認識到皇甫丹青與郭子青這樣的好男子。主觀和客觀上的障礙也令她只得將心事永遠深藏。

但是，眼前的茅青青却不同了，她正值眞正的俠女盛年；慕容嬌彷彿從她身上，看到些少自己從前的影子，甚至比從前的她更卓絕。

二人相識不久，但慕容嬌却從茅青青那裏獲得一種出奇的親切感，不知怎的竟對她十分信任。

她決定帶茅青青深入望月山莊，拜會皇甫丹青和郭子青。

＊　＊　＊

望月山莊。

近三年來，江湖上幾乎已沒有甚麼人未聽聞過這名字。它隨同「天下第一狂」皇甫丹青一起，哄動武林、震驚武林。

皇甫丹青初出道的時候，兩手空空，甚至連一柄像樣的劍也沒有。然而，現在這間座落在揚州城外園林秀麗的江北勝莊，已經由一位當地的財主轉贈予他。莊內還特設一「折劍房」，置有起碼十三柄利劍名器。

據說，這十三柄名劍，除了少量由慕名的人送給皇甫丹青作為見面禮之外，大部份都是皇甫丹青擊敗對手後，將對方的兵器收為紀念。

一入「折劍房」，劍雖未折，但其用已斂，宛如已折。

「望月折劍」，讀起來，聽起來有點詩意，有點餘味。江湖草莽便亦將此作為皇甫丹青的標誌。

現下，便有一柄新劍快要送入這望月山莊的「折劍房」中。

＊　＊　＊

劍是一個肥肥白白的員外送來的，照他的排場看，家財起碼百萬兩開外。

他由八人大轎抬到望月山莊門外，為表尊敬，他親自下轎，由兩名侍婢攙扶着，走完三重門庭，坐到大廳的八仙椅上時，背後三名黑衣保鏢中的一個，及時遞上鼻煙壺，另外一個則遞上羽扇，由那兩位婢女一面輕搖慢送，撥涼減熱、一面按摩搥腿，彷彿怕剛才丁點的走動，也損害了有關的筋骨。

員外的保鏢，個個生得虎背熊腰，不過竟全部蒙面，似乎不能以眞面目示人。

其中一名保鏢欠身將盛劍的錦盒高舉過頂，朗聲道：「江南第五劍，久仰皇甫公子大名，特渡江前來拜謁。素未謀面，不嫌唐突，奉上吹毛斷髮寶劍一把，萬望笑納。」

出來迎接，代表望月山莊的竟是一個妙齡少女。她一身黑衣，長髮不加梳理，只隨隨便便地擱在一邊肩上。另一邊肩上則掛着柄短劍，雖未出鞘，但已有寒意透出，一望便知絕非凡器。

她年紀輕輕，臉容清麗。若果茅青青是英氣逼人、女中丈夫，她便是柔中帶剛，巾幗之軀竟透出威權。

「果然是好劍！」

她目光一落，已打開的錦盒，緩緩地吐出一口氣。

「姑娘不須檢驗，便出此言？」

少女與員外的目光幾乎同時轉到發聲者身上，大廳內當然不止那員外一行人。

坐在左首的是兩名典型江湖人，都是一身勁裝，各拿一根爛鐵銀槍，赫然就是運帶「五羊秘本」失去，同時讓雞冠使者取去師弟性命的「崆峒雙英」。

坐在右首，員外上方的是另外早到的一老一少。少年一副乞兒打扮，一臉不羈，老的輕搖摺扇，悠閒養生。不是「老八少八」是誰？

聲音便是那黃白發出的。

「哦？難道你要試試？」少女目光一閃，嘴角帶出一絲笑意。

她人本漂亮，這不經意的笑容，將出來迎賓至今的嚴肅一掃而光，更令黃白看得痴了。

少女當然看出他的無禮，當下輕叱一聲，右掌已拍到保鏢舉上的錦盒底下。盒內三尺長劍迎勢而起，斜刺裡朝黃白拋去。

黃白嬉皮笑臉，叫聲「來得好」，未待劍拋到，人即從椅上躍起，一個三連翻，便要在空中抄住寶劍。

說時遲，那時快，「嘿」的一陣破空之聲，一股銳風後發先至，竟自少女那邊如電閃般疾飛襲來，目標就是黃白咽喉。

黃白人在半空，一心表演身手抄劍，這時措手不及，如何躲閃？

好個蘇皇伯，扇搖神定之間，藏在袖中的手彷彿動了動，一絲勁風已朝來自少女的破空利器迎去。「乒乓」兩下細響，銳風化為有形，「奪」的一聲，釘在客席旁的柱上。

這時，黃白才落下地來，手中拿着的正是錦盒上的寶劍。

少女嘿了一聲，道：「好，老人家寶刀未老，小的却就有點……」

眾人清楚看到，少女肩上的短劍已釘在柱上，剛才橫空一擊，正是少女聲東擊西的一招。黃白一時託大，若不是蘇皇伯發出暗器相助，便幾乎着了道兒。

黃白聞言，臉上難免一紅，只得張聲道：「獻劍不能不試，且借姑娘兵器一用。」

他急要掙回顏面，話聲一落，反手已將手中劍狂擲出去。

擲劍的方向似是朝着廳門，但差不多越出客席的時候，又斜斜的弧回來，表示擲出劍者用了回力的巧勁。

劍疾擲慢迴，「叮」一聲的，剛好砍在已釘在柱子的短劍的鋒刃上。

刃碰刃，利者勝，兩劍一碰，短劍與員外所獻之劍一同落到地上。黃白飛快拾起，俯首一看，即笑吟吟道：「果是姑娘之物遠比來者優勝，劍不試不知，此言不虛也。」

眾人看時，員外所獻之長劍刃口上已現出一個小小的缺口。而少女的短劍，絲毫無損，依然寒光四射。

肥員外幾乎從座子上彈起來：「大膽乞兒，竟然弄壞送給皇甫公子的禮物，你賠得起麼？」

黃白一面將短劍歸還少女，一面仍打哈哈：「獻寶不是寶，這虛有其名、貨不對辦，皇甫公子不派人追究，你還敢大呼小叫？」

少女收回短劍，一甩肩，劍已回鞘，冷冷的道：「追不追究，是望月山莊的事，外人不必插嘴。」

這一語明顯是針對黃白的，似乎，黃白剛才的孟浪，在少女心頭留下了極差的印象。

可惜肥員外聞言，也似驚恐不已，連連搓手起來。

少女立即轉而向他一笑，柔聲道：「小婢之劍為千年寒鐵打造，尋常寶劍定奈何它不得。員外所獻之劍，雖未能勝過小婢賤物，也未必如別人所說，貨不對辦，虛有其名。」

她說着，左手伸處，已折了肩上一撮秀髮在手，同時接過肥員外所獻之劍，輕輕一吹，便將髮絲吹落劍刃之上。

髮絲果然隨風斷為兩截。

少女嫣然一笑：「誰說不是吹毛斷髮、虛有其名？」

這一下，再度把黃白說得全不是味兒，只得退回原座，兀自晦氣。

相反，肥員外當然回復顏色，臉上堆起欣喜之情。

少女拍了拍手，後堂走出兩名莊丁，正式接過保鏢手上的錦盒，並將寶劍置回盒中，運往「折劍房」去了。

保鏢高擧錦盒多時，此時才一併交收，退回肥員外身後。

少女向肥員外再一抱拳，極之客氣地道：「員外不辭舟車之苦，更獻上江南寶劍，未知何事相求我家公子？」

肥員外略一猶豫，另一邊的「崆峒雙英」已搶先離座而起，湧到少女跟前。

老大仇子彬抱拳打揖，擋在肥員外一伙之前道：「姑娘，我們比他先來，可否讓我們先見皇甫公子？」

少女目光一落：「哦？剛才小婢請問兩位有何要事，兩位又結結巴巴，不欲相告，想必不是要事，不如讓有需要的人先行……」

老二岳雲揚有點忍不住，打斷少女的話頭，道：「想我們『崆峒三英』出道至今，從未有人敢對我們待慢如斯，難道你嫌我們送的禮物不夠這肥斷送的厚麼？」

這句話甫出口，仇子彬想喝止也來不及了。

一句話，既冒犯了望月山莊，也得罪了那肥員外。

岳雲揚闖蕩江湖多年，若不是躁氣太急，這種錯誤怎會說出？

現在禍從口出，肥員外變了顏色，他背後三名保鏢，六隻黑巾外露出來的眼睛亦已精光暴現。

反而是那少女不怒反笑。

「這位叔台很急要見我家公子？」

岳雲揚一楞，道：「當然。」

「好，那麼請將你們的事說出來，待我通傳。」

仇子彬與岳雲揚臉上立現爲難之色。岳雲揚大聲道：「只要讓我們親見皇甫公子，我們自然當面說出。那有關崆峒派秘密，實在不方便當衆說出。」

少女微微一笑道：「但本莊的規矩是由小婢接見客人，聆聽他們所求之事，以決定是否需要厤煩公子。我家公子有太多事要做，若非必要，幫助朋友的事可交由小婢代辦。」

仇子彬不置信的看着她，失聲道：「你……」

少女笑道：「我知道你們不相信我有能耐替你們解決事情，但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有話不妨直說。小婢不能代辦的，自會通傳，請公子出來幫忙。」

這時，黃白在座上又拍起手來，衆人的目光再次轉到他身上。

依舊是那副嬉皮笑臉，那種不羈語聲：「大姑娘剛才露了一手，你們還不相信她的本領嗎？你們不說，我便要爭先了。」

少女剛才一劍後發先至，幾乎令黃白醜態百出，出手雖然快，但不免只是機巧靈活的路數，眞正實力如何，以她的年紀，「崆峒雙英」不會有遐想。

然而，既然黃白聲言要趕上來加入爭見皇甫丹青的行列，連仇子彬也不禁更急了。

「這……」

一道悠閒的語聲適時響起：「丟失了『五羊秘本』有何丟臉？既然有求於人，何不大方陳告難題？」

「是誰？」岳雲揚厲聲喝問，如箭目光隨即射到發話者那裏。

一直將扇自搖自擺的蘇皇伯，不知何時已從座位中站出來，走到大廳的中心。

「你竟不認得我是誰嗎？」蘇皇伯不由的笑了起來。

「崆峒三英」是老江湖，蘇皇伯和黃白在三年前退出武林之先，已經和他們照過面。

仇子彬一拍大腿，道：「我爲甚麼會看走了眼？你們不就是『老八少八』？」

黃白在旁，微微欠身，嘻嘻笑道：「失禮，失禮！」

岳雲揚驚怒之意未息，一時要急轉語氣，說話便顯得有點生硬。

「你……你們不是已失踪了幾年嗎？爲……爲甚麼？」

蘇皇伯繼續搖摺扇，輕描淡寫地道：「你奇怪我們爲甚麼在這裏現身？很簡單，你要找皇甫丹青幫忙，我們也是。」

仇子彬道：「你們也是？」

蘇皇伯道：「雞冠使者搶奪你們的『五羊秘本』，使你們急如熱鍋中的螞蟻。你可知我們的武功秘笈也是給他奪去？」

仇子彬、岳雲揚看着蘇皇伯，一時都呆了；他們確實想不到對方的遭遇竟與己方一樣。

黃白道：「江湖事我們可以不過問，但却絕不能任由別人學了我們的武功到處爲非作歹。」

蘇皇伯道：「所以我們不惜重出江湖，拜會皇甫丹青，希望在得到他幫助之下，奪回秘笈，這樣我們才能過回一些平靜的日子。」

仇子彬道：「那麼我們的事？」

黃白道：「那雞冠使者好不狂妄，奪去我們秘笈後還告訴我們已同時奪得崆峒山寶典『五羊秘本』，以作示威。其實以他的武功，你們丟失寶典又何怪之有？」

提起雞冠使者的武功，仇子彬與岳雲揚都猶有餘悸，不再說話了。

倒是那少女聽到這裏，頗感興趣：「你們所說的那個雞冠使者，武功眞的很高？」

「他武功不但深不可測，而且爲人邪惡歹毒，是喪盡天良之輩。」

發聲的是肥員外，衆人說話間他亦已離座而起，移至廳中。

少女眨眨眼，道：「江南第五劍？」

肥員外一抱拳，朗聲道：「在下複

姓第五，單名一個劍字，世居江南，不是甚麼江南劍術第五的俠客。」

第五劍！世上竟有這麼樣一個怪姓，而這名字屬於這麼一個養尊處優的富豪員外，益發使人感到突兀。

不過，瞧一直緊貼在他身後的三個保鏢，身手也不會輸給任何江南劍客幾分。

錢可驅神，何況是保鏢、打手？

少女「哦」了一聲，隨即道：「第五先生，你這麼清楚那雞冠使者，難道你也是吃了他的虧嗎？」

第五劍輕輕嘆了口氣：「很不幸，你說得對。」

此話一出，場中衆人都不自主的低呼出聲。想不到這一天找皇甫丹青幫忙的人，全部因爲雞冠使者。剛才還爭着先見皇甫丹青，却不料大家有着共同的敵人。

少女吸了一口氣，作出一副恍然的樣子，道：「原來如此，這雞冠使者能令各位煩惱如斯，想必不會是等閒之輩，或許眞是要請我家公子出來的時候了。」

岳雲揚急道：「早應如此了。」

第五劍搔搔頭，喃喃地道：「只要皇甫公子肯見我和幫我出手，即使需要甚麼代價，我也在所不惜。」

仇子彬與岳雲揚互視一眼，也慌忙道：「『崆峒派』上下，能爲皇甫公子效勞的，在所不計。只要『五羊秘本』完璧歸趙，周堃師弟大仇得報……」

黃白一聲冷笑，插了進來：「這麼多要求，又豈是眞的誠心求人？」

仇子彬、岳雲揚二人齊向黃白一瞪眼，却不便就此發作，只是仍舊望着那少女，等待答覆。

偏偏，少女只是笑口吟吟的望着第五劍和他們二人，既不說話，也沒有轉身入內通傳，請皇甫丹青出來的意思。

岳雲揚目中焦急之情更盛：「姑娘……」

少女却不理會他，反向第五劍問道：「第五先生說也是受到那雞冠使者騷擾，未知實情如何？」

第五劍道：「有勞姑娘過問，但一直與姑娘對話，還未請教芳名，在下也算冒失了。」

少女笑道：「豈敢？小婢賤名，何足掛齒？如先生不嫌棄，便喚小婢一聲安黛好了。」

「安黛安黛，好名字！」黃白在旁自說自話。

當然第五劍與安黛都沒有理睬他。第五劍已接着道：「安姑娘既是皇甫公子心腹，在下也不敢隱瞞。實是雞冠使者擄去我的十三姨太，勒索在下十萬兩。」

安黛皺眉道：「十萬兩銀？」

第五劍苦笑道：「不，十萬兩黃金。」

安黛道：「哦？聽來這雞冠使者殺人越貨，擄劫勒索，通通做齊，當眞算是無惡不作了。」

第五劍恨恨地道：「偏偏這惡徒身懷絕世武功。我本僱有五虎將爲貼身保鏢，與他爭鬥搶人時，他竟不動聲息，便殺了其中兩人。餘下這三人，都被他指力所傷。」

說至此，他身後三名保鏢都不期然垂下了頭，吃過敵人苦頭的「崆峒雙英」亦深有同感，相視不語。

第五劍語聲恨意更濃：「我們如不除去此人，江湖上勢難平靜，有家當之人更是提心吊膽，無日安寧。」

第五劍說到後來，已差不多一字一頓，極盡咬牙切齒之能事，岳雲揚乃乘其頓處加進來道：「崆峒派的敵人，根本便是武林正道的敵人。安姑娘，你還是快點請皇甫公子出來吧！」

安黛擧起雙手，悠悠道：「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焦急，極欲見我家公子，但巧得很，昨天公子的朋友遠道來訪，公子早已吩咐小婢，這三天閉門不見他客；各位的意思，小婢自會轉告公子，各位還是先回，過兩天才再來吧！」

「嗄？這怎麼成？」岳雲揚衝口而出。

「救人如救火，一切只爭朝夕，如何可再等兩天？」第五劍也叫起來。

仇子彬也開始沉不住氣，道：「說了半天，原來今天不見客，這不是捉弄我們是甚麼？」

安黛臉容一整，隨語望向仇子彬，拱手道：「小婢那敢開罪人客？只是問個清楚明白才通傳回報，這都是本莊規矩，所以才有不厭其煩，引致各位誤會之處，萬望見諒。」

黃白道：「對了，莊有莊規，國有國法，我們不急，你們急甚麼？」

這次連第五劍也對黃白怒目而視了，他這個「小王八」的確不受歡迎。

第五劍轉身執禮道：「不知皇甫公子這次會的是甚麼客，以致不便接見其他客人？」

安黛淡淡的道：「沒甚麼，那只不過是郭子青郭公子從嶺南來訪，我家公子好不高興，已和郭公子喝了一天一夜的酒。」

「郭子青？」岳雲揚失聲而呼，衆人忽然明白皇甫丹青爲甚麼不出來了。

任誰有了郭子青那樣的貴賓，也會專心招待他的，即使是皇甫丹青，也沒有例外。

郭子青，就是近年唯一能與皇甫丹青在武林競名場上並駕齊驅的郭子青。

他一向甚少涉足中原武林，除了三年一度的泰山試劍大會。上一度會期，他便一擧擊敗少林、武當兩大掌門人，並且竟在五百招內，與皇甫丹青打個平手。

識英雄重英雄，據說「南北雙青」從此便交上了朋友，而郭子青這「嶺南第一高手」亦爲中原武林人士所屈指確

認。

是甚麼事教郭子青離開自己根據地北上？眞的爲了與皇甫丹青聚舊嗎？

沒有人知道，或許除了他和皇甫丹青，就沒有人知道。

一擊不中　狼狽逃走

「這便是望月山莊。」

慕容嬌策騎停在山莊對面的小山崗上，遙指目的物給茅青青看。

「哦？頗有一番氣派。只是，『望月』作何解？」茅青青白馬英姿益顯，一面欣賞，一面虛心求教。

慕容嬌哈哈笑道：「『望月折劍』，本就用來形容皇甫丹青的風采，你見到皇甫丹青，便會一明白了。」

茅青青點頭回應，眼裏連慕容嬌也看出有熱烈盼望之情。

慕容嬌心底暗笑。一路上與茅青青結伴而行，這關東女俠的心意，她自問越來越清楚。

她個人當然覺得她與皇甫丹青十分合襯，只希望皇甫丹青不要辜負人家的心意，令人滿懷希望而來，痛苦失望而去。

想到這裏，茅青青的話却打斷了她的遐思。

「慕容姊，郭子青他眞的也在望月山莊？」

二人一見如故，從九江到揚州數天行程，彼此已姊妹相稱了。

慕容嬌笑道：「我收到皇甫丹青的飛鴿傳書，根據裏面的內容，郭子青應已到了望月山莊，說不定二人正在喝酒賞花。」

茅青青目光望到了遠方，喃喃地道：「那麼便好了，省得我再到嶺南去。」

慕容嬌一放手中韁，說聲：「不要躭擱了，走吧！」放開坐騎，當先朝小崗而下，轉望月山莊的方向馳去。

茅青青的白馬隨後；兩騎馬、兩俠女，飛快地絕塵而去。

二人原先停馬遙望的地方，塵土復歸平靜後，竟慢慢現出一條身影。

這時，太陽已偏西，但陽光依然充沛。這人身上的金黃錦衣，奪目逼人。

一個大雞冠掛在頭上，正在朝二女絕塵的方向遙點着頭，似乎深有所思。

＊　＊　＊

「郭子青？」

「郭子青也來了麼？」

「郭子青來了更好，我們一併拜會他。」

七嘴八舌，第五劍、仇子彬、岳雲揚的語聲此起彼落，登時亂成一片。

「誰想拜會我？」

一聲哈哈，自後堂響起。衆人定睛看時，已走出一個打扮樸素，髮束隨便的年輕人。

他這句話不長，但一出聲，已有明顯的嶺南口音，一聽便知並非中原人士。

難道……

「你就是郭子青？」黃白問出了衆人的心底話。

來人微微一笑，也不直接承認，只管對安黛說：「皇甫兄不眠不休，喝的還比我說的多，結果喝了十數罎酒，現在已回內室休息，安姑娘還是入內看他有甚麼需要沒有。這裏交給我吧！」

安黛聞言，說聲「謝」，竟也不再理會大廳這些人，逕自進內了。

江湖傳聞，望月山莊人人自以爲是，受不慣的人自覺難堪。現在「崆峒雙英」、「老八少八」和第五劍都深切感受到了。

這南方年輕人轉向廳中衆人拱手問安，道：「郭某甚少涉足中原，不認識各位，無論你們是誰，如果有事找皇甫兄，現下實在不得不請回了。」

仇子彬上前道：「這位如果眞是郭公子，那麼我們的事，郭公子也是可以接理的。」

第五劍也連連搓手，在旁說「是」。

郭子青哂然道：「我爲甚麼可以接理？你們本來要找的是這裏的主人，我不過和你們一樣，只是客人罷了。」

這話一出，仇子彬與第五劍登時語結。幸好，還有一個黃白。

黃白道：「江湖中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皇甫公子素有助人之義，所以江湖上的朋友有事，不惜遠涉重山，備禮敦請。郭公子與皇甫公子齊名，我們順理成章，一併敬仰。嶺南路遠，我們不便拜會，如今適逢其會，郭公子不妨聆聽我們的疑難，出點主意也好，出手相助也好，總算不枉在這兒相會的緣份。」

郭子青向轉向他，道：「未請教閣下尊名？」

黃白朗聲道：「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黃名白便是。」

郭子青道：「原來是以點穴功夫名震武林的黃兄。連黃兄也擺不平的事，相信相當嚴重了。」

黃白道：「正是。郭公子聽過『鷄冠使者』這名字嗎？」

郭子青皺皺眉，想了一想，搖首示意。

黃白道：「近一年來，江湖上的離奇案件增多，其中大部份便是出於此人之手。」

郭子青「哦」了一聲，問道：「他是殺手？」

黃白道：「是，亦不是。」

郭子青道：「大盜？」

黃白道：「是，亦不是。」

郭子青皺眉道：「究竟他是甚麼人？」

黃白道：「他是殺手，因爲他有收

錢殺人，但却又不是專職殺手。同樣，盜竊也一樣。一句話：只要有足夠的酬勞，他會爲對方做任何事。」

郭子青道：「江湖上這種人多的是。」

黃白道：「但他武功高强，是歷年來罕見的高手之一。」

郭子青道：「這種關乎武林正義的事，少林、武當怎會不加插手？」

黃白道：「問題就在這鷄冠使者獨來獨往，行踪飄忽，少林、武當弟子雖多，但要找到他也是不易。」

郭子青道：「你們都吃了鷄冠使者的虧？」

黃白道：「嗯。『崆峒雙英』被他奪去《五羊秘本》，我們被他奪去秘藏的武功秘笈；第五兄則被他劫去姨太，勒索巨款！」

郭子青道：「所以你們便希望請皇甫兄出莊，助你們對付鷄冠使者？」

黃白道：「皇甫公子若有事，郭公子出手也是一樣。」

郭子青沉吟了一會，深深吸了口氣，道：「我明白了。」

仇子彬、第五劍等人連忙道：「郭公子答應了？」

郭子青淡然一笑道：「我對江湖紛爭，素無興趣，誰是誰非，行俠仗義之事，還是留給皇甫兄好。」

此言既出，剛喜上眉梢的仇子彬等人復又興味索然。

岳雲揚只得道：「皇甫公子眞的喝醉了？」

郭子青道：「皇甫兄千杯不醉，只是我們談了一日一夜，這也是該休息的時候了。」

說罷他自己也打了個哈欠，似乎連他也要進內休息了。

第五劍當下急了。他背後一個保鏢即沉聲道：「禮收了，人倒不見，這便是望月山莊待客的規矩嗎？」

「現在你們才知道，你們心目中的救星不過如是嗎？」

一道極冷峻的語聲，自廳外傳來，語聲中透發出的刺骨寒意，竟令人一聽便渾身不舒服。

仇子彬與岳雲揚臉色登時變了，變得雪一般的白，彷彿所有的血都一下子給抽盡了。

會家子都察覺出，來人說話時正是運了極高深的內勁，才將話逼迸成這樣——直接刺激衆人的聽覺。

郭子青眉頭一皺，隨即高聲道：「好功夫！但朋友既然來了，何不現身相會，徒以聲音傷人？」

果然，廳外緩緩走進一人。

他——金衣錦履，頭上掛了一個大紅鷄冠，幪面巾上的雙眼，比第五劍那三個保鏢三雙眸子加起來，彷彿還要銳利。

廳中的第五劍、仇子彬、岳雲揚、黃白與蘇皇伯，差不多立即作出反應。第五劍背後那三個保鏢，已經一字形的擋在僱主面前。

仇子彬與岳雲揚顯然對來人投鼠忌器，衆人紛紛轉身向着門口之際，二人即不由自主連退了幾步，站在較後的一排。

這樣郭子青不用他們告知，心中也清楚來者是誰了。

「你就是鷄冠使者？」

面對能運用內功將說話逼迸成箭一般尖利的對手，郭子青也不禁倒吸一口涼氣。

自從與少林、武當兩大掌門及皇甫丹青交手以來，郭子青已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從來人的音波功、進廳的步法，郭子青便知道剛才黃白等人述說其厲害處，實在一點也沒有誇張。

他直覺得到，這鷄冠使者確然是近年武林罕見的一等一高手。

對方一進廳，很快便停了脚步，郭子青朝他一問，他却沒有逕自回答。

他只隨隨便便的一站，但渾身上下，却似散發出一種壓逼之氣，直襲廳內衆人心頭。郭子青只從皇甫丹青身上感受過同樣的霸氣會隨時轉爲殺氣。

黃白戟指來人道：「好呀！我們正要對付你，你却自己送上門來了。」

鷄冠使者冷然一笑，目光中明顯透出嘲弄之意：「你們自身難保，還說要對付我？」

黃白給他一搶白，自然轉過頭來，望向郭子青。後者已經步下台階，一步步走到黃白與那三名保鏢的身旁，肩並肩的，共同向着鷄冠使者。

郭子青抱拳爲禮：「在下郭子青。」

鷄冠使者道：「我知道。」

郭子青道：「你能輕易越過望月山莊的三層暗卡防衛，來到這裏，並發動音波功，震懾全場，的確不簡單。」

鷄冠使者道：「這根本不算甚麼。」

郭子青道：「望月山莊表面上大開中門，疏於守衛，並且人丁單簿，絕對不似是皇甫丹青的居處，但實際上如何，相信我最是清楚。」

鷄冠使者道：「哦？」

郭子青道：「你竟敢單人匹馬，直入中廳，並且面對着幾乎全部是你敵人的武林高手，毫無緊張之態；這份膽色，郭某已經佩服。」

鷄冠使者只「哼」不語。

郭子青道：「人家要商量對付你，你却先發制人，深入虎穴；這種行爲，也有英雄氣概！」

鷄冠使者仍是站在原地，對郭子青的說話彷佛無動於衷。

郭子青道：「郭某一向識英雄重英雄，江湖是非，亦從不過問。只要你不在這裏鬧事，你現在還可以離去，我不會阻止你，這裏亦沒有人能阻止你。」

聽中衆人當然料不到郭子青竟會說出這麼的一番話，紛紛發出出乎意料的驚呼聲。

鷄冠使者則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中盡是譏嘲之意，道：「看到了麼？你們求人，人家却不受理呢！」

第五劍和黃白等人齊都向郭子青瞪目怒視，最難堪的待遇莫過於臨陣備受拒絕。

可惜，郭子青巍然負手站着，彷彿自己的決定是天經地義的，他本人亦自然理直氣壯。

鷄冠使者笑聲不絕，冷冷的說話寒意絲毫不減。

「可惜，我既然來到，但憑你三言兩語，還沒有請我回去的力量。」

郭子青劍眉一牽：「哦？」

鷄冠使者道：「我行事，素來受人所託。今次我入望月山莊，但求與皇甫丹青一戰。」

聽中各人不禁再發出驚呼。這鷄冠使者如此明目張膽，已接近挑釁的程度。

三年來，江湖上從未有人敢直接殺上望月山莊，向皇甫丹青下這樣的挑戰書。

鷄冠使者是第一人，而且竟不是爲了自己，而是受人所託！

誰人能指動得了他？或者說，甚麼報酬才可以令他作此驚人一舉？

郭子青盯着鷄冠使者，他看到的，是對方全身散發出的，那種無比的自信。

只有絕頂高手才具有的自信。

郭子青看着他，緩緩地道：「你眞要與皇甫丹青交手？」

鷄冠使者道：「你還是快點讓他出來。」

郭子青向前微進一步，話聲更緩：「你要擊敗皇甫丹青，便須首先擊敗我。」

他本來負手站立的姿勢，隨着他走前而自然改變了。雙手從背後輕輕繞回；說完這句話，那雙樸實的手已放在大腿兩旁。他的指甲很短，一看便知是用劍所致。

黃白、第五劍以至仇子彬都不由得臉露喜色。郭子青「被逼」出手，正是他們所欲得見者。

鷄冠使者則目光一寒，郭子青的反應，似乎給他一點意外。

他冷冷地道：「你是皇甫丹青的好友？」

郭子青道：「嗯。」

鷄冠使者道：「所以你要替他接戰？」

郭子青道：「你錯了。」

鷄冠使者道：「我錯了？」

郭子青正色道：「江湖中人，以武會友，是個人自己的事，旁人不能代決。我雖然是皇甫兄的朋友，但他接不接你的挑戰，始終是他自己決定的。」

他頓了一頓，復道：「我要與你一戰，只因爲我覺得你是這些年來，最值得交手切磋的一個對手。」

鷄冠使者又笑了起來，笑聲中譏諷之意更濃。

「郭子青，你也錯了。」

「哦？」

鷄冠使者冷冷地道：「你我如果一戰，絕非甚麼切磋武功，點到即止。你應該知道，我下手絕不留情。交手結果，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郭子青道：「你眞的這樣兇狠？」

鷄冠使者大笑道：「我不但兇狠，而且卑鄙。」

「卑鄙？」

鷄冠使者道：「你剛才說我單人匹馬進來望月山莊。其實爲防不測，我是帶同護身符前來的。」

郭子青吃了一驚，他開始覺得事情不似他想像中那麼簡單了。

鷄冠使者不待衆人發問，一直放在身後的左手忽然牽拉起來。

這時，衆人才察覺他左手一直拿着一根金絲軟索；他的人擋在廳門口，軟索的另一端則在廳外。

此際他一牽拉，廳外軟索另一端縛着的兩個人，忽的被拖引廳內。

鷄冠使者拉他們進內時，已隨手拍開其中一人的啞穴。此人進來一看見郭子青，便情不自禁地嚷起來。

「郭兄弟，救我們！」

郭子青當然認得她。被鷄冠使者拖入大廳的竟是兩個娘兒。一個英姿凜凜，雖然受制，依然一副不屈神色；另一個鬢髮散亂，顯然受了點苦頭，正是「毒龍刀」慕容嬌。

慕容嬌這一發聲，郭子青心便亂了。

鷄冠使者雙目炯炯有神，彷彿一下子便能瞧破郭子青心底的秘密。

他緩緩地道：「望月山莊是當今武林第一難闖之地，如果我沒有任何憑藉，未免太過冒險了。」

郭子青似乎已答不出話來，他表面雖然鎮定，但放在腿旁的雙手已慢慢握緊了。

鷄冠使者道：「我沒有預計在這裏遇見你，但我知道這兩道護身符對你也同樣有效。」

郭子青嘆道：「看來我的確看錯了你。」

鷄冠使者道：「你看錯的將會更多。」

這句話總共有八個字。他說出第一個字的時候已經出手，待說完這句話，他已如幽靈般向郭子青攻出一十三招！

要命的十三招！

他人如一隻大鷄，但身手矯健敏捷之處，則宛如神靈，來去無迹，出手亦無影。

大廳中各人都是武林高手，但除了仇子彬與岳雲揚，誰人都沒有見過這麼詭異的武功。

「崆峒雙英」却清楚得很，因爲便是這種武功奪去他們師弟周堃的性命。

郭子青能抵擋得了嗎？

郭子青能對付得了嗎？

答案很快揭曉。鷄冠使者說完那八個字，大家便聽到「噗」的一聲。悶響！

他要命的十三招，不知如何的都被郭子青化解開去，而最後那一招，剛好點在郭子青遞出的劍鞘上。

郭子青的獨門長劍只得一尺七寸長，比起一般用劍的長度短了足足兩尺。然而，一寸短，一寸險，這種體積和長度亦方便他收藏在衣襟內。

他自內堂走出，一直雙手空空，大家都沒有料到他的兵器就藏在那樸實衣裝之下。

鷄冠使者詭異絕倫的攻勢，郭子青似乎不怎樣費勁便撥開了，還有時間取出短劍，並用劍鞘隔開對手一指。

然後，一縷如流水行雲的劍氣，自劍內悠然而出，剛才的詭異、霸氣，彷彿一掃而空。

劍氣連綿不斷，反客爲主，短而清勁，逕將鷄冠使者籠罩其中。

這一着連消帶打，廳中衆人都不禁齊聲呼「好」，從沒有見過郭子青武功的人，更加張大了嘴巴合不攏回來。

可是，那本應順如流水、帶閒雲野鶴之道的劍氣，正在這發揮的關鍵時刻，忽地又硬生生的頓住了。

郭子青無法不收住劍氣，因爲他忽然發覺鷄冠使者與自己之間，陡地多了一人！

「毒龍刀」慕容嬌，不知何時，已被牽引到劍氣最集中擊下的地方。郭子青若不收勢，受傷的首先必然是她。

沒有人知道他如勒住奔騰萬馬般收起劍勢時，那一刹那的心情。或許那電光火石的一瞬間，他無奈的眼神剛好觸着了慕容嬌的無助與愛憐。

就在這一瞬間，鷄冠使者已點中郭子青胸前三處大穴。指力透處，郭子青也不禁悶哼一聲，往後便倒。

一陣金刃落地聲，郭子青手中短劍亦脫手飛出，碰落地面。勝負彷彿一下子逆轉，一下子決定了。

望月山莊大廳內，一片死寂。良久，才傳來了慕容嬌的哭聲。

饒是俠女，眼見郭子青爲了不讓她受傷而告敗陣，慕容嬌再也忍不住了。

不過，鷄冠使者並沒有讓她多哭。一手拍下，慕容嬌啞穴再被封住，欲哭出聲已是不能。

第五劍、蘇皇伯、黃白、仇子彬與岳雲揚，面面相覷，臉如土色。現在他們唯一的希望，走進內院。

* * *

望月山莊的內堂，和莊中其他地方一樣，乏人把守，少見人迹。

這於內堂而言，並不奇怪，因爲那本是莊中人休息之所，自是少人打擾爲佳。

然而，現在人聲自外廳傳來，「劈劈啪啪」，吆喝走動，彷彿還是一面打鬥，一面有人闖了進來。

站在院子中的安黛，不禁眉頭大皺，難道廳中的客人，居然無禮如斯，硬闖入內，逕尋皇甫丹青之念？難道連郭子青也不能阻住來闖之人，以至山莊安寧備受騷擾？

安黛第一個見到的正是那肥頭大耳的第五劍，他氣急敗壞地跌撞至安黛跟前，神色一片慌張。

「啊！安姑娘，快去喚醒皇甫公子，那鷄冠使者親自闖莊，已點倒了郭公子，一路衝進來了。」

安黛沒有動，因爲她已看見那個「鷄冠使者」的來人。

他正和黃白與蘇皇伯纏鬥，但「老八少八」只是邊打邊走，根本沒有接實他的出招。

事實上，他亦沒有放手一戰，他左手還牽着一條軟金索，縛着兩個女子，一路拖拉進來。

被縛的女子，其中一人安黛當然認得，慕容嬌與望月山莊本就有很深的淵源。

不消第五劍多說，她便知道事態嚴重了。

她回身向內裏一間廂房一指，剛說了聲：「皇甫公子就在那裏。」人便直朝鷄冠使者撲去。

她是望月山莊中人，護莊有責。事情既已鬧至內莊，即使第五劍等不去呼喚皇甫丹青，皇甫丹青應該早已醒轉，出來應變只是遲早的事。

但她絕對料想不到她這隨意一指，竟然犯了一個大錯。

一個彌天大錯！

* * *

黃白、蘇皇伯、第五劍等人一直是以撤退下來的模樣往內走的。

鷄冠使者一掌將仇子彬擊倒在院子憩息亭的欄杆上，隨便使出三招點穴手法，逼退了合圍的第五劍三保鏢。

他是以攻進的方式進入內院的。

安黛衝到的時候，岳雲揚的天靈蓋剛被鷄冠使者擊碎，發出了悽厲的慘呼聲。

她似乎無視對手的厲害，上前全不打話，左肩聳動，短劍出手便盡是進攻招數。

誰也看出，她的護莊意識是超出保存自身生命的本能之外，她可以死，但不能眼看望月山莊中有人放肆。

然而，就在這時，一個安黛不能想像得到的變化發生了。這絕對是驚人的變化！

原來合圍鷄冠使者的，第五劍的三名黑衣幪面保鑣本應與安黛一起，共同對付鷄冠使者。

他們一個用拳，一個用掌，一個

用劍，原本全都朝鷄冠使者身上招呼。這時安黛一上來，用劍的斜刺裏一劍，竟拐過來直指安黛咽喉。

好個安黛，急危中劍掌互用，變招之餘，既用掌風震歪劍刃，而劍復去勢不絕，一招已刺中來人的左臂。

一聲悶響，刺中的竟非血肉，反而卡住了安黛的短劍。

安黛還未弄清是怎麼回事時，另一個黑衣幪面保鏢已連環出拳。安黛登時小腹中招，軟倒在他們脚下。

三名保鏢偷襲得手，亦沒有停留，竟聯同鷄冠使者，逕往安黛剛才所指皇甫丹青身在的廂房衝去。

鷄冠使者這時亦已放了手中軟索，慕容嬌與另外一名人質——茅青青，幾乎就倒在安黛身上。

三名娘兒的呻吟聲中，第五劍、黃白、蘇皇伯三人亦如箭一般倒飛而進。七條人影，幾乎同時撲進那間目標廂房之內。

七種方式，七個方向！

七大高手，剛才還好像相互敵對，相互攻擊。一息間，竟似早有默契聯起手來，對廂房中人展開極之凌厲的攻勢。

黃白是從窗戶竄入的，他先用他罕爲人知的渾天掌法護住全身，連滚帶躍的破窗當先而入。他先防備房中人會對他襲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的任務只是掩護他同伴進攻。

蘇皇伯緊隨黃白衝破的窗門躍入。他人一進房，脚尖即自窗台一點，借力飛身便上了樑頂。脚倒勾住樑木的同時，揚手已是三十六道寒星，向房內大床上躺着的人射去。

他甫進房便看清形勢。房內牆面那張大床上，果然躺有一人，照計那便是他們的目標物——皇甫丹青。

第五劍那三名黑衣幪面保鏢則是破門而入，被安黛刺中左臂的那人當先跳進。他那「左臂」剛才已隨劍脫落，原來只是義肢；他早已是獨臂殘廢人。

他依然幪面，但雙眼迸發出的仇恨之火似令他動作更快。人甫躍入，一出手連發三劍，直向床上那人身上招呼。

另外兩名保鏢一左一右，一個使拳，一個運掌，一方面護住進攻那人，一方面作爲劍招的後繼，準備連環發動。

第五劍肥胖的身形忽然也變得靈活了。他的身法比所有人都快，單論輕功，根本是武林頂尖兒的高手，那像是一個養尊處優的江南員外？

第五劍的殺着極快。他一兩個箭步，已後發先至，一下子跳到牆邊大床的頂上，手一翻，竟是一柄精光四閃的短刃，由上而下，「颼」地就穿過床頂布幔，直釘入床上那人的身體。

第七個，緩緩進房的才是鷄冠使者，他從破門進來的時候，蘇皇伯的暗器、獨臂幪面人的長劍、第五劍的短刃已全部命中目標，甚至另外兩名保鏢的拳與掌都用上了，一個擊出兩掌，一個則是連環四掌，全都「篷篷」連聲，如擊敗革。

然後，又是鷄冠使者冷峻的聲音響起：「我們敗了，皇甫丹青根本就不在這兒。」

＊　＊　＊

這當然全部是一個詭計，甚或說，一個陰謀？

來挑望月山莊，刺殺皇甫丹青的一共有七人——七名無論怎樣算，也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絕頂高手。

「老八少八」不用說了，第五劍那所謂三個「保鏢」，當然便是長沙連家三名公子。

用拳的是連仲雄；用掌的是連仲强；獨臂使劍是連仲明。

他們黑布幪面，正是希望皇甫丹青不能一時便認出他們，方便猝然發動狙擊。

至於第五劍，他輕功如此卓絕，而且能用易容術，連身形肥瘦也可改變的，除了顧一楓，當今世上還可以是誰？

他們連同鷄冠使者，利用「崆峒雙英」仇子彬、岳雲揚，以請求皇甫丹青出手對付鷄冠使者爲名，一方做好，一方做歹，目的當然只有一個。

就是受神秘霧中人所託，殺了皇甫丹青。

他們有的與皇甫丹青根本有仇；有的則是基於某種誘惑，樂於出手。

依照原定計劃，皇甫丹青可能就在大廳接見黃白、第五劍等一行人。到時，鷄冠使者現身，正面誘動皇甫丹青出手，黃白等人自然有機可乘。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們並不料到郭子青居然也在望月山莊；皇甫丹青居然因與他暢飲一夜，不出來接見求助的江湖朋友。

不過，這也是他們千載難逢的機會。皇甫丹青既然喝醉了，只要知道他躺在那裡休息，殺他便不像原先設想中困難了。

而且，鷄冠使者果然名不虛傳。進莊之前已經捉住兩名人質，憑此亦一舉制住郭子青。

計劃雖然改變了，但形勢反而變得對他們更有利。

無論是安黛抑或郭子青，也不會想到鷄冠使者竟與進莊求助的人一路，目的不在甚麼秘笈、財物，而在莊主本人的性命。

他們進行得十分順利，騙過安黛，獲知皇甫丹青休息廂房的所在，並且一下子發動了凌厲的圍攻。

可是現在鷄冠使者却對他們說，大家此行已經失敗，廂房裏的人根本不是皇甫丹青。

這個天衣無縫的計劃怎會失敗的？

是誰令到他們失敗的？

＊　＊　＊

床上的被子已被翻起，中了蘇皇伯暗器、連仲雄四拳、連仲强兩掌、連仲明三劍，兼被假扮第五劍的顧一楓一刀釘在床板的，竟是一個草人。

這草人的製造手工十分精細，以至大被蓋頭之後，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像是一個眞人，正在熟睡着。

現在，七大高手的攻擊已全部落空，然而，他們的目標物皇甫丹青還踪影不見。

他預備了這個草人，是不是早已知道他們來刺殺自己？

現在他又到了那裡？是不是藏在暗處嘲笑他們的狼狽？

連家三兄弟面面相覷，黃白的臉上也不禁現出一點彷徨。

鷄冠使者緩緩地道：「我們已徹底失敗了，皇甫丹青顯然早已清楚我們的來意。現在我們一擊不中，我敢擔保，再遲半個時辰，還不思應變的話，這裏的人將個個死無葬身之地。」

黃白臉色的確白了：「甚麼？」

蘇皇伯沉聲道：「我們可以繼續搜索，直至找出皇甫丹青。」

鷄冠使者冷笑連連，他沒有駁斥蘇皇伯，因爲人人都心中了然，望月山莊不是可以任由外人如入無人之境的，尤其是在他們行藏已露的情況下。

「第五劍」故作鎮靜道：「我們可以出外，繼續挾持那個安黛和先前兩名人質，逼皇甫丹青就範。」

鷄冠使者冷笑道：「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這一刻間，外面應該已清理乾淨，人質不但沒有，我們還被山莊的暗卡包圍了。」

連家三兄弟臉色變了，他們第一批衝出去。

房外，果然再沒人，安黛、慕容嬌和另一名人質固然不見踪影，連仇子彬與岳雲揚的屍身也已被人抬走，地上的血迹打掃得一乾二淨。

這是怎麼樣的工作效率？山莊的暗卡眞是存在？

鷄冠使者隨同衆人一起回到院子，他嘆道：「我們如此輕易進入山莊內院，一定是皇甫丹青的意思。他的目的就是讓我們進來，然後甕中捉鼈。」

連家三兄弟早把幪面黑巾除去。連仲明兇悍的臉容已不禁露出懼色。

鷄冠使者續嘆道：「只可惜，我想透腦筋也想不出，如果我們中間沒有奸細，將大家的計劃與行動洩露給皇甫丹青知道，他爲甚麼能佈置得如此精密，讓大家現在好像七個大傻瓜一樣，待人宰割？」

這次連蘇皇伯與「第五劍」顧一楓都變了顏色。鷄冠使者此言的確有理。

鷄冠使者盼顧在場衆人，負手而言：「我且不管誰是這次行動的奸細，出賣了其他人。我只知道現在我們還不想法子離開，待會望月山莊的暗卡發動，加上皇甫丹青與郭子青，我們要逃走也走不成了。」

說完這句話，鷄冠使者轉身就要邁步自原路退出去。

蘇皇伯摺扇一搖，「忽」地擋在他面前，沉聲道：「走不得。」

鷄冠使者看着他，聲音是從喉頭發出的：「哦？」

蘇皇伯道：「第一，如果皇甫丹青是反過來計算咱們，原路應佈置了機關暗卡，我們怎能貿貿然原路退回？何況……」

鷄冠使者眼神似譏嘲，也似可憐，還有那令人受不了的冷語：「何況你們也懷疑我？」

蘇皇伯也報以一聲冷笑：「這裏任何人都可能是洩露行動的奸細，你話說得特別多，又是最後一個進房的，以你的身手，絕對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解開人質的穴道，救醒安黛，讓她把屍首移走。」

鷄冠使者道：「你別忘記是我捉來人質，牽制住安黛，才讓你們輕易制服她。」

蘇皇伯冷笑道：「難道你不可以是做戲給我們看的嗎？」

鷄冠使者道：「問題是，我這樣做有甚麼好處？」

蘇皇伯「嘿」一聲道：「這個我便不知道了，跟皇甫丹青有仇的是我們，不是你。你可以得到老板的好處，當然也可以得到皇甫丹青更大的好處。」

鷄冠使者道：「他何時成了你的老板？」

「他」當然便是那神秘霧中人，這七人本是各不相干的，沒有那霧中人，他們本不會聚在這裏，共謀「大事」。

一陣拍掌聲響起，一把聲音傳到衆人的耳中：「問得好，你們何時竟都有了老板？這個老板的身份，你們從不懷疑的嗎？」

這把聲音他們並不陌生，一刻前大家還在外廳見過面，那竟是剛才已被鷄冠使者點倒的郭子青。

人質既然可以不見了，郭子青當然可以被解開穴道，緩緩步進內院。

看見他重新恢復活力，衆人的臉色又變了，變得越來越難看。

郭子青望着院中七人，臉色一沉道：「你們果然有天大的膽子，不但要挑望月山莊，還要拿我們『南北雙青』的命。」

鷄冠使者冷冷地回道：「我受託的只是要一條命，閣下的命我不要，何况剛才我也沒傷害你。」

郭子青穿得樸實，人也似乎很敦厚，居然還對鷄冠使者抱拳道：「你不用殺着我很是感激，但你利用人質作擋箭牌，未免太過卑鄙了？」

鷄冠使者道：「對我們這些人來說，根本便沒有甚麼卑鄙不卑鄙，只要完成任務，收到報酬，怎樣幹也是一樣的。」

郭子青歎道：「卿本佳人，奈何作

賊？」

鷄冠使者道：「你不應問我，你應問託我們來殺皇甫丹青那人。」

郭子青聞言，又沉下了臉，正聲道：「我正要質問你們：是誰指使你們來的？你們的老板鬼鬼祟祟掩藏自己，身份不明，難道你們從不懷疑他的用意？還要爲他守秘？」

郭子青能說出這番話，証明他所知的的確不少，起碼霧中人怎樣找上他們，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看來七人之中的確存在奸細了。

連家三兄弟、「老八少八」與「第五劍」顧一楓，不禁又再互相望了幾眼。

反是鷄冠使者只管盯住郭子青，道：「你這人說話亂七八糟，你既然知道那人是如何找我們的，我們又怎知他是誰？」

郭子青對他的批評毫不慍怒，依然正色道：「好！你們不知道的當然說不出，難道眞的沒有一個知道？我只是覺得，那人叫了你們來，自己却安坐一角，坐山觀虎鬥，逍遙快活，未免太不公平了。」

鷄冠使者冷笑道：「郭子青，這些話你不用說了，對我來說，他是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我要離開這裏，而你却阻住我的去路。」

郭子青劍眉一揚，忽然站開了去，讓出通往外面的孔道。

「我從來沒有說過要阻止你們離開，你們既然不肯說出那人是誰，要走的話就請便罷。」

此舉確然大出衆人意料之外，皇甫丹青不是已經甕中捉鼈嗎？爲甚麼又會突然放他們走？

還是，當中還有甚麼圖謀不成？

郭子青這麼一說，衆人反而不敢走了。

只有鷄冠使者，見他讓路，竟不理會，逕自眞的走過去，一步步出了內院。

連家三兄弟、黃白、蘇皇伯、顧一楓見他輕易步出，也就不敢怠慢，才一窩蜂的湧了出去。

郭子青看着他們頗爲狼狽的走相，在後面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　＊　＊

黃白等人順利離開了望月山莊，但饒是六人脚步不慢，一出了山莊，便失去了鷄冠使者的踪影。六人向前趕了差不多兩里路，前面依然是「鷄踪」全無。

黃白停了下來猛跺脚：「這傢伙邪門。」

蘇皇伯沉吟着，連仲强則罵了出聲：「九成就是這人洩露風聲。」

顧一楓已脫去了員外衣裝，卸下了裝身的假物，撕去人皮臉具，回復他本來面目和本來身形，他一直在前引路，但以他的輕功，居然也追不上鷄冠使者。

這時他也停下來了，聽見連仲强的話，却道：「依我看，却未必是他。」

「哦？」大家的眼睛都轉向他。

顧一楓悠悠地道：「我的意見是，我們當中未必眞有甚麼奸細，那可能只是皇甫丹青和郭子青玩弄的心理技倆。」

他的眼神到了遠方：「攻心爲上，這點皇甫丹青本就很懂。」

連仲明「嘿」的一聲，道：「若不是他，出莊後他幹嗎跑得那麼快？」

一直沉吟着的蘇皇伯這時道：「他走得快，是有原因的。」

黃白急問：「甚麼原因？」

蘇皇伯道：「你們認爲，皇甫丹青和郭子青爲甚麼要放走咱們？」

黃白略作思索，立即一拍大腿，猛然道：「他問不出誰主使我們前來，想放我們走，然後尾隨我們，找出主謀人。」

顧一楓點點頭，接着道：「所以鷄冠使者要急步快走，好讓皇甫丹青他們跟不上。」

黃白動容道：「難道他眞的去找老板？難道只有他一人見過老板？」

這次行動之中，他們已習慣稱霧中人爲「老板」，雖然他沒有僱用他們，給他們甚麼重大的益處。

然而，這六名高手心中，或許眞的符合這個「老板」需要，因爲他至少給了他們一樣東西——合力殺死皇甫丹青的機會。

論單打獨鬥，明刀明槍，這裏的人沒有一個可以接得住皇甫丹青百招以上。然而，衆志成城，而且還有合謀——三個臭皮匠已勝過諸葛亮，何況六個？

至於鷄冠使者，據說則是正式受僱的。近年來他在這一行中聲名的確夠響，霧中人告訴他們有他的加入，大家的信心也告增强。

現在，事實証明，鷄冠使者名不虛傳。當今天下，能擊倒郭子青的絕對沒多少個——不管是用甚麼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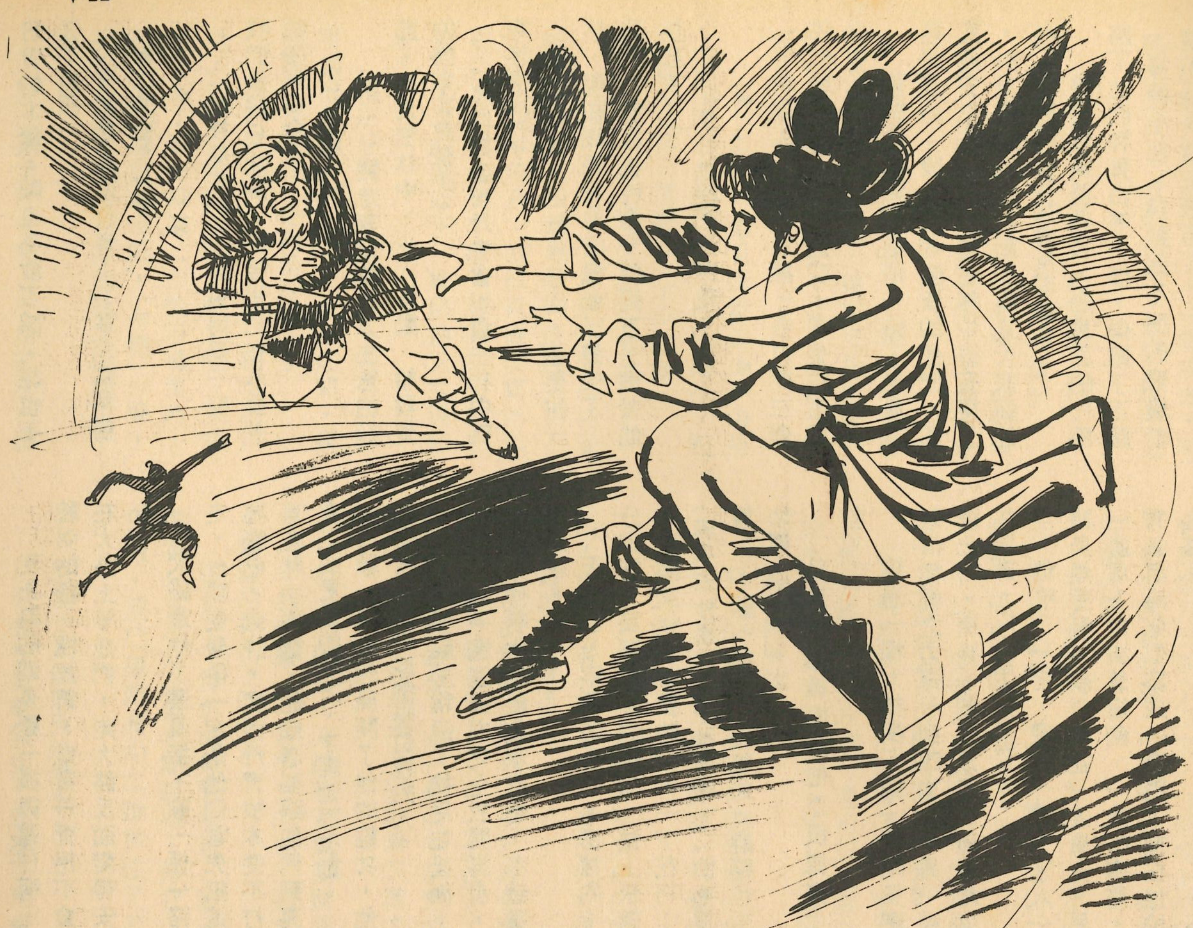
黃白、顧一楓他們都是成過名的江湖中人，彼此早已相識，只有那鷄冠使者，身份和那霧中人一樣，詭異神秘，令人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那麼，只有他見過「老板」，也並不是甚麼出奇的事。可以理解，甚至頗有可能。

顧一楓沉聲道：「我們不用理會他是不是眞的去見老板，我只知我們一定已被望月山莊的人釘梢，除非你們全都有我的輕功，否則應該很難擺脫他們。」

這時，黃白等一行六人已來到一個小林前，路是穿林而過的，但江湖上的老話：「逢林莫進」。加上他們刺殺皇甫丹青失敗，已如驚弓之鳥，不用說可能是皇甫丹青親來追踪，即使是其他望月山莊的高手，他們也難免心驚膽戰。

黃白與連仲强慌張的向林內張望



安黛的一招脫手飛劍，連仲明似曾見過。

，顯然擔心林內有埋伏，望月山莊暗中有多少能手藏在林中亦不清楚。在如此情況下，他們實在不想弄清楚，也不想見識一下。

蘇皇伯忍不住道：「顧兄，剛才你說我們之中可能根本便沒有奸細，這話是甚麼意思？」

顧一楓微微一笑：「照常理推測，我們的確可能有一個作了奸細，才令皇甫丹青有所提防。」

黃白不能決定是否入林，又自問沒有顧一楓的輕功好，只得回轉身加入說話圈中：「可不是？郭子青居然連老板怎樣召集我們也知道，沒有奸細，那能如此？」

顧一楓搖搖頭道：「錯了，這只是照常理推測，你們記不記得，當時郭子青是怎樣說的？」

蘇皇伯皺着眉，沉聲道：「他說我們老板鬼鬼祟祟，掩藏自己，身份不明，難道我們不會懷疑他嗎？」

顧一楓豎起大拇指道：「蘇老兄果然好記性，不錯，郭子青就是這樣說的，他可有正面說出老板以怪霧隱身找上我們？」

黃白、連家三兄弟齊都喊了出聲，好像剛從夢中醒轉。

顧一楓道：「郭子青只是用話來套我們，讓我們都覺得好像眞有甚麼奸細，最好便是叫我們鬼打鬼，自己人先因懷疑互打起來，這便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厲害之處了。」

黃白咬牙切齒道：「好毒的計。」

顧一楓道：「這種計謀，郭子青一向樸實，決計想不出來，只有皇甫丹青，他至今尚未現身，但却在幕後操縱一切，愚弄我們。」

黃白道：「但若沒有奸細，皇甫丹青又怎能洞悉我們的來意，避過我們的淩厲合擊。」

顧一楓苦笑起來，道：「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照常理皇甫丹青應該是收到情報，才能作此部署。然而，我們切不可以常理推測皇甫丹青的聰敏與行事。」

黃白道：「爲甚麼？」

顧一楓雙目又到了遠方：「因爲……因爲皇甫丹青不是普通人。他……是人外之人。」

黃白、蘇皇伯不禁異口同聲：「人外之人？」

顧一楓一字一字的重複道：「不錯，他正是成功、才智都超凡的人外人。」

＊　＊　＊

人外人。

這些年來，江湖上配得上這個稱呼的，除了「天下第一狂」皇甫丹青，孰能至之？

顧一楓這個表達方式雖然誇張了點，但大家都明白，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同意。

不得不同意。

即使是仇人，即使有樑子，皇甫

丹青的本領，誰也不敢否認，誰也不能不佩服。

這便是皇甫丹青——當今武林獨一無二的皇甫丹青。

＊　＊　＊

「『逢林莫入』，但路只得這一條，我們最好分開走，然後相約在八里外的馮家屯會合。」

「分開走？」

「對，分開走有分散對方注意的好處，而且密林中，少人移動，給發覺的機會亦會減少。」

「你以爲皇甫丹青會不會在林中親身等候我們？」

「不知道。但無論怎樣，也要拚一拚，現在我們殺他的機會已錯失了，我們必須保住性命，等候下一個殺他的機會。」

「好！那麼我們分開走。」

＊　＊　＊

六個人，分爲三撥，各自朝三個不同的方向，瞬息之間，消失在密林之中。

黃白自然與蘇皇伯一路，走最遠最迴繞的一段路程，謹愼的他們，認爲最安全是這樣，越在林中逗留得久，對方反而料想不到，而且大家捉迷藏，擺脫跟踪的機會反而較多。

連仲雄與連仲强，走東面的一段路，他們和黃白等一樣，偏離了正路，專揀小徑，挑敵我不明的環境前進。

走正路的則是顧一楓與連仲明，聰明的顧一楓認爲，皇甫丹青絕不會在大路上等他們，走大路反而變得安全。

大路最快，最直接，顧一楓一路走，一路便覺得一定是他們首先抵達馮家屯。或許，皇甫丹青根本便不打算在林中佈置，他或者要跟他們到馮家屯或更遠的地方，才謀定而後動。

顧一楓當然展開了他的輕功，他相信速度是可以擺脫釘梢的人。

連仲明輕功稍遜，被甩在後面。然而，顧一楓並沒有完全放開脚步，以至連仲明依然能亦步亦趨，不致墮得太後。

天時正是寧靜的下午，密林內十分幽靜。展開獨步的輕功，快上快落，幾個起伏，必要時玩弄一下花巧：「燕子三抄水」、「平沙落雁」、「倒捲垂簾」……顧一楓忽然發覺如此趕路也生妙趣。

只可惜這種樂趣他並沒維持太久。

繞過一棵大柏樹，顧一楓剛要躍起借樹幹之力彈射到四丈外的另一棵樹上時，樹後一個人正無聲無息地站在要衝，似乎早在等候他了。

他吃了一驚，定睛一看，來人一頭烏黑秀髮，斜斜搭在一邊肩上。另一邊肩上則掛着短劍，一臉的寒霜，秀氣與冷氣似築成一道牆，擋住他的去路。

安黛！

顧一楓立時停下，並且立即四下打量，看看除了她，還有誰在附近沒有。

四周只有零散的鳥啁聲，或者一種密林特有的氣息聲響，代表自然，非自人間。

這一躭擱，獨臂連仲明也携劍趕到。

「好呀！安姑娘，我們又見面了。」

顧一楓一臉陪笑，攔住了正想衝過去的連仲明。

安黛看着他們兩人，恨恨地道：「你這個肥員外扮得眞像，騙倒了我，幾乎累死公子，至於這位獨臂連公子，則更棒了，竟練成用義臂接招的本領，小婢怎能不佩服？」

連仲明陰陰的一笑：「好說，剛才爲了遮掩身份，『蓮花劍法』還未盡情施展。姓安的若知情識趣，便夾着尾巴滾回去，做你望月山莊的母狗，不然，休怪爺們刀劍無眼。」

安黛聞言杏眼一瞪，誰被罵「母狗」，反應也不高興的。

顧一楓作勢一攔連仲明，繼續陪笑道：「安姑娘不要怪他。我們剛才也以禮相待。我們斷斷不會在這裏傷了和氣罷，安姑娘，請讓路。」

安黛冷冷一笑道：「幹嘛？一個做好，一個做歹，本姑娘再不着你的道兒了。」

由「小婢」改稱「本姑娘」，亦即轉趨不客氣，有對着幹的意思了。

顧一楓皺皺眉，他也情知難免一戰，但怕就只怕對方不只安黛一人，暗裏還伏有好手。這樣敵暗我明，自己和連仲明是很吃虧的。

連仲明推開顧一楓攔住他的手，沉聲道：「我們並肩齊上，先廢了這娘兒，不要躭擱時間了。」

安黛冷笑道：「你這吊着一條臂膊的，自己是廢人却思量着廢掉人，也不吃人家說笑的麼？」

連仲明身爲長沙連家二公子，一向在當地作威作福，頤指氣使；給皇甫丹青削去一臂是他畢生視爲奇耻大辱的事，這時給人取笑，焉能再忍得住？

他大喝一聲，再不能忍手，一劍三花，便率先向安黛攻了過去。

「蓮花劍法」，本就以劍花稱長。劍劃劍花，花中藏劍，劍劍生花，花花夾劍。

它並不快，但却撩人眼目，敵人往往在眼花撩亂之際，已然中招。

加上連仲明斷了一臂後，專練偏鋒，劍法便更加狠辣，更加難鬥了。

只可惜，偏偏他這次遇上了安黛。

安黛不知何時已甩出了肩上的短劍，連仲明一進招，她便橫劍斜削，迎上前去。

她的劍力能斷石分金，連仲明早

在山莊大廳見識過了，一劍攻去，不得不變招，改刺爲挑，反手撩了上去。

安黛的劍雖短，劍招却大路，反而不像女子使出，而有大俠的氣派。

連仲明變招她隨機亦變，斜削順勢劃了個圓弧，後發先至，又去碰連仲明反撩上來的長劍。

同時，她已展開了一種連仲明前所未見的輕靈步法，騰挪至長劍撩不到的角度，速度之快，並不讓顧一楓專美多少。

顧一楓在旁看見這步法，不由得大喊出聲：「連兄小心，她的劍法，輕功都由皇甫丹青親傳，不可輕敵。」

只是，顧一楓這提醒畢竟遲了。

連仲明根本一上場便不怎樣將安黛放在眼內。一來，她只是個少女；二來，莊中所見，她似只倚仗寶劍與靈巧，眞實功夫不顯，連家三兄弟在鷄冠使者的幫助下，擊倒她又太過輕易。

現在，甫上場便冒失，殊不知高手過招，勝負就在一、兩招之間，連仲明這種錯誤，絕對是致命的。

連仲明過於託大，第一招早已用老，見安黛橫劍半封半擊之際，才猝然變招；到安黛第二招弧形再至時，蓮花劍招早已收不回，「卡察」一聲，雙劍交碰，連仲明的劍頭立即落了下來。

顧一楓大吃一驚，一個箭步，腰間那短刀已翻了出來，也是精光閃閃，先來圍魏救趙，攻敵所必救，劈向安黛後頸。

他手快脚快，出招更快，「蓮花劍法」注重劃劍花，速度比起顧一楓的刀法差了何止一截？

所以，安黛可以閃避到「蓮花劍法」，不就表示可以閃得開他的襲擊？

一刹那間，他已計算清楚，安黛在他和連仲明夾攻下，還可以走幾多招。他和連仲明又有多少種方法擺脫她，甚至制服她？

對付安黛，他比連仲明優勝的地方在於，用的短刀也是寶器，不懼怕與安黛的劍對砍。

問題只是，他始終弄不清他們的敵人究竟只得安黛一個，還是另有伏在暗處的其他高手？

以他的警覺與觸角，居然還是察覺不出對方藏身何方，如果有的話。

這一點缺憾，這一點弄不清楚的地方，終於使他這次的計算又落空了。

他一刀砍出，刀鋒離安黛後頸還有四寸的距離，一隻手忽的伸了過來，輕輕的捉住了他的刀。

這隻手來得那樣無聲無息，顧一楓看見它之前全無半點朕兆，待它一出現，便已經用食中二指挾住了刀背。

這隻手，彷似天外飛來。

一切幾乎同時發生。安黛不用兼顧頸後的刀，專心一意，削掉連仲明的劍尖後，劍勢不絕，遍襲連仲明上身數個要害。

連仲明身經百戰，百忙中吞腹縮胸，身子在半空中猛然向後彈，雙脚揚起，踢向安黛持劍的右手。

上身彈後閃避，下身不急攻出，是攻守兼備的救亡絕招。

誰知安黛輕叱一聲，手中劍趁他連環雙腿踢到，順勢急擲，人同時翻躍而起，順其腿勢滾到一旁。

這一招脫手飛劍，連仲明在望月山莊也見過，不過那時她是用來懲誡黃白，現在却來要自己的命。

人已在半空中，劍勢比身子退勢更快。連仲明倒吸一口涼氣，眼看自己難逃開膛破腹之禍。

就在這時，一隻手又仿自天外飛來，輕輕在他腰上一托，他借力而起，陡地上拔三尺，翻滾在地時，自然避開了安黛這凌厲飛劍。

顧一楓在旁瞧個清楚，那隻手托起了連仲明後，復又輕輕一抄，及時而又輕易地抄回了安黛擲出的短劍，彷佛早有一條線繫住劍柄，這隻手如玩木偶的扯着線，把玩短劍有如玩弄把戲。

然後，顧一楓、連仲明和安黛都聽見好一陣狂放的笑聲，聲震小林，周圍樹上都落下一陣飄零葉雨。

顧一楓倒吸一口寒氣，因爲他知道誰已經來了。

他自以爲聰明，但最終還是由他這一起遇上了他們最不想碰見的人。

連仲明掙扎爬起，好不狼狽，但他隨即發覺站在一旁，遞出的刀被人挾住的顧一楓，臉色比他更爲難看。

挾住顧一楓短刀的人，也是托起他救他一命的人，一隻手依然挾住刀背，另一隻手則轉而挾起也是滾到一旁的安黛。

她的衣服雖被地上的泥沾污了，但她看見來人，臉上的笑容立即變得花一般燦爛，剛才的一臉寒霜，瞬息溶解了，轉爲春氣盎然，和無比的信心。

她一個人當然未必攔得住顧一楓與連仲明，但現在這人來了，她根本連擔心也不用擔心，只消看着他笑便行了。

連仲明當然也認得這人，事實上，即使他瞎了雙眼，聽見剛才那陣笑聲，也會記得起的。

他與這人，本就有不共戴天之仇。

現在，皇甫丹青終於出現，就在顧一楓和他的面前。

牙籤與刀　激戰林中

皇甫丹青是個怎麼樣的人？

這個問題可以有很多種答案，他的朋友，他的敵人，他的崇拜者，他的仇家……各自都會有不同的答覆。

從外觀上，他並沒有甚麼過人之處。即使是那兩條略粗的濃眉，那雙精光四露的眸子，那明顯倔强的嘴唇……即使是這些，並不足以構成他的卓絕。

他甚至身材並不高大，也不魁梧，雖然不似是讀書人，但說他身懷絕技，是江湖中刀口邊討活的，亦不相像。

比起黃白，他沒有那份機靈，比起郭子青，他沒有那份樸實，儘管他們三人年紀相若，比起他們，皇甫丹青只是個「半途中人」。

半途，可以上通，可以下通，但換句話說，便是可以高不成、低不就。

當然，皇甫丹青已用事實証明他的「半途」正是上下通，通天通地，通聖通神。

或許正因爲他只是個「半途中人」，才能契接那「中道」，發揮武功最深奧的精粹。

現在，皇甫丹青終於現身，站在顧一楓與連仲明面前，連仲明雙眼露出的仇恨火燄，彷彿足以一下子吞噬皇甫丹青。

他看着他們，緩緩地嘆了口氣，鬆開了挾住顧一楓短刀的手指，讓他收回武器，才滿懷感慨地道：「你們都是我的敵人，爲何必須要兵戎相見？」

他的聲音帶有剛豪之氣，剛豪而有感觸，總給人深刻的感覺。

然而，連仲明那來欣賞感慨的深度？他已在咬牙切齒：「好呀！皇甫丹青，你終於出來了，你倒懂得挑時間，不過即使我的兄弟不在，我也要在此向你討還我的臂膊。」

皇甫丹青看看他，點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想法，你找我報仇合情合理。但顧一楓，我與你不但說不上深仇大恨，而且還有過一段交情，爲甚麼……」

顧一楓眼內忽然露出了痛苦之色，他沒有答話。

皇甫丹青緩緩地道：「我故意在這裏等你，便是要親自來問個明白。」

顧一楓動容道：「你一早便料到我會走大路？」

皇甫丹青笑而不答，一雙利目只在顧一楓全身上下動個不了，似在搜尋答案，更似在等待答覆。

顧一楓臉上痛苦之色更濃了。顯然，那事是他心底的秘密，偶一觸動，也難受不已。

連仲明則在旁磨拳擦掌，當然，他對皇甫丹青也有很大顧忌，不然，他早已衝上前拚命了。

皇甫丹青見顧一楓始終不答，聲音轉緊，正容道：「我素來有個原則，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壞我三分，我報人七分！我不理會你們有什麼原因，既然要來殺我，我便不能輕易放你們走。」

他凝視顧、連兩人，頓了一頓，才繼續道：「這樣罷，依照武林老規矩，我與你們來個約定，只要你們其中一人可依約定打敗我，我便不再追問你們，放你們過去。」

顧一楓眼裏閃動，急道：「什麼約定？」

皇甫丹青哈哈一笑，忽然從口袋裏取出一根牙籤，淡淡地道：「我剛從天人酒家喝茶回來，吃了幾碟點心，還留得這根牙籤。我就用牙籤挑戰你們，若你們能接得住我三招，那麼去東去西，任隨尊便！」

「嘎？」連仲明不由吐氣喊出聲來，他雖然早已熟習皇甫丹青的狂妄，但這次未免狂得過了頭。

他手中的牙籤，只得七、八寸來長，竹削的，纖纖幼細，不堪一折，尋常刀劍也不能抵擋，如果與顧一楓的寶刀，對比之下，根本便是强弱懸殊。

何況，他自限只用三招？

就算他眞的是神，也不能這樣侮辱他們的武功！

一道氣自五內冲起，連仲明正要道聲「我來」，便要衝上去接這一陣。

豈料在旁的顧一楓再一次攔住他，連仲明不解地望向他，顧一楓才道：「剛才已辛苦過連兄了，這一陣待我來。」

連仲明知顧一楓要動用寶刀，也就站在一旁，隔山觀虎鬥。

顧一楓望向皇甫丹青，極之嚴肅地道：「我來闖這一關，接你這三招。」

皇甫丹青又是三聲狂笑，道：「好！請！」

顧一楓的寶刀出鞘，一直還未收起，這時他索性連刀鞘也拋在一旁，拿着那柄精光四閃的短刃，一步一步，緩緩向皇甫丹青走去。

一場牙籤與刀的拚鬥，就快開始。

＊　＊　＊

連仲雄與連仲强這一路，速度沒有顧一楓這一起快，但也加快脚步，企圖儘快穿林而過，趕去馮家屯。

顧一楓說望月山莊的人應該在釘他們的梢，他們且不管是眞是假，一擊不中之後，戰意已失，戰意既失，當然是盡快全身而退爲妙。

他們全力趕路，却料不到有人比他們要快。

望月山莊的人不在釘他們的梢，跟踪他們，而是在前路設下路障。

他們繞過一堆矮樹叢後，便忽然發覺前面的小路被人用刀砍下的樹幹攔住了。

一名精幹女子，帶着四個精壯小伙子，就在樹幹上面坐着，似有所待。

他們甫見連家兄弟來到，紛紛一躍而起，散開來似有合圍之勢。

連家兄弟與這女子剛才已見過面，不過那時她是被雞冠使者牽帶進廳

的。

連仲雄看見她，失聲道：「『毒龍刀』慕容嬌？」

慕容嬌打個哈哈，揚聲道：「長沙兩位連公子，老娘在此久候了。」

連仲强道：「皇甫丹青叫你來攔阻我們的？」

慕容嬌道：「本來我們是要跟踪你們，好去找出行刺皇甫大哥的主謀人，但細想之下，還是改變主意，先擒拿你們回去，待那主謀人失去幫手，被逼自己出手時，便不得不現身了。」

連仲雄、連仲强聞言都不由退了兩步，但審清形勢後，連仲雄已復步上前，冷笑道：「就憑你們？」

慕容嬌恨聲道：「老娘出道這些年，從未被挾持作人質，幾乎累倒郭公子。今次老娘一定要擒住你們這兩隻小鬼回去，挽回聲譽！」

被稱爲「小鬼」，明顯看不起對方，連仲雄、連仲强再不打話，一左一右，拳與掌隨即發動，向慕容嬌等五人衝了過去。

＊　＊　＊

顧一楓終於出招。

他面前的皇甫丹青，武功的深淺他是絕對清楚的，他因其卓絕的武功而來的狂傲也令顧一楓印象深刻。假如他還有弱點的話，也許便是由於這太狂之故。

牙籤與刀。這是一個笑話，也是他們的機會。

他不清楚爲什麼皇甫丹青會親來攔阻他們。如果要捉拿他們，在望月山莊便是最好的機會，放他們出來，明顯是放長綫釣大魚，目的不在他們七人，而在幕後主謀的神秘霧中人。

可惜，他連這幕後「老板」的眞面目也未見過，皇甫丹青的計算註定落空。

現在，是否皇甫丹青已知道從他們身上根本找不到那主謀人，所以臨時改變主意，要把他們一一擒拿回莊？

擒住他們，等主謀人無法不自己出手，因而找出他是誰，未嘗不是一個法子。

顧一楓一想到這裏，便不由恨得直咬牙。他絕不能落在皇甫丹青手中，換言之，牙籤與刀，便是他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知道自己不先出手，皇甫丹青是不屑搶先的，這一着先機，自己是穩佔了的。

加上寶刀，加上輕功，顧一楓不信自己連皇甫丹青三招也接不了。

他終於出手，一刀向皇甫丹青左頸劈去。

＊　＊　＊

連仲雄與連仲强配合出手，當然已不是第一次。

相反，他們拳、掌互補，彼此兼顧地聯手出擊，比起跟連仲明合作多了不知多少倍。

因爲連仲明用劍，而且喜歡單戰揚名，連仲雄與連仲强都比較務實，情願謹愼求勝。

有什麼比兄弟心意相通，「連環拳」、「連家掌」同氣連枝，互相配合，彼此補救這聯手出擊更謹愼，更小心？

所以，連仲雄、連仲强可以說是合作嫻熟，聯手對敵經驗十分豐富。

慕容嬌呢？

她的「毒龍刀」，當然不是刀頭舔毒，見血封喉那一種。她能殺人，不過是用毒辣狠勁的刀法殺人，非關用毒。

一雙極薄的柳葉刀，據說可以用極快的速度削入人體，一刀致命。刀拔出來時，鮮血封在裏面，不會流出。

連仲雄與連仲强衝上前時候，便準備用他們的赤手空拳接慕容嬌的快刀。

他們已別無選擇。

＊　＊　＊

顧一楓的刀法，也十分之快。

快如閃電！

他一刀劈出，據說能在一般人劈出一刀的時間內，將蠟燭劈成八截！

這即是說，他的刀比一般人快上六倍。人家劈出一刀便是一刀，但他在一刀的時間內已可變了六招，將一刀變成七刀！

現在，他就是要將皇甫丹青的頸項當成蠟燭，一刀七招，劈它個八截！

然而他快，皇甫丹青却似更快。

顧一楓躍到他跟前的時候，看他好像輕而易舉的一抬手，手中那枝牙籤已傾斜到某一角度，正指向顧一楓的心臟。

他一出手，右手遞招，左胸難免露出空門，皇甫丹青這一招，便恰到好處的印在這空門之上。

顧一楓的刀雖快，但皇甫丹青以逸待勞，牙籤的位置恰好就是顧一楓衝到的空門所在。他的刀未劈到皇甫丹青的左頸，自己的心臟便會被牙籤插中。

他甚至好像是將自己的胸口送到人家的牙籤上。

這已是速度與位置獲極佳掌握下的武功，這是登峯造極，爐火純青的武藝表現。

顧一楓大駭，他不得不變招。

他的刀急危中迴轉過來，身子趁此轉勢亦避過了牙籤刺中的範圍。幸好這牙籤畢竟是短，而且不像刀劍，可以抵受利器一削。

他迴轉的刀鋒就是要削這牙籤。

以皇甫丹青的身份，牙籤被削斷，一定會棄權認輸，放他們過去。

電光石火間，刀與牙籤就要碰上，皇甫丹青的手還是動也不動。

他只有三招，當然不會輕易出手，剛才那一着，已花了一招，餘下的

兩招，若不能制住顧一楓，他便說不過去。

然而，他不動，手上的牙鑣便要被削斷，他打的究竟是什麼主意？

刀勢不絕，顧一楓已無暇多想，手中刀已把皇甫丹青的牙鑣削斷！

這一瞬間，皇甫丹青便動了。

不動如處子，發動如脫兔！

牙鑣剛被顧一楓一斷爲二，皇甫丹青立即一拔而起，而且一拔便五、六丈，以極快的速度，高飛至顧一楓頭頂之上。

這一拔的同時，第二招已經出手！

他上拔之時，竟已抄回一截已被削斷的牙鑣，却仍足以打入敵人的身體。

第二招遞進，三寸長的牙鑣竟如天雷下擊一般，直刺顧一楓頂門！

顧一楓但覺頭上風生，眼前的皇甫丹青突然消失之際，這破頂插腦的殺着已從天降至。

顧一楓當然情知不妙，他幾乎別無選擇，只能吸盡氣，閃身就向前衝。皇甫丹青既然下擊，他用獨步的輕功前衝，希望能避開這下罩的破頂之災。

然而，危急之中，他彷彿忘了皇甫丹青的第三招。

牙鑣被他一刀削斷，一分爲二，一截被皇甫丹青抄起發動泰山壓頂似的穿頭一擊，另一截並沒有掉在地上給浪費掉。

皇甫丹青是從來不浪費一招的。

顧一楓人向前衝，背心便成爲被攻擊的空門。

頭上的勁風避過，顧一楓氣還沒有喘過來，背心經已一痛，靈台穴已給什麼東西撞中，全身登時軟了下來。

皇甫丹青不知何時已將另一截牙鑣凌空擲出，一下子就戳中顧一楓的背心。幸好只是鈍的一頭碰擊穴道，不然三寸長的牙鑣如果完全插入，顧一楓的性命便只繫一線。

這恰好是第三招！顧一楓的心不禁沉了下去。

皇甫丹青原來故意讓他削斷牙鑣，使他防避得了一截，避不了另一截。

皇甫丹青居然眞的可以在三招之內，僅用一根牙鑣，打敗手執寶刀的自己。

一陣狂放的笑聲響起，倒下地上的顧一楓只覺口中盡是苦水，他知道站在一旁的連仲明，心裏的感受也不會比他好上那裏。

＊　＊　＊

慕容嬌展開她的「毒龍刀法」，單戰長沙連家兄弟已近五十招。

拳、掌、刀，帶起的勁風竟將地上的落葉捲得紛飛不已。

「連家掌法」雖然頗爲靈巧，但內勁不夠，還較易應付，但「連環拳」拳如其名，一招緊接一招，竟能在刀網中穿插而進，打入雙刀內圍，逼得慕容嬌必須頻頻變招回救，實大出她意料之外。

看來，連家三兄弟這些年來勤練武功，的確大有進益。

問題在，慕容嬌在偕同茅青青正要進入望月山莊之際，竟在半途遇上那個來歷不明的雞冠使者，花不上幾招便給制服了，充當人質，當眞是她的奇耻大辱。

爲雪此辱，慕容嬌此刻還不抖擻精神與對方拚個高低？

這一戰下來，慕容嬌咬牙切齒，提高了兩成水準，剛好能與連家兄弟敵個平手。

因爲連仲雄與連仲强都無心戀戰，不想跟慕容嬌纏鬥，此消彼長之下，慕容嬌一雙「毒龍刀」，正好擋得住兩兄弟的去路。

現實便是如此有趣，越想走、越走不得。

三人翻翻滾滾，就在林中頗爲狹窄的小路間，戰個不休。

就在這時，一道大家都頗爲熟悉的語聲響起：「慕容姐，你且歇一歇，這兩個『小鬼』由我來收拾！」

＊　＊　＊

顧一楓敗了！

根據約定，他敗了，他和連仲明便要隨皇甫丹青回轉望月山莊，做其階下囚。

沒有人願意如此，但在力强者勝的武林，這不是個人意願所能轉移的事情。

皇甫丹青狂笑過後，也不再望他們，當先便往原路邁步而返。

他不用再說什麼，就算還有什麼要耀武揚威的話，回望月山莊也不遲。

顧一楓和連仲明理該低着頭，像鬥敗了的公鷄，乖乖的尾隨着他，乖乖的回望月山莊認命。

但顧一楓眞的甘心麼？

連仲明眞的甘心麼？

皇甫丹青以戰勝者的姿態，經過連仲明身旁的時候，連仲明忽然出手。

他的「蓮花劍」，就從一個不可思議的角度刺向皇甫丹青的背心。

皇甫丹青認爲他既然可以用一根牙鑣，三招之內擊倒顧一楓，那已無意擊潰了他們的信心與戰意，除了乖乖的接受命運，便無所選擇。

連仲明便是要趁他這一輕心，把握住最後一個機會，突然發難。

他獨臂，劍歸右手，皇甫丹青正是經過他的右面。

連仲明一劍刺出，竟是從皇甫丹青的左邊襲向他的背部，這一招反手刺出，正是皇甫丹青難以想及的角度。

安黛遠遠站在大樹下，準備顧一楓與連仲明隨皇甫丹青之後作殿後的

，這時即使要救，也來不及了。

皇甫丹青本人甚至沒有反應，好像根本料不到連仲明還會膽大如斯，竟作最後的掙扎。

眼看蓮花劍就快洞穿皇甫丹青背心，連仲明心頭狂喜。

然而，狂喜的火燄很快便被一股寒意掃滅。

連仲明的心中的興奮跳動，就像給人拋下取自冰窖的寒冰，一下子冷却掉，一下子停止了跳動。

眞的停止跳動。

一柄冷得像冰的利劍，不知何時已刺進連仲明體內，連仲明的蓮花劍根本不能使盡，皇甫丹青已然走過。

劍落下，丟在地上，「噹郎」連聲。

「你……」

連仲明轉身去看，來人迴身拔劍。鮮血自傷口洶湧而出，迅速染紅了連仲明半邊身子。

日光樹影下，殺人者竟是一個娘兒，她年紀比安黛略大，但比慕容嬌小，一身俠女裝束，頭纏青巾，滿面英氣。

「你是……」

連仲明瞪大了眼，臨死前也想知道對方名號。

「關東茅青青。」

茅青青！

這三個字令皇甫丹青也不禁回過頭來；與茅青青相觸的眼神之中，竟忽地閃出了火花。

連仲明倒下了，嚥下最後一口氣的同時，喉頭還抖出了一個字：「好……」

用劍的人死在茅青青手裏，眞的不枉。

她的劍法，關東獨步，絲毫不因身屬女流，膂力較弱而讓那些關東大漢稱雄。

她與慕容嬌，未進望月山莊便給鷄冠使者所制，無非是對方出手詭秘，又是暗裏偷襲，她使的劍拿揑時候的確恰到好處，就在最吃緊的當兒刺倒了連仲明。

皇甫丹青看着她，點點頭，緩緩地道：「好，原來你就是茅青青。」

茅青青也看着他，臉上已綻開了俏麗的笑容。

＊　＊　＊

七月天。

離七大高手逕闖望月山莊失敗的日子已有六、七天，但天氣依然令人懶洋洋。

淮南城，居淮水中流，依山傍水，古稱壽春，又名壽州，江北大城之一。

其北連河南，西通大江，沿路南走，可到望月山莊，更是到石頭城、蘇州、杭州諸江南勝會的可經之路。

晨曦剛過，旭日初昇，新的一日快要開始。

城西壽雲大街。

時尚早，行人甚稀。

青石板的大街盡頭處，慢慢現出了幾條人影，在此時此地，就像鬼魅。

鬼魅般的人影，在朝霧中更顯得虛無，飄忽。

壽雲大街本就長年處於城西高樓的投影下，比起其他各處大街都顯得暗許多。何況時還在拂曉，天下殘星點點猶未退，走在壽雲大街上，就如黑夜無異。

這幾條人影，閃閃縮縮，鬼鬼祟祟，專揀暗處而走，扭身浮步，搖頭擺腦，又似是醉酒後站立不穩的模樣。

天色未全發亮，走在如此地方，驟然看見這幾條人影，不大吃一驚才怪？

他們的行動詭異，不使人懷疑就是鬼魅的化身？

＊　＊　＊

「蘇記棺木，貨眞價實」。八個大字用白漆髹在一塊漆黑的橫匾上。橫匾已殘破不堪，晨風一吹，便「咿咿啞啞」的搖晃不住。

「蘇記大號」已開了大門，一個老得已掉了牙的老人家，正彎腰蹣跚，張着皺了皮的老眼，落寞地掃過店門周圍三丈開外。

看來他就是「蘇記大號」棺材店的看門人。

「蘇記大號」字號老，老板老，看門的當然年紀不會小。

這老人家看了看四周，再走入店內取出掃帚，打掃門前污塵。

他的動作並不快，因爲他毋須着忙。

一個像他這樣的老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等死。

＊　＊　＊

五條鬼魅般的人影，蛇行鼠伏，轉瞬間就到了「蘇記大號」的門前。

五個人都是穿着夜行衣，滿臉風塵之色。

左首的已上了五旬年紀，頭髮鬍子已漸花白，但依然身形矯健，高大威武，眉宇間滿是信心。

左首第二人和中間的似乎是一對兄弟，兩個都是短髭威猛，豹眉虎目，令人一望生畏。

右首的兩個又大不相同。

一個年輕機巧，笑口吟吟，好像永遠是個樂天派，一個中年瘦削，眼光閃動，一看便知城府極深。

這五人雖然鬼鬼祟祟，但單看他們臉上微現的傲氣，便知道他們全是大有身份的江湖中人。他們今次行事詭秘，自然是避人耳目了。

他們五人輕功都已在江湖上列爲一流高手，尤其是左首那中年瘦漢，更可說是到了登岸無聲、踏雪無痕的境界。

但是五人一塊兒出現在掃地的老人家面前時，老人家却並不覺得驚奇，更沒有被嚇得跳上半天。

他似乎已料定他們會來，只斜着老眼看了他們，輕輕地說了句。「天以萬物養人。」

那個機巧的年輕人急答：「人無一物報天。」

老人家又道：「無法無理報天地。」

年輕人似已不耐，但還是答道：「殺天殺地任我行。」

老人家笑了笑，似感滿意，道：「門主已待多時，各位請進。」

年輕人再不發言，當先大步走進了「蘇記大號」。

兩名虎目大漢走過老人家身邊時，看見他復又拿起掃帚去掃除門前塵垢。

彷彿這永遠做不完的工作，便是他餘生精力之所寄。

其中一人沉聲對那中年瘦漢道：「想不到『天地龍虎門』的分舵眞是如此隱蔽，誰想到這老人家呢？」

中年瘦漢冷冷地道：「這老人家可能就是這分舵中最厲害的殺手，人不可以貌相。」

虎目大漢點了點頭，說話間，五人已進了店內第二重。

掃地的老人回頭再看了看，忽地臉上露出了詭笑。

「蘇記大號」竟是「天地龍處門」的秘密分舵，常人當然想不到，但這掃地老人究竟是誰，他們五人却連做夢也想不到。

＊　＊　＊

「蘇記大號」店內分了兩重，第一重是供放置棺材之用；第二重則是處理帳目的地方。至於店後，則是院子了。

五個人到了第二重，年輕人不知按了個什麼機括，櫃枱向後移動了三尺，原來的地方就露出了地道的入口。

「據說壽州這分舵的機關是門主親自設計的，箇中的佈置果然機密。」年輕人不禁讚嘆了起來。

中年瘦漢看了他一眼，低聲道：「你倒對這裏熟悉。」

年輕人微微一笑，道：「飛鴿傳書是我接的，書中夾有這分舵的地圖及進門的暗語，好讓我們能按圖索驥，順利出入。」

對答間，五人已依次下了地道，地道昏暗潮濕，雖有人帶了火摺子引路，但走路仍不大分明，容易碰到凹凸不平之處。

五人走了一會，到了地道盡頭。年輕人按了按牆壁，地道的盡頭又現出一道門來。

門內燈火通明，內裏立即傳來一陣沉穩的語聲：「是蘇、黃、顧、連等幾位麼？」

年輕人當先拱手道：「正是在下五人。」

「門主有請，大家不用客氣。」

於是五人就進了門。

門內比起門外的地道，的確相差得遠了。

門外陰森昏暗，地道窄而低，老翁與兩名虎目大漢必須低着頭才能通過，稍粗壯的更須側身而行。

但五人剛一進去，眼前豁然開朗，人也舒服了不少。

這密室比起「蘇記大號」整間店鋪還要寬敞，間隔也分了裏外兩重。

單是朝外的一重，珠簾翠繞，錦幔絲帷，地上鋪了波斯的地氈，石壁掛滿名家字畫，石柱瓊雕玉琢，粉漆飾裝，置身其中，疑是富甲一方的大家府邸。

石室的窗中，正放置了一座綠玉胡床，一個華服玉帶，但却戴了青銅臉具的漢子，正懶洋洋地躺卧在胡床之上。

他身後還站有兩個手下，其中一個便是剛才發聲傳召之人。

五人一字形的排在綠玉胡床之前。年輕人看看他，良久，才吁出一口氣道：「閣下就是『天地龍虎門』的門主？」

面具人鼻子裏發聲：「嗯。」

「就是你，隱身霧中，請我們集合力量，一起去殺皇甫丹青？」

「嗯。」

「也是你，飛鴿傳書，叫我們從馮家屯趕來這裏見你？」

「當然。」

「好了，我們都來了，爲什麼你還不以眞面目相示？」

這五人當然就是望月山莊「劫後餘生」的蘇皇伯、連仲雄、連仲强、黃白與顧一楓。

連仲明已被茅青青所殺，六人高手便只剩下五人。

「天地龍虎鬥，是殺手集團，一般來找他們的人，都是僱主，但爲掩人耳目，分舵的位置與操作，當然隱蔽。

問題是：「天地龍虎門」要殺皇甫丹青，是自己的意思，還是另有主謀委託人幕後付出代價？

五人接信後即星夜趕來，正是想弄清楚這一點。

望月山莊一役之後，他們都覺得，要殺皇甫丹青比想像中還要困難得多，在如此情況下，誰也不想被人利用，自己拚命，人家坐收其成。

如果眞有幕後「老板」，他們便要弄明白他是誰，無論那霧中人是誰，他們也要求他露面一見，以息衆慮。

黃白這一提問，正代表了衆人心聲。

面具人陰聲一笑，悠悠地道：「你們眞的要見我眞面目？」

黃白斷然道：「當然。」

面具人道：「這也是皇甫丹青的願望。」

黃白一愣：「你這是什麼意思？」

面具人道：「如果我是皇甫丹青，也很想找出誰是最想殺他的主謀人，

如果這裏有皇甫丹青的親信混入來，我一揭面具，皇甫丹青不是得其所哉？」

蘇皇伯皺眉道：「你的意思是，認爲我們之間確有奸細？」

面具人道：「如果沒有奸細，皇甫丹青又怎會有所防備，令我們這次功敗垂成？如果沒有奸細，皇甫丹青又怎會在密林中上演那一齣『捉放曹』的鬧劇？」

「捉放曹？」

面具人道：「他故意讓你們離開望月山莊，讓你們以爲他會跟踪你們，找出主謀人，然後又在林中施展攔截，到要緊關頭，又放了你們走，是不是？」

黃白等五人齊齊動容，想不到這面具人對他們的行動瞭如指掌，不愧是他們這次行動的「老板」。

連仲雄點頭道：「你說得不錯，當時我和三弟正欲穿林趕往馮家屯與大家會合，半路便出現了慕容嬌，說要捉我們回去。」

「以你們的功力，慕容嬌不難對付。」

連仲雄道：「我們亦是這樣想，但想不到的是中途殺出了一個郭子青。」

「郭子青當然跟着慕容嬌，他一出手，你們又怎逃得了？」

連仲雄道：「奇就奇在他出手後反而送了我們上路。」

面具人點頭道：「這便是了，你們難道不追究此中因由麼？」

連仲雄道：「他上場接過慕容嬌，與我們走到第二十七招，忽然閃電擊出兩掌，擊在咱兄弟倆的背心，我們自忖必死，却出乎意料地如騰雲駕霧般被送出了十多丈，這是擺脫他們的最好機會，我們當然不會放棄。放開腳步盡走之時，還聽見郭子青喝止欲追我們的望月山莊中人。」

面具人發出一陣陰笑：「試想想，皇甫丹青與郭子青究竟玩什麼把戲？還有，你們的兄弟爲什麼會命喪林中？」

連仲雄與連仲强見提到連仲明，痛苦之感現於顏色。二人都不由的望向顧一楓。

顧一楓急道：「我不是對大家說了麼？皇甫丹青用牙籤使三招擊敗了我。連兄不服氣，仍要掙扎，就給那個茅青青一劍刺倒了。」

黃白轉過身來，突然加入對話者行列：「但你却竟然脫了身，來到馮家屯與我們會合。」

顧一楓道：「茅青青殺了連兄，皇甫丹青却又忽然改變主意，放了我走。」

黃白笑道：「那麼皇甫丹青眞是一個朝令夕改，主意不定的人了。」

任何人都聽得出黃白話中譏諷之意，但顧一楓依然忍着，沒有發作出來。

顧一楓道：「我初時還以爲他會跟踪我，但出了小林後，我便發覺自己多慮了。」

面具人道：「換句話說，你敢肯定望月山莊的人沒有再跟着你們？」

顧一楓嘆道：「或許他們根本便不打算跟踪我們，未進小林前我們的確不能肯定，那是地形使然，也是皇甫丹青故意讓我們如此想的。他故弄玄虛，的確如你所說的愚弄了我們一趟，你說是『捉放曹』也可以。」

面具人道：「爲什麼他不去跟踪你們，找出指使你們潛入望月山莊的人？爲什麼你們出了小林之後，直到前來這裏，皇甫丹青都不派人在後尾隨？爲什麼？」

五大高手面面相覷，這個問題容易答，也不容易答，答案已呼之欲出，但誰也不想首先說出來。

面具人頓了一頓，終於道：「那只不過因爲皇甫丹青根本已將他的親信，混入參與這次行動的人當中，他要知道我是誰，根本不用通過跟踪你們，他要對付我，甚至不一定須要親自出手。我們之中，確有奸細！」

五個人不由得又互相望了一眼。

面具人又道：「皇甫丹青弄這些玄虛，無非想混亂我們的思路，一方面叫大家無所適從，一方面也爲這奸細作某種程度的掩護。」

蘇皇伯忍不住道：「你即是認爲，在我們這五人當中，正有一個是皇甫丹青的親信？」

面具人道：「可能一個，可能兩個，可能你們全都不是。」

黃白急道：「可能可能！究竟誰是奸細？」

他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誰都渴望知道，但現在這裏誰可回答他呢？

或者，除了那奸細本人和皇甫丹青，再沒有第三者知道。

蘇皇伯作出提醒：「別忘了還有一個鷄冠使者。」

面具人笑道：「你們懷疑他才是奸細？」

黃白道：「正如你所說，任何人也可以是，任何人也可以不是，我們甚至可以懷疑你。」

面具人笑得更大聲了：「我？」

黃白道：「爲什麼不呢？你可能就是皇甫丹青的親信，假裝找人去刺殺皇甫丹青，其實就是要將與他有樑子的人集合在一起，好一網打盡，盡去心腹之患。」

面具人一面聽，一面笑，待他說完了，笑聲更大，更難斷絕。

黃白皺眉道：「你笑什麼？」

面具人道：「我笑你想像力眞豐富。」

「想像力豐富？」

面具人道：「不錯，如果我才是皇甫丹青的人，現在便是全部殺死你們的最佳機會，再者，你們身陷望月山莊時，亦不可能走出來。」

他此言合情合理，黃白登時做聲

不得。

面具人道：「無論如何，在查出誰是奸細之前，你們每一個人都有嫌疑，我也不會以眞面目見示。」

他見五人臉色陰晴不定，遂補充道：「我找上你們，是一種合作，我們任何一人都沒有單獨殺死皇甫丹青的機會，若要完成我們共同的心願，便只有聚在一塊，互相幫忙。而我，當然便是你們最大的助力！」

顧一楓道：「就因爲你是『天地龍虎門』的掌門人？」

面具人笑道：「不只是這個原因。」

顧一楓道：「還有什麼？」

面具人道：「因爲我了解皇甫丹青，比你們都深！」

「哦？」

面具人的聲音已有恨意：「因爲我和他的仇，也比你們和他的都深。」

他笑了笑，又道：「難道你們不知道，最了解你們的人，便是你們的仇人嗎？」

他說的確是有理，這次連蘇皇伯與顧一楓都點頭稱是。

面具人又道：「這次我們不虞皇甫丹青竟有防備，也料不到郭子青這時也在望月山莊。不！也許郭子青的出現，也是皇甫丹青收到情報，專程從嶺南請來的，我們的失敗，實是不能知己知彼所致。」

沒有人否認這種分析。

「所以我們如果還有下次機會，今次失敗的教訓將是極之寶貴的。」

黃白忍不住道：「我們還有下次機會嗎？」

面具人道：「爲什麼沒有？機會是我們創造出來的。無疑，皇甫丹青已有防備，而且我們當中還有一個不知名的奸細。但別忘記，我們想殺皇甫丹青，皇甫丹青也想殺我們，我們即使不找他，他也會找我們的。」

顧一楓道：「何況，我們起碼有一個消極的安全，在沒找出眞正主謀人之前，皇甫丹青是不會貿然出手的。」

面具人道：「對。他自比聰明人，聰明人總愛省力，他會揀最能夠一網打盡的時候出手。」

顧一楓道：「而他究竟是否等得及這時候，便得看我們了。」

面具人道：「完全正確。」

黃白道：「那麼……現在我們……」

面具人從綠玉胡床上整髮而起，微指周圍：「這裏是我的地方，這是我的人，你們當然可以隨便留下，隨便呼喚役使。」

「哦？」五人都感到意外。

面具人一面說，一面已有退入內室之意：「在沒找出奸細之前，我不準備動。」

不準備動的他，說話間却已消失在珠簾之後。

* * *

一刻鐘後，黃白等五人已到地面。

「老板這次叫我們來，就是要找那奸細？」

「嗯。」

「怎樣找？找得出麼？」

黃白這一提問，其餘四人實在無法作出更好的反應。

連仲雄沉吟不語，連仲强皺眉低首，蘇皇伯欲言又止，顧一楓苦笑連連。

黃白一眼掃過四人，忽然停下了步，很嚴肅地道：「其實我眞的很想找出那個奸細！」

四人望着他，等他說下去。

黃白咬牙切齒道：「然後將他碎屍萬段。」

顧一楓道：「你很恨他？」

黃白道：「當然！我們這裏個個都跟皇甫丹青有深仇大恨，這人居然爲眼前的利益與皇甫丹青給他的好處而忘記自己的仇恨，反爲仇人出力，這種人難道不可恨？」

顧一楓道：「你又怎知道這奸細一定基於利益而爲皇甫丹青出力？你又怎知他忘記那深仇大恨？」

黃白道：「這些當然都是我的猜測。」

顧一楓道：「對奸細的事反應最强烈的一直是你，這只有兩個原因，一就是你眞的非常熱心找出奸細，一就是你本人便是奸細，要用這些做作來矯飾自己。」

黃白嚷了出來：「你懷疑我？」

顧一楓冷笑道：「你口口聲聲說奸細可恨，又那麼『淸楚』的心理，除了說明你便是奸細，還可以作怎樣的解釋？」

黃白瞧着他，不怒反笑：「我看……我不是奸細，你是奸細才眞。」

顧一楓道：「此話怎講？」

黃白冷笑道：「你和連仲明一起擺脫望月山莊的跟踪，他在抵抗皇甫丹青的時候遭逢不測，你却至今安然無恙，這一點本就一直令你有最大的嫌疑。」

顧一楓道：「我不是三番四次解釋過了嗎？皇甫丹青顯然在故弄玄虛，而且另外兩位連兄也給郭子青放了走，難道他們也是奸細不成？」

黃白道：「我與蘇皇伯被皇甫丹青强迫隱居，使我們多年在江湖上建立的名聲和基業毀於一旦，三位連兄被皇甫丹青上門挑釁，連仲明兄的一條臂膊還被他削了下來，這些都是我們與他的深仇大恨。你呢？你有沒有這種仇恨？你答應連仲雄加入我們的行動，是出於一場買賣心意多於仇恨，老板可以買你，皇甫丹青爲什麼不可以？」

黃白一連串之話，直說得顧一楓變了顏色。他嘴唇張開，正欲辯說，但又放棄了。

蘇皇伯與連家兄弟見他這個模樣

，不由得向黃白靠攏過去，黃白見形勢如此，便益發得意了。

「你還有什麼話說？」

蘇皇伯的眼光，已宛如審判者的眼光。

顧一楓閉上雙目，狀甚痛苦，不愉快的回憶又再襲上心頭，久欲忘懷的往事正在煎熬着他。

「你還有什麼話說？」

「有！當然有！」顧一楓幾乎是大喊出聲的，到了這個時候，已不由得他不作抗辯，即使這是一件如何痛苦的事。

「我和皇甫丹青，當然有深仇大恨，甚至比你們的還要深！」

「哦？」

「皇甫丹青出道時，曾與我有一段交情，我怎樣也算是先他成名的前輩，所以他也經常來拜會我。」

蘇皇伯冷笑道：「你也承認與他有交情了？」

顧一楓盯了他一眼，續道：「在武林中，學無先後，達者爲師。皇甫丹青漸漸在江湖闖出萬兒後，便減少了到訪。」

說到這裏，顧一楓臉上痛苦之色更濃了，他終於要說出多年來心底的秘密。

「但……我到那時才知道，我的夫人居然已看上了年少英偉的皇甫丹青，他一不來，夫人便茶飯不思，精神不振。」

顧一楓娶妻較遲，夫人跟他的年紀相差一大截，反而與皇甫丹青年齡相若，美人愛英雄，而且皇甫丹青又的確吸引女人。

「……我當然不能忍受，夫人因此與我大吵大鬧，說要離開我找皇甫丹青，我將她鎖在家中，她居然以絕食絕水抵抗……」

說到這裏，顧一楓已嗚咽着，語不成聲，大家都知道，顧一楓曾娶少妻，但她不久便因病去世，箇中因由，常人那能知曉？

這種事，男人一向忌諱甚深，那是一種奇耻大辱，不到必要時，又那肯說出？

黃白已滿臉歉意。他不該逼顧一楓說出這段一直煎熬着他的往事，他的確有理由深恨皇甫丹青，甚至比他們其餘四人的更充足、更充份！

顧一楓抬起頭來，用佈滿血絲的雙眼瞧向懷疑他是奸細的四人，大聲嚷道：「你們說！我又怎會再爲皇甫丹青做事？如果我有機會親手殺死他，我一定不比你們怠慢！」

這是痛苦的呼喊，源於心底最激情的聲音，任何人都聽得出眞假。

這時連蘇皇伯與連家兄弟都有歉意了，他們不該懷疑他的。

他們走過去，拍着顧一楓的肩膊，表示大家的重新諒解。

這時，朝陽已昇起，他們全都停在「蘇記大號」的院子中。

蘇皇伯道：「其實作奸細的最大嫌疑，始終還是那鷄冠使者。」

大家用沉默表示同意。

蘇皇伯續道：「試想想，望月山莊中他第一個離開，跟着我們便未見過他。」

黃白道：「然而，老板似乎很相信他。」

連仲雄道：「難道他根本便是『天地龍虎門』的人？」

黃白道：「也有這個可能。」

顧一楓已回復平靜，他這時忍不住插嘴道：「不可能。」

黃白道：「爲什麼？」

顧一楓道：「『天地龍虎門』若有這樣的高手，他們的生意一定比現在好多幾倍。」

黃白道：「那麼爲何老板對他特別信任？」

顧一楓沒有答話，或許他已不用回答。

因爲話的答案就出現在衆人眼前，院子通往店舖內的那一端，陽光下，一個金光四閃的影子已經出現。

他全身金衣，頭掛一個大鷄冠，金黃色的布巾幪面，不是鷄冠使者是誰？

他們剛提起他，他便出現了。

黃白看看他，瞳孔也縮小了：「是你？」

雞冠使者一步一步的走近他們，一面走，一面道：「大家別來無恙。」

蘇皇伯沉聲道：「別來無恙？難道你沒有看見我們當中少了一人？」

雞冠使者目光一落：「連仲明已遭不測？」

連仲雄、連仲强恨恨的聲音響起：「我們一定會替他報仇。」

顧一楓盯着雞冠使者，終於道：「你爲什麼會在這裏？」

雞冠使者冷冷地道：「你們可以接到飛鴿傳書，難道我便不可以應召而來？」

顧一楓道：「你還沒有見老板？」

雞冠使者道：「他是你們的老板，却不是我的。我只爲委託人辦事，委託人的地位與我的相等，大家平起平坐。」

顧一楓笑道：「你高興怎樣說，隨你的便。」

雞冠使者環視了他們一下，悠悠地道：「我知道你們正爲奸細的事苦惱。」

黃白眨眨眼道：「你好像什麼也知道。」

雞冠使者道：「我還知道你們懷疑我便是那人。」

黃白看着他：「你認爲呢？」

雞冠使者冷冷一笑：「我無須爲自己辯說，只有壞人才須要這樣做。」

「哦？」

雞冠使者道：「我只知道，我仍要去殺皇甫丹青，你們也是一樣。」

黃白等五人互望起來，對此大家

都沒有異議。

雞冠使者續道：「這樣，我們就像一條線繫着的六隻猴子，不達目的，不能解開，當我們接受邀請或委託，加入這次行動的時候，這已成爲我們的命運。」

陽光下，雞冠使者更顯得金光耀眼，他的說話，已扣住每個人的心弦。

＊　＊　＊

通過陰暗的地道，黃白等人又來到通往寬敞密室的石門之前。

這次是雞冠使者按動牆上的機掣，石門又「颼」一聲打開了。

門內依然燈火通明，但外邊珠簾前，已杳無人迹，綠玉胡床上，面具人當然已經不在。

他剛才退入內室，現在是否還留在那裏？

雞冠使者沒有說話，甚至沒有傳音，便當先大步跨了進去。

他繞過綠玉胡床，毫不客氣便撥起珠簾，直入內室。

雞冠使者如此，黃白等五人只得順勢跟了進去。

內外室只是一道珠簾隔開，裏面佈置似是書房，一個人正坐在一張几子的面前，正背對着入口，從外闖進，當然看不到他的面目。

几子上滿是帛卷，驟看似是公文，而背向着大家的那人，身上錦服，正是剛才大家所見面具人所穿的那套。

雞冠使者沉聲道：「我來了。」

背向那人不答。

雞冠使者竟似不耐，一手便向那人肩上抓去。

這一抓，雞冠使者似乎是要硬生生將這人扳過來，看看他是誰。

此舉不禁令黃白等人大吃一驚，雞冠使者在人家的地方，爲何這樣無禮？

說時遲，那時快，雞冠使者已抓住那人的肩膊，使勁一拿，那人竟發出殺猪似的喊聲。

這樣令黃白等人更加吃驚。

對方是「天地龍虎門」的掌門人，怎會如此不濟，被人用力一捉，便抵受不住？

雞冠使者冷笑連聲，對方這種反應，似乎早就在他意料之內，一抓一扳之間，伸手已摘去那人面上的青銅面具。

青銅面具故意鑄造得兇惡猙獰，但這種「裝腔作勢」一去，眞人的面色嚇得比紙還白。

在雞冠使者手下的，只是一個神色慌張，惶恐不已的白臉小廝。

雞冠使者沉聲道：「你也是殺手？」

那人點點頭，又搖搖頭，臉上痛苦之色熾烈。

雞冠使者道：「究竟是也不是？」

他手上加勁，那人痛得跪了下來。

這時任何人也瞧出不對頭了，蘇皇伯道：「你絕不是『天地龍虎門』的掌門人。」

黃白喝道：「你究竟是誰？」

那人結結巴巴，誠惶誠恐地道：「我只是本門一個三級殺手，掌門人因我的聲音像他，吩咐我假扮他會見幾位。」

顧一楓道：「剛才在這裏你與我們說的那番話……」

那人道：「都是掌門人預先指定的，他教我如何引導你們說話，如何應對可能的發問……果然一切都在他的計算之中。」

連仲雄恨聲道：「他根本就沒有相信過我們，爲了安全，連人也不和我們相見。」

雞冠使者冷笑道：「你們現在才懂得嗎？我接了這筆生意的第三天，已發覺自己可能上了一個畢生未遇的大當。」

顧一楓望向他，微微應了一聲，才道：「但你又知道這個掌門人是假貨？」

雞冠使者道：「我並不預先知道，不過進來前在上面聽見你們說的情況，我已有疑心。」

顧一楓道：「什麼疑心？」

雞冠使者道：「如果他眞是只要對你們說那番話，他根本不用叫大家到淮南這裏來。」

顧一楓皺眉頭：「那麼他眞正的目的……」

雞冠使者道：「他眞正的目的就是皇甫丹青的目的。」

黃白、顧一楓、連家兄弟和蘇皇伯不由得一齊驚呼出聲，雞冠使者這一句話無疑太驚人了。

雞冠使者使勁用力一摑手中擒住那人的臉龐，那人臉上登時腫了起來。

「你說，你究竟眞是『天地龍虎門』的殺手，還是望月山莊的人？」

他這一問話同樣教人嚇一跳，但聰明的顧一楓與黃白，已經約莫猜到幾分。

那人閉目不語，雞冠使者隨即加勁，幾記掌摑下來，那人不但腫如豬頭，口中也因給打掉了幾顆牙，滿嘴是血。

他終於忍不住了，但仍是要充硬。

那人張口大叫道：「你們現在知道已太遲了，皇甫公子的人已團團包圍住這裏，你們休想走漏一個。」

雞冠使者大怒，掌擊下，這人登時暈了過去。

黃白猛地一拍大腿，道：「我明白了，這裏根本便不是什麼『天地龍虎門』的分舵。」

顧一楓道：「相反，這裏極可能是望月山莊的勢力所在。」

黃白道：「皇甫丹青假傳老板的號

召，叫我們集中到這裏來，要將我們一網打盡。」

雞冠使者道：「這一切根本便是皇甫丹青佈的局，他在莊中的放人，林中的捉放曹，直至來到這裏弄鬼，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找出委託我們刺殺他的幕後人。」

顧一楓道：「偏偏，我們眞的不知道他是誰。」

黃白道：「只知道他與『天地龍虎門』有關。」

顧一楓道：「所以皇甫丹青雖然情報準確，還是處處落空了。」

「但皇甫丹青這種落空，將會要我們的命。」蘇皇伯在旁沉聲插口。

「哦？」

「他經過這幾次佈置，知道眞的不能從我們那裏得出什麼消息，爲了免除後患，一定再容不下我們。」

連仲雄表示同意，還補充了一句：「何況我們之中，還潛有那個該死的奸細……」

雞冠使者不說話了，全部人突然全部靜默下來，誰是奸細？人人都有嫌疑，皇甫丹青這次是不是眞的要他們的命？

或許，到了這個地步，誰也不能信任誰，連仲雄與連仲强之間，靠得緊了些；黃白與蘇皇伯之間，也靠得緊了些。但在武林之中，爾虞我詐，親如兄弟，也可互相出賣，誰確保得了呢？

地室之中，登時一片沉靜，壓力彷彿就在這段時空慢慢積聚，衆人心頭，都不禁感到一陣陣重壓……

就在這時，一把老態畢呈的聲音自外室傳來：「你們還是出來吧！皇甫公子已在上面恭候。」

＊　＊　＊

發聲的人就在珠簾之外，衆人衝出去時，不由得都呆了。

來人竟是那個老態龍鍾的看門人，他依然是老樣子：皺皮眼、駝背、老而衰頹。

黃白失聲道：「你也是望月山莊的人？」

雞冠使者看了他一眼，嘆道：「爲什麼不可以？這裏既然可以是望月山莊的地方，他當然可以是望月山莊的人。」

老人家斜着眼，背似乎更加駝了。

蘇皇伯道：「你叫我們上去？」

他一欠身，口中一張，只吐了一個字。

「請！」

請什麼？請上去送死？還是請上去求皇甫丹青放一條生路給他們？

顧一楓邁開脚步進入地道的時候，心頭已升起了行刑的感覺。

＊　＊　＊

陰暗的地道，此時此刻，就像永遠也走不完。

顧一楓心底的希望也是如此。

他想不通上到地面，面對皇甫丹青時，還有什麼出路。

或許有雞冠使者在，大家還可全力一搏，圖個僥倖？

但……皇甫丹青這次一定帶同望月山莊的精英前來對付他們的，不會只是皇甫丹青一人。

何況，雞冠使者很可能便是那奸細，加上可能同來的郭子青、慕容嬌，雙方的實力便更加懸殊了。

想到這裏，顧一楓不禁閉起雙眼，他的確已想不出任何應對之策。

這次事件，主動權一直都在皇甫丹青手中，雞冠使者說得對，大家都上了大當，變得現在竟好像是給皇甫丹青玩弄於股掌之上。

想起自己那段恥辱，心又不自主的痛起來。

給自己的仇人再一次玩弄，顧一楓恨得咬牙切齒，又感到無可奈何。

這一刻間，他甚至想就此長眠地下，不用再上地面，見那可憎的皇甫丹青一面。

他當然想不到，自己這一個願望竟會實現，而且很快的實現。

＊　＊　＊

那掃地老人家當先引路，不斷穿過長廊，向地道的盡頭前進。

一行人魚貫而走，老人家之後依次是連仲强、連仲雄、雞冠使者、黃白、顧一楓、蘇皇伯。

一行人來到陰暗地道的一半，帶頭那老人家突然咳嗽起來。

咳得倒眞厲害，甚至彎下身子去，再不能前行。

連仲强連忙去扶，誰知手剛碰到老人家的身子，脅下便感到一陣寒意。

冰冷徹骨的寒！

陰暗的地道實在太窄了，他感到不妙時，已閃無可閃。

一柄極之鋒利的短劍，已刺入他身體！

連仲雄緊接在連仲强身後，他三弟被人所算，他也毫不察覺。

對方出手實在不慢，連仲强連聲音也來不及發出，已命喪九泉。

等連仲强的身子向連仲雄方向倒下時，那柄寒徹透骨的短劍又已向連仲雄刺出！

連仲雄驟覺奇變，大駭。這時才發覺自己唯一可轉身的空間已被連仲强倒下來的屍體封死。

他不相信對方竟就在地道中下手，他的確想不到。

短劍插入他小腹中時，他發出了一下悽厲的叫聲，彷彿要向皇甫丹青發出最大的控訴。

爲甚麼？爲甚麼連堂堂正正與他們對陣的機會也不給他們，而要他們死在這陰暗潮濕的地道中？

他們好歹也是長沙連家的人，在江湖中曾經享有顯赫的名聲。

爲甚麼？

＊　＊　＊

連仲雄發出史無前例的慘叫。但在這叫聲之前黃白經已出手。

老人家的咳聲宛如訊號。他一咳，黃白便出手點了前面雞冠使者背後五處大穴。

雞冠使者儘管有超凡的武功，在這狹窄地道內根本已難施展，何況根本不會防備背後的黃白會向他出手？

一聲悶哼後，雞冠使者也應指而倒。

顧一楓是最後受制的人。他似乎心事重重，步出密室時已是最後一個。

一路走之時，脚步比其他人都慢，所以他是離開前面衆人實有一段距離。

待他從他的心事醒轉時，連仲雄已發出悽聲慘叫，雞冠使者亦已悶哼倒地。

然後他發現黃白與蘇皇伯正轉身向着他。

「原來奸細不只一個！」

顧一楓一指他們，聲音也變了。

這場震驚的確非同小可。

那個老人家顫巍巍地舉起火摺子，照亮了孔道，照着顧一楓因驚慌而扭曲的臉容。

黃白道：「我們是皇甫公子的人，你當然萬萬料不到，找我們行刺皇甫公子的那個神秘霧中人也不會想到。」

顧一楓道：「所以有這許多事情，所以有這許多曲折！」

蘇皇伯道：「我們既不能從大家身上找出那主謀人，殺光你們，以逼主謀人親自出手，便是最後的法子。」

顧一楓苦笑道：「而且免除大患，望月山莊可更加安穩！」

黃白道：「我知道你也是個明白事理的人。」

蘇皇伯道：「所以你認命吧！」

此語一落，火摺子登時熄了。

顧一楓只感到胸前膻中穴一痲，小腹則似被蟻咬了幾下。

他並不痛苦，或許，他事前無論怎樣也沒有想到，死亡竟是如此輕易。

一切情仇愛恨，恩恩怨怨，在這一刹那間顯得如此虛無縹緲，使顧一楓自己也不禁失笑起來。

隨着黃白點中他的死穴，蘇皇伯的梅花針打入他體內，顧一楓眼前的漆黑乃變成永恒的黑暗。

奸計頻施　自食其果

一息間，四名高手竟已全部倒下；三人死了，一人尚活。

這當然不是黃白手下留情，而是皇甫丹青下的命令：在沒有弄清楚之前，不可取一個人的性命。

雞冠使者身份神秘，還未弄個清楚明白，黃白實在不敢下重手。

對於皇甫丹青，他一直敬若神明。他的命令，亦從來不敢違抗。

現在他和蘇皇伯與老人家已重新回到「蘇記大號」的院子中。連仲雄，連仲强和顧一楓的屍體則已被搬入棺材。

「蘇記大號」本就是棺材店，黃白選這裏下手或多或少基於方便。

這裏當然就是望月山莊的偵探分部。皇甫丹青這三年來在武林的勢力，擴張之速之廣，超出於一般人所意料。

剛才站在面具人後面作傳召者，那人才是這分部的負責人。他在黃白、蘇皇伯與老人家的指派下，一一將工作辦妥。

包括將三具屍首抬入棺材，運上騾車，準備運返望月山莊。

也包括將雞冠使者團團縛在院子中間的石柱上，緊緊的，狠狠的，着力的縛個結實。

那老人家已脫下喬裝衣裳，卸去臉上化粧，登時雞皮鶴髮變了嬌嬈秀態，不是安黛還有誰？

安黛的劍法本就令人防不勝防，何況在那陰沉濕冷的地道，連家兄弟又怎能抵擋？

她下手沒有留情，因爲望月山莊內連家兄弟曾暗算過她。

這幾天來，一提起連家兄弟，她就恨得牙癢癢的。

現在長沙連家三位公子終於全都給望月山莊送下黃泉，長沙連家，從此絕迹江湖！

極有可能，長沙連家的產業，在不久的將來，便會有望月山莊的人去接收，江湖上這種弱肉强食的吞併，每天都在發生着。

安黛、黃白與蘇皇伯當然代表勝利强者的一方，他們正志滿躊躇的望着勝利品——三副棺材與一個俘虜。

黃白不由得意地笑起來：「他們那會想到，皇甫公子根本就不在這院子裏？收拾他們就不必公子親自出手。」

安黛瞟了他一眼，沒好氣地道：「他們眞正想不到的，應是你們兩人竟也是望月山莊的人。」

黃白笑道：「我與蘇皇伯，身受公子大恩，當年如果不是他從世外十三魔的聯手刀陣下營救我們出來，我們那還有今日？所以他要我們隱居，改充望月山莊的秘密食客，我們也是心甘情願的。」

蘇皇伯道：「只可笑那神秘霧中人竟找錯幫手，竟拉我們入夥，加入刺殺公子的高手行列。」

安黛道：「事實上也多虧你們一直通風報信，對方的一舉一動，公子才能瞭如指掌。」

黃白道：「難道你忘了我們的上佳演技嗎？」

安黛不知是氣還是笑地道：「你們能瞞過許多人，而且故弄玄虛，幾番出入，刺探那主謀人的眞正身份，的確不簡單。」

黃白陪着笑臉道：「多謝姑娘讚賞。」

蘇皇伯沉聲道：「可惜我們還是不能找出那霧中人出來。」

黃白道：「自從我們出發至望月山莊起，他已沒有露面多天！」

蘇皇伯苦笑道：「應該說，連那場怪霧也不見了。」

安黛皺眉道：「難道他每次見你們，都隱身在那一團霧之中嗎？」

黃白道：「我見他幾次。次次如是。」

蘇皇伯道：「有時我眞的懷疑，究竟有沒有人在那團霧裏面？」

黃白「哦」了一聲，道：「是呀！爲甚麼我從沒想到？」

蘇皇伯的臉色却陡地變了一變，但這種變化微細得很，黃白和安黛都沒有察覺。

黃白與他是多年的老伙伴，他甚至可以說，是一直看着黃白成長的人。

在最艱難的時刻，蘇皇伯甚至負起養育的責任，直至黃白可以獨立生存。

在武林中，獨立生存的意思便是能殺人。

不是一時的勇鬥勝利，而是有一定的本領，一定的技擊水平，能克敵制勝，能有足夠的殺傷力保護自己。

蘇皇伯也曾想過道德的問題、對與錯的問題，但現實不容他多想。

爲了照顧黃白，也不容他多想。

也許便是這種微妙和親暱的關係，令他不時在黃白面前放鬆下來。

有時，連他也不知這是好抑或不好。

無論如何，他們現在已爲皇甫丹青立了大功，在望月山莊內的地位，他們只會愈趨穩固。

他們雖沒有找出謀害皇甫丹青的主腦，但已將所有已知想對付皇甫丹青的人或殺或捉，完全清除後患。

他的目光不由得放到被縛在院子中間的雞冠使者身上。

他垂着頭，人事不知，以前的威武，現在已一掃而空。

說眞的，那眞是一隻鬥敗了的公雞的模樣。

心意相通，黃白也在看着雞冠使者。

他笑道：「我從未聽聞過有人自願作雞——直至認識此人。」

蘇皇伯皺眉道：「他究竟是誰？」

黃白道：「要知道答案還不簡單？只消現在過去揭開他的面具便行了。」

蘇皇伯道：「揭開面罩也不一定知道，那極可能只是一張陌生的臉孔。」

黃白道：「但好歹也有個交代。」

說着，他已一步一步走到雞冠使者的面前，是一種勝利者的姿態。

對方已成階下囚，他絕對可以自認勝利者。

他一面伸手去揭雞冠使者面罩，一面吃吃笑道：「所以我說嘛！甚麼秘密都有揭穿的一日，世上沒有絕對的神秘。」

他頗爲得意，但很快便再笑不出來了。

因爲他的手伸到一半，還在半空時，便看到了一連串本不可能發生的變化。

被縛個結實的雞冠使者忽然動了，而且動得很快。

本來縛在他身上的繩結，一瞬間化作段段碎，散落在地上，他的頭亦抬起，精光四射的眼睛直與黃白的目光接觸。

黃白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半空中的手竟然僵住了。

一切全在這電光石火間發生。黃白僵住了，雞冠使者已一下子衝了出去。

黃白大駭，渾天掌勢運起，先將自己全身護住。

可惜雞冠使者攻擊的目標不是他。

也許也不是蘇皇伯。

因爲蘇皇伯顯然也料不到有此變化，待得有反應時雞冠使者亦已衝過了他。

守在院子出口的唯有安黛。

她離雞冠使者被縛的柱子較遠，所以有此段足夠的時間應變。

雞冠使者衝到她面前的時候，安黛已有一劍在手，人劍化作一團寒氣，捲迎向他。

她不期望自己能制住此人，但只消阻得一刻，黃白與蘇皇伯回過神來，便能趕來相助。

這一瞬間，形勢又回復到日前在望月山莊內，安黛衝向雞冠使者，力阻他進入內院的情況。

當時，她還不知道黃白與蘇皇伯是「自己人」。雞冠使者犯莊，她義無反顧不理一切，也要盡力阻止他前進。

望月山莊本就有很多只有皇甫丹青才知道的秘密，作爲莊婢兼護院的她，只須執行職責，多餘的事情，實在無須過問。

待她獲知黃白與蘇皇伯也是爲皇甫丹青辦事之後，現在她的任務便是要與他們聯手，共同對付雞冠使者等人。

當下，雞冠使者如狠似虎的奔至，她正守住院子出口，稍一放鬆，他便可直衝出去，脫困飛逃。

她負不起失敗的責任。

她唯有放手一拚。

雞冠使者一直衝，就衝入了安黛那團寒氣之中。

他的血肉之軀，彷彿對安黛的如冰劍氣全不當一回事。只不過在衝進去的一刹那間，露出面罩面孔的雙眼忽然流露出甚爲奇怪的神色。

一種和安黛接觸到後，難以言喻的神情。

似曾熟悉，似覺憐愛，又絲毫不減鋒利。

說時遲，那時快，人已衝入寒光劍氣之中，雞冠使者之勢不減反增，安黛宛如螳臂擋車，蜻蜓撼柱！

黃白與蘇皇伯回過神來之時，雞冠使者已以極高的速度，牽帶着安黛和她的劍氣，消失在院子的出口處。

黃、蘇二人張大了口，好久也合不攏來，然後一種不祥的兆頭自五內升起，安黛是皇甫丹青的愛婢，他們如何回望月山莊向他交代？

* * *

安黛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已身在馬車上。

一輛四平八穩，極之寬敞的馬車。據她所知，坐得起這種馬車的人，武林中沒有多少個。

望月山莊便有一部要用十四良驥拖住的豪華馬車，一直是皇甫丹青的座駕。

內裏的佈置，安黛當然十分熟悉，因爲她正是負責裝修車廂的人。

一切關於皇甫丹青的起居飲食，日常嗜好，望月山莊中沒有一個人比她更清楚。

望月山莊雖只存在了三年，但安黛自從皇甫丹青成爲莊主後，便一直未曾離開，由當初的黃毛丫頭，幹到現在二九年華，亭亭玉立的少女。

沒有人清楚皇甫丹青從那裏找到她，但江湖中不少人都清楚，由於有安黛，望月山莊的莊務與管理才如此井井有條。

她的才能與年紀不成正比。同樣，她的武功亦是。

皇甫丹青親傳她武功，是一種傳言，但極可能便是事實。

她本身亦是一個傳奇，一個與皇甫丹青相關以至突出的傳奇。

現在，她一覺醒來，觸目都是熟悉的佈置與擺設，這不就是望月山莊本身的馬車廂內？

然後她便發覺自己正睡在一個人的懷中，溫暖安全，但却散發着男性氣息。

她一驚而起，便看見了皇甫丹青。

他安坐在舒適的馬車座位上，似笑非笑的看着她。

不知怎樣，安黛紅暈上臉，一下子連耳根子也熱烘烘的，不敢正視座位那一邊。

皇甫丹青輕輕地道：「你不用問我爲甚麼會回到馬車上，總之，我們現在是在回望月山莊的途中。」

「公子……」安黛囁嚅着。

皇甫丹青道：「你也不是沒有坐過這車子。車廂都是你佈置的，隨便吧！」

他的聲音聽在安黛耳中，不知如何竟充滿着溫柔，使她不能拒絕。

座位只有一排，安黛坐下便要坐到皇甫丹青身旁。

這種並坐也不是第一次。他們雖有主僕之名，實則感情上完全平等，皇甫丹青在外雖狂態畢露，但對她却從未擺過架子。

皇甫丹青待安黛坐定，遞給她一杯暖過的汾酒，車座的前面是一列几子，上面除了美酒，還有可稍作解饑的點心。

安黛喝下了酒，如鹿撞的心跳反而平復了下來。

皇甫丹青道：「你已睡了兩、三個時辰，算脚程，明天早上應該可以回到家裏了。」

安黛道：「我眞的昏迷了那麼久？」

皇甫丹青道：「你上了馬車這麼久，昏迷的確切時間便無人清楚了。」

安黛道：「公子，我有負你所託。」

皇甫丹青笑道：「雞冠使者武功之高，你失敗是自然的，盡過職責便行了。」

安黛不解道：「難道是那雞冠使者放過了我？」

皇甫丹青微笑看着他，良久才答道：「我只知道有人將你送到我那裏，我見原來是你，便和你回山莊好了。」

「你在那裏？公子駕落何方？」

皇甫丹青道：「我派你們上淮南辦事，我自己則去城外二十里處遙作接應，以策萬全。」

安黛動容道：「公子一向行踪隱密，對方居然知道行藏，還將我運送二十里，交還公子，此人認眞不簡單。」

皇甫丹青道：「或者他知道你是我愛將，不想太過與我爲敵，才將你放了。」

安黛微一皺眉，雞冠使者受託要殺皇甫丹青，又怎會不想與他爲敵？皇甫丹青這句話明顯有語病，不過，素來不習慣懷疑公子的安黛，也沒有再加追問。

車子由十四良駒拖帶，日行數百里只是等閒事。

但安黛覺得能與皇甫丹青並肩而坐正是一等一的樂事。她只盼望晚上不要那麼快便來臨，可以讓她有多些時間與皇甫丹青喝酒談笑！越加消除主僕的界限……

* * *

車子回到望月山莊的庭院，皇甫丹青一下車便問了一句話。

「黃白與蘇皇伯回來了沒有？」

一息間之前，他在車內與安黛還是展露歡顏，一下車臉上便罩了一道寒霜。

當莊丁回報二人還未趕回之時，皇甫丹青的臉色更難看了。

安黛覺得，這種臉色可能是裝出來的。

同樣，他不時流露的狂態也可能是裝出來的。

一個狂人，本就是以不理別人感受爲標誌，但皇甫丹青明顯不是這種

人。

尤其是對她。

一想到這裏，安黛的心頭總不禁變得甜絲絲的，好不受落。

但這種受落近來已不能持久，包括在這一天。

皇甫丹青下車不久，安黛便望見茅青青迎了上來。

她由慕容嬌帶來引見，據說今次自關東來江東，主要是要拜訪皇甫丹青與郭子青。

照安黛看來，她的目的其實只是皇甫丹青。

無可否認，茅青青確有俠女風範，小林一役，更助皇甫丹青一臂，殺了偷襲的連仲明。

但不知如何，安黛一看見她，便不由得自心底喚起一陣憎厭，和一種怪不自然。

這些感覺，在茅青青對皇甫丹青展露笑靨時，尤其强烈！

現在，皇甫丹青面前的茅青青，便笑得比花還燦爛。

茅青青笑道：「皇甫公子這樣瀟洒地回來，此行任務一定大功告成。」

她沒有看見皇甫丹青剛才那臉寒霜，所以才撞了大板。

皇甫丹青初時不語，繼而大笑：

「茅女俠習慣敝莊的飲食嗎？」

茅青青道：「南北方食物有異，我已適應的了。」

皇甫丹青道：「你打算長住？」

這話問得眞怪，饒是茅青青冰雪聰明，一時也不知應該怎樣回答。

皇甫丹青道：「客人肯在此長住，是望月山莊的光榮，只是……你不怕在這裏有危險麼？」

茅青青一愣之後，立即擠回笑容：「有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邊捋鬚？望月山莊會有怎樣的不安全？」

皇甫丹青道：「難道你不知道有人要殺我麼？」

茅青青道：「跳樑小丑，何足爲患？皇甫大哥此去，不是已肅清那些人了麼？」

由「皇甫公子」轉爲「皇甫大哥」，過渡得那麼自然，連安黛也不由不佩服她。

皇甫丹青聞言大笑。表面上，他好像對茅青青的說話感到非常高興。

他笑道：「好！人逢知己精神爽。來！我們走！」

話一說完，人已邁步往前便走。

茅青青一面在後緊跟，一面嚷着：「皇甫大哥，去那裏？」

皇甫丹青狂笑道：「當然是折劍房！」

* * *

折劍房。

望月山莊的勝地！

它之爲勝地，當然不只是因爲它是供放不少天下名劍的地方，而主要還是：那是皇甫丹青與部屬開會的所在。

許多影響武林深遠的事，都可能在那裏決定。

皇甫丹青從不帶非親信進入折劍房議事，這是安黛非常清楚的。

蘇皇伯、黃白與她這次到淮南城辦事，無論成功與否，都應該回折劍房向皇甫丹青滙報。

現在，黃、蘇二人猶未返，皇甫丹青却帶了茅青青進內，那是甚麼用意呢？

安黛在尾後跟隨時，心下不住嘀咕，久久疑雲未散。

* * *

折劍房名爲「折劍」，劍不折不進，皇甫丹青亦素來不佩劍內進。

近年來，安黛亦鮮見皇甫丹青動劍。自從三年前，皇甫丹青一人一劍在泰山大會盡享風騷之後，再沒有人敢要他拔劍。

他在望月山莊設「折劍房」，亦有戒殺少動劍的意思。然而，殺人又豈是定要拔劍？一定要親自出手？

有時，安黛也不甚清楚，皇甫丹青的心裏究竟打甚麼主意？有着怎麼樣的素質？

她當然希望他是一個高貴的人，但怎樣高貴的人，要在武林中生存，便難免有一些不甚光彩的事情沾上手。

無可否認，皇甫丹青的智計是出衆的，加上他的武功，這令他得享如今的地位完全實至名歸。但智計不可有損人格，他的具體人格如何，安黛至今仍不能衡定。

固然，人格是一回事，人的魅力又是另一回事。

皇甫丹青不可置疑地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男人，這可從茅青青遇上他，活像蜜蜂遇上蜜糖一樣，便能窺見一二。

安黛曾目睹不少女子自動投懷送抱，企圖獲得皇甫丹青的青睞，但她們都完全失敗了。

包括慕容嬌。

望月山莊初建成之時，慕容嬌幾乎長住莊內，皇甫丹青的起居打點，她更搶着來做。安黛向無所求，便放手讓她爭取。

可是，皇甫丹青就像一頭野狼，根本不會停留在溫柔鄉內，舒適窩中。慕容嬌和其他人的努力，就像泥牛入海，無影無踪。

皇甫丹青這種不戀女色，更不因利乘便，接受誘惑的舉動，安黛每思及之，便稍感安慰。

且看這次茅青青又出甚麼「招數」了。

能在短時間內直入「折劍房」，也不可不說這是茅青青的成功處。

正式進內之前，安黛上前請求茅青青解劍。

「甚麼？」她表示驚訝。

安黛不厭其煩地解釋道：「『折劍房』的規矩是，凡劍內進，不能不折，

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客人解下佩劍，劍一離身，其氣已斂。又或者是客人獻劍，劍無主人，亦如鳥之折翼，『折劍房』便是它的歸宿。」

茅青青望向皇甫丹青：「皇甫大哥，這是怎麼樣的規矩？」

皇甫丹青回過頭來，揮揮手道：「算了，就請茅女俠帶着劍吧！」

安黛吃了一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公子……」

皇甫丹青道：「就這樣算了。不必多言。」

安黛訝異未解，茅青青却向她露出了勝利的笑容，一揚手中劍，逕自隨皇甫丹青入內了。

良久，安黛還站在原地。

* * *

黃白與蘇皇伯趕到望月山莊的時候，郭子青正在廳內抹劍。

抹他那柄一尺七寸長的獨門短劍，細心得就像美人在鏡前一樣。

劍是百煉精鋼加銀鑄成的銀劍，雖比不上當今的「三大名劍」，鋒利程度也比不上許多削鐵如泥的利器，但人却絕對算得上當今武林最頂尖兒的人物。

郭子青不像皇甫丹青，他從不狂傲。如果皇甫丹青抹劍的時候還會流露那略帶驕傲的微笑，郭子青抹劍，便只是那麼專心一意，彷彿絲毫不帶點雜念。

抹劍便是抹劍。他很可能爲了一個目的來抹劍。然而，抹劍的時候只是抹劍，集中精神把事幹好，這便是郭子青樸實之所在。

黃白與蘇皇伯一臉風塵，匆匆的在廳前下了馬，匆匆的直闖入大廳。

看見郭子青一面抹劍，一面似在等待他們，二人都不禁怔住了。

郭子青却沒有抬頭。

黃白停下了腳步，向之一拱手，打了個招呼：「郭公子！」

沒有反應。

黃白與蘇皇伯交換了眼色，復邁開步伐，便要逕進內院。

郭子青出聲了。

「兩位且慢！」

黃白與蘇皇伯只得又轉過身去，向着郭子青。

郭子青緩緩地道：「兩位日前曾在這個廳內大鬧過一遭，在下恰巧欣逢，今日人面依舊……」

黃白道：「郭公子，難道皇甫丹青沒有告訴你我們的眞正身份嗎？」

郭子青道：「皇甫兄已告知，你們原來也是望月山莊的食客，今次在刺客羣中卧底，任務便是要找出殺他的主謀人。」

黃白吁了口氣：「那便是了。」

郭子青道：「我却覺得不是。」

這時連蘇皇伯也聽出話裏有話了，他亦先一抱拳，恭聲道：「郭公子的意思是……」

郭子青道：「我一向只看不起兩種人。」

蘇皇伯一皺眉，但還是問道：「那兩種？」

郭子青道：「陰謀計算別人者！屈膝投降敵人者！」

黃白道：「這兩種人的確可恨。」

郭子青笑了一笑，臉上掛了少有的譏嘲：「所以我十分痛恨暗算皇甫兄的主謀策劃人。」

黃白道：「我們豈不是一樣？只可惜……」想到今次到淮南城的功虧一簣，他很難繼續說下去。

郭子青續道：「同樣，我十分痛恨你們。」

黃白與蘇皇伯聞言齊齊一凛。郭子青說出剛才自己話中的「弦外之音」，明顯要將事情攤開來幹了。

但這裏是望月山莊，他想幹甚麼？

黃白清了清喉嚨才道：「郭公子何出此言？」

郭子青道：「你們本來都是皇甫兄的仇人，爲何反而替他做事？向敵人投降可恥！向仇人投降，還甘爲鷹犬，豈不是更可恥麼？」

蘇皇伯道：「所以郭公子認爲我們實在可恨？」

郭子青這時已將劍徹底抹好，手揚處，銀光閃閃，剛抹好的劍身映照得他更加威武。

他冷笑道：「可恨的人，通常便等如可殺！」

黃白心底一寒，但仍道：「郭公子不可誤會。皇甫公子於我們的仇比起他給我們的恩情完全微不足道。若不是他打敗『世外十三魔』，我們老早便命喪陰曹了。」

蘇皇伯接着道：「我們爲皇甫公子效力，不但不是投降給仇人，反是爲報答恩情而作的。」

黃白道：「江湖中人，有仇必報，有恩必還。皇甫公子對於我們，恩情大於仇恨，我們不應爲他效力嗎？」

郭子青冷冷地等候着他們辯說，臉上已完全沒有表情，他彷似把守地獄門口的使者，不爲欲經過者的美言或惡言所動。他們的一切是非，彷似都明白在心中。

郭子青揚劍道：「『老八少八』果然天生一對，這種情況，居然可以像唱雙簧似的，互爲辯說，我眞爲皇甫兄難過。」

黃白咬牙道：「你不相信我們？」

郭子青不語，臉上的表情已像答覆。

黃白跺跺脚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這裏始終是望月山莊，皇甫公子的地方，我們是他的人，他相信我們便行。」

蘇皇伯道：「而且我們有要事要向皇甫公子滙報，沒有空與作無謂懷疑的人消磨，郭公子，就此請過！」

二人復再拱手，又要直進內院。

誰知這次郭子青一閃，已擋住要道，一柄一尺七寸長的銀短劍，就在黃、蘇二人面前晃動。

黃白瞳孔開始收縮：「郭公子，你這是甚麼意思？」

郭子青冷然道：「我不是不相信你們的話，只是我比皇甫兄還知多一點點。就是這一點點，使我不中你們的詭計！」

黃白、蘇皇伯二人齊都後退一步，不置信的看着郭子青。

郭子青緩緩地道：「皇甫兄無疑對你們有恩，但你們『老八少八』在江湖上的名聲，已一向與報恩情、講義氣這一碼子事無干。否則，又怎會一個叫『小王八』，一個叫『老王八』？」

黃白與蘇皇伯見郭子青直呼他們最爲忌諱的渾號，臉上都變了顏色。

郭子青並不理會他們，繼續道：「可以說，黃白你一向喜愛自由自在。皇甫兄救了你後，要你變成他的部屬，替他辦事，你怎會高興？至於你……」

他轉向蘇皇伯，臉上登時露出不屑之色：「至於你，隱居之前，女人、烈酒、美食無一不好。望月山莊能再供給你這些嗎？你眞的甘心爲皇甫丹青作一馬前卒？」

黃白與蘇皇伯說不出話來了，郭子青這些話，的確說中了他們平時主意不定時的心理狀態。但……

郭子青道：「你們爲皇甫兄做事，究竟有多少是眞心眞意的？你們是否眞的不知那主謀人是誰？還是……另有圖謀，還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郭兄，你未免太多慮了。」

內室傳出那彷如救星般的聲音。

黃白與蘇皇伯的臉龐不禁都寬了。

皇甫丹青已當先自內室走出，他身後還有近日只要他留在山莊，便幾乎與他形影不離的茅青青。

郭子青向着他：「皇甫兄……」

皇甫丹青道：「不必說了。大家如有興趣，就進『折劍房』再談罷。」

他頓了頓，才道：「大家都關心我，我十分感激。趁人來齊了，我有一番話，必須對各位細說。」

* * *

如果說：「折劍房」是望月山莊最宜談話的地方，實在並不爲過。

房間的四壁由西域羅刹石所築成。大門則是望魂大理石，須要拉動機括，才可開啓。

這種佈置，令人在裏面說話，外面的人半句也聽不進耳。

那麼要從上面探聽成不成？

答案是，如果閣下的耳朵與眼睛能透過密不通風的黑石層，那便甚麼都有可能。

這黑石層，足有七吋厚，據說由一種強力的粘合土連成折劍房的屋頂。黑石的來源，甚至沒有人淸楚，只知道是皇甫丹青親自找來的。

總之，整座折劍房的隔音設備非常充足，是最佳的議事地方。

皇甫丹青、茅青青、郭子青與黃白、蘇皇伯開動機關，進了去，便發覺安黛正在房內打點。

由於人多，她將平時供放「折劍」的案頭搬開，騰出空位，放置新椅，供大家安坐。

這個望月山莊的健婢，工作效率似乎比想像中還高。

皇甫丹青用極之欣賞的目光望向她，但隨即轉而環顧已進房內的衆人。

他吐出一口氣，然後才道：「我們還差一個人。」

黃白看了看四周，問道：「誰？」

「慕容嬌。」

* * *

「沒有慕容嬌，我這番話講不成。待我親自去找她。」

說完話的皇甫丹青，也不理會房中衆人的反應，突然又出了去。

衆人面面相覷，的確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皇甫丹青有甚麼話對他們說？

爲甚麼一定要慕容嬌在場？

剛才彼此還露出心病的郭子青與「老八少八」，大家看了一眼，心底各自盤算。

若不是礙着皇甫丹青，他們又豈肯輕易作罷，隨來「折劍房」？

但現在皇甫丹青又自己走了去，那究竟是甚麼意思？怎麼一回事？

「幸好」，茅青青差不多隨即跟了出去，「了解情況」。

「皇甫大哥！」

皇甫丹青在前面走，茅青青在後面追。

「哦？茅女俠，有何要事？」皇甫丹青回過頭來。

「皇甫大哥，你還稱呼我茅女俠？喚我青青不是成了麼？」

「青青？」

「嗯。」聲音是從鼻子裏發出來的。

院子樹影花香下，茅青青確是有種美態，皇甫丹青不能否認。

「好，青青，難道你又要與我一道找你的慕容姐？」

茅青青「噗嗤」一笑道：「不，我追出來是想說，慕容姐由我找，你且回去『折劍房』中主持大局。」

皇甫丹青俯首沉吟了一會，一時未即作答。

茅青青道：「如果剛才我對你說的話是眞的，你便更加要回去。」

皇甫丹青道：「我知道。」

茅青青佯嗔道：「那麼你還要出來，敢情是不相信我了？」

皇甫丹青連忙道：「不是。只是我想先獨自靜思一會，這事情並不易應付。」

茅青青急道：「是啊！正是不易應付，已經沒有時間的了，找慕容姐的

事還是交給我罷。」

皇甫丹青再想一會才道：「也好。不過你得盡快找着慕容嬌與她趕回來聲援。」

茅青青笑道：「行了，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麼？難道你看不出來，這件事我比你還着緊的嗎？」

茅青青這種笑容，這種話中的弦外之音，加上那含情脈脈的眼神，皇甫丹青當然看得到。

一刹那間，連他彷佛也痴了。

茅青青嫣然一笑，一指點着他的額頭，柔聲道：「快回去吧！」

皇甫丹青像一時着了魔似的，竟眞的掉頭便回。

臨行前還禁不住回望了茅青青一眼。

茅青青看着他的背影，自然地泛起了滿足的微笑。

究竟她和皇甫丹青說了一些甚麼話？以至皇甫丹青要將所有人都集中在「折劍房」？

究竟較早前她在「折劍房」有何表現？以至皇甫丹青好像已開始墮入她預先編好的網中？

這個網，未必要命，但却絕對厲害。

因爲這是一個情網！

＊　＊　＊

「折劍房」是一個密不通風的斗室。

室內衆人要呼吸，照明的火把燃燒，時間一久，裏面的空氣便不很夠。

所以，除非極機密又難以決定的事，皇甫丹青絕不會在內議事超過一炷香時間。

每過一炷香，他便會打開石門，透一透氣，若有需要時，才閉門再加商討。

這種辦法，是一個笨法子，但爲了保持絕對隔聲，皇甫丹青沒有安放任何通風設施。

因爲只要有空氣流通，敵人亦可從這空氣流通的孔道偷聽，甚至攻擊。

門外可以設明崗暗卡，但空氣孔道却難以把守。

然而，現在皇甫丹青已第三次打開了門。

茅青青與慕容嬌依然踪影未見。

內裏等着的郭子青、蘇皇伯和黃白顯然比皇甫丹青還着急。

蘇皇伯等本想對皇甫丹青滙報淮南城的事，但一進「折劍房」，看見安黛居然安然無事，已吃了一大驚。

如果安黛直言他們的「無能」，會不會給皇甫丹青責罵？

郭子青剛才在大廳說的話，皇甫丹青又會相信多少？

這些問題，越想越難令人心安。

他們二人巴不得慕容嬌即時來到，看皇甫丹青有何話對大家發表，或許到時心才能定下來。

無論是好消息抑或壞消息，總好過懸而未決的時候。

偏偏皇甫丹青那樣遵守前言，慕容嬌一時未來，他便一時不開口。

蘇皇伯與黃白終於明白怎樣才叫望眼欲穿了。

郭子青的焦急又有另一個原因。

慕容嬌的安危，他一直是最關心一個。

今天早上，他還見過她，與她調笑了好一陣。

自從慕容嬌帶來了茅青青之後，她好像放下了多年來的心結，對郭子青的態度也開放了許多。

或許，她心下明白，茅青青的確比她優勝，而這些年來，眞正待她好的又是誰人。

郭子青雖居嶺南，慕容嬌也不是沒有探訪過他。

二人的見面，更多就在望月山莊。郭子青結識皇甫丹青後，差不多每一年都有一、兩個月在這裡閒住。

這些時間郭子青都不忘表達自己對慕容嬌的情意，只可惜……

說年齡，慕容嬌比郭子青還大上四年，但江湖兒女，這又怎會介懷？

關鍵之處，郭子青明白，所以才感到無限的無奈。

現在慕容嬌遲遲不至，他的心怎麼不會像倒懸的酒，欲傾瀉而下，却總是有東西堵住，不暢快之餘，復亦忐忑不安？

他們的焦急，皇甫丹青一一看在眼裏。

終於，黃白首先道：「我還是出外找他們吧！」

皇甫丹青看着他，不置可否。

蘇皇伯接着道：「我也一起去。」

皇甫丹青揮揮手，表示允許他們，黃、蘇二人便像躲過行刑那般，連跳帶跑的出去了。

在「折劍房」內乾等，那種氣氛倒眞像行刑。

郭子青見他們離開，欲言又止，最終還是沒有說話。

只有安黛，由始至終一直安靜地站着，默默候着，作爲一切變化的最佳見證。

皇甫丹青轉身望向她，作了一個怪表情，嘴裏則喃喃地道：「慕容嬌……幹嘛你還不來？」

＊　＊　＊

慕容嬌還不來，只因她來不了。

永遠也來不了。

茅青青來找她的時候，她正在望月山莊外面，望着已偏西的日頭，想着自家的心事。

女兒家的心事，本就特別多。何況一個像她那樣，愛非所愛，無論在戰場和情場上都追逐多年的女子？

茅青青老遠便看見了她的背影，亦老遠喊出了「慕容姐」三個字。

慕容嬌回頭，觸着了茅青青年輕而熱情的目光。

她到了望月山莊後，一天比一天開心，人也比初進中原活潑得多了。

難怪，交到好朋友，住得舒適，任何人都會心胸廣闊的。

看見一個漂亮可愛的女孩覓到所愛，慕容嬌也代爲高興。

即使其所愛者即己曾愛者！

女人的直覺一向厲害。慕容嬌邂逅茅青青時，便覺得她十分適合皇甫丹青，自己跟她相比，失敗是無可怨言的。

事實上，她老早便失敗了，並不是茅青青「擊敗」她。

「慕容姐，又在想事兒？其實郭公子對你很好，你也無須再三心兩意了。」

一上來便直接了當，果是關外人本色加俠女形象。

「青青，我的心事，你也知道？」

茅青青嫣然一笑，一時並不回答。

慕容嬌笑道：「其實你又怎會不知？都寫在臉上了。」

慕容嬌確有愁容，理智是一回事，感情又是一回事。頭腦叫她放開些，現實上她亦有時做到，但情緒一起伏，她便難免再現愁顏，令人一看便知她心事重重。

茅青青拍拍她的肩膊，不知是安慰還是鼓勵。

安慰她失去皇甫丹青？鼓勵她接受郭子青……

慕容嬌不禁道：「青青，你不懂的了。子青不是不好，只是……」

茅青青道：「太老實？」

慕容嬌搖了搖頭。

茅青青道：「太敦厚？」

慕容嬌搖搖頭嘆道：「這是優點，我怎會嫌他？」

茅青青拍了自己一下，一副猛然省悟的模樣：「你對他仍然沒有感情？」

慕容嬌長嘆一聲，已是默認。

感情，或許是有的，也許是朋友之情，也許是姊弟之情。總之，不是那一回事。

茅青青見慕容嬌如此，臉上不禁也露出一副無奈之情。感情的事，的確是絲毫勉强不得的。

她也長嘆了一聲，當中充滿唏噓。

慕容嬌幽幽地道：「有時這些心事眞的很煩人，教人眞想一頭撞死，再不至有如許煩惱。」

茅青青點點頭，表示同意：「情之爲物，牽人魂魄。遇到這些事，有時眞是死了的好。」

她開始說着這些話時，語聲依然那麼唏噓，絲毫沒有半點殺氣。

她說完這些話時，語調丁點未變，一切顯得那麼自然，那麼溫順。

然而，站在慕容嬌右邊偏後的她，在說出這句話的同時，已無聲無息地，一劍刺進了慕容嬌的腰際！

鋒利而無情的劍刃，伴着同情而憐憫的嘆息，一下子便降臨到慕容嬌身上！

慕容嬌沒有呼喊出聲，因爲她根本沒有這個機會。

劍的插入角度是一招致命的。茅青青無疑是此道的能手。

慕容嬌的眼睛凸出，似乎至死也不相信茅青青竟會對她下手。

死魚般的雙目，沒有閉上。劍拔出的時候，伴隨着緩緩流出的淚水，慕容嬌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　＊　＊

「慕容嬌、茅青青，你們在那裏？」

黃白離開了「折劍房」，便不停將這問號掛在嘴邊。

他着實希望找到她們，趕快回去，聆聽皇甫丹青的示下。

整件事情，發展到現在，黃白已隱隱感到實在有點不對勁。

表面上，皇甫丹青有他和蘇皇伯作卧底，一直對那神秘霧中人的計劃和衆殺手的行踪瞭如指掌，以至望月山莊一役，密林一役、淮南城「蘇記大號」一役，都獲得全面的勝利，而且擊殺顧一楓與連家三兄弟，削弱了敵人的攻擊力量。

然而，走脫的雞冠使者、神秘霧中人本人，會否繼續不懈，努力完成刺殺計劃？現在他與蘇皇伯再不是卧底，對方有甚麼新計劃自己再不知情，這番眞是敵人在暗、自己在明了。

任何人也不會喜歡這種感受。

皇甫丹青召大家到「折劍房」密議，似乎是發現了甚麼事情，或者有甚麼新的決定。瞧他的神色，必是十分嚴重的東西。

嚴重到不是己方表面上的勝利所能遮掩得到的。

他甚至懷疑皇甫丹青自己查出誰是幕後要殺他的主謀人。

時間急逼，已不容他多想，當今之務，還是找回茅青青與慕容嬌。

連他也看出茅青青與皇甫丹青那種微妙的曖昧關係，皇甫丹青着緊茅青青，不是沒有原因的。

一個從來狂態畢露，表面上不理他人死活的人，一時的態度反常，難免引人注意。

黃白想起皇甫丹青去那裏，茅青青亦步亦趨的情況，便不禁失笑。

但自己何嘗不是對安黛有傾慕之情？

只可惜襄王有夢，神女却無心。

別人看見他，又是否在失笑呢？

他忍不住長嘆一聲，回頭問蘇皇伯：「你以爲她們會在那裏？」

誰知他回頭看到的竟是蘇皇伯黑沉沉的臉孔，和那冷漠無情的聲音。

「無論她們在那裏，對你來說都已不重要。」

黃白心頭一震，口裏還是要問：「爲甚麼？」

蘇皇伯冷冷地道：「對一個快要死的人來說，甚麼也不再重要了。」

黃白當然聽出了話中之意，但他實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要殺我？」

蘇皇伯從皮囊中取出了鹿皮手套，緩緩地戴上雙手。只有要放劇毒暗器時他才如斯鄭重。

他無疑已用行動作覆。

黃白雙目瞳孔迅速收縮，一種强烈的被出賣感湧上心頭，使他連聲音也吵啞了：「為甚麼？你為甚麼要殺我？」

蘇皇伯嘆道：「本來我也不一定要殺你的；你我畢竟共同生活了這許多年。」

黃白聽到這番話，胃部也抽搐起來，眼淚已奪眶而出。他一向待蘇皇伯亦叔亦友，現在蘇皇伯竟說要殺他。他並不怎樣堅强，如何受得起這種打擊？

蘇皇伯繼續嘆道：「只可惜你越來越不對勁，竟似眞的想為皇甫丹青賣命。凡阻在我前路的，我都不能放過。怪只怪你自己，從不自覺間已走上了跟我為敵的道路。」

黃白張口欲喊，但已經喊不出了。

永遠也喊不出。

蘇皇伯那些沾了劇毒的梅花針，已經完全打入他的要害。

他沒有閃避，也不能閃避。因為打敗他的並非蘇皇伯的暗器，而是那被摯親者出賣的失落感覺。

黃白死前，已全無還手之力！

＊ ＊ ＊

「請君折劍」！

「折劍房」東壁上正中央的位置，正是掛了這塊大匾。

郭子青抬頭看了這塊招牌大匾良久，突然道：「『折劍房』，名字起得不好。」

皇甫丹青負手站在另一端，聞言不禁側耳：「願聞其詳。」

郭子青道：「『房字太樸實了，為甚麼不用一個『廬』字，又或者『軒』字？」

皇甫丹青哈哈大笑，「沒有為何的問題。一切皆由於我讀書少，氣太濁的緣故。」

郭子青「哦」了一聲，深表訝異地道：「皇甫兄的口氣一向比天王老子還要大，何時自貶起來了。」

皇甫丹青道：「我也知道你一向不滿意人家稱我為『人外之人』的。」

郭子青道：「你的確不是甚麼『人外之人』。」

皇甫丹青道：「哦？」

郭子青笑道：「你只是一條瘋狗，會咬人的瘋狗。」

皇甫丹青道：「但我這隻瘋狗最容易咬死你這種人。」

郭子青道：「我是甚麼人？」

皇甫丹青道：「表面上非常老實的人。」

郭子青搖搖頭道：「不！我不是人！」

皇甫丹青道：「哦？」

郭子青道：「人是不會與瘋狗交朋友的，只有笨豬才會。」

這些本是朋友間互相調笑的話頭，但到了這裏，皇甫丹青的臉突然變得認眞起來。

他的聲音已轉為嚴峻：「所以你再不想作笨豬了。」

郭子青一凜，一時不知如何作答。

皇甫丹青冷冷的一笑，是任何人都會覺得難受的笑聲。

「長久以來，你名氣被我壓下。加上慕容嬌對你不理不睬，你已將這筆帳算到我的頭上。」

郭子青大驚，急道：「皇甫兄，這番話你聽那一個說的？」

皇甫丹青道：「事實往往到後來才發現。你對我的憎厭一直掩藏得很好，但連串的刺殺事件已經顯示，眞正最想我死的人便是你！」

郭子青道：「你懷疑我便是那主使七大高手暗殺你的神秘霧中人？」

皇甫丹青道：「為甚麼不可以？」

郭子青道：「是黃白與蘇皇伯告訴你的？」

皇甫丹青道：「你不用理會誰的眼睛這樣雪亮！」

郭子青跺脚道：「那兩人不可深信！他們不是眞心投靠你的！」

皇甫丹青道：「你不要轉移視綫了。你和他們在大廳的說話我聽得一清二楚。幸好當時青青在我身邊，不然我幾乎亦為你所騙。」

郭子青喊道：「那女人！你不要聽她多言，她無緣無故，從關東探訪我們，誰知她安着甚麼心意？」

皇甫丹青狂笑道：「甚麼心意？難道會像你這樣，甘犯多年友情，竟來謀害我不成？」

郭子青道：「女人果然誤事。皇甫兄，你試想想，我要殺你，以前準有機會，為何要等到這時？蘇皇伯與黃白不足信，這女人更不足信。你也懂說我們多年交情，即使我要謀害你，也大可親自出手，何必要假手於人？」

皇甫丹青冷笑道：「你以前還對慕容嬌的事存有希望，直至你發覺我是你的最大障礙，才終於忍不住幹出這出賣朋友的惡事！至於你要託別人出手，也是正常不過的。論實力，你還不是我的對手！」

郭子青道：「難道我又會跟那甚麼『天地龍虎門』沾上甚麼關係沒有？」

皇甫丹青道：「『天地龍虎門』只是個幌子。你買了他們一些殺手，作為拋磚引玉之用，引出你要委託的七大高手。那並不表示你這神秘霧中人便是『天地龍虎門』的掌門人。」

郭子青苦笑道：「這算甚麼？標準答案？你甚麼都聽那娘兒說了，我還

可以辯說甚麼？」

皇甫丹青正容道：「本來我打算在慕容嬌面前揭穿你的陰謀，但不知為何，她們久久未至。故我也念故人之情，且讓你不在衆目睽睽下陰謀也敗露，也讓你有個機會，在衆人回來前自行了斷，存個聲名！」

郭子青道：「你眞認為我是那主謀人，所以要殺我？」

皇甫丹青斬釘截鐵地道：「是！」

郭子青望向安黛，安黛已別過面去，對一切「烏煙瘴氣」不忍卒睹。

郭子青吸一口氣，緩緩站直了身子，才道：「好！我從來不會束手待斃，皇甫兄，你既要與我來場生死戰，那小弟只有奉陪吧！」

請君折劍！

＊ ＊ ＊

這場決戰究竟誰勝？誰負？

無論怎樣精密的陰謀，也總有揭露的一天；無論怎樣巧妙的安排，也會有漏洞的存在。

問題是個人有沒有足夠的機智，找出漏洞，揭破陰謀？

或者，最佳的辦法，便是讓陰謀者自行揭露一切的秘密，讓所有的安排自行消解……

＊ ＊ ＊

蘇皇伯與茅青青回到「折劍房」的時候，是完全胸有成竹的。

他們距離勝利，已愈來愈近。

計算時間，皇甫丹青與郭子青的奸鬥，應已在折劍房內開始。

他們連這點也清楚，無非因為這場決鬥，本就是他們一力促成的。

茅青青的美人計，應已奏效！皇甫丹青幾乎完全聽從她較早前在「折劍房」內對他的分析，召集衆人到房內議事。

所謂「議事」，其實便是要揭穿郭子青的「陰謀」。

為了將形勢簡化，慕容嬌與黃白最好不在現場，而最乾淨俐落的法子，還是教他們從此在這世上消失。

茅青青已算定郭子青為人敦厚，不擅詞令，就算要辯說，也解釋不清楚。

皇甫丹青為人狂妄主觀，一經自己認定，相信了一種想法，對方無論怎樣辯解，大多都會徒勞無功。

那麼，在皇甫丹青的相逼下，郭子青也只有還手。

他並不是一個坐以待斃的人。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更大的可能，亦是蘇皇伯與茅青青亟欲見到的還是：兩敗俱傷！

無論如何，坐收漁人之利的，總是他們兩個。

茅青青來到「折劍房」門前，按動機括，石門隨即轟隆隆地打開一線。

蘇皇伯一面閃身而進，一面先打出一大蓬梅花針，以作掩護。

他素來是一個極為謹慎的人。

然而，當他與茅青青再完全處身於「折劍房」中時，不難發現自己畢竟太過謹慎了。

皇甫丹青和郭子青的決鬥料已結束，結果一如他們所意料，兩敗俱傷。

郭子青已死了。他頭髮散亂，胸前衣襟被掌力震至片片碎，眼睛像死魚般凸出，情形就和慕容嬌一樣死不瞑目！

皇甫丹青則倒在另一旁，滿身血汚，面目也給散落的頭髮遮住，好不狼狽。

他還沒有死，但從他身上劍傷可以輕易看出郭子青雖然在入房前解下了自己的獨門短劍，却借用了房內供放的「名劍」，對皇甫丹青作了極厲害的攻擊，才會使這「天下第一狂」受到如此重創。

他雖未死，但已奄奄一息。

蘇皇伯睹狀，不由得哈哈大笑。

「天下第一狂？看你現在還怎能狂得起來？」

他繼續大笑，完全是勝利者的笑聲。

大笑聲中，一條人影亦自門縫閃入。他——金衣紅冠，打扮奇特，正是雞冠使者！

他看見場中情況，眼神也看得出給怔住了。

蘇皇伯看見是他，哈哈笑道：「雞冠兄，你來遲一步了，我們經已大功告成。」

雞冠使者看着他，恍然道：「原來你便是那個委託我行事的霧中神秘人。」

蘇皇伯道：「到了此刻，我也不怕老實承認。不錯，我一直都是那幕後的主使者，我安排自己也身為被邀請者之一，是一種故弄玄虛的手法。」

雞冠使者道：「但黃白明明看見你和那神秘霧中人對話。」

蘇皇伯眼中閃動光芒：「他果然告訴了別人，當時我早料到他會伏在屋頂窺探，所以故佈疑局，實際霧裏根本沒有人。」

「但兩把聲音怎樣解釋？」

蘇皇伯笑道：「這是我的秘密，我早年到過吐蕃，學懂當地的奇技——腹語。」

「腹語？」

「不錯。便是用腹部的肌肉控制腹腔內的空氣，運用丹田氣推動發聲，可以發出另一把聲音。」

雞冠使者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你竟懂得這種把戲！」

蘇皇伯道：「沒有人想到我懂腹語，所以黃白從來沒有懷疑我，他沒有，皇甫丹青也便沒有。」

雞冠使者道：「但是你還是在『蘇記大號』裏說漏了嘴，一時忘形，自己說出霧裏可能無人的眞相。」

蘇皇伯看了看他，不禁流露出讚賞之意：「你果然看出來了。那次的確是我的疏忽。幸好皇甫丹青不在那

裏。」

雞冠使者轉而盯向茅青青：「她便是你的同黨？」

蘇皇伯一把擁住茅青青，笑得很開心：「同黨，也是情人。」

蘇皇伯今年已是五十有六，茅青青則還是二十出頭的少女。

是甚麼促成這種結合？

除了對權力與財富的欲望，雞冠使者想不出別的答案。

蘇皇伯笑道：「她在整個佈局中，是最重要的棋子。沒有她的美人計，皇甫丹青不會昏頭昏腦，整件事也不會這麼快便成功。」

雞冠使者看着地上的死傷者，嘖嘖地道：「你不惜犧牲連家兄弟、顧一楓以至與你同甘共苦十多年的黃白，能一舉收拾郭子青與皇甫丹青，的確不簡單。」

蘇皇伯道：「你知道我已殺了黃白，也不簡單。」

雞冠使者道：「但皇甫丹青還是沒有死。」

蘇皇伯道：「他現在的樣子，跟死了有甚麼分別？」

他輕蔑的語聲響起，「現在一個三歲童子也能殺他。」

「說得是。」雞冠使者點點頭，然後緩緩向蘇皇伯伸出了手。

蘇皇伯目光一落：「哦？」

雞冠使者道：「你答應我的報酬，現在你委託的人除了我，已沒有一個生還，我是最配得到應得的報酬的。」

蘇皇伯笑面迎人：「應該！應該！若沒有雞冠兄，那能如此順利牽制皇甫丹青？」

他一面說一面從懷中取出一卷經書。上面字跡似龍飛鳳舞的寫着三個大字——「易筋經」！

雞冠使者一把接過，迅速翻動，一張臉登時變了。

或者說，他的眼神變了，因爲他依然金布幪面，十分神秘。

全卷經書，除了封面三個大字，內裏竟全無內容，只是一卷由白紙釘成的册子。

雞冠使者盛怒，一把將「書」擲了下地，氣呼呼地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蘇皇伯狂笑，笑的形態倒有三分像皇甫丹青。

在旁的茅青青悠悠地道：「意思十分簡單。那就是我們根本便沒有甚麼《易筋經》。」

「甚麼？你竟騙我？」

蘇皇伯淡淡地道：「我騙人只是家常便飯。」

雞冠使者恨得牙癢癢的，雙手的拳頭經已握緊。

蘇皇伯眯起眼向着他，得意地道：「如果我是你，便一定不會動氣，也不去運功，因爲塗在剛才那本經書上的毒，在你動怒運氣間，只需一盞茶時分，便可取你性命！」



「書上果然有毒！」

「雞冠使者，從我委託你那一刻起，我早已想到對付你的法子。你武功之高，是可比美郭子青，我蘇皇伯既要獨霸武林，不除去你又怎可安枕？」

「你……」

蘇皇伯看着雞冠使者憤怒的雙眼，益發得意，益發狂笑起來。

雞冠使者咬牙切齒道：「我從來未見過一個像你這樣奸險和狠毒的人，我眞的悔恨！」

蘇皇伯道：「問題是你悔恨也沒有用。」

雞冠使者道：「你知道我悔恨甚麼嗎？」

蘇皇伯道：「悔恨給我利用，悔恨剛才急於翻經書，以至那劇毒已從指縫間滲進你的身體？」

雞冠使者忽然改變了語調，顯得無比平靜、也無比唏噓。

「錯了。我只悔恨自己過於託大，才讓你有機會多殺兩個人。」

蘇皇伯皺眉道：「多殺兩個人？」

雞冠使者道：「慕容嬌和黃白，他們本不該死的，該死的是你們！」

他此時忽然好像變了另一人，絲毫不似已中劇毒的樣子。

蘇皇伯看了看茅青青，茅青青道：「不可能的，那是西域『五毒童子』秘製的毒葯，他剛才已明明中了毒。」

雞冠使者道：「你們剛才說了你們的秘密，使我明白仇恨與野心是怎樣的可怕，可以利用多少人爲你清除皇甫丹青，踏上武林稱霸道路的犧牲品。其實我也有一些秘密，現在或許是揭出來的時候了。」

蘇皇伯、茅青青不約而同，齊聲問：「甚麼秘密？」

雞冠使者道：「我來之前，便想到你們一定會用毒，所以我是有備而來的。」

他一面說着，一面搓手，一刻間，一雙精製的透明魚皮手套，才滑脫出來。

他緩緩地道：「我的手沒有直接觸到經書，當然沒有中毒。」

「甚麼？」蘇皇伯、茅青青這一驚非同小可。

但雞冠使者還有更驚人的秘密。

「我之能料到你們對我不利，當然因爲早已猜到你便是那幕後主謀人。」

蘇皇伯道：「就從『蘇記大號』那時起？」

雞冠使者道：「對，那只怪你未免疏忽大意了點。這種疏忽大意，也註定你所有圖謀計算，必定落空。」

「落空？」

「不錯。」

聲音並非發自雞冠使者，而是本已死在地上的郭子青，他一骨碌而起，身上的傷明顯全部是假的。

「蘇皇伯，你未免太過得意忘形了，竟然看不出我這個皇甫丹青是假的。」

滿身血污、奄奄一息的「皇甫丹青」也站起來了。她身形稍爲矮小，不是安黛假扮還有誰？

那麼，眞正的皇甫丹青去了那裏？

雞冠使者終於說出了那最後的秘密。

「蘇皇伯，你一開始便找錯了人。黃白是你故意拖下水，利用你們新投望月山莊的情況而掩護行事。你自己本人則當反奸細，可惜你畢竟錯找了我。」

蘇皇伯臉上已露出恐懼之色。

「你……究竟是誰？」

雞冠使者緩緩揭開了面罩。「折劍房」內燈光映照得清楚，罩上那滑稽雞冠的赫然便是皇甫丹青！「天下第一狂」皇甫丹青！

＊　＊　＊

一切事都有結束，即使是暫時的。

皇甫丹青與安黛一人一騎，正望着不停遠去的郭子青背影，不無唏噓。

慕容嬌之死，對郭子青來說，只有暫別中原，折回嶺南，才或可稍減傷痛。

皇甫丹青看着安黛，輕輕地道：「蘇皇伯如此作孽，江湖上還有多少這樣的人呢？」

安黛道：「很多，一定還有很多，所以你一定不要死，在你有生之年，盡量粉碎他們害人的陰謀。」

皇甫丹青道：「我以雞冠使者的身份，一向所作的不正是這些嗎？『崆峒三英』恃強凌弱，殺戮百姓，我一來可以奪取《五羊秘本》賺得報酬，三來除去江湖三害，何樂而不爲？」

安黛嫣然一笑道：「公子知道經營望月山莊經費不菲，所以集賺錢與除害於一舉，你不明言，小婢以前又怎會想到？」

皇甫丹青看着她，似笑非笑地道：「其實這次我能逃過大劫，也須多謝你這『小婢』呢！」

安黛窘了窘，紅暈上臉：「又怎會呢？」

皇甫丹青道：「如果不是早有了你，說不定我眞的會被那茅青青迷倒了，失去理智，一敗塗地。」

安黛聽見這話，臉益發紅了，只低着頭，不敢說話。

皇甫丹青輕叱一聲，坐騎已勒轉而回。手揚處，安黛一騎的轡繩也給他一帶，隨向望月山莊疾奔而去。

這一刻的他，又那有絲毫狂態？



（全文完）



江湖恩怨錄／高峯・文　可飛・圖

無名老人

親雪父仇祭亡靈　謹尊嚴命嫁玉郎

凜冽的北風帶來了一場大雪，頓時把北國裝扮成滿眼瓊瑤，茫茫無涯，變成了一片白色的世界。

一位退休的大官員江一宏，這是他退休故居的第三個冬天，但他仍然保持着他過去做官在任時的一貫作風——早起習慣。天一微白他就早起出室，見雪飄冰封，景物幽麗，欣賞雪景的興趣油然而生，於是，便信步離家走出村外。每走一步，雪地上便留下一個脚印。

突然間，雪地冷風中飄來一陣斷斷續續的痛苦呻吟之聲，並夾雜着怒憤的感嘆，聲音雖然微弱，但却是嫣嫣不絕。

這時，江一宏感到有點奇怪，便怔在雪地中，凝神靜靜的站在那裡，分辨傳出聲音的方向，然後皺皺眉頭，向一座破廟走去。

那座小得僅可容人的廟，供奉着一對久絕香火的土地公婆，香案上蛛網盤繞積塵盈寸，斷簷殘垣敗瓦，滿地皆是。

廟裡躺着一個滿身血污的老人，從頭到脚負傷十餘處，血漬在他身上凝成一片片紫塊，雙目緊閉，不時發出一陣微弱的呻吟之聲，看樣子只餘下嚥氣的份兒了。

江一宏看到，不由打了一個冷戰，於是，便慌忙蹲下身去，伸手摸摸那老人的前胸，發覺心臟還在跳動，立即飛跑回村中，叫來兩個長工，帶着軟榻，希望能夠將這位老人的性命挽救回來。

當江一宏與兩個長工趕回小廟的時候，這老人已奄奄一息，連呻吟的聲音也沒有了，這時江一宏急忙着兩個長工把老人抬回家中，悉心爲他調理，但是，那老人受傷太重，仍然沒法好轉起來。

江一宏整個上午呆呆的坐在那老人臥榻旁邊的一張太師椅上，凝思出神，室中燒着一盆炭，暖暖的毫無寒氣，那老人身上的血水凝結着的冰塊，都換了白色的紗布，忽然那老人睜開那緊閉的雙眼，江一宏很快的站起身來，低聲向他問道：「你現在怎樣？」

那老人臉上浮現出一個淒然的微笑，混和着痛苦、感激，對江一宏道：「謝謝你一番好意，不過，我自己是知道的，我沒有希望了，你雖有靈丹妙藥，也難使我活過今天。」

江一宏嘆了一口氣道：「你是那裡人氏？是不是遇上了賊人？可是，我們這裡一向都是很平靜的，這幾年來，並沒有發生過甚麼事，爲甚麼今天却會……」

那老人苦笑一下，答道：「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追到這裡來的，這不是一般搶劫的案子，請你不要去報官，否則，會使你招致極悲慘的後果，以後自然有人會爲我報仇，不過……我死了後，你必須把我裝進一個很好的

棺材裡，最少要五年中不要讓蟲蟻毀壞了我的屍體，還有，我身上所有的東西，那怕是一寸破布，亦必須和我一起埋葬，這些事你必須做到，不然，你一樣會遭到悲慘的命運和不堪設想的後果。」

那老人說到這裡，忽然走進一個十三四歲的孩童，生得異常俊秀，尤其是那雙又大又圓的大眼睛，黑白分明，透着超人的智慧，那老人嚥下沒有說完的話，指着那孩子問道：「這孩子是甚麼人？」

這時，江一宏聽了那老人一席話之後，知道他並不是一個平常的人，所說的話亦決不是故作驚人之語，這時，見他問到自己的孩子，只得答道：「這是小兒，他叫玉峯……」

那受傷老人不待江一宏說完，便掙扎起來，對那小孩點頭道：「小娃兒，你過來，我有一件東西送給你。」

江玉峯幼年隨父宦海升遷，走過了很多地方，人既聰明，又具膽色，見老人喚他，隨即走近床邊，恭恭敬敬的向那老人施了一禮，道：「老伯伯，你有甚麼吩咐？」

這時，老人忍耐着右手臂的傷痛，從懷中取出一塊玉珮來，送到江玉峯面前，說道：「孩子，好好的戴起來，將來他自然會找你……」說到這裡，一陣急喘，不住的連聲咳嗽。江一宏看着那塊玉珮，色凝羊脂，雕刻着精緻的花紋，知是名貴寶玉，不由吃了一驚，道：「這怎麼可以呢？」

那老人搖搖頭，斂去笑容，道：「我老頭子一生做事，說了就算，從來沒有人敢違背我的話，這東西又不是我偷來的，他爲甚麼不能收下？」這幾句話，簡直是蠻不講理。

江一宏皺皺眉頭道：「玉兒，那麼你就收下吧，謝謝伯伯的恩賜。」

江玉峯此刻才敢伸手接過那老人相贈的玉珮，又對那老人深深的一揖，老人臉上又浮現着一絲微笑，對江一宏道：「剛才我所說的話，希望你都聽到。」

江一宏點點頭，於是，那受傷老人帶着一份痛苦的微笑，全身一陣抽搐，隨即斷氣。

江一宏果然依照那老人的吩咐去做，將那老人和其他的物品葬在一起。用上好的棺材葬在離莊前西邊一棵白楊樹下，那老人身上究竟還有甚麼東西，江一宏也沒有檢查過，自然也不知道，他又替老人立了一個碑，因爲不知道老人的姓名，只好在上面寫：「無名老人之墓」。他想，此後如果有老人的家屬找來，就讓他們把老人的屍體運返故鄉。

可是，一年、二年、三年的過去了。老人的死，就像是消失了的雲烟，除了偶然看到老人送給玉峯的玉珮，還能追憶起那件事之外，白楊樹下那片埋葬老人地方的野草也快要掩蓋住那石碑了。

第四年，江玉峯已是十八歲了，三年多來，他雖然每天佩戴着老人送給他的那塊玉珮，始終却沒有詳細的觀看過一次。

這天夜裡，他一個人在書房裡溫習功課，無意中摸到胸前佩戴着的那塊玉珮，拿在手中在燈下把玩。

初看只不過覺得那塊玉珮是一塊美玉做成的裝飾品，上面刻着精緻的花紋，可是細心觀看之後，立時收攝心神，在燈光照映之下，變成翠綠的顏色，隱約顯出起伏的山水，翠綠色花紋給燈光照射後，愈來愈明顯，漸漸的令室中都變了一片碧光，玉珮上的景物也逐漸擴大，那是一座矗立的山峯上，倒垂着一條瀑布，在峯尾後成了一片湖波，湖水中浮沉着一個秀麗的少女，微翹嘴角，笑得百花怒放。看得江玉峯眼花撩亂，他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啊，這一定是天宮中的瑤池，這女子一定是偷吃了后羿的靈藥升入月宮中的嫦娥了。」

他正在心馳神往的當兒，突覺涼風襲面，吹得桌上燭光搖擺不定，定神細看，不由驚得連連後退幾步，只見書桌面前站着兩個穿黑衣的大漢，手中握住明晃晃的單刀，四隻眼睛像電一樣，閃着忿怒的目光，左面那個大漢用手指住江玉峯手中的玉珮道：「你從那裡得來這塊玉珮？希望你能坦白的說出來，如有一句謊言，立刻把你腰斬兩段！」手中單刀在江玉峯面前一晃，立時有一股寒風吹來。

江玉峯本來心中害怕極了，但是聽了那大漢的話後，反而變得鎮靜起來，他知道那老人所賜的玉珮，和這兩個大漢必有深切關係。突然他耳邊響起了三年前那老人送給他那塊玉珮時的遺言道：「孩子，好好的收藏起來，將來他們會來找你……」這個他們是誰？是否就是眼前這兩個握刀黑衣大漢？

那兩個大漢忽然變得溫和了些，站在靠近江玉峯的那一個大漢把單刀還入背上的刀鞘內，笑道：「小兄弟，不用害怕，這塊玉珮也許是你無意中拾來的，這玉珮雖是一件稀世的寶玉，但我們主要的目的是查訪那寶玉的主人，只要你能將詳細情形告訴我們，我們自然不會加害於你。如果你是說謊話，就是現在把我們蒙騙過去，可是日後我們也會查明事情的經過，到時不但你自身要受到極殘酷的懲罰，就是你的家人，恐怕也要被你連累得濺血慘死。」

說到「慘死」二字，大漢眼中突地射出二道奇光，猶如冷電中挾着利器，直刺入江玉峯心中，可是，那眼光一刹那間又完全消失了，代而起之的是渴望和期待。

江玉峯知道目前自己的生死，完全操在這兩個大漢一念之間，他猜想這二人不是小說中寫的俠客，便是汪

洋大盜，一定有其過人的本領，殺一個人，在他們眼中就像是踩死一隻螞蟻。老人的死與自己沒有關係，自然不需要欺騙人家，於是，便立即點頭道：「好吧，我告訴你們，我得到這塊玉珮的經過。那是三年前的冬季，我父親在一個下雪天的早晨，救回一個滿身鮮血的老人，他身上到處都有傷痕，我父親雖然請了許多大夫替他治療，但仍無法挽回他的性命，經過了大半天時間，他終於死了。這塊玉珮就是他老人家臨死前送給我的。」

那兩個大漢眼中忽地滾下了黃豆大的淚珠來，同時伸出左手，跪下一隻右腿，左手橫在胸前，像是祈禱一樣，過了半晌，又站起身來，同聲問道：「那老人的屍體呢？」

江玉峯答道：「老人死前告訴我父親，用一口好棺材把他所有的東西和屍體埋在一起。」

右邊的大漢又問道：「那老人的屍體埋在甚麼地方？你知道嗎？」

江玉峯答道：「埋在我們莊前西邊的白楊樹下，我父親還代他立了一個石碑，碑上寫着：『無名老人之墓』，我們希望他的家人將來能把他的屍體運回故鄉。」

這時，那二個大漢俱點點頭，左面一個又問道：「那老人送那塊玉珮給你的時候，曾對你說過甚麼話？」

這時，江玉峯沉吟了一會，指着那玉珮道：「他要我好好的收藏，說以後他自然會來找我的，這個他是誰我根本不知道，如果你是那老人的家人，這塊玉珮自然也該還給你們……」

江玉峯的話還未說完，猛地又是一陣勁風，從窗口飛進來一個勁裝黑衣少年，那少年背插長劍，長相英偉，和兩個大漢迥然不同，他落在江玉峯面前，道：「那麼你是不願意保存這塊玉珮，我以千兩黃金、十顆明珠收購如何？」

這時，那兩個大漢的臉上都浮現出莊嚴不忿的神色，四隻眼睛盯住江玉峯，看他怎樣回答。

江玉峯看此情形，知道這三個人都非老人的家人，最低限度，他們都沒有權利繼承這塊玉珮的，他覺得事有蹺蹊，此時，他的恐懼心消失了，再看那兩個大漢面有不忿之色，似非對已，那黑衣少年的兩眼不停的望着他，又望着那玉珮，神情貪婪中帶着焦急，江玉峯壯着膽子道：「這塊玉珮是老人死前說明送給我的，除非他是老人的兒子或家人，我可以送還給他之外，即使更多的黃金珠寶，我也不能出賣。」

聽了這幾句話，那個黑衣少年臉上完全變成慘白色，失望的望着那玉珮，目定口呆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左邊那大漢溫和的對江玉峯道：「今晚的事情，不要告訴別人，最好連你父親也不要說，好好的收藏那塊玉珮，他是會來找你的。」說罷，又拉拉那黑衣少年的衣袖，道：「十二郎，你要幹甚麼，走吧！」

這時，那黑衣少年無精打彩的和那兩個大漢退出了江玉峯的書房。

江玉峯果然依照那兩個大漢的吩咐，連父母也沒有告訴，只是對那塊玉珮更加重視了。除了它本身的價值之外，另外還牽涉到一個人，只是這個人是誰？和這玉珮有甚麼關係？他却想不透，每天夜裡他都在燈下把玩玉珮，期待奇蹟出現。

到了六個月後的一天晚上，在二更左右，江玉峯還在對着那玉珮發呆，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搖搖頭，正想收拾起來，返回床上休息，突然一陣幽香隨風送來，回頭一望，書房後壁的一道窗戶，不知何時已被打開，一個絕世無倫的少女站在他身後三四尺的地方，不住望着他微笑，一身白衣，秀髮披肩，艷光照人，江玉峯被那白衣少女的美麗震懾了全部心神，說不出一句話來。

倒是那少女相當大方，蓮步姍姍的走到江玉峯面前，笑道：「你是不是怕我？要不是的話，為甚麼不說話？」

這時，江玉峯搖搖頭，答道：「我不是怕，我是在想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你。」

那少女微微的點點頭道：「不錯，你是見過我的，不過，那不是我的人，而是玉珮上雕刻我小時的圖像。」

少女說罷，笑容突斂，粉面立時哀愁起來，兩隻圓圓的大眼中，也蘊含着兩泡淚水，她慢慢的伸出手來，在江玉峯手中取過那塊玉珮，另一隻手握住江玉峯的左手，把玉珮戴在江玉峯的胸前，笑道：「從現在起我就是你的妻子，這是我父親的遺命。」

書室內一支紅燭高燒，被窗外透進來的冷風，吹得燭影搖曳不定，那少女拉着江玉峯在椅上坐下，自己回身去關窗門，也搬來一張椅子，坐在江玉峯面前，鄭重的道：「我父親死前送給你那塊玉珮，這是我們黃山派的掌門信物，只要你持着那塊玉珮，我們黃山派的人都得接受你的命令，玉珮上的山水景物，是我父親生前所居的地方，那游戲水中的女孩子，是我幼時的頑皮相，十年前，我父親請來一個名雕匠，費了兩年工夫，才刻在玉珮上。我父親有十二個弟子，他們都對我很好……」說到這兒，微微一頓，看江玉峯瞪大兩眼，滿面焦急神色，知道這位出身宦門的世家弟子，已然心動，不由微帶羞意，淡淡一笑道：「我父親看透了他們的心事，知道他們都喜歡我，遂借一年一度黃山派的大聚會，當衆出示玉珮，宣佈不分派內派外，將來玉珮落在誰人手上，誰就是他的女婿，並聲明只憑緣遇，不准強奪。這塊玉珮經過那次聚會之後，又變成了我一生命運的枷鎖，當時，雖不願意，但我父親一向是言出必行，從不悔改，他曾在大聚會上宣佈

，無疑是成了定局，我吵了數天數夜，並曾數度尋短見，父親被我氣得老淚縱橫。到最後，仍是無法挽回，就這樣我的終身幸福便與這塊玉珮結連在一起了。不過，我想得到玉珮的人，可能是我師兄中十二人之一，但是做夢也想不到這塊玉珮竟會落到你手中。」

少女一口氣說出了玉珮的來歷，江玉峯只聽得又驚又喜，面對着玉人，嬌艷如花，確是塵世中的絕代尤物，不由得心中一陣迷糊，囁嚅着道：「姊姊嬌艷如天人，又有一身本領，我想姊姊一定是小說中記載的紅線女或者是甚麼聶隱娘的這一流人物。我江玉峯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怎能配戴得起這玉珮，我願意把這塊玉珮交還姊姊。」

白衣少女給江玉峯一陣的恭維，心中很是高興，臉上不斷露出嬌笑，秀目深視，脈脈含情，微微一搖頭，答道：「我父親一生從來沒有一句話說了不算，這是他最後的遺命，我做女兒的怎敢違抗？再說他老人家選中的人決不會錯的，我也……」她不說下去了，兩頰飛起一片紅暈，慢慢的站起身來，走到窗邊，回頭招招手，江玉峯便乖乖的走到她身旁來。

白衣少女右手打開一扇窗子，望望窗外滿天繁星，說道：「父親在天之靈，女兒決定遵照你老人家遺命，委身相侍你選中的女婿。」隨着這數句話，大眼睛裡滾下兩行淚水。

江玉峯看她一臉憂傷的神色，不覺輕輕的問道：「姊姊，你不要傷心了……」

話未說完，白衣少女倏地回頭望着江玉峯，問道：「你怕不怕死？」

當時，江玉峯被問得一怔，但隨口答道：「能和姊姊在一起，甚麼都不怕。」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點頭道：「那很好，殺死我父親的仇人，已被我查到，約定七天後的三更時份，在我父親墓前決一死戰，我們黃山派的重要份子都要參加這一場慘烈的搏鬥。仇人是關外黑道的領袖，名叫銀戟太保，武功很好，並且帶來很多部下，也許我會在這場決戰中被對方殺死，這樣自然不能遵守他老人家遺命，若是我們僥倖得勝，你是他選中的女婿，必需手捧仇人的首級，奠祭岳父亡靈，事過之後，我才能和你成親，盡我作人媳、妻子的本份，如果你不怕，七天後和我一起去參加這搏鬥，如果你害怕，便把這玉珮還給我吧，從此永不相見。這些事你再仔細想一想才答應，不要到時後悔，因為你和我一起去，如果我們打敗，恐怕銀戟太保也不會讓你活着離開的。」

江玉峯這時兩眉一挑，毅然答道：「奠祭岳父亡靈，是我應盡的本份，縱使刀山油鍋，我也不怕，何況還有姊姊和我在一起。」

白衣少女點頭微笑，望着江玉峯輕聲問道：「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今年幾歲？」

江玉峯道：「我叫江玉峯，今年十八歲，姊姊，你芳名可否告知？」

那白衣少女把櫻唇靠近江玉峯耳邊，說道：「我叫谷翠翠，比你大兩歲，玉弟弟，等着，七天後我派人來接你，不要把今天晚上的事情告訴你爹娘，免得他們為你擔憂。」說罷，立即躍身窗外，江玉峯連忙把頭伸出，四下探望，可是那有谷翠翠的影子？

七天後的晚上，月黑風高，江玉峯滿懷異樣的心情，不住在書房內徘徊，他說不出是喜是怕，一顆心就要跳出口腔來，大約在二更時份，後窗突然打開，一陣急風過處，書案上的燈火顯而復明，兩個青衣侍婢垂手侍立在江玉峯身側，上首一個含笑問道：「你是否江相公？」

江玉峯點點頭，還未來得及說話，下首一個婢女已搶先道：「現在時候已經不早，小姐在恭候大駕，請江相公立即起程吧！」

江玉峯於是迷迷糊糊的站起身來，被那兩個青衣侍婢扶持着飛身上屋脊，外面早就備好三匹馬。

二侍婢扶了江玉峯上馬，一前一後的護着江玉峯急馳而去。

無名老人的墳墓，距離江家莊不過里許路程，不消一刻工夫已然到達，江玉峯下了馬，被二侍婢帶着，走到那老人墳墓前，只見盈尺野草中孤立着一座青塚，兩旁雁翅般分列四十名高矮不一的勁裝大漢，青塚前面另有四個大漢高舉着四盞氣死風燈。

谷翠翠仍是全身白衣，對青塚肅然卓立，身後站着十二個全身黑色勁裝、背插兵刃的武士。江玉峯隱約的認出，半年前到自己書房的二個大漢和那黑衣少年也在其中，另一個長衫布履的老者，全是面含怒色，眼含淚水。

谷翠翠回頭對江玉峯微一頷首，兩個侍婢立時把江玉峯推到谷翠翠身側站立。

長衫老者從右邊隊中一個中年大漢手裡接過一束燃燒着的檀香交給谷翠翠，谷翠翠接過香枝，便盈盈跪在墓前，江玉峯四望，見別人都跪在地上，自己不由自主的隨着跪了下來。耳聽谷翠翠沉痛的聲音對青塚祝告道：「爹爹陰靈歸來，看女兒手刃仇人！」

谷翠翠一語方畢，夜風傳來兩聲淒厲的長嘯，她起身回頭一望，柳眉一挑，嬌聲叱喝道：「那銀戟太保來了，今晚萬望各位盡力殺敵，替掌門人洗雪血債深仇！」

衆人齊聲躬身道：「姑娘請放心，我等誓死無悔！」

谷翠翠痛苦的臉上浮現出一絲微笑，回頭對二劍婢道：「你們照顧着相公。」說罷，立即率領着長衫老者和十

二個黑衣武士，在四十多個大漢擁護之下，向西面疾行而去，江玉峯也在兩個劍婢保護之下尾隨而去。

江家莊西邊是一片亂墳墓地，野草叢生，青塚壘起，沉沉夜色中，陰風森森，江玉峯在二劍婢護衛之下，西行里許，已到達一片亂墳盡處的一個空地上，兩邊的人已經碰上了頭，對方年約六十歲，為首大漢長相兇猛，手横一銀戟，左眼已瞎，只餘一目閃動着神光，指着谷翠翠等人道：「不錯，你們掌門人確是傷在我郝某手上，我和他仇深似海，他雖然死在我手上，但我亦傷了一目。」說罷，便放聲長嘯，其聲難聽已極，有如荒野鬼嚎。

谷翠翠厲聲叱道：「你們以多欺少，又先隱身暗中，用絕毒的暗器把人打傷，才合力圍攻，你們這種卑劣行為，將為天下武林人所不恥……」

話尚未畢，銀戟太保郝倫狂笑一聲，道：「老狗既死，江湖唯我獨尊，諒你這黃毛丫頭，能有多大作為，不如下嫁我郝倫作妾，就饒你不死！」

谷翠翠聞言已氣得粉面變色，未及說話，身後的十二武士已各仗兵刃搶步飛出，齊聲說道：「姑娘無須和這般無耻小人多費唇舌，我等願打頭陣替恩師報仇！」谷翠翠一點頭，十二個人齊向銀戟太保郝倫撲去。

郝倫身後也是一陣嘩然，搶出十二個勁裝大漢，雙方一語不發，立即交上手來，剎那間，兵刃飛舞，展開一場生死血戰，十二個黑衣武士，確是勇猛絕倫，且都是含恨發招，手底下狠辣異常，盞茶工夫，郝倫手下十二名大漢已有半數負傷送命，這一來，郝倫身後的人全都紛紛出手。

谷翠翠這方面的人也都一湧而上，百多人展開一場混戰。陰風森森的亂墳旁，一時之間，血肉橫飛，慘叫不絕，只看得江玉峯心驚膽戰，渾身發抖不已。

這時，銀戟太保郝倫看見自己的手下已傷亡慘重，不由大怒，狂吼一聲，躍入戰場，銀戟出手，猶如風捲殘雲，黃山派方面的人，有四五個兵刃應聲脫手。

十二個黑衣武士捨了對手，全力圍住郝倫猛攻，但是，仍然不能佔得上風，僵戰一刻工夫，已有四五個黑衣武士的兵刃脫手，虎口也被震裂流血。

這時，長衫老者從腰間抖出一條軟鞭，長嘯一聲道：「你們退下，讓我會會這關外大盜銀戟太保，看看他有多大狠勁！」

於是，這十二個黑衣武士便應聲退下，這雙方混戰中的人都暫時停手。那長衫老者軟鞭挾風獨鬥銀戟太保，鞭舞得銳風勁吹，戟起斷草飛揚，那老者身為黃山派副掌門人，武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無奈銀戟太保造詣亦深，勁力奇猛，兩人力拚百餘回合，仍未分勝負，銀戟太保打得性起，大喝一聲，銀戟揮展一招「神龍擺尾」，向軟鞭一迎一絞，但長衫老者運足臂力一拉，軟鞭應聲而斷，銀戟太保趁勢發出一掌，長衫老者閃避不及，正中右肩，踉蹌的退了幾步，吐出一口鮮血。

銀戟太保打敗長衫老者後，凶焰更盛，黃山派的人相顧失色，猛然一聲叱喝，谷翠翠仗劍而出，直取郝倫，旁觀者都替谷翠翠捏了一把汗。

因為銀戟太保比谷翠翠高出約二尺，手中銀戟重達百斤，長約九尺，舞起來虎虎生風，捲起斷草砂石，聲勢確實駭人。

谷翠翠却是嬌小玲瓏，手中寶劍不過是二尺七寸，重量不過三斤，不要說擋架人家兵器銀戟，即使一經接觸，恐怕寶劍不脫手飛出，也要被震斷，黃山派方面的人更加緊張非常，每個人都緊握兵刃，準備隨時搶救谷翠翠。江玉峯這時因擔心谷翠翠，反而忘記了自己的安危，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去，貫注全神，看着谷翠翠在銀戟中跳來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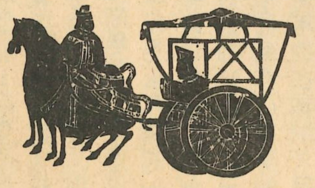
這時，圈外戰場挑起了八盞氣死風燈，谷翠翠衣袂飄風，和銀戟太保苦戰百餘回合，猛地她一聲嬌喝，手中寶劍劃出一道銀虹，人也飛起三丈高，跟着一揚手腕，只見燈光中幾十條銀線飛舞，接着就聽到銀戟太保一聲慘叫，他突然拋掉手中銀戟，雙手蒙面，大跳大叫，谷翠翠趁勢落下，手中寶劍一揮，立時把郝倫人頭割下。

谷翠翠殺了銀戟太保，拉着江玉峯的手，走向亡父的墳前，長衫老者與十二個黑衣武士及黃山派所有的人都跟在她們二人後面。

那兩個青衣侍婢早已到達老人的墓前供上祭品，翠翠與江玉峯一同跪下，拜了三拜，哭道：「爹爹，女兒已替你報仇，我從現在起，就遵照你老人家的遺命，委身江郎。」禱告完畢，回頭對長衫老者等大聲道：「谷翠翠遵照掌門遺命，以玉珮為憑，下嫁江玉峯，黃山派掌門一職，就請羅剛叔叔接任為新掌門人，家父遺體就暫安息此處，由我和江郎奠祭，現在此地事已辦完，請各位立即與新掌門人一同返回黃山吧！」

眾人見谷翠翠如此說，只得對她躬身一禮，便轉身離開了這片荒凉的墳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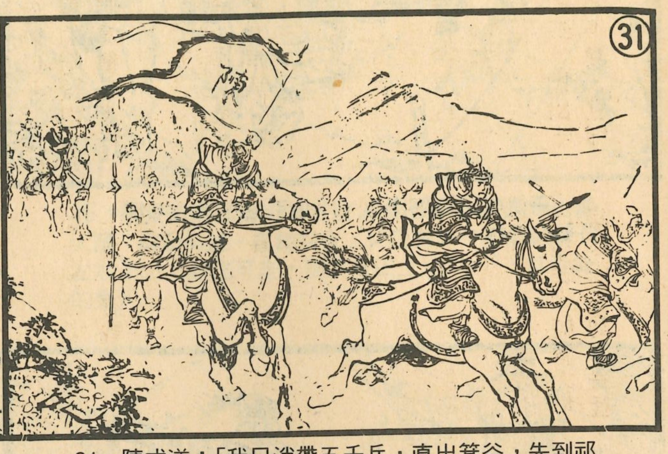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

八卦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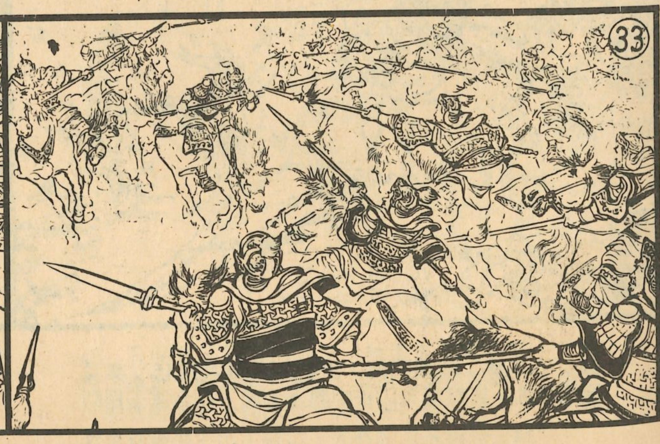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31 陳式道：「我只消帶五千兵，直出箕谷，先到祁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鄧芝再三阻擋，陳式不聽，領着五千兵去了。



32 陳式出了箕谷口，向祁山走了數里，忽聽見一聲炮響，四下裡殺來了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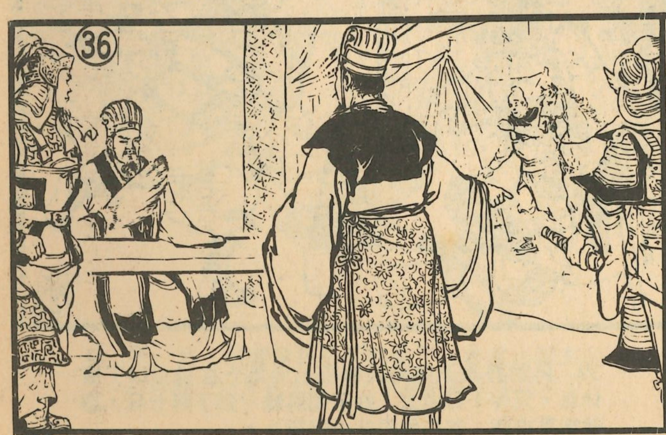
33 陳式慌忙退兵，魏軍早已截住谷口，把蜀兵圍得鐵桶一般。陳式左衝右突，不能脫身。



34 正在十分危急，忽然喊聲大震，一支軍突破谷口，衝擊魏軍。陳式見是魏延，方才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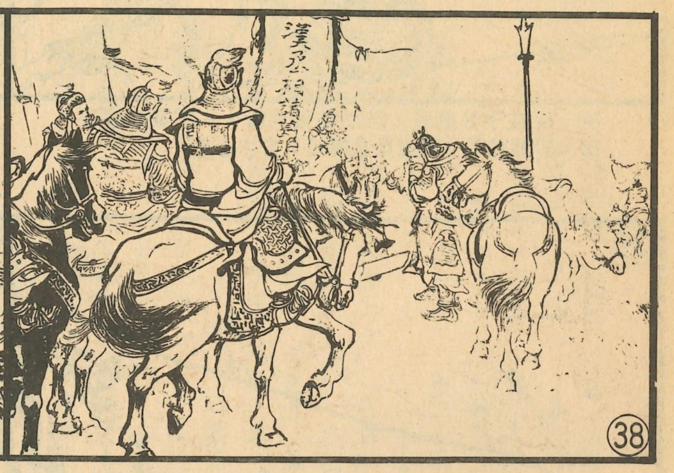
35 魏延救了陳式，回到谷中，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帶傷人馬。背後魏兵趕來，却得張嶷、杜瓊引兵接應，殺退魏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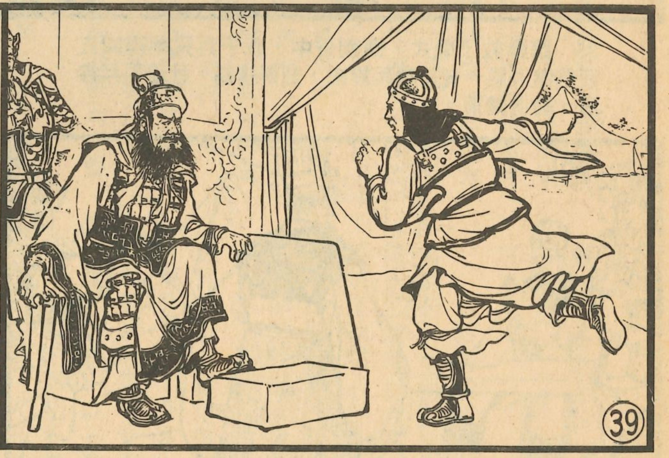
36 這時，鄧芝已回見孔明，把魏延和陳式的話說了。正說着，陳式的敗報接連傳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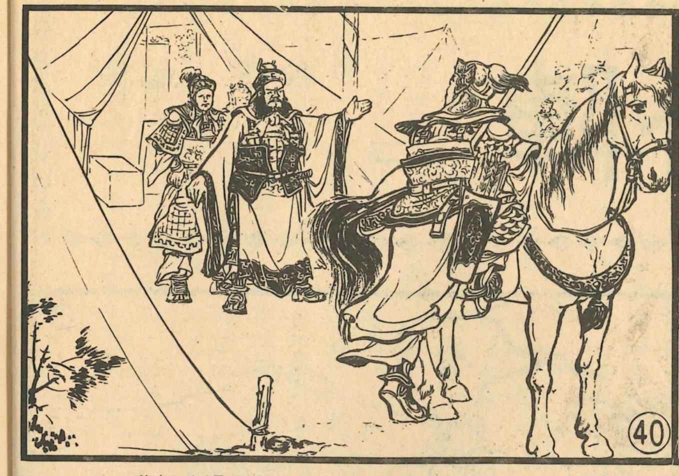
37 孔明立即叫鄧芝再去箕谷，安慰陳式，使他不致生變。並派出兩路人馬：馬岱、王平爲左路，馬忠、張翼爲右路，一律走山僻小路，晝伏夜行，到祁山會合，襲擊曹眞營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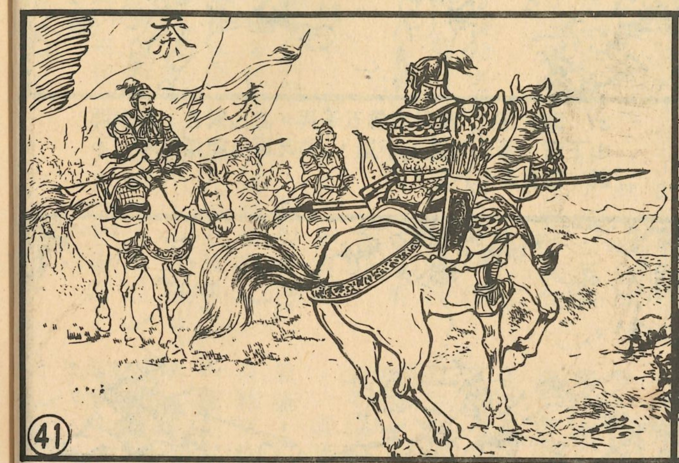
38 孔明又授給關興、廖化密計，便自引精兵出發。走到半路，又喚吳班、吳懿授了密計。叫他們引兵先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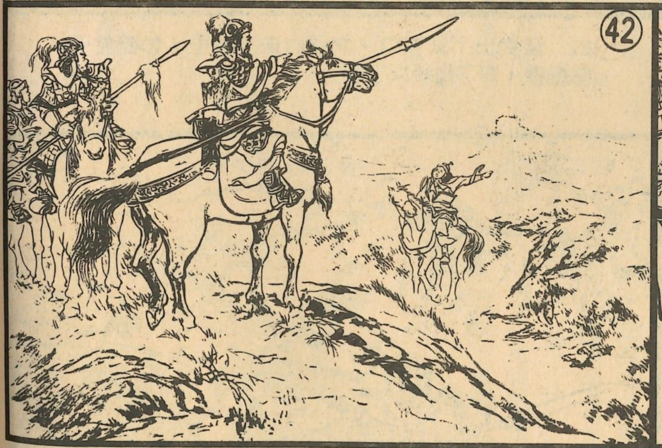
39 再說曹眞不信蜀兵會來，令軍士在斜谷口下寨休息，只等十日過去，好羞司馬懿。到了第七日，忽然哨馬來報，谷口發現些小隊蜀兵。



40 曹眞喚過副將秦良，叫他引五千兵去哨探，不許蜀兵近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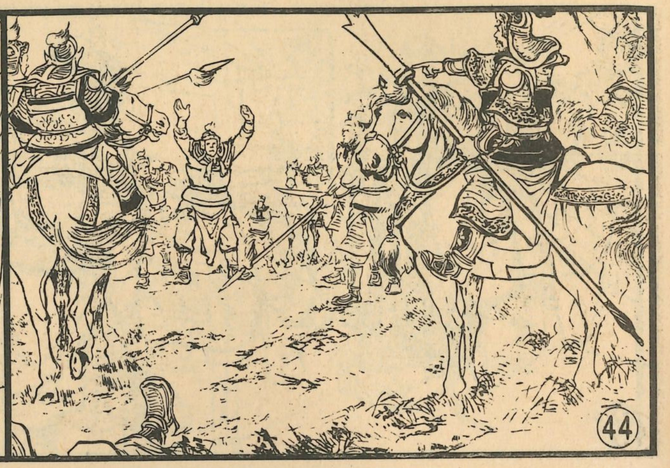
41 秦良剛到谷口，看見蜀兵退去，連忙引兵追趕，追到五六十里，不見了蜀兵，心中疑惑，令軍士下馬歇息，派哨馬再往前哨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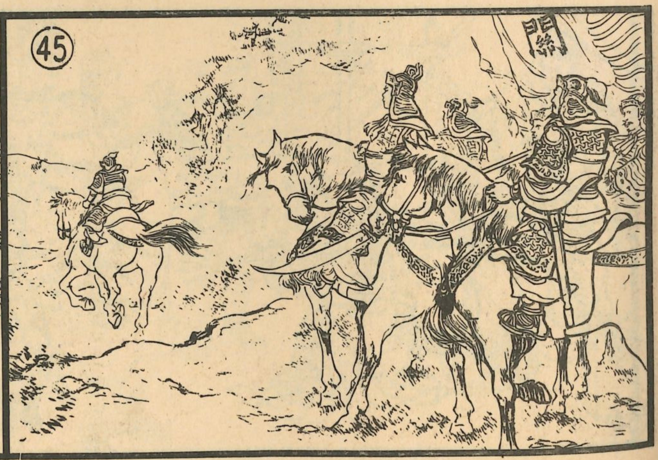
42 不一會，哨馬回報，說前面有蜀兵埋伏。秦良登高望去，果然看見山谷中塵土大起，忙令軍士提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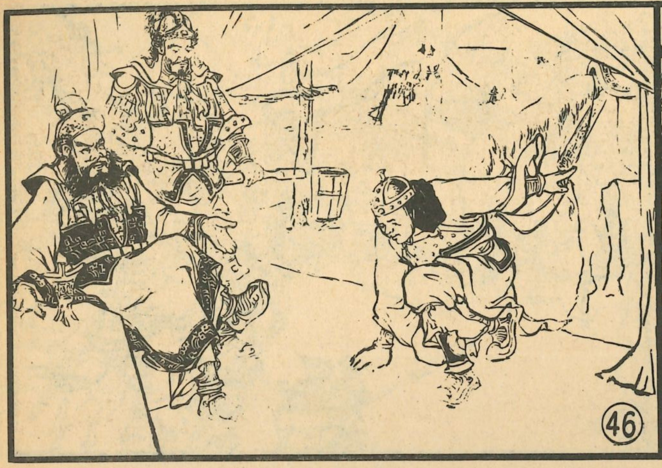
43 秦良見蜀兵勢大，正要傳令回軍，忽聽得喊聲大震，前面吳班、吳懿殺來；背後關興、廖化殺來。左右是山，無路可走。蜀兵在山上大叫：「下馬投降的免死！」



44 秦良拼命突圍，剛遇廖化，戰了數合，被廖化一刀殺了。魏兵喪了主將，紛紛下馬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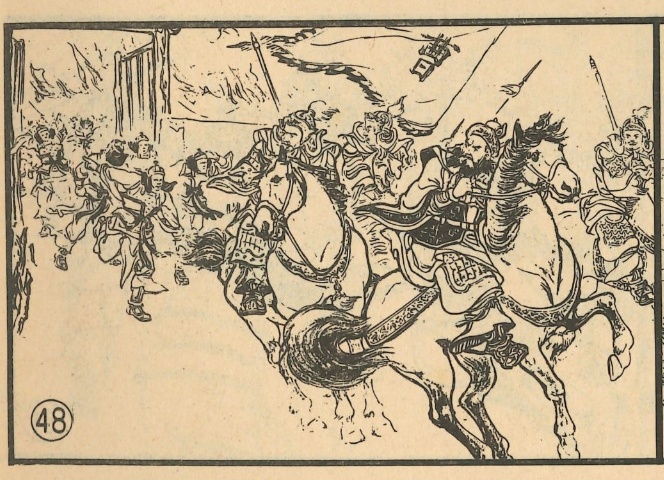
45 孔明收了降卒的衣甲，挑選五千蜀兵換上了，扮作魏軍。對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吩咐了一番話，便教帶這五千兵出發。關興等四將從斜谷大路，徑奔曹眞寨來。出了谷口，先教報馬進魏營去報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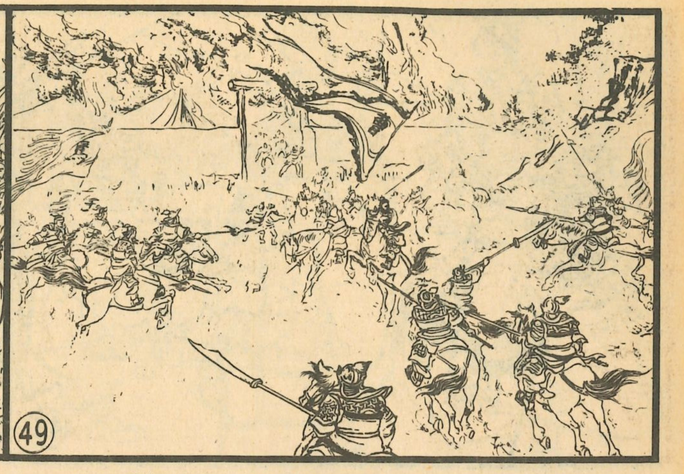
46 報馬報告曹眞，說是只有些小隊蜀兵，盡趕去了。曹眞一聽，非常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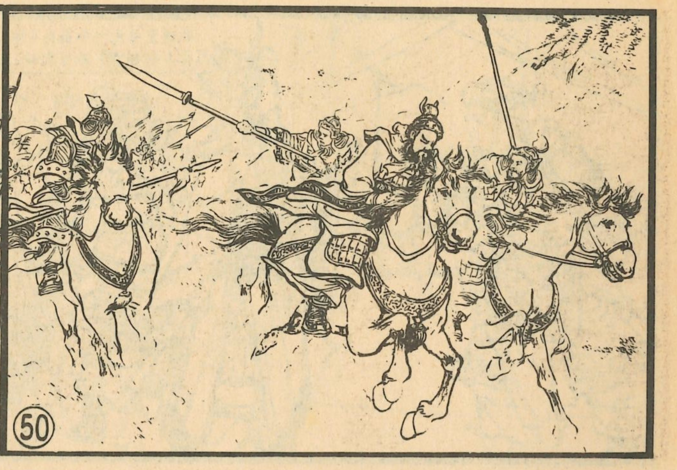
47 忽然司馬懿差他心腹人，來見曹眞，說：「聽說蜀兵用埋伏計，殺了魏兵四千餘人。司馬副都督致意將軍，要小心提防。」曹眞聽了，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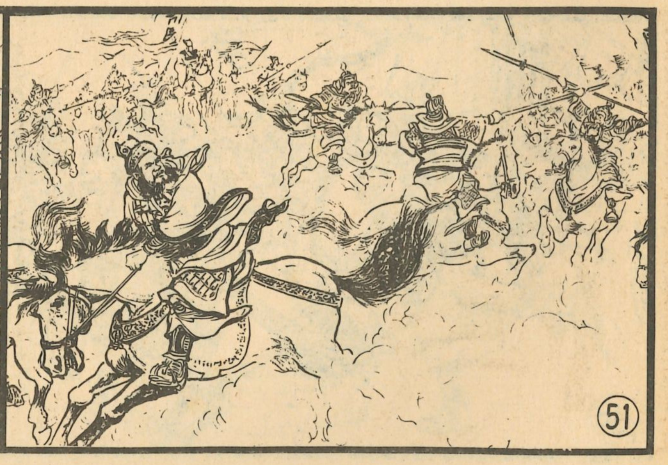
48 不一會，忽報秦良引兵回來了，曹眞出寨去迎。正在此際，只見兵士亂嚷，說寨前寨後都起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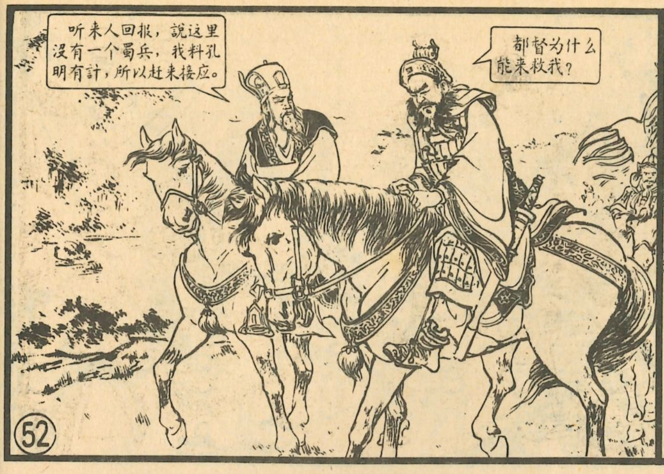
49 曹眞大驚，待要回寨，關興等四將領了假魏兵迎面殺來。馬岱、王平從左面殺來；馬忠、張翼也從右面殺到。



50 魏軍措手不及，各自逃生。衆將保曹眞望東而逃，後面蜀兵緊緊趕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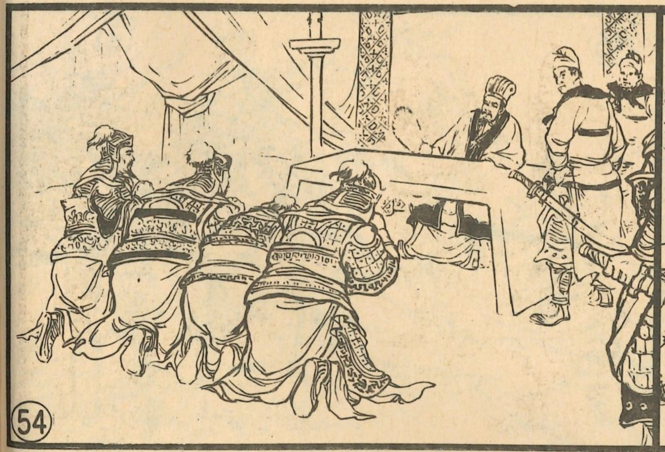
51 曹眞正在危急，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到。原來是司馬懿引兵來救。司馬懿大戰一場，殺退蜀兵，救了曹眞。



52 曹眞見了司馬懿，不禁滿面羞慚。司馬懿因蜀軍已經奪了祁山地勢，這裡守不住，決定退兵渭濱，再等機會。



53 司馬懿又安慰曹眞道：「你切莫把賭賽的事放在心上，還是以國事爲重。」曹眞更覺惶恐，竟氣出病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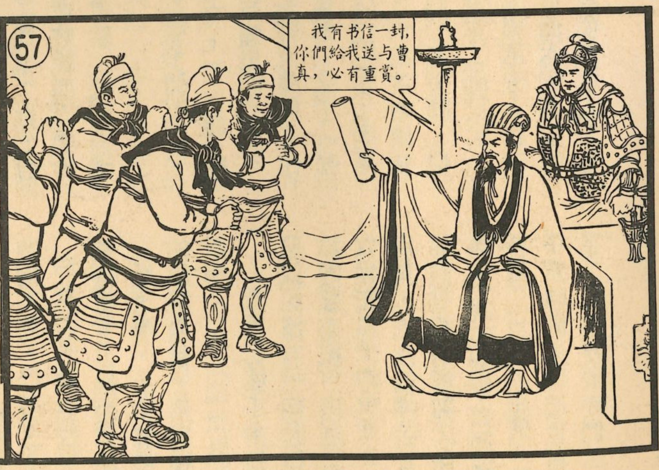
54 孔明率大軍出了祁山，安下營寨。勞軍已畢，魏延、陳式、杜瓊、張嶷入帳拜伏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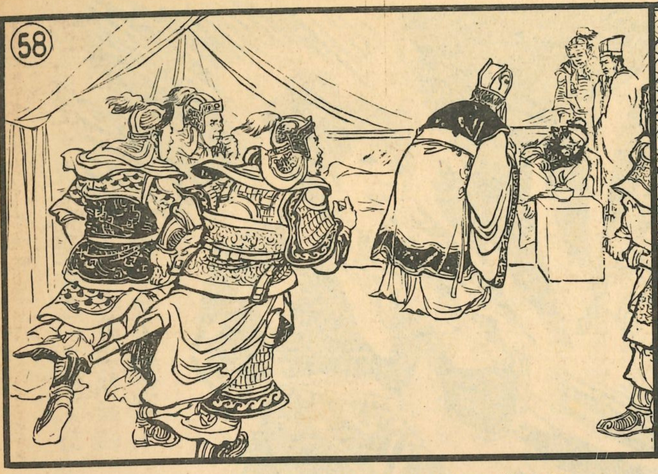
55 陳式想把罪過推在魏延身上，說是魏延教他進兵的。孔明道：「他救你，你反攀他！違了將令，還巧說甚麼！」當下命武士把陳式推出斬首。



56 孔明斬了陳式，正議進兵，細作來報，說曹眞臥病營中，正在治療。孔明大喜，對衆將道：「如果曹眞病輕，必回長安休養，現在魏兵不退，必是病重，所以留在軍中，安定人心。」



57 孔明寫了一封信，喚來幾個秦艮的降兵，問他們：「你們的父母妻子都在中原，現在放你們回去可好？」衆兵都感泣拜謝。孔明便將書信交給他們，叫他們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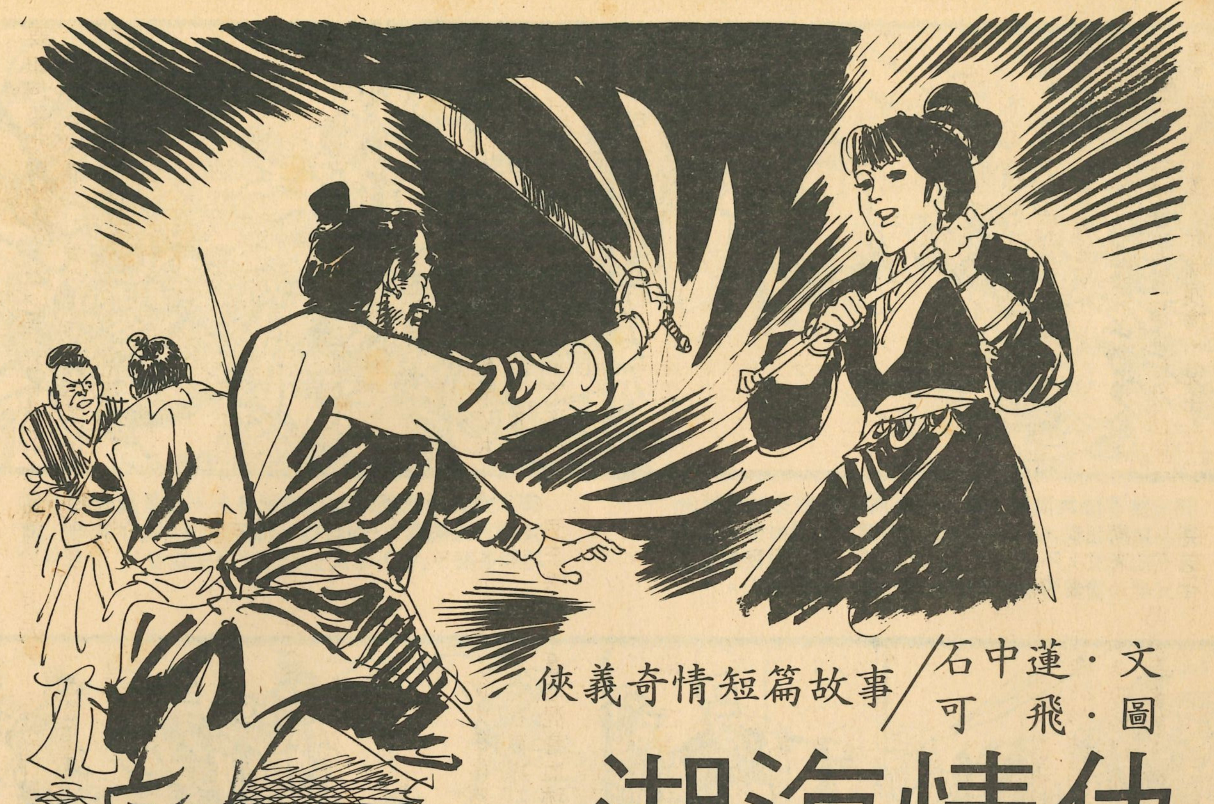
58 魏軍降兵奔回本寨，將孔明的書信交給曹眞。曹眞扶病起來，將孔明的信拆開細看。這封信，說曹眞不知天文，不識地理，損兵折將，有何面目去見關中父老。曹眞看罷，氣得大叫一聲，昏暈過去。



59 當夜，曹眞死於軍中。魏主知曹眞已死，下詔催司馬懿出戰。司馬懿帶領大軍，來到祁山，寫了戰書，派人送往蜀營去。



60 孔明看了戰書，對衆將說：「曹眞必然死了。」就批了「來日交鋒」，打發來人回去。(待續)



湖海情仇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喬裝三十載　尋得心上人

老乞婆手中那根烏黑打狗棒往右一攔，立把一班惡奴去路攔住，冷冷道：「光天白日，朗朗乾坤，居然敢在大街之上强搶良家婦女，你們這羣狗奴才，仗的甚麼人權勢？敢這等橫行不法？老身看不過眼，來打這個不平，快把這姑娘放下，否則莫怪老身手中烏籐杖，打得你們狗頭開花！」

率領這幾個惡奴的，正是這宿遷縣外紅雲莊中副總管卜勝，一見阻攔去路的老乞婆，再聽她這樣一說，不禁哈哈大笑：「這宿遷縣中，那個敢阻你卜大爺的去路，原來是妳這老乞婆，可敬，可惡！」說完，一對三角眼往大街左右一瞥，見到兩旁街上的人羣，都臉上顯現敢怒而不敢言的神色，然後笑容一斂，暴喝一聲道：「妳乞討得不耐煩，大爺乘早送妳歸西！憑妳亦配抱打不平！」語聲甫歇，飛起一脚，想把老乞婆踢飛。

「砰」的一聲，老乞婆不閃不避，這一脚正踢在她大髀之上，卜勝「咬唷」叫了出來，身形已被彈出四五尺，倒坐地上，雙手握着右脚，痛得不住亂抖，這老乞婆立在當街，受了一脚，還是紋風不動，便冷冷的道：「老身已受了你這狗頭一脚，快把這姑娘放下，不然老身也還你們一個一脚，怕你們這羣狗頭禁受不起老身一脚。」

卜勝這一脚，爲了向兩旁人羣示威，踢得極重，以爲這個六十多歲的老要飯必被踢飛，他雖仗着主人之勢，橫行霸道，却還不想弄出人命來，因此這一脚並沒有踢向要害，祇踢在老乞婆的大髀上，誰知這老乞婆枯瘦如柴的身軀，這大髀却堅硬如鐵，宛如踢在一座大鐵鼎之上，不但卜勝脚背骨踢碎，脚筋也爲反震之力震傷，才知道這老乞婆不是常人。

這羣奴才，一直跋扈慣了，狗仗人勢，一見卜勝倒坐此地，還當自己撤扭了筋，那裡會怕這個老要飯的老婆婆之言，早有二個往前走去，一揮臂想把老乞婆趕走。

老乞婆冷笑了一聲，右脚一起，這二個惡奴才手臂還未揮到她身上，人已直飛了起來，飛跌出丈餘遠，都「叭達」一聲，跌個結實，躺在地下，哼個不停，已起不了身。

另五六個惡奴，一見形勢不對，身邊帶有刀棍的都撤了下來，老乞婆一聲大喝，手中那根烏籐杖，就這樣的點點撥撥，早把幾個惡奴撥得東歪西倒。

被老乞婆手中杖點撥開和踢飛的惡奴，沒有一個起得了身，都俯伏在地哼聲不絕。這老乞婆一手扶起被惡奴拋在地上的少女，一邊笑道：「姑娘別驚，老身既伸手管了這閒事，不怕他們有甚麼權勢，保證妳們父女倆沒事！」說完對躺在四週地上幾惡奴和卜勝看了一眼，冷笑一聲道：「狗奴才，平常時候，你們也在城中作威作福夠了，現在非要你們出出醜不可，看來要如狗般爬了回去，你們平時不欺人，還會有人替你去報訊，現在誰會來管你們一班狗奴才的事？你要找老身，老身就住在城北土地祠中，離你們的紅雲莊不遠，從現在開始，老身不許你們紅雲莊的人進城，一被老身發現，也教這人如你們一樣，像打跛了的狗，爬出城去！」

這時大街兩旁，有三四個如地痞般人物，擠到前面，卜勝向他們招手，這幾個地痞般人物正想走近前去，老乞婆手中烏籐杖往地上一杖擊去，她所擊打的，是大街正中一塊青石板，立即爲她一杖打得四分五裂，有一大半石塊，打得直飛了出來，然後喝道：「誰敢替這羣狗奴才幫甚麼？試問他身子有沒有這塊青石板那麼堅硬？」

她轉過頭去，對後面站着看熱鬧的人羣扮了一個鬼臉，然後又喝道：「若爲老身知道了，老身就找他尋事，現在大街上有許許多多老少爺們看着，看見誰出手幫了這羣狗奴才，暗中通知老身一聲，這塊青石板就是他們的榜樣！」

這羣地痞一聽老乞婆所說，又看看四分五裂的青石板，便立着不敢近前，老乞婆走到了卜勝面前，烏籐杖舉起，欲向卜勝頭頂擊下之勢，嚇得卜勝連呼老奶奶饒命不止。

老乞婆喝道：「你不是奉命用三十兩銀子，向李秀才買他這位姑娘的嗎？別人不賣，你就强搶，現在人已被你們搶去了，你該付出三十兩銀子給李秀才，快把銀子拿出來，老身就饒你狗命！」

卜勝開言，慌忙從身畔的腰帶上解下了一個小包袱，遞了過去，老乞婆用杖挑了過來，解開一看，內裡不只三十兩，足有五六十兩。

老乞婆笑道：「你們這般狗奴才，倒還有人性，居然連盤川都送給李秀才！」

兩旁的人羣已有人聽出了老乞婆所說，笑出聲來。

這時有人從大街南端哭叫而來，衆人一看，正是在南城口賣字畫的那個李秀才，看他混身血跡，樣子直似瘋顛，那少女一見，立即衝上了去，父女見面，相擁而哭，老乞婆見狀，立即走上前去，把手中的小包袱交給李秀才道：「你們別哭，這包袱中有幾十兩銀子，一半是你女兒賣身錢，一半是這羣狗奴才送給你的盤川，狗奴才把你女兒搶走，老身把你女兒搶了過來，你父女倆快走吧！離開這宿遷縣城，由西門走，到皖中或別的地方去吧！這裡的事，有老身替你們擔待，希望有位好心的大爺們，幫你們去僱一輛車去！」

李秀才聽了，正想翻倒拜，老乞婆烏籐杖把他身形挑起道：「你不用相謝老身，老身受你姑娘三天茶飯相待，這一點算是報答，時間急促，你們快走吧！」

於是，李秀才攜着他的女兒，一臉感激之狀，點頭轉身奔向西門而去，老乞婆才把烏籐杖在地上一頓，指着那羣惡奴才道：「快爬，爬到北門去，老身看着你們，否則，老身一杖一個，送你們去見閻王！」

兩旁的觀衆，沒有一個不是心中大快，看着這羣惡奴才向北爬，都咧開了嘴，亦步亦趨的跟在旁邊，還有一般不懂事的孩子們，在後面叱喝，如趕狗一般，這羣惡奴，雙脚都像癱瘓一樣，汗淚交流，祇憑兩手向前爬，爬了一陣，觀熱鬧的，突然發現在後押着他們的老乞婆，不知在甚麼時候，已不見人影，沒了一個認頭的人，大家有點着慌，知道紅雲莊的强橫霸道，加上有一個惡奴業已逃了回去，因此大家都一哄而散，原本嘻笑熱鬧的場面，這時變得冷冷清清，祇剩大街兩旁的店舖中的人乾着急，希望這羣惡奴，早點爬過他們的門口。

惡奴們快爬到北門口，十幾騎人馬，已如飛趕到，來的正是紅雲莊少莊主卜超凡和他手下莊中武師等，見狀紛紛跳下馬來，卜超凡一看這等情形，青白的臉色也氣得發紫，忙命人把這羣惡奴扶上了馬去，這羣惡奴由地下扶起時，莫不殺豬般的叫喊。

卜勝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了少莊主，卜超凡一邊命莊中一武師率二莊丁騎快馬奔向西門，去追那窮儒李秀才父女，一邊則準備去土地祠找那老乞婆。

少莊主卜超凡所率領的四個武師，其中一個年老的，正在替一惡奴檢視傷勢，他看出那個惡奴混身無傷，怎麼會痛得汗淚交流，知道這惡奴穴道受制，一聽卜超凡去找老乞婆，慌忙阻止道：「少莊主，這老乞婆既自稱住在土地祠，一時怕不會走，現在先教他們回莊，醫治幾個管家傷處再說，以老朽看來，他們傷得頗不尋常。」

這老武師姓顏名百勝，是紅雲莊中八大武師之中第二位好手，除大教頭崔翊外，武功數他最高的，當年走鏢出身，見識極廣，少莊主卜超凡一聽他這等說，臉色一變，結果還是恨恨一咬牙，揮手下命先送這幾人回莊，再率人馬來，自己則帶同顏百勝和另一武師與六個莊丁，直往宿遷縣城大街中走去。

另一武師名王進，見了大街上爲老乞婆擊碎的青石板，悄聲的對顏百勝道：「顏老，這青石板足有三寸厚薄，那老乞婆手中杖即使是鐵鑄的，一下怕也擊不碎，看來非有絕高內功不可，這老乞婆決不是眞正要飯的，說不定是個武林中高手，不願顯露眞相而改扮的。」

顏百勝點點頭，這大街上有不少行人正駐足觀看，遠遠的在交頭接耳，卜超凡對二人瞥上一眼，便向南而走，走了一會，就折入東大街，揮手令莊丁退開，和顏百勝、王進，走上

了當地最著名的春華樓酒家。

這時正當午初，酒樓上已坐滿了客，店小二認得這位紅雲莊的少莊主，慌忙在沿街欄杆旁，擺設了一個座位，招呼三人落座。

酒樓上的酒客正在紛紛談論今晨北大街上之事，有認得這位少莊主的，立即噤口，不知者還在高談大論，店小二見這位少莊主面色青中發紫，知是氣極，暗中招呼幾個熟客，教他們不要招惹痲煩，原來嘈雜之聲，立即靜了許多。

少莊主卜超凡，在點下的酒菜上來後，先喝了幾杯酒，然後對顏百勝冷笑一聲道：「顏老，想紅雲莊的威名四震，在這蘇北一帶，誰不忌憚？今日在這宿遷縣中，可是剝盡了面皮，居然喪在一個老乞婆手中。」

顏百勝正想回答，不遠隔桌有人接口道：「這宿遷縣中，也眞是沒人，居然仗一個老乞婆抱打不平，豈不愧煞這一縣人？當地官府，也昏庸無能，任從這般惡霸，當街强搶民女，置之不問，尤其可耻，尊駕所說紅雲莊，不知是甚麼人的莊院，敢如此橫行不法？」這人嗓音雄偉宏亮，問時一副神情極爲正經，似不是隨口詢問，當作好奇。

卜超凡、顏百勝、王進三人一起打量這人，約莫四十左右年紀，留有短髭，五短身材，貌相看來頗爲粗魯，和他同桌的一個，也有四十上下年紀，長眉長目，貌相清瘦，唇間頷下，却是三綹長鬚，自管自在舉杯飲酒。

卜超凡正想一瞪眼叱喝，王進輕輕把他一拉，便對隔桌那人道：「這位難道不知紅雲莊威名？莊主卜大勇，乃當年淮陰兵馬總督，現已退休，這位相信是外地來的吧！」

那人聽了呵呵笑道：「怪不得當地官府不敢過問，原來是曾帶過兵的過氣大官！」他說到這裡，回頭對身旁的中年人問道：「大哥，這卜大勇是不是出身洪澤湖的『魚鱗刀』卜老魔？」

這中年人呷了一口酒，點頭道：「在卜大勇前，你當面提起卜老魔，那比刮了他一巴掌還要難堪，他好不容易掙到了這一份功名，昇了總督，在那臭官場中有點名聲，你去揭他的隱私，如何會不難堪？」

這個短髭粗魯的中年人笑容一收，瞪着眼道：「這種賣友求榮的東西，撞到我老粗面前，非叫他卜老魔不可，管他難堪不難堪？」

卜超凡面色氣得發青，但顏百勝對他一施眼色，起身對那粗魯的中年人一拱手道：「原來二位是知道紅雲莊莊主的來歷，眞料想不到，在下顏百勝，請教二位貴姓大名？」

粗魯中年人對顏百勝看了一眼，也一拱手道：「在下姓江名天保，這位是在下的大哥賀仁慶，顏朋友可是當地之人？」

顏百勝一聽，當場一怔，接着便一拱手道：「原來二位乃是大名鼎鼎的『皖西雙義』，在下久仰得很！」

這兩個正是皖西東湖「水無常」賀仁慶，西湖「笑判官」江天保，是水道上數一數二的高手，江天保一怔問道：「顏朋友怎知在下兄弟名頭？」

顏百勝道：「在下當年曾在銅山縣四通鏢局任過十幾年鏢師，故對江湖各處朋友，都有個耳聞，唯在下當年走的是北路，雖久聞二位大名，却無緣識荆，不道在此巧遇，有幸有幸！」

賀仁慶微笑道：「聽說四通鏢局在五年前因崔老鏢師去世，業已收歇，顏朋友現在受那一家聘請？」

顏百勝略爲遲疑，道：「崔總鏢頭的世兄，現在受聘紅雲山莊中，任護院武師大教頭，在下無處可去，就在崔世兄名下混口飯吃，二位莫見笑，不過以在下所知，莊主當年叱咤一時，在蘇北一帶，有點聲威，目前雖則退休，但御下極嚴，決無二位聽來的傳說有橫行不法之事，在下正奉命前來查問今晨之事，路遇二位朋友，來此小酌，據在下所知，莊中總管買一小婢，已付銀兩，正命莊丁領這小婢去莊，這小婢離開老父，難免有哭啼之事，乃有人誤傳，還當是强搶民女了。在下也略有一點看出，莊中下人，平時也許有仗勢欺壓善良嫌疑，致惹起人惡感，否則無論如何，不會引起別人懷疑，關於這一點，在下正想回去稟告莊主，以後要約束莊中上下人，不許再跋扈凌人。」

江天保一翻大姆指道：「顏朋友畢竟是走過各處，閱歷高深，既在紅雲莊中混口飯吃，理應提醒這卜老魔一點，他以前對江湖朋友，頗有不義之處，已有人準備向他尋事，若再縱容手下横行，那更促成別人尋上門去，老實說，在下兄弟若不是聽顏朋友解說，確會引起誤會，也許上門拜訪這個卜老魔！」

賀仁慶微微笑沒有開口，顏百勝問道：「二位東來，不知有何貴幹？若無要事，在下想作個東道，高攀二位。」

江天保笑道：「我們就算一見如故吧！我兄弟此來，乃是向隱居城東邵家店鎭一位前輩處去拜壽，明日就是正壽之期，不必打擾顏朋友了！」

卜超凡因這江天保語侵其父，早想發作，却早爲王進及顏百勝阻住，有一肚子氣，不是他父親常常訓示，莊中武師，個個識見卓絕，外出時必需聽幾位武師的話，不然早不管阻攔不阻攔，要犯他惡霸的本色了，現時一聽這二人，是「皖西雙義」心中之氣立即沉了下來，他早聽過父親所說，在皖境有二處地方的人，不可得罪，那便是「巢湖一雄」，「皖西雙義」，目前遇到的正是「皖西雙義」，不禁暗中佩服這二位武師的眼光，尤以顏百勝，一套言詞編得極爲合體。

這次之事，原爲自己惹起，路過南城，見那城墻旁賣字畫李秀才的女兒，出落得清秀，非莊中庸俗脂粉可比，乃想收爲小妾，托人說項，反倒被李秀才斥罵一頓，今晨命副總管卜勝，以利相誘，不道這奴才用强强搶，致惹出這樣的事來，不但在這宿遷縣中剝了面皮，這事若爲老父所知，也有一頓嚴厲斥責，自己在這宿遷縣中，因駐守千總官，是父親屬下，當地縣官也不敢對自己道個不字，不道偏偏遇到個老乞婆來壞自己的事，現在，若不上酒樓遇到這「皖西雙義」，這雙義聽了傳說，上莊拜訪老父，那事更大不妙了，故越想越心神不定，匆匆喝了幾杯悶酒，心念倘與這雙義一起下樓，豈不要揭穿自己身份？故對顏百勝推說有事，要先走了，顏百勝便也起身，命店小二把「皖西雙義」的賬會過了，就和雙義告辭而去。

這三人一走，「水無常」賀仁慶冷笑一聲道：「二弟，那個面青青的小子，可能是傳說中卜老魔之子『花花太歲』卜超凡，看他們上樓時，店家招呼惟恐不及，原本嘈雜人聲，立即靜了一半，可見這小子在這縣城中是如何有威勢，你和那二個話說時在語侵卜老魔時，這小子二次想發作，都給這二人所阻止，我都看在眼中，這姓顏的，說話也有不盡不實之處，這事喝了毛老壽酒之後，爲兄的便要探個水落石出。」

江天保聽了，正揑起右拳，想擊向桌面，爲賀仁慶一把抓住，江天保恨恨的道：「這姓顏的老狗，居然敢來瞞騙我兄弟，眞是豈有此理！」

賀仁慶微笑道：「這是『在人簷下過，不得不低頭』，姓顏的怕亦沒法吧！二弟不必恨這姓顏的，他若眞能在卜老魔面前勸說，未始不是卜老魔之福，我們自管自喝酒便算了。」

* * *

卜超凡、顏百勝和王進下了樓，也不等莊中人來到，就命手下留在縣中等候，三人便急騎趕回莊去。

顏百勝中途對卜超凡道：「少莊主，這事以老朽看來，你還是和莊主先說明了，有個準備，以老朽看來，老乞婆必不是眞眞正正是要飯的，既伸手管這事，事情還未完，其次聽『皖西雙義』所說，原來附近邵家店鎭還隱居一位前輩，我們却一點不知，以雙義身份，還趕來拜壽，可見身份極高，你以這一點向莊主稟告，也許可免一場責罰，否則，紅雲莊這樣丟人，老莊主知道這事，定暴跳如雷，因自建莊以來，從未有這等事發生過。」

卜超凡道：「煩勞顏老，先和崔大教頭商議之後再稟告老父，但願這幾個奴才回莊時沒驚動老莊主就好了。」

紅雲莊離宿遷縣城外十里左右，正座落在落馬湖畔，建築的美奐美輪，爲蘇北第一莊院，三人剛趕到莊前，莊內正有十騎左右衝了出來，三人一看，乃是大教頭「金鞭銀槍」崔翊和莊丁，他一見少莊主之面，立即勒馬，顏百勝立即催馬上前，將宿遷縣中情形相告。

崔翊一聽「皖西雙義」在宿遷縣酒樓中，也爲之一震，他揮手命莊丁去接留在宿遷縣城中的莊丁，再教卜超凡去叮囑卜勝一羣受傷莊丁，以便稟告莊主後，詢問時免露破綻，便一招手教顏百勝和王進跟隨他在莊外馳去。

三騎馬馳離莊院不遠，緩下步來，崔翊面色似有隱憂道：「顏老，咱們在這紅雲莊中護莊，老莊主待人以誠，不愧是位出身江湖人物，懂得一切經絡，唯有這位少莊主，仗了莊主威勢，在外胡作妄爲，不知闖下了多了禍患，以往礙於老莊主情面，總替他出頭硬壓軟哄，把事情撳了下來，像這樣强搶民女之事，已不止一樁了，顏老雖隨機應變，一時瞞過了『皖西雙義』，但日久內情定爲所知，祇怕連顏老也有不便之處，傳聞這位『水無常』賀仁慶，機智絕倫，這種紙包火的事情，怎會不揭穿，咱這事不想瞞莊主，何況從雙義口中，又知莊主當年出身洪澤湖，曾有對不住湖中弟兄之事，一旦爆發，實在非同小可，再要瞞住他，實對他不起，何況伸手管這事的老乞婆，不是普通人，卜勝也學過幾年拳脚，普通人七八個上來，也不是他的對手，咱也看過他們傷勢，都是受了上乘點穴手法，這老乞婆在轉眼之間點了各人穴道，這份功力，就教人擔憂，吃咱們這一口飯，若有人尋上門來鬧事，是不得不賣命，若這等去招惹出來的事也去賣命，似有點犯不着，等會咱進莊去，就找莊主，二位最好伴着這位少莊主，免得他在旁，妨礙了咱談話，不能暢所欲言。」

顏百勝和王進二人連聲稱是，三人便連袂馳進莊去，顏、王兩人便到左廂探望卜勝和伴住少莊主，崔翊則直入內院，至臨水軒去見老莊主了。

* * *

這「魚鱗刀」卜老魔，當年爲洪澤湖中梟雄，聯合湖中兄弟，常在運河一帶掠劫漕運，因他武功高强，官府無法清剿，祇得出之安撫一由把總而千總，再由漕運總兵昇至兵馬總督，歷年因功昇遷，則全面剿滅各地流寇賊盜而來，然而這般盜賊，正是當地和他聯合的湖中兄弟，因此他和江湖上弟兄，不知積下了多少怨仇，在坐鎭淮陰兵馬總督任內，數次遇刺，總因防禦嚴密，加上他自己本身武功高强，化險爲夷，他自知再戀棧高位，各地有過去弟兄蠢動，職責所在，不得不去剿平，則怨越積越深，在十幾年任上，財產積聚已足，故急流勇退，告老回鄉，就在這落馬湖畔，建造了紅雲莊，爲恐各地過去仇家尋上門來，莊中除了蓄養二百個莊丁之外，還聘請了八位身手高强的武師護莊。

自這莊院落成之後，已有五年，五年之內，倒沒有甚麼人敢尋上門來。

一來是所聘請的八位武師，功力不弱，二則他夫婦本身功力，在蘇北一帶也是第一流的高手，尤以其妻梅紅雲，外號「五毒飛花」，一手淬毒梅花針，不知助卜老魔立了多少功勞，故無人敢前去尋事。

* * *

「銀槍金鞭」崔翊，一到臨水軒，卜老魔正與梅紅雲在花廳旁小坐，閒話家常，卜老魔一見崔翊直入院內，知必有要事，就敎侍候的小廝丫環退出，不聞呼喚不許進內。

崔翊一見梅紅雲在座，頗難暢言，他夫婦出身江湖，甚麼事那有不明白之理，一見崔翊神情，早知就裡，卜老魔笑道：「夫人性情較老夫更爲耿直，有甚麼事大敎頭儘說不妨，不必有甚麼顧忌。」

崔翊乃將少莊主幾年來在外胡作妄爲，宿遷縣中和四鄉附近之人，對紅雲莊都有怨言與惡感之事相告。

卜老魔問道：「少莊主在外怎樣胡爲妄作？大敎頭可會有點得知內情？」

崔翊道：「除仗莊主威勢，盛氣凌人，作威作福之外，最胡爲的，便是姦佔別人有夫之婦和强搶人家少女，幾次在外鬧事，別人不肯善休，在下不得不命人前去軟硬兼施的平息，總因礙於莊主待在下等優厚，不願莊主惹無謂氣惱，是以沒有向莊主稟告。」

卜老魔對梅紅雲看了一眼，梅紅雲却對他瞪了一眼，卜老魔對崔翊道：「少莊主每次有女人帶進莊來，他總是說窮苦人家的女兒，過不了活，賣身進莊爲婢，倒沒想到他會去出手强搶，那四鄉和縣城中人，當老夫是當地惡霸了，可是老夫在此，誰不知道是位官高爵顯的退休兵馬總督，家財萬貫，少莊主若是看中人家女兒，祇怕別人巴結也來不及，怎還會要他出手去搶？這內中恐怕有別故吧？大敎頭總知少莊主內院中，已有不少姬妾……」

卜老魔還未說完，梅紅雲已怕枱叱道：「你這老糊塗，兒子在外橫行不法，你還在替他辯護，崔大敎頭不是事到緊急，怎會來稟告於你，別人一片好心，你還不信不成？我早說過，你縱容兒子太過，未曾娶妻，就先置了這許多姬妾，我早有看不過眼，你還說這是官場中官家子弟的慣例，現在鬧成這樣，非打斷這小奴才的脚脛不可，以後敎他別爲父母在外丟人！」

崔翊沒想到這位莊主夫人，見地較莊主爲高，一直以爲莊主夫人在護短，致少莊主敢這等胡作非爲，原來還是莊主在縱容。

這時，梅紅雲問崔翊道：「崔大敎頭，最近小奴才有甚麼禍闖了出來，否則大敎頭決不會在這時稟告莊主，你祇顧說，別以爲莊主迴護這小奴才有所顧忌。」

崔翊便將今晨强搶民女，爲老乞婆攔阻打傷莊丁，以及在酒樓顏百勝相逢「皖西雙義」去邵家店鎭拜壽等事說了出來。

卜老魔夫婦聽了，也不禁一怔，卜老魔道：「久聞這『皖西雙義』，是皖境水路上後起之秀，目前已爲頭角崢嶸人物，在皖西頗得水路上弟兄擁戴，他們來邵家店鎭拜壽，這位前輩是誰？近在咫尺，老夫怎會沒一個耳聞？」

崔翊道：「聽顏百勝說，明天就是這位前輩的壽期，想那邵家店鎭地方不大，今日在下就遣派一位武師，前去探查一下再說，同時也命人加緊在莊中戒備，這老乞婆功力極高，所點莊丁穴道，在下仔細查看，也不知是何手法，她既知小莊主這等胡作妄爲行徑，加上在縣城中聽到的，在下心想，決不會不來尋事的。」

梅紅雲冷冷的笑了一笑，對卜老魔道：「我早知有這一天，看來是你縱容兒子縱出來的禍，不過紅雲莊倒不是好欺侮的，並不怕別人欺上門來，可是爲小奴才鬧出這種事爲人作尋上門的藉口，却是丟人了。」

卜老魔對崔翊道：「莊中之事，就勞煩你安排了，多謝你對老夫坦誠相告，否則老夫還爲這小子蒙在鼓裡，這小子之事，夫人自有處置。」

崔翊起身，回到了前院，立命王進前去邵家店鎭，因他已見過皖西雙義，別人怕不認識，要費周折，他叮囑王進，不能洩露身份，祇要探查出他們所去那位前輩之去處，便回來稟告便是。

在這同時，內院已命小婢，來傳少莊主進內，說是夫人有事找他。

當夜二更左右，王進已趕回莊來，稟告崔翊，「皖西雙義」所去之處，乃是邵家店鎭東北沿涑河一個小水莊內，在黃昏前一更過後，先後有二十多位客人來到。

崔翊將情形轉告卜老魔，約莫三更相近，崔翊在巡視全莊過後，吩咐了顏百勝，便携備兵刃，向邵家店鎭趕去，兩地相距不過二十里路，崔翊展開脚程猛趕，半個時辰不到便已到當地，他撲向東北，才知沿涑河一帶，極爲荒凉，祇離鎭北一面，沿河有六七間房屋，中間一間，燈燭輝煌，他深恐露出身形，藉矮樹叢中掩蔽，摸了過去。

這一臨近，看出這六七間房間，一半伸展至河邊，最末一間，正築在河沙上，編竹爲籬，房屋却極爲寬大，他閃到籬邊，心中漸形緊張，他知內中有「皖西雙義」那樣高手在座，自己掩入內邊，附近沒甚麼樹木，身形定被發現，探首遠遠望去，正中一間，似爲大廳，廳中正有三席，坐滿了人，正在擧杯暢飲，談笑甚歡，向岸一帶，門扉洞開，側面是牆，看不清

楚，乃由遠處，走近河灘，沿河摸了過去，他半身浸在水中，輕輕把攔在水邊的竹籬拆去了幾根，由水面穿了進去，再摸索到那中間一間。

還好這一間一邊在岸，一邊伸到水中，中間有一道木橋，和築在水中兩間屋相連，便在支撐水中木柱上揉昇到橋面，輕輕掩到沿河的一排窗口前，可是這一排窗，下半截關閉，祇上半截頂起，至此，崔翊祇得冒一冒險，由木橋支柱上昇到屋簷下，單足勾住桁桷，向內望去。

祇見內裡三席，每席坐上七八個人，正中一席，面外而坐的一位，看不清楚面貌，但一頭白髮和所坐位置看來，諒是這位是做壽的前輩了，另有分坐兩旁的，無一年紀不是六十左右的老者，崔翊一個都未見過。

右首席，坐了八人，崔翊看了，暗暗心驚，除「皖西雙義」賀仁慶、江天保外，尚有「巢湖一雄」「翻浪拳」葉天雄，山東沂水「沖天雁」呂圖，其餘都是在四十以上的中年人。

左首下桌八人，有二位中年婦人和一少女，其他五個，二老三少，少的也有三十左右年紀，崔翊認得這二個老的，那是太湖馬蹟山的楊氏兄弟，是太湖三十二寨中北十四寨的總寨主，一位是「飛叉」楊道光，一位是「白花蛇」楊雷火，以這二人的身份，看來還叨陪末座，則這位祝壽前輩和同座之人身份之高，可想而知了。

因爲所有人都在互相談笑，語聲沓雜，而所談又都是問相稔之人行踪近況，一點沒有聽出甚麼頭緒，也未涉及紅雲莊之事，深悔此行多此一擧，前來探索，唯恐酒席一散，有人到水閣去，自己身形難免洩露，正想抽身而退，坐在左首一桌那個少女，突然向正中一桌面外而坐的老者道：「公公，衛家婆婆怎到這時候還沒有到？現在已快四更了。」

那老者道：「有人告訴我，衛家婆婆十天前已到此地方，不知她去那裡捉蚤子？她知道我們會等她，她不到，我們就不散席。」

同桌另一老者笑道：「這老姑娘不是捉蚤子，却是『狗捉耗子，多管閒事』，她出一次門，必有不少人倒霉，撞到這個老婦手中，總得認霉氣，不死也得帶份記號。」

正面老者道：「羅老弟，你別說她多管閒事，都像你我等脾性，後輩中沒有人管束，那更多橫行不法了，你這話沒被她聽到，否則準會惹她一頓臭駡。」

姓羅的老者道：「如不在背後說她，她就總不肯現身，再不出來，我就挑她心火，敎她聽了跳了起來。」

靠左一面窗口有人接口道：「羅老鴉，你別口中呱呱之叫，老身正在趕一隻妖狐，否則早已入座了，今日是我們二哥的七十大壽暖壽之期，老身怎會去捉蚤子耗子？」

窗扉挑起，露出一個滿面皺紋的老婦人半身，她由窗外晃過，到了門外，一脚跨了進來，邊跨邊口中說道：「眞對不起，要各位久候了。」說時，手中一根烏籐杖一橫，拱手向廳中各人作了一個禮。

廳中三席人，都立了起來，直等她走到正中一桌空位上坐了下來，其餘各人方始落座，似對她極爲尊敬。

崔翊一看，這老婦衣衫襤褸，手持籐杖，活似一個老乞婆，心中明白，今日卜勝撞到的，想來就是她了。

這老乞婆敬過了酒，剛放下了杯子，那姓羅的老者笑道：「衛七姬，剛才毛老二說妳去捉蚤子，我眞怕妳這件衣衫眞有這種東西，妳把這件富貴衣脫了好不好？這裡沒有甚麼外人，不必再裝模作樣了。」

老乞婆聽了，把外面一件襤褸衣衫一脫，內裡是件灰尼袍，姓羅的又笑道：「妳的花樣眞多，要飯的不成，却做起尼姑來了，沒有一門不是吃別人的飯的！」

下桌人都聞言笑了起來，崔翊在簷下聽了衛七姬和毛老二這二個名字，再一想到這老乞婆手中的烏籐杖，幾乎身形在屋簷下鈎不住而跌了下來。

他早聽父親說過衛七姬之名，那是東南九俠中的人物，外號「鶴頂紅」，鮮艷無比又毒辣非常，毛老二想亦是九俠中老二「沒尾蠍」毛椒，姓羅的定是化霧嶺「竹痴」羅巽了，不是他，誰有資格敢向這位「鶴頂紅」衛七姬調侃。

這時衛七姬對羅巽一笑，開口道：「且慢談笑，倒是說正經事要緊，老身今晨護送二個落難父女到睢寧，足足到黃昏之後才趕回，來到這裡，剛想進莊，不道有人先老身而至，在莊內外窺探，而且不止一個，老身心中極爲奇怪，目前江湖之中，難道還有人和二哥有過不去的地方？以二哥的威名和功力，知道他的人，怎敢有這份膽量，轉而一想，也許是來賀二哥壽的老少朋友之中，半途上遇到有過節的對頭，暗中綴了下來，但既是二哥的客人，老身倒不能置之不問，就上前去一拍這人肩頭，這人一轉過頭來，倒嚇了老身一跳，原來是個女的，年紀和老身差不了多少，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塗得一臉粉，她一見老身，啊了一聲，立把身形縱開，撤了一對雁翎刀，老身見她準備動手，倒想試試她的功力，眞還不錯，居然接上了老身十幾招，她被老身一逼，突然施展煞手，一招犯險脫出老身杖風外，便揚手一朵梅花形暗器飛射過來，從手法上，老身已看出是『老狐毒娘子』門下，這暗器上有毒，同時手法上也極爲奇突，這飛射而來的梅花形暗器，必中途爆飛開來，若是縱身閃避，恰巧中上，因此老身身形紋風不動，祇是持杖戒備，萬一直射過來，也

可封擋，這暗器果眞爆飛分散，在老身左右飛射而過。

「她一見老身知悉她手法，拔脚便逃，她一逃，老身在後便追，可是附近有個樹叢，她縱了進去，老身本想趕入去，但天色昏暗，這小狐暗器又淬毒，倘在昏黑之中爲她暗器暗算了一下，便是天大笑話，因此沒趕去，另有一個想是在我動手之際，已潛入莊中了，老身四週巡視了一週，却沒有見這人的踪跡，再縱高瞭望，亦沒甚異狀，始縱了下來，就聽你們說老身了，羅老鴉，你說挑老身心火，老身有甚麼心火可挑？」

「竹痴」羅巽，一生愛咭咕說笑，相稔的，都叫老鴉，他開言笑道：「我挑你心火，就是妳總沒臉見人，來時我和毛老二談起過，你們九個現在祇剩下了三個，除妳和老二外，老六失踪了三十年，妳說過，不尋出老六來，永不把面具除下，這三十年來，妳的心志堅貞，沒有一個不佩服，我爲成全妳這片心意，特邀幾位老友，助妳來找老六，以我這幾位老友搜尋本領，妳放心好了，不出半年，定能找到，我雖常常和你說笑，但亦無時不對你這份心意在着急，妳別的說笑，都毫無顧忌，惟有這事，一提起就觸動心境，這樣說不是挑起妳的心火嗎？」

衛七姬聽了，低頭沉思了一陣，然後舉杯對羅巽道：「老身先敬你一杯！」一把舉起杯中酒，一飲而盡，又道：「但不知你這幾位老友是那幾位？」

羅巽飲完一杯，指着身畔三個老者道：「妳難道沒聽說過我們的『竹林四友』嗎？我來替妳介紹，這位是『飛天金鵬』歐陽明，這位是『神行千里』展昆，那位是『一陣風』莫草仙，外界祇知『竹林四友』，但不知爲何等人，我提了出來，妳總可以相信有能力替妳找到老六了吧？」

衛七姬慌忙起立道：「失敬！失敬！」

在廳內其他人，也都爲之一怔，入席前，這「竹痴」祇和衆人介紹這三位是和他在一起的「竹林四友」，沒有詳細介紹身份，現在一聽，原來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前輩人物，在湖西、秦中，提起這三位，誰個不知？却是聞名已久，但從未見過面，想不到會在此歡聚一堂。

「飛天金鵬」歐陽明笑道：「衛道友既遇『毒娘子』楊花花的門下，由她身上，可追索『毒娘子』的踪跡，找到了『毒娘子』，妳六哥的失踪之謎，便可揭曉了。」

衛七姬聽了，不禁睜大了眼睛，對歐陽明注視，羅巽笑道：「你怎叫起她道友來了？」

歐陽明道：「七姑娘不是身穿起尼袍嗎？急切之間，沒有恰當的稱呼，稱七姑娘爲道友，不是最恰當的嗎？」

這一輩老的都笑了起來，但衛七姬卻把手在頷下一揭，立把面具揭了下來，露出本來面目，却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美婦人，桃腮杏眼，冷艷無四，一雙俊目，滿含眼花，在眼睫中亂轉，這一來，在座的「竹林四友」和毛椒都大出意外，衛七姬終於忍不住心中凄若，珠淚直流下來道：「想不到六哥眞會受這個妖狐的迷惑！」說完頹然坐下來。

「沒尾蝎」毛椒至此才想起歐陽明所說，猝然問道：「歐陽兄，經你一說，老朽也想了起來，現在……現在唯一辦法，就是如何追踪出這個『毒娘子』門下……」

他突然一招手，教「皖西雙義」過來，附耳吩咐了幾句，然後道：「你倆不可現露身形，快去宿遷縣中，第一家不在，速至第二家。」

賀仁慶和江天保應了一聲是，身形直飛出廳，分南北而去，毛椒道：「七妹，有二哥在，這事妳放心好了，妳飲幾杯，我們也該散席了。」接着就彼此舉杯。

在簷下的崔翊，一聽快散席，慌忙縱下身形，仍依原路由河邊繞出莊院，一打量四週無人，立即展開脚程，向紅雲莊趕去，一邊急馳，一邊心中寬放大半，這水莊中所到賓客，無一不是當今江湖中前輩，差幸一點沒有提到紅雲莊，快到莊院之時，突然想起來，那衛七姬所說的那個小狐，所發梅花形暗器，不是莊主夫人的「五毒飛花」嗎？難道莊主夫人也來窺探嗎？再一想到毛椒吩咐「皖西雙義」情形，心知不妙，身形一停，猛往後掃視，祇見左右二條人影，都迅速無比的向兩側一伏，知道已爲二人跟踪到，索性走前幾步，抱拳道：「是『皖西雙義』賀、江二位嗎？在下崔翊，二位請借一步說話如何？」

「皖西雙義」見對方既知跟踪他，便亦落得大方的現身，崔翊走上幾步道：「在下得顏武師相告，知二位去邵家店鎮拜賀一位前輩的壽，在下頗爲驚詫，在此附近，從未聞有前輩人物在此隱居，在下身爲紅雲莊護莊武師敎頭，鄰近有前輩隱居，不去問候請安，實屬不敬，因此心中惶急，前來探訪，可坦告兩位，決無其他存心，不登門拜壽，暗中窺探，極爲不當，在下午前必登門向幾位前輩請罪。」

賀仁慶微笑道：「尊駕諒是『神鞭』崔遜前輩門下世兄了，我兄弟也曾聽顏武師提起過，尊駕來時，幾位前輩早已得知，不過事無秘密，不想掃與，沒有理會尊駕而已，適才幾位前輩所說，尊駕諒已聽到，就想那一位『毒娘子』楊前輩門下，是否和尊駕同路而已。」

崔翊道：「在下來時，確是一人，但聽衛前輩口中所說，似是敝莊莊主夫人『五毒飛花』梅紅雲，是否是她前來探訪，在下不能確定，在下平生心

口如一，既和二位見面，決不把事隱瞞。」

賀仁慶一拱手道：「尊駕所說，我兄弟當然信得過，原來『五毒飛花』已下嫁了卜老魔，怪不得他這些年來，做了那份臭官和江湖上朋友爲難，一直佔了上風，多謝相告，尊駕請便，說不定天明後，幾位前輩會尋上門來，你可事先把所聽之事詳告那梅紅雲，祇要知道『毒娘子』所在，找到那東南九俠中那位前輩中的『玉笛書生』駱前輩，絕無他事，至於她這劣子卜超凡，黃昏前巢湖葉朋友已來貴莊探查過，知她按家法把這劣子鞭打過，並吊在內院花房中處罰，今後這小子不再在外生事胡爲，不會有人來尋貴莊晦氣。

「說到卜老魔，他當年結下仇怨，將來自有人來找他，那非我兄弟所能逆斜的了。」說完一笑便走了。

崔翊看他二人背影走遠了，立即回莊，顏百勝迎上道：「莊主夫人在半個更次前來尋敎頭，在下以實相告，夫人命敎頭若有人來，拖延時間，她於午夜必回，現時已下船往落馬湖中去了。」

崔翊便回房休息，咨照莊中人，若有甚麼事，須先稟告他，不可疏忽。

約在中午時份，莊丁忽忙來報告崔翊，說是莊主夫人的船夫趕回相告，夫人就在西北湖岸邊董家溝與人動手，莊主業已趕去，要大敎頭率人前往相助。

崔翊聞言，除留二人守莊外，立率五位武師乘快艇趕去。

董家溝位於落馬湖通運河的水汊旁，他們快艇一頓飯時間已划到，崔翊一看，三對在惡戰，衛七姬一根烏籐杖，正和一年紀與她相仿極爲妖媚的中年婦人交手，這中年婦人手中施的是一柄狹長單刀，心中料定是「毒娘子」楊花花了。

梅紅雲一對雁翎刀，正和沂水「冲天雁」呂圖的一柄九節鞭過手，崔翊也是用鞭能手，一眼便看出呂圖的鞭法，完全是泰山「天門鞭法」，剛柔並濟，運用靈活，梅紅雲的雙刀，久戰不下，必敗無疑。

那邊一對，正是「巢湖一雄」葉天雄的厚背分水刀，對付卜老魔的「魚鱗刀」，雙方都刀沉勢猛，在比較內力，另有二人則站立旁觀，乃是「皖西雙義」。

快艇一靠岸，「皖西雙義」早攔住去路，賀仁慶對崔翊一施眼色，然後道：「在下兄弟來人會會紅雲莊上聞名已久的『銀槍金鞭』崔大敎頭？」

說罷，手中雙拐一分，作勢攔路，江天保則是兩柄短錘，崔翊撤下肩上雙槍，顏百勝護手雙鈎，王進長劍，和另外三個武師，紛紛撤下兵刃，形成混戰場面。

這「皖西雙義」果眞名不虛傳，力戰六人，還見雙拐翻滾，錘影如山，佔盡優勢。

這四堆斯殺，首先卜老魔的魚鱗刀爲葉天雄的厚背分水刀磕飛，崔翊飛身過去，雙槍接下了葉天雄，卜老魔拾起了魚鱗刀，助梅紅雲雙戰呂圖，可是呂圖軟鞭矯捷如龍，以一敵二，似還未盡全力。

最凶險的還是衛七姬與楊花花，「毒娘子」吃虧在單刀份量上，封不住衛七姬烏籐杖的勁急掃劈。

「毒娘子」幾次伸手在腰脅下外衣夾層中，都未取出暗器，身形則爲衛七姬的烏籐杖掃得亂縱亂閃，她面上神色變幻不定，衛七姬則面如寒霜，宛如情急拚命的模樣。

湖面上一艘小舟，緩緩的划了過來，距岸尚有三丈左右，小舟中六個老者，都先後由舟中飛起身形，縱到岸上，小舟在湖面，祇輕輕向上浮了一浮。這六個老者一上岸，也未見他們身形如何晃動，轉眼已立在四角，一個鬚眉皆白的老者，喝了聲：「七妹暫時停手，就教『毒娘子』看看另四位是誰？」

「毒娘子」楊花花身形一滑，對這老者一看，先是一怔，再朝四週一看，面色立變，她對梅紅雲、卜老魔等嬌喝一聲：「停手！」

梅紅雲、卜老魔、崔翊等紛紛撤了下來，這一方面也都微笑退後，「毒娘子」楊花花冷笑一聲：「怎麼？你們想聯手對付不成？我『毒娘子』折在你們聯合出手之下，倒也光彩！」

站在四週的正是「竹林四友」，另一老者乃是雁蕩大俠「百步神射」程天奇。

這時「竹痴」羅巽笑道：「妳不要自高身價，這裡六個老東西，任何一個要對妳爲難，都能令妳出一身冷汗，何必要聯手，別的不說，向妳要二樣東西，一是妳害人的毒蠱，二是解葯，此外老東西們對妳沒甚强求。」說完把手一伸。

「毒娘子」先對衛七姬瞥上一眼，再對毛椒和各人掃視一眼，面色極爲難看。

程天奇却喝道：「歐陽、展、莫三位，找妳已找了幾年，見到妳原來沒有甚麼好臉色給妳看，還是毛老哥替妳求的情，妳不要不知好歹，活時不從妳手中接，死後也要從妳身上搜，妳不服，身上有多少破銅爛鐵，老夫就接妳一手，不信妳就試試！」

「毒娘子」怨怒的眼光對程天奇瞥上一眼，她知道這位雁蕩大俠嫉惡如仇，下手奇辣，這樣說怕眞是向毛椒求的情，若不忍氣，便是認命，一咬牙，從懷中取出二支油光水滑的小竹管，一隻白玉瓶和一隻赤色方盒，走到毛椒面前施了一禮，道：「這小竹管是蠱毒，白玉瓶中的是解葯，方盒中是各種淬毒暗器藥方和解葯方子，二哥收了。我與老六三十年恩情，今日

爲人這樣拆散——」說到這裡，冷哼一聲道：「我『毒娘子』有生之日，決不會忘了今日之事！」

毛椒接過了四樣東西，正想勸解幾句，羅巽却接口道：「『毒娘子』，你今年已是六十歲人了，妳迷了『玉笛書生』三十年還不夠，還來怪我們拆散妳的恩情，眞太不知了，妳忘不了今日之事，隨妳甚麼時候，想了起來，就到我仙霞嶺來通知，我必邀他們幾位到場，隨妳選中那一位出氣好了，我們決不倚仗人多。」

「毒娘子」楊花花還想回敬幾句，一眼瞥見水波中有一艘小舟，由一少女操槳，划向湖中，小舟上坐了一個貌相清秀，五十左右的文士打扮之人，緊閉雙目，望也不望這裏的人一眼，「毒娘子」號叫一聲，叫聲裂人心肺，凄楚無比，雙足一頓，便往南面樹林中竄了進去。身形一閃，頓失踪跡。

剩下梅紅雲和卜老魔，神情尷尬，衛七姬走了過來，指着梅紅雲道：「不是巢湖葉朋友來妳莊中，見到妳把劣子吊起處罰，妳這紅雲莊早有人放一把火燒了個乾淨，以後好好教訓妳這個寶貝的兒子，如再橫行不法，遲早會有人尋上門來，幾個惡奴，我點了他們穴道，七個對之時，穴道自解，因爲他們平素作惡，敎他們吃點苦頭。」她又橫眼到卜老魔面上，欲言又止，轉身便走，招呼衆人下舟。

羅巽對遠處湖面看了一眼，笑道：「妳同二哥快先乘船去追六哥吧，我們隨後就來，我早說過，有能力替妳找到六哥的。」

衛七姬面上飛起了紅雲，橫了羅巽一眼，眞的一拉毛椒，首先下舟了，衆人也紛紛乘舟離去，剩下的是卜老魔低下了頭，面現憂色，一羣武師和崔翊則目送「皖西雙義」和「巢湖一雄」等。

梅紅雲對南面樹林望了一會，面現惶然之色。

東南九俠中女俠「鶴頂紅」衛七姬，喬裝三十年找她心上人杳無音訊，却不道在路見不平，仗義拔刀之下，却引出一段巧遇，終於找到了失去三十年的心上人，眞是皇天不負有心人也。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發行

武俠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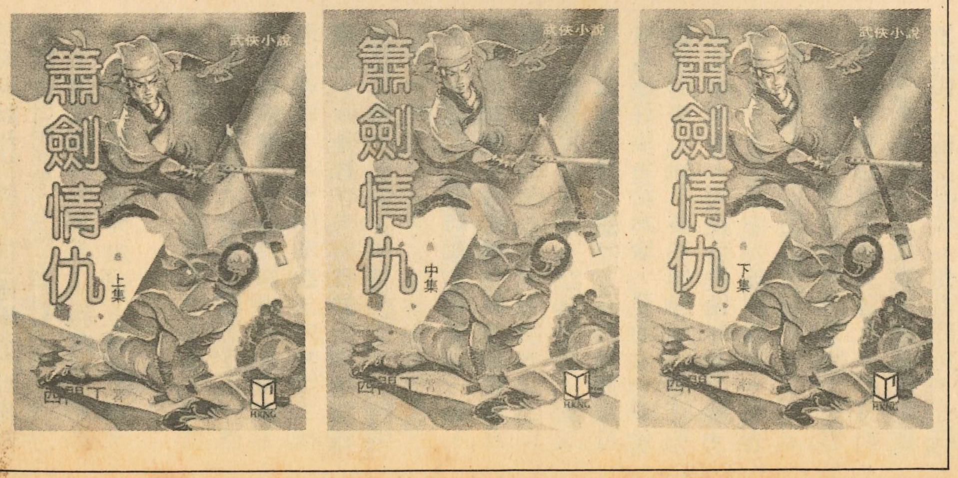
簫劍情仇

江湖上一片風聲鶴唳，皆因新成立的統一盟，所向披靡，唯一能與之對抗的武林雙秀，却又因情反目成仇，未肯聯手對抗，統一盟的勢力更見擴張……

西門丁著

全套三集‧每套港幣五十四元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超級市場有售。





俠義詭異傳奇故事／麥長青‧文　可飛‧圖

龍三公子

龍三公子美名揚　派發錢糧救萬民

上文提要：當年龍小三子躲在樹洞，親眼目睹白瑞等人，殘殺父親分屍滅跡之慘狀，誓報此仇，身藏衆敵垂涎之龍家武功秘笈遠走高飛。九年後小三子已成爲身懷高藝的龍三公子，重踏這個傷心地，找到第一號仇敵白瑞，出其意料現身其前，白瑞自恃爲江湖老手，要盡陰謀企圖逃過此劫，豈知魔高道更高，此時非昔時，龍三公子以智機奇謀制勝，坦坦爽爽報了父仇，白瑞死得無奈却也心甘……

白福道：「請貴客答我是從此爲友，各分一半金銀，抑或我死你也不活，全認個命留在此處？」

「白管事，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在我看到金庫後，再作答覆才對？」

「對，對，貴客隨我來。」話聲中，白福大踏步帶路而行，似乎不怕小三子突施毒手。

小三子心中一動，剛才還想到萬一之時，仍能慢慢找出鏡門開關所在，如今看白福神態，如像有十成把握，莫非那開關地方外人實難找到？

轉念至此，更加留心，那知前行毫無變故，順着秘道走約百步，左首有一門戶，唯一的一道門戶，白福停步，手指這道門戶，笑着說道：「到了，此門一開，珍寶俱現。」

他話聲一停，便伸手門上，左右角連按三次，沉重而厚的大鐵門半點聲响也沒有的自動開了，向內後退，露出三尺門戶的空隙。

白福在鐵門開啓後，轉對小三子道：「爲了表示我的誠意，我先走……」說着隨即走過去。

小三子突然沉聲道：「且慢！」

白福走出去的左脚，聞聲收回道：「貴客有何吩咐？」

小三子一笑道：「我記得你會說過，金庫內另有一道門戶可通往『珍天寶』的，對不？」

白福點頭道：「是的，那又怎樣？」

小三子冷冷的一字字說道：「金庫中不會沒有埋伏吧？」

「貴客多心了，金庫中絕無埋伏。」

「若是眞如你所說的話，自然不怕……」小三子拉長話音，突然出手，一連點封白福四處穴道，方始一笑，道：「請帶路。」

白福面色一變道：「請問貴客，這是爲了甚麼？」

「很簡單，你巧言花語誘我進入秘道，闔閉鏡門而始終不提內部開啓之法，然後半威脅半利誘的談條件，白福，你這個人是不可以信任的。」

「也許。」白福哈哈的大笑起來，道：「不過我提醒貴客一句，這沒有用的，你非信任我不可，除非貴客和我一樣，是心存必死之志。」

「白福，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所以我也不相信你願意埋骨此地。」

「有甚麼辦法？事情來得太過突然，我毫無退步或深思遠慮的機會，只好拚死求存。」

「我懂了，你是要拚死此間爲要脅，迫使我答應你的要求，嗯？」

「是，不過對貴客百利而無一害，貴客何不多想一想？」

「白福，我想過了，斷定你將在進入金庫後，要暗下毒手，將我摒於金庫門外，你則由庫中另一條秘道直上『珍天寶』，然後隔上十天半月，再下來收我的屍體，嘿嘿，哼哼，可惜你

太過小看我了！」

白福正是有這個打算，所以聽小三子把話說完後，心膽俱寒，任他老辣多智，也慌了手脚，勉強否認道：

「這是從何說起？」

「從頭說起！」小三子聲調也變了，陰森的說道：「從你是白瑞作東城王時，身為內總管無惡不作時說起！從你和白瑞、曲大海共謀算計龍隱龍爺時說起！白福，有錯嗎？」

「啊！」白福聞言一連暴退數步，神色惶然恐懼如逢巨靈惡鬼，顫抖不已，道：「你……你是……是小三子？」

「眞不錯，一提到你最心虛的惡行，便馬上認出我來了，有其主必有其僕，嘿嘿……一樣！」

「小三子，你……你想怎麼樣？」

「不怎麼樣，曲大海斷頭太湖，狗白瑞餓死秘室，至於你，自己揀個死法吧！」

「小三……三爺，能……能有……有個商量嗎？」

「有！還有個選擇怎麼樣受死的權利！」

「別無商量？譬如金庫完全歸你？」

小三子搖搖着頭，沒有答話。

白福想了一想，壓下心頭的駭懼不安，嘆息一聲道：「那只好隨你小三子，一刀斷首也行，多殺幾刀我也認命了，反正咱們死一個就是兩個，在我來說，已經夠本了。」

「白福，金庫門上沒有鎖孔，可見也是由機關所操縱，只要有機關，我相信多費點時間總能找出那個地方，鏡門亦然，到頭來死的仍然是你一人。」

好快，小三子的動作，話聲乍落，人也欺到了白福身側，五指輕搭，已扣住白福的腕子，一帶一甩，硬把白福甩離金庫門旁，摔倒甬道上面。

白福掙扎半天方才爬出，臉已擦破多處，滿身覺到毫無氣力，小三子很妙的席地而坐，背對金庫鐵門，面對甬道上的白福，哈哈兩聲道：「聽清楚白福，你若是實說開啟鏡門和金庫的方法，指明如何通到『珍天寶』，我給你個痛快，一指點下你的穴道，三日後你會無疾而終，毫無痛苦，並能妥善安排後事，否則……」

「你休想，小王八蛋。」

「願意罵你儘管罵！」小三子仍然接着沒有說完的話道：「否則咱們就拖下去，我一身功力，更會吐納玄門神功，能半月不飲不食，何況我身畔存有靈丹，服之益壽延年，不覺飢渴，你呢？哼哼，眞氣已散，功力盡失，重穴被封，口能言而齒唇無力，四肢發軟，想自作了斷都辦不到，耗來耗去，耗到你因渴而唇裂舌乾，因餓而腹痛如絞，最後……突然發狂，然後號叫數日枯死……」

「白爺不在乎，反正是死。」

「很好，你甚麼時候改變心意，甚麼時候叫我一聲！」小三子半點也不着急，雙腿一盤，趺坐起來，並且閉上眼睛借機調息。

白福雖然不敢欺近小三子，但心中殺人之心未滅，微提眞氣而試，頓覺胸腹奇疼難忍，始知小三子所說自己功力全失的話不假。

再試能拙力自盡，辦不到，也辦不到，牙齒緊咬舌頭，用上吃奶的氣力，活像娃兒那沒長牙的嘴，吮吸自己拇指般，誰也沒勝過誰。

咬舌自盡已成空想，舉手猛甩直貫雙睛，痛是很痛，雙目更已紅腫，就是無法如願，無奈連連頓足，祇落了個脚後跟痛楚至極。

小三子沒有睜開眼睛，像是料知一切般道：「省省心吧，再心躁不安，越發乾渴得快，這裡又沒有水，渴比餓還難受幾倍，那時你怎麼辦？」

人眞是天下最最奇怪的動物，不提水和渴，白福也沒覺多麼需要水喝，可是小三子一提及水這個字，白福就像半輩子沒喝過一口水似的，嗓子眼裡乾澀得直冒着火。

這種神情沒能瞞得過小三子眼睛，小三子暗暗的冷哼了一聲，突然又道：「人不信邪儘碰上些邪事情，不說渴，也不覺得渴，提起怕口會乾渴，偏偏就眞的渴了起來，眼睛裡冒出了火，這可怎麼是好？」

突然小三子從地上站了起來，手直摸着嗓子，頻頻搖頭，終於似忍無可忍的嘆了一聲道：「沒有辦法，只好馬上吃一點『生津止渴』的靈丹，只有十粒，要省些吃才行。」

邊說邊取出個小藥瓷瓶來，倒出一粒藥，往口內一拋，刹那間，臉上現出喜色，自言自語道：「望梅止渴是曹操的絕招，不過那沒有用，本就沒有解渴的東西，瞎想胡望一陣管個屁用，多虧帶了這瓶靈丹，啊！」

最後的這聲長嘆，是一種渴望滿足之下，身心愉快的歡呼。

白福更是受不了啦，仍是壓制不去理睬小三子，怎奈小三子窮賤骨頭，吃粒藥丹也和猪吃豆腐渣似的，那張嘴叭達叭達的直响個不停，這還不算，口液橫濺四飛，那醜樣子眞難以形容他啦。

白福已經乾得口中噴火，小三子卻說得口沫橫飛，相形之下，白福直覺得渴火已燒到胃腸心底，用力的把眼睛閉上，手指■着耳朵，本已看不見聽不到了，怎料迴聲响自腦海，腦海波浪衝頭，口中渴到火化成氣，再也忍不下去了，破開喉嚨大叫道：「給我一粒，一粒。」

小三子果然又取出一粒藥丸來，托在掌心，眼睛根本不看白福，自言自語般道：「有人想要一粒功能解渴生津的靈藥，本是簡單至極的事，只是鏡門開關又在甚麼地方呢？」

聽到「鏡門開關」四個字，白福神智一清，重又回到甬道上坐定，緊咬着用不上半點氣力的上下牙齒，一言不發似有所待。

小三子聳聳肩一笑，又是自言自語的笑道：「有人若想和我小三子乾耗下去，那是打錯了如意算盤，我小三子一身功力未失分毫，身畔又有解渴去饑的靈丹，多了不說，耗上一個月有甚麼問題，耗吧！何況我推算過，『珍天寶』銀樓方面，不會沒有你白福的親信，我更相信事情不會像你所說，祇能由金庫通到『珍天寶』，一定那道門從『珍天寶』也可以開，耗久了，銀樓上的親信，見不到你的面，又找不到你的人，便會自動靜悄悄地打開門來找你的，那時候……嘿嘿，誰活着誰就能出困，出困去好好的享受這千百金磚和珍天寶的一切，嘿嘿……」

笑聲中，小三子把掌心的藥丸，放置在身前尺遠的地上，伸個懶腰打個呵欠，道：「非耗不可，那就要看誰的精神好了，要想有好精神，能睡就得睡，那怕是睡個刹那間的工夫，都比不睡強一點，對！睡吧！」

他眞的閉上兩隻眼睛睡了，是否眞能入夢，祇怕沒有人能夠斷定。

鼻鼾聲陣起，沒錯了，小三子是睡了，當然，誰都會打「假鼻鼾」聲，不過那滋味並不好受，以小三子之能，似乎是還用不着出此下策。

所謂下策自非上策，以老奸巨猾得像隻狐狸的白福，假打鼻鼾又豈能瞞得過他，到頭來那才是自受罪呢。

白福偷偷睜開了眼睛，他沒有眼二路的本領，但人到急難時，就能辦平日宰了他也辦不到的事，他果然一隻眼睛盯在地上那粒解渴丸，另一隻眼死望着那鼻鼾聲大作小三子。

僅僅一盞熱茶轉涼的時間，白福兩隻眼全流下來酸澀的苦淚，而小三子的鼻鼾聲，却一陣比一陣緊。

白福舐舐乾澀的口唇，低低的，輕輕地呼喚道：「小三爺……小三爺……」

小三子死猪一隻，睡得張開半張嘴，身子一點一點的緩緩向下溜。

是時候了，白福曾經很小心而仔細的盤算着，敢說當初立意謀奪主子那些黃金珍寶時，也沒有費這麼多的心血來打這個算盤。

若等小三子溜到地上，身子突躺平，頭部必將一空，這一空，非空醒了不可，那時再想取得地上這粒解渴丸，眞是「挾泰山而越北海」，非眞不為也，實在不能為也。

白福怎肯放過這天賜的機會，臉上首先莫明其妙掠過一絲獰笑，這是他習慣使然。

獰笑給自己極度謹慎的行動給嚇了回去，他已悄悄的脫落了鞋子，沒敢站起來，是爬，橫着爬，一寸一寸的橫着爬向地上那粒靈丹！

可惜此地沒有螃蟹，要不牠們毫無疑問的擁了上來，來迎接這位人形的同族同宗。

眼看就爬到了，只要再爬前尺餘，伸直手，這粒解渴丸就可以拿到，成為他的口中食。

到了，手已接近解渴丸三寸地方，突然小三子滑溜到地上。

白福自心底上泛上無名的恨火，功敗垂成，急死了。

別忙，哈哈，天助自助者！

小三子身子滑溜下來，巧不巧，左脚正踢到那粒藥丸，小藥丸一滾，這不正好滾在白福的掌心中。

時來運自轉，尿壺能升天，白福當然毫不猶疑，往口中一丟，生怕小三子醒來再搶回去，一連幾口，咬了個稀爛，吞落在肚中。

偏偏小三子在白福吞落藥丸後才醒來，人剛醒，就發現地上那粒藥丸沒了影踪，急聲的問道：「白福，你偷吃了！」

白福一聲嘿嘿的道：「不能算是偷，是你放在地上，一脚踢到我手中來，你想，我為甚麼不吃。」

「你不夠聰明，為甚麼要吃呢？」

白福聞言一愣，突然想小三子也吃的，立刻放落了心頭大石道：「下次我不吃就是了。」

小三子嘆了口氣道：「下次？還有下次？你怎麼不多想想，大仇當前，我睡那門子很熟？換了是你，白福，你睡得着嗎？」

是呀！白福轉念自忖：換上自己，便是睡不得了。

白福思忖間，小三子的話聲又起，道：「睡着睡着，又怎地會平空的往下面溜的？」

「對呀？」白福揚聲道：「你……你是有心……」

「我說大總管，若說是沒心的話，地方這麼大，怎會那麼巧正踢到你手掌心裡？唉！你不聰明。」

「你……小三爺，那並不是粒解渴丸？」

「誰說不是，要不是的話，我會吃？」

「既然如此，我不明白你指我甚麼地方不夠聰明？」

「唉！白總管，它要眞是粒解渴丸的話，我會給你吃嗎？」

「小三子，你……你說罷，究竟那粒藥是不是……」

「是一粒解渴丸，那沒有錯，錯在我已經加上了點東西。」

「是甚麼東西？你說……」

「我不說，你說，說，鏡門如何開啓，金庫門戶又怎麼樣打開？」

「小三子，原有心嚇我，嘿嘿，想從我口中說出開啓之法，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白福噗的一聲，摔倒地上！

一張臉成了紫茄子顏色，緊咬着牙，額頭黃豆般大的汗珠子，成串的滴落不止！

小三子一笑，道：「現在到了你所

謂『除非』的時刻，大總管，痛楚你還能忍受，等下由痛變癢時，只怕你是消受不了啦！」

可不是，白福已經是無緣無故的哈哈大笑起來。

聽說過古人英雄中，那位以「三板斧」坐上「瓦崗寨」的首領程咬金，就是笑死的了，不過那只是聽說，並沒有人見過，作不得準。

現在白福狂笑，却是事實，僅僅是笑，在下也不信不能自制到硬閉嘴巴忍一會兒，妙的是他癢，雖非「七年之癢」，但癢得可比「七年之癢」厲害，就像「香港脚」病患者最癢的時候一樣，搓、揉、抓、擰，都不管用，當其時，熱水一燙，往心裡癢到腦海裡，然後始止，這當空，甚麼「七年之癢」、「痲將之癢」、「皮癬之癢」等等「天下萬癢」，都可以不當作一回事，甚至這時出現「裸體美女」，也難以引發「天性本能」！

白福之癢，正是如此，笑着、抓着，抓無是處，全癢，是從筋骨五臟癢傳於外，抓不到癢處，是越抓越癢。

他受不了啦，別說像他這種天性懦弱的東西，就算是個殺人不眨眼的人物，那只是他殺人時不眨眼，被人殺時他也許就親娘祖奶奶的狂呼救命。何況這種癢比被殺前刹那還難受不知多少倍！白福擺手了，對小三子直擺手，是擺個不停。

小三子從從容容的以一柄鋒利匕首的尖兒，挑着手指甲裡的一些髒物，看也不看白福道：「有話說？」

「有……有……有……」他的話難成句，是笑得眼淚鼻涕一齊出的當兒，掙扎了說出這幾個字來。

「抱歉，」小三子依然是挑他的手指甲，道：「我祇是愛聽鏡門和金庫通向外面的開啓方法。」

「我……我說……我……說……」

小三子仍然不理會他，道：「說當然好，不過你聽明白，我是一句別的閒話不聽，止着笑和癢後，立刻說明開啓方法，否則就叫你笑個夠！」

「好……好……」

小三子冷冷地說道：「你雙手支地，倒立着就不癢了！」

白福立刻一個「大頂」倒立了而起，小三子這時凌虛彈出三指，白福並無所覺，倒立之後，眞如小三子剛才說的，癢、笑頓止。

止住笑、癢後，白福深感後悔，早知道如此簡單就能止住笑、癢，絕不會答應得那樣乾脆。

一轉念他又安心了，反正說不說是在自己，小三子又能把自己怎麼樣？

奇怪的是他打定主意不開口，小三子竟也不催促，兩個人又開始無言的乾耗下去。

很久很久，至少過了頓飯時間，白福已覺雙臂酸痛，有些支持不住了，才待人立而起喘喘氣歇息一下，小三子嘿嘿一笑道：「只要你站起來，笑、癢立即會重來……」

「沒關係，我再倒立……」

「那就不管用了。」

「騙誰？別拿我當小孩看。」

「信不信由你，倒立止癢祇能用一次，道理非常簡單，突然使氣血運勢，止住了癢的進行，但你又人立而起，氣血再順，重新倒立時，當然就再無效用。」

白福信了，甚麼氣逆血逆他似是而非的聽說過，氣血逆轉人則必死，於是他無可奈何的說出開啓鏡門及金庫的方法來。

小三子仍是冷着一張臉道：「好！我去開開看，若眞的能開，我馬上回來！」

「你一定要回來呀，我……」

「放心，我不像你，我是言而有信。」

小三子走了，白福坐立片時如年。小三子眞不含糊，盞茶之後果然守信回來了，並且又試過「金庫」門戶開啓之法後，回到了白福的身邊。

白福叫道：「小三爺，我沒有說謊了吧。」

「沒有，可是我沒有不守信呀，我這不是回來了嗎？」

「只是，小三爺請解我這笑和癢吧，我求求你！」

「白福，」小三子面孔一板道：「你要弄清楚，我可沒答應你，說要解去你的這種痛苦！」

「你……你……」白福聽了，道：「你答應的，答應回來了……」

「對！我現在不是回來了嗎？白福，解救你是一回事，回來又是另一回事，不能混爲一談。」

白福知道又上了當，哀求的道：「小三爺你行行好，我受不了啦，你……」

「求我沒用，想想當年自己的作爲吧，除非你以『死』來交換這種痛楚。」

「小三爺，就當我是條狗，是隻貓，是個畜牲……」

「你不是，但你却比畜牲還不如！」

「是的，不如不如！」

「你爲甚麼不多想想，世上還有能解渴的藥嗎？世上能有倒立就止笑、癢這一說嗎？哼！」

「彭」的一聲，白福摔倒在地上，他是支持不住了。

摔倒之後，並沒有笑或癢，不由脫口道：「原來這又是騙我的。」

小三子沒有理會他，自顧自的說道：「你後院裡停放的那輛雙馬車，我借用了，今晚用來取走此地的所有金磚和珍寶，那時候我會封死所有門戶，人死能有這麼大間『墓穴』的不多，你却是不多之中的一個。」

說完話後，小三子大步前去。

白福本想阻攔及跟隨而出去，但

轉念一想而作罷，反正小三子去後，自己隨時可以脫困，何必趕這時惹起小三子立下殺手。

白福不傻，他知道小三子不顧他而去，並不是放過了他，他明白他先時錯當「解渴丸」搶吞落肚的，十有八九是粒毒藥，只怕死已成定局。

不過也沒有十分焦急，小三子走了，只要小三子眞的走了，只要關門的聲入耳，只要再也聽不到小三子的脚步聲，自己是會很快回到自己住處，也就是在地室上面，那時最少有一半希望救自己不死，所以忍耐着去等，等他心中希望的聲音。

秘門開闔時的响聲，終於傳到，但他仍然沒有動，他是老奸巨猾，早已體會到「待機而動」的眞諦和妙處。萬事都不能急，他正像那位傳說中的「慢穩先生」，傳說慢穩先生離宅外五里赴友人棋約，棋正下到緊要關頭，家中小厮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到，告訴他家中起火，慢穩先生不問大火如何，却問小厮怎樣來的，小厮說一步也沒有停，狂奔而來，慢穩先生一笑，竟又下起棋來，友人不解，追問所以，慢穩先生道：「五里之遙，奔跑而至，費時頓飯以上這麼長時間，休說是我，就算是龍王去吐水灌救，也早已片瓦無存，既知已片瓦無存了，何必急急趕返？」

白福早已忖思好了，要活就得小心，多等一會兒百利而無一害，反正藥已入腹，若是藥性快而急，十分歹毒，早已死了，現在沒有死，何爭一時半刻。

關門聲傳來後已足隔盞茶工夫，白福方始長吐出心中積壓心頭那口悶氣，不再猶豫等待，開始了行動！

想起立，却嚇出了滿身冷汗，苦也，怎地不能轉側挪動呢？

試抬雙臂，有心無力，雙足亦然，猛力掙扎，無補於事。

刹那，他又覺得舌尖痲木，雙唇似乎腫脹肥厚了許多，奇怪！

既不能動，本能的裂唇狂喊，壞了，竟連唇齒舌尖都不聽使喚！

他的臉紅了，自己都能覺出有些火熱，冷汗已變作了熱汗，順頰而流，這並不是他因爲難以開口出聲或挪動，才焦急到這個樣子，而是他業已呼吸難暢，生出窒息的恐懼，把一張臉憋成了赤紅色。

白福的臉色變得極快，只一刹眼工夫，已由紅變爲紫，接着紫多黑少……黑多紫少……黑中透灰……灰多黑少，這時，他猛一挺，能動了，但是他再也動不了啦，五官中滴出腥血，頭已垂向一側，作惡者終自斃，白福了斷了他這罪惡的一生。

* * *

京畿哄傳着兩件大事，這兩件大事也巧，巧在不久前「女眞」入侵邊境，正好明軍有備，皇太極無功而退，天下稍見安定，慣於聲色犬馬的大夫們、王孫公卿，和習慣苟安的朝廷官們，無不錯覺到認爲早已再無邊患，天下太平，因之這時發生兩件事情，遂傳了開來。

其一是「黃河」水患成災，河南、山東災民數十萬，朝廷年年用兵無款可撥，地方盜賊如毛，官吏貪而無能，救災喊叫得滿天價响，不見一人下樓來，此時，突然由京師「八方鏢局」、「順天鏢局」、「三環鏢局」這三家最大規模的鏢局，聯合行動，保着三百四十輛鏢車，自京畿出發，此事不僅哄傳武林，也驚動了各地黑道高手，羣起爭劫。

妙的是在滄洲開始，直到德州，大小十六次圍劫，一干江湖黑道高手，非但人人臨陣捨退，並且自動的參加了保護這三百四十輛鏢車的行列，引爲天下奇談。

這撥鏢，目的地不遠，正是德州的「五省糧行」，鏢到之日，消息傳開，三百四十輛車，所保盡皆米麵，專爲救災之用，於是自即日起四散分發，凡是災民，一人半月足糧，銀五兩，直到發完爲止，有人探查是誰有這大手筆，所獲却僅一個奇妙的名字，那是「龍三公子」。

於是「龍三公子」在一夜之間成了家家戶戶皆知的人物，成了萬家生佛的神靈，也成了武林江湖黑道白道皆所敬重的英雄。

另外一件事情，是曾任八部總班頭四十年，案無不破，人稱「無孔不入」的名捕頭陸路通，在退休三年後的今天，突然又被徵召入部，仍任原職，聽說這是爲了某臣公的堅持。

有句俗語說「紙難包火」，沒多天，消息傳出，據說堅持甚至有些威脅的，要刑部尚書重召陸路通任事的臣公，是那位兵權在握守防山海關的吳三桂總兵。

說起來，在當時一位山海關的總兵，難以算得是甚麼臣公，堂堂刑部尚書，更不致於身受威迫而非從命不可，只因朝廷無能，外患內憂此消彼長，皇太極早已關外稱帝，李自成亂黨盜匪集衆數近五千萬，已有兵竄京畿之跡象，此時此地，一位總兵，其權其勢其力，顯然大過刑部尚書，況征召一個陸路通小事一段，爲官之道，在乎識得時務知得時機，陸路通遂被召用，吳總兵安心任所。

是黃昏，可惜無夕陽，滿天陰沉，暗成一大片。

西城的「牛街」，是位公卿臣宦的巨宅區，正是現任山海關吳總兵三桂的府邸。

這時，不過是正當晚飯的時刻，天經已黑到了數尺外難見模樣，因之吳府中，一片燈影，但在沉黑中似乎仍不甚光亮。

內宅的上房堂屋中，一位艷麗美極的貴婦人，坐於主位，身後二個伶俐的俊丫環，旁坐上一位早已過了中

年但仍妖媚的婦人，正在閒話家常。

閒話中，那位貴婦人對旁坐的中年婦人道：「鳳姊，事可是辦好了，妳說過的話該……」

被稱爲「鳳姊」的中年婦人詭秘的一笑：「么妹，這可祇是咱們姊妹倆的事，所以……」

貴婦人明白，一揮手，身後兩個丫環施禮退去。

室內的「鳳姊」，在聽丫環步聲遠去後，方始探手取出一個白玉小瓷瓶來，奉交給貴婦人道：「夜進一丸，管叫你欲仙欲死！」

貴婦人連臉也沒紅，接過白玉小瓷瓶，放置貼身處道：「一共多少粒？」

「放心么妹，百多粒丸，足夠妳用的了。」

貴婦人一笑沒有接話，鳳姊却又道：「么妹，事還沒有說完啦，那姓陸的是甚麼時候來？」

貴婦人又一笑道：「人已經到了，在前廳。鳳姊該明白，不管咱們是甚麼出身，如今可是吳將軍的人，這內堂宅第是尺寸之地，怎能容得那姓陸的亂闖，鳳姊，反正姓陸的也不敢多問你甚麼。再說這件事我也不希望算一份，妳就去前廳接見他吧，一切有將軍頂着，只要鳳姊妳知道分寸，放開手幹就是了。」

鳳姊掃了貴婦人一眼，笑了一笑道：「當年么妹就是聰明伶俐得叫人心服，如今嘛……可就眞是更聰明伶俐了。好，我前去前廳，事辦得如何，回來再和妳談。」

「不！」貴婦人十分乾脆的道：「鳳姊用不着再跟我談了，我剛剛說過，我不希望算一份！」

「隨妳吧！么妹，我去了！」

「慢些鳳姊！」

「么妹還有甚麼吩咐？」

「鳳姊，吩咐是不敢當，是小妹另有下情，爲了鳳姊這百粒藥丸，我用盡了辦法才迫使將軍去求告刑部大人，如今總算兩如人願，我呢是得着藥丸，而鳳姊妳呢，這個姓陸的人已來了，所以我已經叫人把鳳姊妳的東西，全送到了南城份屬我私人所有的那座宅子裡啦，妳會完了姓陸的，就請遷到那座宅子，今後和姓陸的交往辦事，也請全在這座宅子裡，這樣對咱們大家都好。」

鳳姊妙目中突然掠過一絲毒怨的煞光，但轉眼間已變作嬌笑，道：「哎唷么妹，妳可是越來越會辦事了。」

貴婦人冷冷地說道：「鳳姊請擔待。」

「沒這個話！」鳳姊若無其事的說道：「這是甚麼時候啦，此處又是甚麼地方，當然多小心才對，愚姊我感激還來不及呢！怎麼會……」

「好啦！」貴婦人接話道：「鳳姊請吧！南門那宅院裡，上房床下的那口箱子中，有五千兩銀子，那是鳳姊的。」

鳳姊頓知其意，道：「好，姊妹一場，愚姊也不多說甚麼了，那宅中的人，愚姊到後……」

「不用啦，我已經叫她們都回來了，這是爲鳳姊方便……」

「好！好！好！」鳳姊一連說了三個好字，其內心的恨怒已現於形色了。

她站起來向外走，走了才幾步，突然回頭向貴婦人一笑道：「對了，妹夫是守山海關，可不是這『北京』城，李自成勁旅已有北下之意，若是萬一，我是說萬一，那時候別忘了南門這片宅子，因爲那裡的確比這裡安穩得很多！」

話說完，不等貴婦人回話，已轉身推門而去。

她剛走，暗間絲簾兒一挑，閃身出來了一位彪形大漢，一望即知這漢子有一身超卓的功力。

大漢濃眉緊鎖，對貴婦人道：「圓妹，這賤婦已生毒心，要不要我去……」

貴婦人對着大漢嫵媚的一笑道：「姊妹一場，放過她吧！再說她也不簡單，萬一傷了你我多心疼，來嘛，抱我進去，趁現在我們先……」

「圓妹！丫環們……」

「都是心腹，要不那夜將軍突然回來，你能走得了？哼！」

大漢得意而笑，道：「其實姓吳的只是中看，依了我……」

「呸！別只說現成的話，依了你又怎樣？你能給我這裡的一切？記住，這樣最好！」

「我懂，妳吃最好的，住最好的，喝最好的，所缺也只是一個『睡』字，有了我，妳享的一切全都是最好的了！」

他話聲中，攔腰抱起了貴婦人，大步邁進了暗間。

這時，堂屋雕樑之上，輕如無物的倒翻下一個勁衣幪面黑衣人，面罩上那露出雙目的孔洞中，射出兩道寒光，挪步才待欺進暗宅，心頭念生，自忖道，這對狗男女必將歡好，有的是時間，不如先走前廳，聽聽賊婆娘胡說些甚麼，也見識見識這位「無孔不入」陸路通，竟究是何等人物？

念頭轉過，雙眉一動，堂屋中已然失去這個夜行人的踪跡，好快。

吳將軍府的前廳中，鳳姊正接待來自刑部的名捕，「無孔不入」陸路通。

寬敞而豪華的大廳裡，就只有兩個人在，主座的是那位鳳姊，賓座的自然是天下第一名捕陸路通。

早已有人獻過香茗，並且奉有嚴諭遠離大廳，這是女主人的仁厚處，也正是女主人的厲害地方。

大廳的門開着，並且是四敞大開，因之廳中耀眼生花的燈光，直映射到廳外數丈地方，若是廳外有人窺探

偷聽，很難藏得住身形。

廳中，賓主話聲甚低，那位「無孔不入」，在極光亮的燈光照射下，看得清楚，他不應該被稱作「無孔不入」，應該叫「無一可取」才最爲恰當。

那模樣，普普通通，正是在人海中每日都會見到不少的那一種，平凡，平凡到見過幾面也記不清楚和說不出來他的那樣子，因爲像他這樣的人，誰都見得太多，那樣的人都是一樣，一樣到使記性最好的人，也記不住他。

混身上下，沒有半點惹人起眼的地方，但是似乎並不俗氣，沒忘了，俗氣也是特徵之一。

年紀算來大約有六十四、五，但看上去却祇是五十二、三，花白的頭髮，花白的普通人所留的普通長短的鬍子，古銅色長衫，普通的福字履，總括的說起來，他是普通人，衣服普通，普普通通的普通老者是也。

鳳姊閱人多矣，她暗中也皺了眉頭，客套的話中，多少已有了幾分警惕！

難怪！眞難怪。

難怪此人會成爲無案不破的名捕，在他身上，誰也找不出半點可供記憶的東西或地方來，於是乎你轉眼間，已將他忘了個乾乾淨淨。於是乎他已經站到了你的身邊而你仍然不知，於是乎你祇有乖乖地伸出手來，帶那副他匠心獨具的特殊「龍虎銬」！於是他揚名天下！

對這種人，鳳姊心裡有數，輕不得也重不得，眞不得可又假不得。

陸路通嚴守他的身份應有的規矩，竟連頭都沒有抬，別當他沒抬頭就不會認清鳳姊的模樣，其實他早已看個清清楚楚，他心裡也有了數。

鳳姊先開口，話簡單，道：「陸爺，這裡是將軍府邸，恕我不能越規的招呼你，請問今天夜裡還有別的公事嗎？」

陸路通答得妙，道：「不敢相瞞，小老兒『東山復出』，是沾了吳大將軍的光，奉有部中專諭，一切以吳將軍府邸中的吩咐爲先！」

好厲害的話，更狠在上來就表示出內心的不滿和諷刺。

鳳姊來個「針尖對鋒芒」，一笑道：「陸爺要這麼說，有事可也不敢煩瀆大駕了，我可也不瞞你陸爺說，吳將軍是經不住內宅的千萬個囑咐才點頭，你陸爺要肯，肯一個幫忙到底，那就從現在起，僅僅是我和陸爺的事，陸爺敬請給我句痛快話。」

陸路通還能說甚麼，鳳姊的話全點明了，再接不下來，俗語說：「胳膊總強不過大腿」，於是一笑道：「夫人您痛快，小老兒聽喝就是了。」

「得了吧陸爺，我不信陸爺沒有認出『俏天狐』公孫鳳來！」

哎唷！她原來是那隻俏天狐，不用說，十有八九她疑心生了暗鬼，才破開臉皮奇藥換得陸路通重被徵召，實爲其用。

陸路通沒有驚訝，淡淡的說道：「不敢瞞妳，我是早已認出來了，可這又算甚麼呢？遠的不如說近的，府上裡面的那一位，又是甚麼出身？如今可是將軍夫人，沒見有個敢小看她的。」

「行了，行了，當着面那自然是，背後可就……」

「夫人，你總不能堵塞天下人的嘴巴吧？」

「說得是，我說陸爺，半個更次後，在南城那……咱們再會，你有空吧？」

「一句話，半個更次後見，小老兒向妳先行告辭。」

陸路通走了，在他身後，緊緊追躡着一條黑影，陸路通竟無所覺。

鳳姊也走了，將軍府的人根本沒有看見她走出大廳，但是當內宅有人追問下來，役丁進廳去看的時候，早已不見了這位鳳姊了。

南城外，那裡住着不少苦朋友，地近「天橋」，作甚麼都有，不過不論你是幹甚麼的，時已二更，除非作賊的，現在都是應該進入夢鄉去見周公。

半箭外有座十來棵樹的小林子，陸路通一頭鑽了進去。

離陸路通約隔半箭遠的黑影，突然一頓，暗暗一笑，身形停下，奇特的是他已不再掩進，而是大大方方的步向小樹林。

果然，陸路通當這人已近林邊時，自林中踏步而出，兩個人對了面，相距丈遠止步，互相望着。

陸路通先開口，道：「朋友你很夠坦誠，也夠聰明，請講，爲了甚麼緊緊的追踪老朽？」

這人道：「在下要說給陸老丈一個故事聽聽。」

「老朽很想聽，也願意聽，可惜今夜不行。」

「錯過今夜，老丈就聽不到了。」

「朋友年紀不大，恕老朽妄尊，老弟，別再那麼說，日子還長遠得很呢！沒聽說嗎？急亂會失心智，多想想，咱們緣份似乎正濃，改天見到的。」

「老丈，錯過今夜，再見的機會不多，想我再說這個故事的機會更沒有了。」

「那就對不起了，老朽今夜沒有時間聆聽。」

「陸總捕，這可是個機會，是爲了你陸總捕頭，我才留住機會。」

「謝了，眞的由衷感謝，奈何咱們相逢恨晚，老朽有約在先，所以……」

「所以你更要聽，這故事和你今夜的約會有關。」

「年輕朋友，別當老夫老邁到不中用的地步，我已經知道和今夜之約有關了，所以我才不能在今夜拜聽高

論。」

「總捕頭，『俏天狐』非但是淫娃，而且更是個無惡不作的女魔頭。」

「對，閣下說得不錯，但我也知道，那又如何呢？」

「總捕頭，」這人聲調變了，不悅且帶威稜的說道：「你不緝之爲民除害，已然有愧職守，如今竟聽其令諭行事。」

「閣下住口，人人有向善之心，昔日之淫娃，今朝未必仍然是蕩婦，何況老夫是在辦案，辦吳將軍交代老夫的案件，案件內情，要她公孫鳳加以說明，如此而矣，閣下怎地把亂語惑人？」

「好，淫婦昔日姊妹，能有甚麼好貨，妲己雖已爲王妃，妖狐仍是妖狐，尊駕威望久傳，應多珍惜羽毛，莫將四十年俠名，斷送在淫娃蕩婦之手。」

「閣下夠了，老夫今夜自知閣下心懷善意而來，因之任憑閣下發言而不辯不爭，老夫敢說，公孫鳳將要說及的案情，必與閣下有關，閣下請聽老夫兩點要求，第一，即日請遠離京師；第二，留下公孫鳳的性命，老夫以閣下之言回贈閣下，亦請珍惜羽毛。」

「陸路通，你是非管不可？」

「報名再談。」

「龍小三。」

「啊？」陸路通一聲驚呼之後，道：「濟災活命數十萬的龍三公子？」

「那是應盡的本份，談不到甚麼。」

「龍公子，老朽仍本初衷，要求公子看我一面，千仇萬恨多留兩天，明夜此時，老朽必然恭候大駕，拜聽所教如何？」

「陸爺，公孫鳳在下遲早要殺的，這一點陸爺請勿忘記。」

「老朽不會忘記，只請留情兩日。」

「好，在下遵命。」

「公子，明夜之約……」

「正三更，不見不散。」！

你拱手，他抱拳，龍三公子進了樹林，陸路通却走往公孫鳳所約的地方。

人有「錯手」，馬有「失蹄」，經驗閱歷無人能及的「無孔不入」，功力技藝已是當代第一高手的龍三公子，竟雙雙只顧對答，忘記了「隔牆有耳」這句話。

他倆都走了，一個瘦小的人影自林中悄然出現，這人一點頭，噗嗤一笑，自語道：「阿彌陀佛！這眞是『天將降大財於吾人也，必先鬼使神差聆得機密』，嘿嘿，走，追上去，正好報復昔日兩年苦監的仇恨。」

假如小樹林外，陸路通再見到的不是龍三公子，他會很輕易的發現了身後有人追踪，可惜不是假如，他眞的是碰上了龍三公子。

他和龍三公子素不相識，但是只憑龍三公子救災活人性命這一件事，他從心底就沒有產生過任何懷疑，一個非不可抗衡之力而言無信的人，怎會巴巴的去爲數十萬災民的生死打算？

正因這個緣故，瘦小漢子很容易發現了公孫鳳的所在地，也興起了一個歹毒無比的念頭。

是夜三更，瘦小漢子由南城繞向西城的「牛街」，「牛街」雖不全是回教朋友所住的，但很難找到一座不是回教朋友們開的店舖。

瘦小漢子走到一條小巷的巷頭，白天這裡是座茶樓，現在深更夜半，當然全都休息了。

那瘦小漢子敲着門，如打鼓般的響，平日若是這麼晚的話，借給他兩個膽子也不敢回來，當然更不消說把門打得如打鼓這般响，擾人清夢。

裡面的人醒了，醒了自然爲了開門，沒有拉開門門之前，問道：「是那一位？」

話雖客氣，這正是明白做人三昧的原因，門固然有好處，關上它不愁外邊人看到，但也有壞處，那就是在裡面的也看不見外邊，客客氣氣問一聲，萬一外邊的這位「此馬來頭大」，那正好，不落任何埋怨，如果來人不夠份量，那有得你瞧了。

瘦小漢子答道：「是馬老魔吧！我蘆杆兒。」

「蘆杆兒」正好活像這人的瘦小，不過他這麼一報名，門裡的馬老魔可火上了三千丈，開了門道：「是你娘嫁了人？風雷火閃的來認爹？要不擂你娘的那門子的大門！」

馬老魔在這座茶樓裡，算不上字號，要不他爲甚麼要離開暖被窩去應門呢？可是瘦小漢子的份量比他還輕，他不罵是白不罵，並且知道這一陣的雷聲般打門聲，上上下下早已被吵醒了，準罵不出毛病來，也許一罵不知罵上「最裡邊」那一位爺出來，給「蘆杆兒」添上頓揍，那就更可合自己的心意啦！

他罵着，把業已放在橫門上的手垂了下來，接着又罵道：「告訴你，這兒沒你親爹，滾到『石頭巷』（那是後面的石頭胡同，妓館之所在地）去認那些『大茶壺』吧！」

蘆杆兒今朝似有鬼神附體，在外邊就開口罵道：「我說馬老魔，我又沒玩你的親媽，又沒壓你的妹子，你那媽的噴那裡的糞，快開門，老子的給『馬太爺』送信來的，誤了事可由你負責。」

一聲說是給「馬太爺」送信來的，馬老魔猛地打了個冷顫，竟然沒敢回嘴，馬上開門。

門一開，蘆杆兒睁起本來就不很大的蝦蟆眼，狠狠的說道：「你小子等着看，老子先辦正事，事完了咱們再算賬。」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馬老

魔管的是應門，蘆杆兒挨窩囊罵已經是數不勝數，一朝得理，豈能再饒人，於是必然有一場吵架。

蘆杆兒可不姓盧，他姓馬，說起來一筆寫不出兩個「馬」字來，何況他們眞的是堂兄弟，堂兄弟拿着親娘祖宗互罵，這眞是有點那個了。

蘆杆兒馬自得說畢，大踏步往後走去，一連過了三道盤問的關口，才被召喚進入最後的豪華上房中。

別小看這座茶館，它却是藏龍卧虎，上房中，馬自得恭恭敬敬的肅立着，牙床上，一人側身背外，正有兩名只穿大紅兜肚的美娘子，在替那人「鬆筋軟骨」的「拏龍」。

那人因爲背外面裡，難見模樣及年紀，但說話聲强而有勁，有威嚴的道：「講，講完了再拆你小子的骨頭，他媽的可也不想想，馬老魔是你的堂兄啊？」

馬自得戰戰兢兢的道：「太爺，是他先開口罵人。」

「誰也脫不了這軟鞭子去，講，深更半夜，甚麼消息這麼要緊？」

「回太爺，小的見到了龍三公子……」

話還沒有說完，牙床上的人猛的一翻坐了起來，他肩上的美女，正巧來了個「仰脚墩」，可好看了，白的、紅的、黑的原形畢露。

他這一坐對了馬自得，認出來了，正是當年慘殺龍隱龍爺的元兇之一，那「半天雲」馬如飛！

「快說，在甚麼地方見到他的？還有些甚麼人？他紮根接骨的在甚麼地方？說呀！」

「太爺你別急，小的非從頭說起不可，要不……」

「叭！」馬自得被「半天雲」馬如飛一掌打倒地上，半天雲馬如飛打了人，還怒聲罵道：「你的膽子可眞大，我偏偏不從頭起，要問你甚麼答甚麼！」

別看馬自得挨了一掌，竟沒有叫痛，捂着腫了的腮頰，道：「太爺你老請息怒，太爺，屋裡人多，有些事和話……」

半天雲馬如飛點點頭，深悔剛才太過暴燥，揮退了兩名赤身的美女，揚聲對外邊叫道：「馬勝、馬勇聽令！」

外邊有人應了聲，馬如飛道：「給我嚴守住前後通路，別管是誰，不報名擅自闖進者，格殺勿論！」

外面再次應聲後，馬如飛才轉對馬自得道：「好小子，剛才那一巴掌值十兩金子，事完了就給你，現在你就由頭到尾的說吧！」

馬自得說了經過，那眞巧，當陸路通和龍三公子林外答對時，他正好早一刻被夠狠的賭徒追打逼債，無路可逃，才逃到那小樹林裡。

他把所知說出後，馬如飛緊皺雙眉，道：「消息固然可貴，但是又有甚麼用呢？俏天狐那騷娘兒是天地都不怕，現在全用上了暗的，還不知道能不能鎮住那龍三公子……」

馬自得接口道：「太爺，您老人家知不知道這『無孔不入』陸路通爲人？」

半天雲馬如飛冷哼一道：「老子是黑道上，蘭凉地方首霸，怎會不知道這老兒的作風和爲人？」

「那就是嘍！」馬自得笑嘻嘻的說道：「小的有條妙計，是一條連環妙計！」

「說，是甚麼連環妙計？」

馬自得放低了聲音，使半天雲馬如飛湊上耳朵才能聽得到，不過當馬自得話說完後，半天雲馬如飛竟哈哈地狂笑起來，可見馬自得的這條妙計是玄妙至極。

馬自得似乎言猶未盡，又低聲說了幾句話，馬如飛直點着頭，最後一拍馬自得的肩頭道：「眞有你的，此間事了，你隨我回馬家溝，俺有份『總管』的差使給你，現在……你去拿，這是一百両金子，是你的了，只要記住，明天午前回來，你要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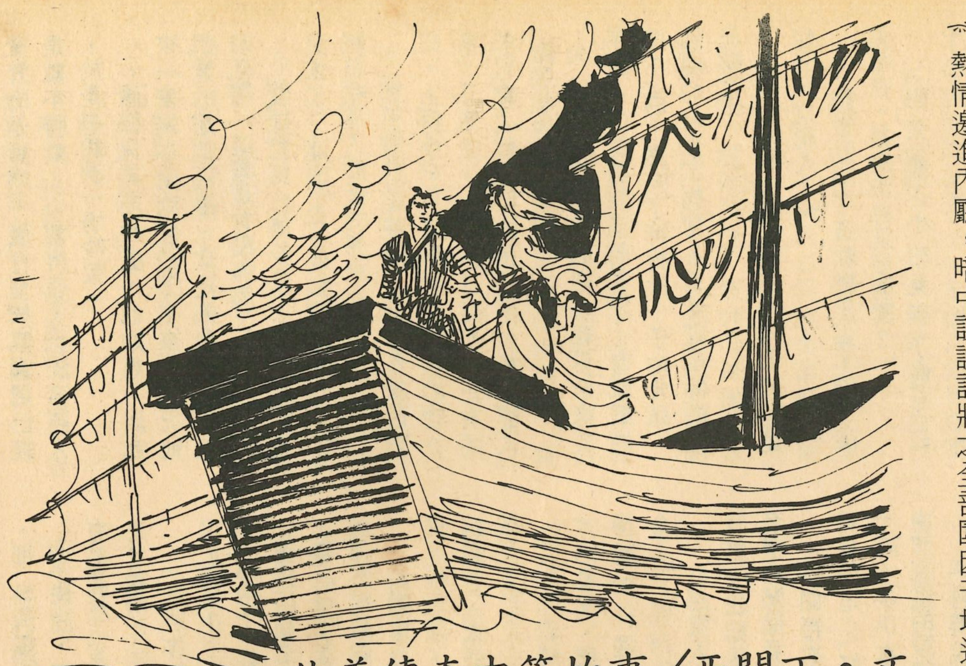
馬自得接賞叩謝後，自動退了出去，馬如飛立刻召進親信高手馬勝、馬勇，各携兵刃暗器，二個人由高處去的，目的地正是現住南城的「俏天狐」公孫鳳的家。

眞夠巧，正好遠遠的地方，看到公孫鳳親自提燈送客，被送的人，自然是「無孔不入」陸路通。（未完・三）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彩色廣告（粉紙）	
封底全版	HK $ 6,000
封面裏全版	HK $ 5,000
封底裏全版	HK $ 4,800
內頁全版	HK $ 4,000
黑白廣告（報紙）	
內頁全版	HK $ 2,000

上文提要： 楚天翔、劉西等易容混進長龍幫分舵內探查消息，得知當年捲盜鏢局巨款的邵凌霄已改名趙光白投靠長龍幫，並甚得幫主之重視，如今被派往巨蛟幫偷襲，楚天翔與白髮娘子商議，認爲救人乃自救，決定往巨蛟幫去報訊，豈料當日上官百拜敗于五毒教手下，羞恨難平，此時相見，不信其善意報訊，竟假意熱情邀進內廳，暗中設詭計將之全部圍困于地道內……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武林謎圖

全權付託交重任　生死關頭見眞情

楚天翔急又道：「不急不急，彼此考慮考慮，對大家都有好處！」

上官百拜道：「老夫給你們頓飯工夫考慮！」

「不，非兩個時辰不可！」

「不行，最多半個時辰！」上官百拜言畢，聲音寂然。

朱乙乙低聲說道：「咱們答應不答應都不好！」

楚天翔笑道：「不必緊張，他是色厲內荏，你們沒發覺他今日之語氣已比昨夜軟了麼？待長龍帮大軍一到，他非乖乖放咱們出去不可！還有一點，若我沒有估計錯誤的，此刻天色尚未亮！」

顧塔問道：「天色亮不亮，又有何關係？」

「天未亮他便主動降低條件跟咱們談判，証明長龍帮大軍已迫近，而他又沒有必勝把握！」

藍蕙嘆息道：「眞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果然過了一陣，通氣孔裡又再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敝上問你們考慮清楚了否？」衆人一聽，心頭更踏實。楚天翔輕輕叫大衆不要回答。那漢子問了三遍，不見回音，又回去覆命了！

白髮娘子道：「稍候你們誰也不許作聲，由楚少俠應付一切！」經過這段日子，五毒教上下對楚天翔均心服口服，是故無人有異議。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又聞上官百拜的聲音。「諸位考慮清楚了否？」

楚天翔道：「已過了兩個時辰了麼？」

上官百拜怒道：「你別再裝蒜，老夫的耐性有限！」

楚天翔心平氣和地道：「上官帮主，晚輩斗胆問一句，長龍帮的人來了沒有？」

「放屁！來不來與你們都無關係！」

楚天翔長長一嘆。「如此咱們還有甚麼好說！」

上官百拜威脅道：「你再不開腔，老夫便下令放水，屆時你們千萬莫後悔！」

楚天翔道：「帮主太過固執，心中老存着玉石俱焚之心，難怪心智閉塞，腦袋不靈光！眼前巨蛟帮之最重要敵人不是咱們，而是長龍帮！最佳辦法是彼此合作，遏止長龍帮獨霸長江之野心！你殺了咱們有何好處？把關係弄僵，亦無好處，屆時再要求合作，彼此心存芥蒂，只有利於長龍帮！」

地窖裡寂然一片，半晌，方再聞上官百拜問道：「教主，這小子能夠代表你麼？」

白髮娘子道：「他不但能代表本座，還能代表本教！此事本座已全權交由他處理！」

上官百拜吸了一口氣。「老夫也問你們一句，如果老夫現在無條件放了

你們，你們又是否能眞心實意，與敝帮聯手共抗長龍帮！」

楚天翔道：「這個不須担心，能制服長龍帮，就等於保護了自己，何樂而不爲！」

上官百拜道：「此事還得教主親自答應，老夫方能放心！」

白髮娘子道：「本座答應你，其實我早就想跟貴帮長期合作，共禦外敵！」

「好，貴我雙方最好能夠結盟！」

白髮娘子一口應允。當下頭頂「隆隆」一聲響，上面露出一個洞口來，接着又見一條繩子垂了下來，藍蕙首先搶上前，道：「待屬下先上去，以免有詐！」白髮娘子連忙令洪清香尾隨她上去。

經過三盞熱茶工夫，地窖裡的人已全部到了上面之聚義廳。上官百拜一臉陰沉，拱手道：「多多得罪，盼教主海量包涵！」他又着人準備三牲果品。

俄頃，大廳外已擺上一張長長之供桌，巨蛟帮的人手脚俐索，眨眼之間已裹上紅布，擺上燭台、香爐、果品。又一忽，三牲也擺上來，上官百拜道：「教主，咱們一起跪下發誓！」

白髮娘子本要楚天翔代表，連連向他打眼色，不料楚天翔只當作沒看見，沒奈何只好自己上前跪下，上官百拜道：「教主，你莫以爲老夫爲人反復，便虛以委蛇，其實老夫今番是誠心誠意欲與你合作的，而且將來咱們尚可進一步合作！因此你發誓時，最好也誠心！」言畢他高聲發下毒誓，再向天叩了九個頭！

白髮娘子心頭一驚，當下亦發了重誓，上官百拜扶她站起來，喝道：「酒來！」旋見一名漢子捧上一碗酒，一把鋒利之尖刀，上官百拜捋起衣袖，持刀在自己臂上一刺，鮮血滴落酒中，然後把刀與酒遞給白髮娘子。

白髮娘子依法炮製，亦滴了血，兩人各自喝了幾口血酒。上官百拜精神煥發，高聲道：「從此之後，巨蛟帮及五毒教便是一家人，同甘共苦，共同進退！五毒教之弟子是巨蛟帮之姐妹；巨蛟帮之哥們，也是五毒教之兄弟，必須互相尊重！」

言畢惹來一陣掌聲，上官百拜回首望一望白髮娘子，白髮娘子亦說了一番門面話，然後雙雙步入大廳。大廳正中早已加上一張虎皮椅，上官百拜請她坐在自己旁邊。

楚天翔道：「帮主，事不宜遲，請將長龍帮來犯之情況介紹一下！」

「昨天半夜，老夫接到消息，長龍帮向敝帮派了近千人，由魯金、駱嶽昆仲率領，估計行程，大概已在六七里外，這消息是白鯊堂提供的！老夫跟白堂主相交甚篤，他不會騙我，而且據說那些人均是長龍帮精英！」

楚天翔再問：「貴帮此刻在此的共有多少人，可堪一戰？」

上官百拜道：「只有四五百人，如今老夫已把人分成兩批，一批埋伏在外圍，另一半在總舵附近。」

楚天翔眉頭一皺，道：「就算加上咱們也不超過六百人，人數上已輸了……帮主準備如何抵禦？」

「總舵內有些機關設施，但看來作用不太大，咱們巨蛟帮都有與敵玉石俱焚之志，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敵，長龍帮要消滅敝帮，也得付出沉重的代價！」

「帮主是否有考慮，把人馬拉到外面去？須知困守此處，對己方十分不利！」

上官百拜答得十分堅決。「不行！這爿基業已歷三任帮主，更不能毀在老夫手中，況敝帮上下均存心與它共存亡，又怎會撤退！」

「晚輩可否斗胆問你一句話？」

上官百拜道：「此時何時，有話但說無妨，老夫知你聰明睿智，亦望你能替咱拿個主意！」

楚天翔從容地問道：「帮主認爲一座大屋有價值，還是人命價更高？」

上官百拜一呆，隨即不悅地道：「這還用問麼！但老夫自有苦衷，絕不能率手下離開敝帮總舵！」

楚天翔嘆了一口氣。「如此晚輩已無話可說了，只想知道帮主對此戰有幾分把握？」

上官百拜想了好一陣方道：「大概有五六成。」

楚天翔步步進迫。「假如沒有咱們之助，又有幾成取勝把握？」

上官百拜臉色一變，雙眼瞪着楚天翔，似乎很担心五毒教會食言般。「兩三成把握！」

楚天翔搖搖頭。「在下看只有三四成把握！蓋人數不如對方多，武功平均亦不如對方，只佔了一個地利，能有五六成把握？」

上官百拜乾咳一聲。「除非貴方不盡全力，否則他們能抵禦五毒教之毒手？」

白髮娘子道：「我身上解藥不多，不能給貴帮事先服食，毒粉一洒開，很難保証不誤傷自己人！再說施毒也不如幫主想像中簡單，須有許多條件配合，方能發揮最大之功效。」

上官百拜道：「不管是勝是負，今番都非跟他們拚個分明不可！」話音剛落，即見一名探子，滿頭大汗地跑了進來，上官百拜急問：「是否有敵情？」

探子報道：「啟稟幫主，敵人已進入董總堂主之佈防線內，離總舵只有三四里，請幫主準備！」

上官百拜揮揮手：「再探，快把吃的東西端上來。」眨眼間，即有人提着幾桶麵條和碗筷上來。上官百拜忙道：「諸位，時間緊迫，請莫客氣！且先吃一點，待勝利之後，再好好慶祝一番！」

當下衆人也不客氣，紛紛上前盛

麵大吃，戴朗星道：「幫主、教主，在下只有一個請求，希望能將化名趙光白之邵凌霄讓給咱們幾個，蓋咱們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恨！」

上官百拜笑道：「如此更好，本座豈有不答應之理！」

吃飽的人都把兵刃亮了出來，楚天翔道：「請幫主安排及佈置！不過晚輩尚有一個請求，希望幫主派人帶在下到各處走走！」

上官百拜立道：「卜老七，你跟楚少俠去看看！」一位長相精明的中年漢應了一聲，便帶楚天翔到各處看了一下。楚天翔又問了其機關佈置所在地及開啟之法，待他倆到大廳，廳內只剩下寥寥七八個人。

猛聽外面有人呼道：「長龍幫大少幫主駱嶽大駕光臨，請上官幫主迎接。」

上官百拜氣納丹田，冷冷地答道：「駱嶽是甚麼東西，要老夫迎接！上官百拜就在此，有話快說，有屁便放！」

又聽駱嶽道：「久仰幫主大名，今日小侄特地造訪，不想幫主拒人於千里之外，而且兵戎相見……」

上官百拜截口道：「乳臭未乾的小子，也敢在老夫面前揚威耀武，你們今日來的目的，老夫瞭如指掌，亦早有準備，舌粲蓮花也騙不了老夫，還是喚駱致遠出來吧！」

「小侄今日此來，實有一事與幫主商議……」

「是不是要與老夫合作？嘿嘿，要老夫替你們掃除障礙，最後才回頭來收拾老夫？」上官百拜言畢大笑不已。

駱嶽忙道：「幫主這樣說，難免過於偏激，今後彼此共享榮華，有何不可？」

「放屁！老夫又不是三歲小孩，若你是誠心誠意的，何不進來商議？」

駱嶽道：「幫主對咱們有疑，小侄不敢貿然進去，最好請幫主移玉出來商議！」

「駱致遠早已來了，爲何不喚他出來答話？」

「小侄與家父失去聯絡多時，此番來此，全是小侄自己之決定！」

上官百拜大笑，「豎子無知，竟敢欺我，若無駱致遠給你撐腰，料你吃了老虎膽也不敢來犯！閣下若存心合作，會把楊再旺秘密訓練的五百名殺手帶來麼！」他提高聲音又喚道：「駱致遠啊駱致遠，你早有滅我之心，彼此心中都明白得很，還是乖乖出來答話吧！」

外面一陣沉寂，半晌又聞駱嶽道：「小侄早說過家父不在此……」

「住口，老夫不願意見你，限你在兩盞茶工夫內，帶人滾！嘿嘿，否則休怪老夫無情！」

外面傳來另一個青年的聲音：「老匹夫！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們不肯合作，便得投降了，咱們已將你緊緊包圍，猶如甕中捉鱉，再敢反抗，管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上官百拜怒道：「豎子何人，竟敢目中無人，口出狂言，老夫非代駱致遠教訓教訓你不可！」

「長龍幫之少幫主，巴縣分舵舵主駱山是也，奇怪的是家父正要我來教訓教訓你這老不死的，是以你也不必枉費口舌了。」

上官百拜勃然大怒，長身大踏步出去，道：「老夫倒要看看你是甚麼東西！」楚天翔連忙扯出汗巾，蒙住嘴臉，隨他出去。

白髮娘子道：「咱們也先蒙住臉吧！最好不要露出行藏，好給對方一個迎頭痛擊。」

上官百拜往大門口一站，只見廣場上黑壓壓的站了不少人，前面一排乃巨蛟幫的徒衆，雙方劍拔弩張，十分緊張。上官百拜喝問：「誰是駱山？」

駱山拍拍胸膛，道：「在下便是，上官百拜你到底答不答應跟咱們合作？」

楚天翔急問：「貴幫準備如何合作，敝幫跟貴幫合作，有何好處？」

駱山見他蒙臉，冷笑問道：「閣下是甚麼鼠輩？能代表上官百拜麼？」

上官百拜道：「他是新加入敝幫的弟兄，老夫帶他出來，當然可以代表老夫說話，小子你害怕他麼？」

駱嶽沉聲道：「你們聽着，敝幫駕臨長江，已是勢之必然，假如巨蛟幫肯接受敝幫領導，成爲白帝城的一個分舵，則萬事大吉，否則只有滅亡一途，而且沒有討價還價之餘地！」

駱山接口道：「兩條路擺在你們眼前，一條是活路，一條是死路，要生要死，全憑你們自己決定！」

上官百拜怒極反笑，仰天打了個哈哈：「老夫活了五六十年，閻羅王都不敢收留我，憑你們幾個小子，便想決定老夫之生死，簡直荒謬！告訴你們，老夫之生死，由不得你們決定！」

駱山道：「多說無益，弟兄們一齊上，誰殺得了老匹夫，賞銀千兩！」

上官百拜冷笑道：「賞銀千兩，駱家出手也太低了！」言未畢，雙方已經接觸起來，長龍幫人多，集中攻一點，巨蛟幫幫徒有點抵擋不住。

楚天翔低聲道：「幫主，放一部份進去！」上官百拜撮唇一哨，兩長一短，手下們立即讓開一條路，即有十來個大漢衝了上去！上官百拜雙掌一揮，擊向左邊那個，那漢子知其厲害，連忙讓開，不料上官百拜乃成精之狐狸，經驗何等豐富，掌至中途，突然一橫，兩掌結結實實地按在右首那個大漢身上！

那漢子慘叫一聲，衝口噴出一股血箭，身子彈起，倒飛落廣場，不能動彈！上官百拜冷冷地道：「這便是爲了千兩賞金之下場。」

楚天翔長劍翻飛，三招之間，已刺倒了一個大漢，但五六十個大漢已由大門衝了進來，他也不阻攔！

石階下之長龍幫幫徒衝上來的越來越多，上官百拜和楚天翔半推半就，攔住一部份，放了一部份。駱峯見狀忙道：「裡面一定還有人埋伏，必須立即衝進去。」

駱山帶了幾個人，首先衝上去，突道：「你們上石階，快！」他自己雙脚一踏上石階，倏地拔空而起，準備越牆而入。

上官百拜恨他入骨，豈肯放過他？猛聽他大叫一聲，也躍了起來，雙掌向上推去，這一招他有必勝之把握，因爲對方先躍起，力已將盡，沒法在空中移挪閃避，若比拚內力，他自信即使自己內傷未癒，仍能將對方傷於掌下！

不料駱山他們早有準備，他人一躍起，左臂一揚，拋出一條麻繩，前端縛了一隻鐵鈎，鐵鈎恰好勾住牆頭，臂上用力一拉，身子如離弦之矢般射出！

上官百拜反應雖快，仍遲了半步，那雙掌眼看要落空，驀地化掌爲爪，十指一合，只抓住其靴子，刹那間，氣竭力盡，身子落地，只聽駱山長笑道：「上官老匹夫年老氣衰，只配替少爺提靴！」

上官百拜幾乎氣炸了肺，推開大門，衝了進去：「老夫不殺你枉爲人！」楚天翔長劍急揮，將那些大漢攔住，可是那些人經過多年之訓練，不但出手毒辣，而且悍不畏死，他一柄劍只能攔住六個人，其他的如潮水般自他身旁衝進去！

楚天翔急道：「你們快上來攔截！」不料巨蛟幫幫徒根本不知他是誰，無人聽令，楚天翔氣急敗壞地跑了進去，見上官百拜正纏住駱山在廝鬥：「上官幫主，你是一幫之主，怎地辦事如此輕率，外面的人正等你指揮！」

上官百拜吃他一罵方瞿然醒來，急忙發嘯不已，楚天翔揮劍接下駱山的刀，道：「幫主應以大局爲重，您且去指揮一切吧！」

上官百拜這才退了開去，跑出大門外，楚天翔邊鬥駱山，邊轉首打量戰場，衝進來的長龍幫幫徒，約莫有五六十個，但他們並無討到便宜，相反而丟了十多條人命，那是因爲五毒教的毒物制勝之故！

白髮娘子有了毒物之助，便能乘虛而尋隙，擊殺對方！墨麗之武功在五位堂主之中最高，她素來以武功取勝，而不使用毒物，白如霜則不同了，白堂之女弟子都擅使淬毒暗器，憑此暗器，亦大佔便宜。

那些衝過來之弟子，一個一個倒下地去，只看得駱山又驚又恨，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是誰？」

楚天翔道：「你又何必知道？咱們早有準備，你們今天討不到好處的了，還是乖乖回去吧！說不定，各路英雄此刻已敉平了貴幫巴縣分舵！」

駱山色厲內荏地道：「去一個死一個！你以爲咱們分舵便無準備？咱們正盼望他們去送死哩！」

「你執迷不悟，今日死在此處的，不是別人，而是你！」楚天翔長劍絕招連施，眨眼間已佔了上風。猛聽外面殺聲更盛，而能夠衝進來之人，却越來越少，駱山不由暗暗心驚。

白髮娘子冷笑道：「弟弟何必跟他磨菇，今日對他們來說，也是來一個死一個！」

顧塔恐朱乙乙經驗不足，一直傍着她，朱乙乙起初見對方人多，還有點害怕，但却越鬥越勇，漸漸也不害怕了。天盛鏢局之舊人，因一心只求殺死邵凌霄，是以一直躲在暗處，隱忍不發，幸好在場之人，已足可應付！

上官百拜一出大門，便遇着了魯金：「老匹夫！咱們先來鬥鬥！」上官百拜脫不了身，只好邊鬥邊發嘯，霎時間，三枝火箭衝上半空，綻開了三朵烟花。

駱峯呼道：「小心，這是敵人之暗號，提防對方尚有埋伏！」俄頃，遠處果然傳來喊殺之聲。

駱嶽道：「二弟，你乘老匹夫被纏住，快率人衝殺進去！」他親自帶人向石階衝殺過去，守在大門外石階下之巨蛟幫弟子雖然是巨蛟幫之精英，但仍無法與對方匹配，倒地的人越來越多！

駱嶽道：「上官幫主，你識時務的還是投降吧！」

「呸！上官幫主即使肯投降，還有咱們呢！」只見屋頂上躍下好些女將，却是藍蕙、洪清香和黃若蘭等人！

三人一現身，便衝進人叢中厮殺，洪清香一甩袖，拋出好些蝎子來，有人呼道：「小心毒物，少幫主，看來她們是五毒教的！」

藍蕙道：「我的乖乖，你眞聰明，一眼便看出乾娘們來了。」五毒教之出現，成功地遏止了長龍幫湧向總舵之人流。

上官百拜又驚又急又怒，眞恨不得一掌擊斃魯金，可是他內傷只癒八成，是以只能與對方鬥個平手，魯金亦料不到他如此不濟，忍不住譏道：「上官百拜，你眞是浪得虛名啊！」

上官百拜更怒，他吸取上次教訓，儘量尅制自己，見招破招，默待形勢發展。

遠處喊殺聲越來越近，上官百拜偷眼一望，只見處在外圍的雙方人馬都漸漸移到廣場中來，一看即知己方損傷遠比對方大，連董存禮也掛了彩！

黃若蘭突然改變打法，如穿花蝴蝶般在人叢中翩翩飛舞，她每接近一人，便偷偷向對方拋出一撮藥物，只對着衣上拋洒，是以對方也不留意。

忽然有人道：「不好，這妖婦洒的

可能是毒粉，怎地有異香？」眨眼之間，已有二三十個大漢被藥物洒中，其中包括駱致遠之五子駱坡。

黃若蘭衣袖一甩，自內掉下兩隻蜂巢，只聽她撮唇而哨，蜂巢裡的黃蜂都飛了出去，向那些身上被洒中藥粉的大漢飛去！她哨聲不絕，遠遠傳了出去。過了片刻，即見附近之黃蜂聞哨而至，就似頭頂上佈了一塊黃雲般。

黃若蘭繼續在人叢中跑動，長龍幫弟子見她如遇鬼魅，忙不迭閃開，却讓巨蛟幫的人找到機會，乘虛下手。

由附近聞哨而至之黃蜂雖多，但只起恫嚇和騷擾作用，由黃若蘭所飼養之那兩筒黃蜂，却是經她瀝心訓練，而且都帶毒液，被其螫中，傷口附近立即紅腫痳木起來，即使不立即死亡，也被對方殺死，只可惜黃若蘭身上的毒粉太少，未能全面控制局面。

忽聞駱嶽高聲喝道：「不必害怕這些毒物，快放火燒！」手下們如奉綸音，立即去找尋火種等物。

黃若蘭一聽，臉色登時變了，急道：「快動手！」眨眼之間，由各處傳來之長龍幫幫徒越來越多，廣場上擠得密密痳痳的。

與此同時，巨蛟幫總舵突然響起「轟隆」一聲響，緊接着一股濃烟直沖上半天，圍牆內响起一片驚叫聲，上官百拜又驚又急，奈何甩不開魯金之糾纏。

＊　＊　＊

楚天翔之武功畢竟在駱山之上，鬥了三四十招之後，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刺了駱山一劍，不料駱山性子十分之烈，受傷之後，更似一頭野獸，大吼一聲，鋼刀急舞，全是進手式，看來他竟想與敵同歸於盡。

楚天翔自然不想與他同歸於盡，對方急他才不與他一般見識，先行穩守，再伺機反攻。

白髮娘子等人之情況又不同，她們紛紛得手，但其中仍讓兩個大漢突破封鎖，向內跑去，說時遲，那時快，但見柱後飛來一道白光，急劈第一位大漢。

那漢子猝不及防，舉刀一格，但聞「噹」地一道震耳巨响之後，他虎口發痳，手中刀再也握不穩，「嗆郎」一聲，跌落地上！人影一晃，劉西標了出來，飛起一脚將他踢飛。

第一個大漢後退，把背後那個同伴一齊撞倒，宋雲及馬猛同時標出去，一刀一個，送他們到閻王爺處報到。劉西道：「教主別緊張，還有咱們哩！」

話音剛落，忽聞後堂有聲响，緊接着有人叫了起來：「有敵偷襲……啊……」最後那一個啊字，叫得十分凄厲，其安危不問自知。

馬猛道：「不好，一定是長龍幫的人，兵分幾路，有的由後面攻進來。」

戴朗星道：「你們兩個跟我來，說不定邵凌霄那厮在後堂！」衆人精神一振，宋雲及馬猛便跟他們向後跑去。

大廳內剩下來之長龍幫徒，只餘七八個，董懷義估計白髮娘子等人已足以應付，是以對劉西道：「咱們也去後堂吧！」

話音剛落，又聞駱山悶哼一聲，原來他又中了楚天翔一劍，楚天翔道：「少幫主不如投降吧！在下已手下留情了，總不能一而再，再而三讓你！只要你棄械，在下保證不殺你。」

「放你娘的屁！」駱山雙眼盡赤，鋼刀亂砍，一口氣攻了七八招，全是不要命的打法，楚天翔不為所動，見招破招，尋找第二次機會。

忽聞藍蕙道：「弟弟，姐姐來助你！」她尖哨一聲，一條青竹蛇便向駱山彈跳過去，駱山吃了一驚，連忙偏身一讓，楚天翔見機不可失，長劍立即趁勢迴削過去。

駱山連忙揮刀來格，楚天翔正要他如此，劍至半途，微微一沉，改刺其脅下空門，駱山大驚而退，他退楚天翔立進，長劍一絞，正中駱山之上臂，但見他痛呼一聲，極力後退，衣袖都全染紅了。

楚天翔再迫前幾步，已將駱山迫至牆角：「你還有再戰之力麼？」

駱山色厲內荏地道：「老子已知道你是楚天翔！你殺了我不打緊，但長龍幫絕不會放過你！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楚天翔道：「在下殺了你之後，尚可以再殺幾個，連本帶利都賺回來，我還擔心甚麼？」言畢即展開瘋狂進攻，駱山性命危在旦夕。

就在此刻，內堂突然傳來一道巨响，震得人人耳鼓嗡嗡作响，以致巨响之後，房舍倒塌的聲音都忽略了，楚天翔劍刺至一半，也停在半空。

突聞藍蕙大叫起來：「不好，劉西他們進去內堂……」她聲音戛然而止，也令到衆人心頭倏地一沉。

白髮娘子道：「一定是長龍幫幹的，咱們進去看看。」楚天翔頓然一醒，長劍一橫，將駱山一條胳臂砍了下來，尾隨而去。

駱山強忍疼痛，罵道：「楚天翔，你記着……老子今生與你沒完沒了……你休想有好日子過！」他話未說畢，大廳之內人已跑得乾乾淨淨。

只見黃若蘭及上官百拜衝了進來，兩人心念同伴之安危，沒人去理他，只有隨後而進的魯金，見他滿身鮮血，委頓於地，大驚上前。

駱山咬牙道：「魯叔叔你不必理會小侄，先去替我殺了楚天翔。」

「是那個楚天翔？」魯金從未見過楚天翔，是故有此一問。

駱山咬牙道：「就是那個穿藍衣的蒙面漢子。」

「老夫先扶你出去再說吧！」魯金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他出去，交人妥善看護，方回身再進。

此刻，自左首圍牆殺進來之駱峯，亦已衝至大廳，見到魯金即道：「內堂的敵人似乎不多，咱們進去看看！」雙方會合，直衝進內堂。

巨蛟幫聚義廳與內堂之間，尚有一座不小的庭院，這時雙方正殺得難分難解，率人自後偷襲的是楊再旺，他們以炸藥炸開後牆，形成聲勢，然後泉水般湧進去。

後堂住的是巨蛟幫頭目之家室，因震力大，有幾棟房舍已倒塌，裡面的人，生死未卜，只氣得上官百拜雙眼盡赤，見人便殺，幾乎用盡其全身之力，長龍幫幫徒見他似瘋狗一般，都避之則吉。

長龍幫人羣之中，尚有一個引人注目人物，便是化名趙光白的邵凌霄。

戴朗星等人見到他，正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五個人一齊向他衝過去！邵凌霄雖有了靠山，但仍暗暗心驚，忙吩咐同伴上前助陣，他是長龍幫新貴，無人敢抗令，是以待戴朗星他們衝至邵凌霄面前時，已有三四個大漢中橫在邵凌霄前身。

劉西道：「頭兒，這幾個讓給咱們！」戴朗星和董懷義虛晃一招，自劉西身旁閃過，一位大漢驍勇，一長臂，揮刀攔截董懷義！劉西眼明手快，伸腰招腿一蹬，便將他踢翻。「快走。」

邵凌霄抽出長劍，冷冷地道：「你們眞是陰魂不散哪！待我來超度你。」

「操你大妹子！」董懷義怒極，罵道：「死到臨頭猶不自知，誠可悲也！」他標前首先揮刀向邵凌霄砍去。

邵凌霄長笑道：「以前你已非吾之敵手，何況在今日！」他長劍見招破招，一有機會便反攻，反壓住對方。

戴朗星亦早已拔出長劍，怒道：「狗養的雜種，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他自旁攻上去，招招凶狠毒辣，甚至不顧自身之安全。

邵凌霄武功進步再大，也敵不過昔日的兩位同袍！幸好長龍幫的人多，很快便有人上來助他，邵凌霄心神稍定，狂言道：「戴朗星、董懷義，你們眞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撞進來，不過今日死在此處，尚有我這位舊友，可替你們收屍。」

董懷義罵道：「咱們不殺死你，又怎甘心死！你放心，假如死了，也別擔心，因為你無葬身之地！」他拚死揮刀，把十多年之怨恨全部發洩出來，眨眼間已殺死了兩名長龍幫的漢子。

一名經楊再旺訓練的殺手道：「你們幾人是活得不耐煩了麼，大家上，先幹掉這幾個。」

楚天翔、上官百拜及白髮娘子一齊至後堂一看，即知大勢已去，且已方逐漸被他們包圍起來，楚天翔沉聲道：「上官幫主，在下再一次敬告你，今日你若還執迷不悟，便會把最後一注輸掉。」

上官百拜雙眼盡赤，道：「在下還有甚麼不能輸的！」

「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錯過今日，今後尚有報仇之機會。」

上官百拜揮揮手，道：「你們走吧，老夫今日非跟他們拚個明白不可。」

楚天翔一把拉住他，道：「你不走，你手下還有生存者麼？快帶咱們去地道裡！快！」

白髮娘子忙高聲叫道：「戴總鏢頭，快回大廳，此處風大施毒後果不好，快！」

劉西最聰明伶俐，聽弦歌而知雅意，亦急呼他們進大廳。董懷義沒奈何拉着戴朗星向大廳內跑去。邵凌霄哈哈大笑，「讓他們進廳去吧——去見鬼。」

此時楊再旺已清除了後堂裡的人，聞聲亦知其意思，點頭道：「火藥手準備，讓他們一齊開花吧！」

上官百拜被楚天翔半推半拉，扯進聚義廳，一望藍蕙、洪清香、白如霜等人均在，獨不見黃若蘭，白髮娘子道：「快喚黃堂主進來。」

洪清香泣聲道：「啟稟教主，黃妹妹已經……已經死了。」

白髮娘子似被人戳了一刀，急問：「是那個天殺的，殺死了她的！」

藍蕙道：「她是先中了暗器，最後才讓駱嶽殺死的，咱們都救駕不及。」

她們在說話，楚天翔則一直在留意四周，却不見長龍幫的人進來，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上官百拜，你不是要見老夫麼？如今老夫來了，何不出來暢談？」

上官百拜咬牙低聲道：「此是駱致遠之聲音！」當下提高聲音道：「駱致遠，彼此勢同水火，還有甚麼好談的！你有種的便進來吧！」

白髮娘子瞿然一醒，一眼見到董存禮，一身是血，倚在牆上喘氣，忙上前道：「董堂主，你懂得開啟地窖的機關麼？快，咱們必須立即逃脫。」

董存禮猛吸一口氣，走至一根柱子後面，用力一拍，柱子彈開一扇小門，只見他伸手進去，但聞軋軋聲响，地上出現了好幾個活板。

駱致遠哈哈大笑。「上官百拜，你放明白一點，所謂好死不如賴活，投降還有一條生路，否則管教你們全部上西天！」說至最後那句，語氣已變得十分陰森！

楚天翔道：「快下去吧，否則不及！」

上官百拜轉首回望，道：「但老夫還有許多手下在外面……」

董存禮喘着氣道：「外面的弟兄已死得差不多啦……」楚天翔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他用力一扯，兩人首先向洞中躍下去！其他人見狀亦紛紛效尤，顧塔則拉着董存禮躍下去。

待最後一個人躍落地窖，上官百拜揭開一處地板，用力攪動一個鐵環

，上面的活板才關了上來，董存禮問道：「誰有火摺子的？」

朱乙立即把火摺子晃亮，董存禮又打開了一扇石門，道：「此路通往江邊，快走！」當下衆人都跑進地道去，上官百拜走在最後，又把石門閉上，此刻同時，上面突然傳來一道悶響，地道裡亦猛烈地震動了一下，似乎要倒塌一般，沙石都跌了下來！

劉西道：「好險，咱們走遲一步，便完蛋了。」

上官百拜咬牙道：「好毒辣的駱致遠，老夫與你勢不兩立！」

楚天翔道：「快走吧，逃過今日，還怕沒有報仇之機會麼？就怕逃不出去！」

上官百拜沉聲問道：「楚天翔，你口口聲聲說逃跑，是不是貪生怕死之徒？」

楚天翔道：「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在惡劣環境下生存，比死還難受！晚輩決心跟長龍幫周旋到底！」

上官百拜道：「好，就冲着你這句話，本座如今便封你爲巨蛟幫副幫主！」

白髮娘子急道：「不可，是我先邀他當敝教副教主的！」

「哼，貴敎全是女子，只他一個男子，適合麼？」

「你別管！那個男的不喜歡委身衆香之國！」

楚天翔道：「在下向來喜歡自在，莫說是副幫主，就是幫主教主，也不放在我眼內，」稍頓又道：「對不起，在下可能無意中得罪兩位了，但我發誓，日後兩位用得着在下的，只須一紙相召，在下……」

上官百拜嘆息道：「所謂人各有志，老夫不會勉强你！」他意興闌珊地揮揮手。「走吧，先離開這裡再說！」

＊　＊　＊

羣豪來至地道盡頭，上官百拜排衆而前，推開一塊大石，一陣江風吹了進來，衆人精神均是一振，只見岸邊濁浪滔天，原來此處有塊岩石，長長伸出去，是故江水特別急，亦因此行人甚少。

董存禮在前面帶路，一直抄隱蔽的小路走，至停泊船隻之處，幸好那些船未遭破壞，羣豪方鬆了一口氣。

衆人火速上船，楚天翔道：「快揚帆起錨！」衆人七手八脚幹着，未幾，一艘艘船兒便離岸了。五艘船的舵手，全由巨蛟幫的幫徒擔任，他們最熟悉這一帶江面情況，因此船行甚速！

忽聽有人叫道：「你們看！」羣豪抬頭望向山上，但見一股濃烟衝上半空，火光閃動，山城內遠遠傳來呼叫哭啼之聲！

上官百拜大叫一聲：「駱致遠，老夫不殺你……」話未說完，已「咕咚」一聲，仰天跌倒在甲板上，一時閉住了氣！

楚天翔急忙爲他推血過宮，忙了好一陣，方見上官百拜悠悠醒來，他勉力坐起來，又哇地一聲，吐出一口血來，楚天翔忙安慰他，「上官幫主盼你節哀，養好身子方能報仇！」

白髮娘子與董存禮亦在旁安慰。

朱乙道：「此處風大，不如扶他進艙內！」因爲山城的火越來越大，她怕他觸景傷心，是以有此建議。

上官百拜突然一手緊緊握住楚天翔的手。「老弟，你得答應老夫一件事，否則老夫死不瞑目！」

「幫主有話就說，但不可說喪氣的話就是！」

「老夫一來功夫不深，二來身子不好，三來智慧不高，浪得虛名，上愧前任幫主，下愧弟兄……今後復興巨蛟幫之責任，便交由老弟你了！」

楚天翔吃一驚：「這如何使得？晚輩功夫更淺、又欠人孚，如何能當此大任！」

「老夫不管你當不當幫主，只要你大力協助敝幫弟兄復興就可！但蛇無頭而不行，你暫時便代理幫主吧！」

楚天翔死命搖手，連聲推却，上官百拜雙眼一瞪，又吐出一口鮮血來。「如何不行？你武功在年輕一輩中，算是數一數二之傑出人物，智慧及反應，比起許多威名長輩更高！今日一戰，敝幫和五毒教的人有那個不服你的？只要老夫一聲令下，無人敢不聽你的命令！董堂主！」

董存禮含淚應道：「屬下在……請幫主發令！」

「本座的話，你聽見沒有？」

「屬下字字都入耳……」

「你服不服楚大俠？」

「屬下口服心服，並願意供他指揮使喚，而無怨言！」

「可是騙我乎？」

董存禮「噗」地一聲跪在甲板上，向天發下毒咒。「弟子董存禮今生今世願聽楚天翔大俠之命令！若有違抗，葬身魚腹！」

楚天翔連忙將他拉扯起來，道：「董兄，你這是折殺我了！你們硬要我……咳咳，這祇是看得起我，但只怕誤了你們之大事！」

上官百拜道：「老夫還未糊塗，才不會看錯人！」他轉頭又對白髮娘子道：「敎主，不管老夫以前得罪你多少次，希望你大人大量，包涵包涵，老夫實在慚愧！存禮，你要代老夫賠罪！」

董存禮又「噗」地一聲向白髮娘子跪下，白髮娘子連忙去拉他，上官百拜道：「莫非教主不接受老夫道歉？」白髮娘子聽他這樣說，只好生受了董存禮三個响頭。

上官百拜這才露出笑容，道：「老夫亦希望教主能摒除成見，協助敝幫復興！」

白髮娘子嘆息道：「貴幫之敵人，亦即是敝教之敵人，今日一戰，長龍幫亦不會放過我，試看今日駱致遠人在暗處，便可將貴我雙方打敗，放眼

長江，還有那個幫會能與之一戰的？駱致遠下一個要消滅的目標，說不定便是敝教，唯一能夠自救的，便是各幫會聯手與長龍幫周旋！因此幫主大可以放心！」

上官百拜噓了一口氣，道：「如此老夫方放心！」

白髮娘子又道：「快扶幫主進艙休息！」

巨蛟幫的人立即將其幫主扶了起來，上官百拜回頭道：「你們也進艙，老夫還有話說！」

衆人尾隨他到船艙，上官百拜又道：「楚兄弟、存禮、劉步雲，教主亦請帶幾位心腹進來！」

進船艙的共有七八位，楚天翔先將他扶倒，躺在毡上，道：「幫主先休息一下，有話待你傷癒之後再說。」

「不！」上官百拜堅快地道：「下午咱們船便泊岸，派人上岸購買糧食，順便替我準備三牲菓品，老夫要替楚兄弟主持入幫儀式！」

楚天翔臉有難色，吶吶地道：「此乃大事，晚輩非請示過家師不可，請幫主體諒！」

上官百拜臉色一沉。「今後巨蛟幫行事作風，全由你領導，假如你是正義之幫，家師又有何理由反對？」一頓續道：「尚有一點，老夫若不先替你主持入幫儀式，又怎能安心！」

白髮娘子道：「這的確是件大事，幫主且容他考慮一下吧！」

上官百拜又道：「老夫可給他便宜行事，只要巨蛟幫能再度屹立於長江，不受人欺侮，只要他找到接任人，便可隨時離開，如此他還有甚麼顧慮？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像你以前那樣，雖然瀟洒，但能幹甚麼大事？頂多得個虛名，你能爲武林做些甚麼事？當然人各有志，有的只求威名，有的是希望能爲武林盡點責任！」

楚天翔想不到他竟能說出這樣的一番道理來，細思一下，深覺有理，乃毅然道：「好，晚輩答應您！」

船艙內立即响起一陣歡呼聲，上官百拜喜道：「如此老夫便可安心睡一覺了！」衆人聽他這樣說，便相繼退了出去。

一出船艙，楚天翔即問：「長龍幫的船有否追來？」答是沒有，衆人這才放心。

下午船泊岸，購買了糧食和食品之後，又繼續航行。船過了最險之巫峽之後，便在大寧河對岸停了下來。

晚飯之後，巨蛟幫內人在甲板上支起供桌三牲菓品等，待點了香燭之後，楚天翔跪下，由上官百拜替他主持簡單的入幫儀式。

俄頃，上官百拜亦跪在楚天翔旁邊，虔誠向上天禱告，他聲音極低，楚天翔聽不到他說甚麼，只見他站了起來，道：「本幫弟子，代理幫主楚天翔聽着，今後若本座不在，一切幫務由你主持，若有人不聽命令，當作犯幫規第三十六條，重者殺！」

楚天翔一聽，吃了一驚，正想說話，但上官百拜已續道：「巨蛟幫弟子全跪下！」

五毒教弟子一聽，都忙退開，霎時間，巨蛟幫弟子脆了一地。上官百拜道：「請大家發誓，願意聽代理幫主命令！其他不在場之弟子的行爲，汝等有責任督促！」巨蛟幫上下此刻同仇敵愾，比任何時候都熱愛本幫，是以無人猶疑，隨即發下咒誓！

上官百拜直至此時，臉上方露出笑容，喝一聲禮成！當即用尖刀把三牲切之分食。「酒來！」

楚天翔忙道：「幫主內傷未癒，不宜多飲！」

上官百拜道：「老夫粗魯不文，又沉不住氣，實枉人幫主，錯過今夜，本座以後亦聽你的命令！」他接過一碗酒，一仰脖便將酒乾了。「兄弟，今夜不比尋常，你該陪老夫喝一碗！」

楚天翔只好也端起一碗酒，一口喝乾，背後響起一聲喝采。「代幫主好酒量！」

白髮娘子見他們喝得高興，也端起一碗酒，道：「願敝教與貴幫能興隆昌盛，日後合作更好，乾！」

「乾！」甲板上的人齊喊了一聲，紛紛喝起酒來。

上官百拜大笑，「今日新敗，弟兄心情不好，不知貴教有誰能歌否，請賜一曲助興如何？」

白如霜道：「小妹願獻醜，若不能入耳，亦請原諒！」掌聲雷動，白如霜先清一清喉嚨，然後輕啓朱唇，唱了起來。

她唱的是當時流行的「掛枝兒」小曲，曲云：「金針兒，我愛你是針心針意，望得你眼兒穿，你怎得知！偶相逢，怎忍和你相拋棄。我時常來挑逗你，你心腸是鐵打的。倘一綫的相通也，不枉了磨弄你。」

這時候，沒有甚麼歌曲比情歌，更能掀起氣氛，一曲終，巨蛟幫上下死命要她再來一曲。白如霜忙道：「咱們藍堂主才是此道高手，別看她平日凶巴巴的，她唱起歌來，教漢子們都一陣昏迷！」

藍蕙啐了她一口。「敢情你自己想漢子想得昏迷了！既然大家不嫌棄，小妹也來獻丑！」

她聲音清脆，難得的是其婉轉之處，從容不迫，更勝白如霜一籌，一撥尖，高入雲霄，游刃有餘。

她唱的是「鎖南枝」泥揑人，曲云：「傻酸角，我的哥，和塊黃泥兒揑咱兩個。揑一個兒你，揑一個兒我。揑的來一似活托，揑的來同床上歇臥。將泥人兒摔碎，着水兒重和過。一再揑一個你，再揑一個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這一曲情意更濃，白如霜笑道：「姐妹聽聽，藍堂主是不是想漢子想昏了？」

墨麗道：「巨蛟幫的弟兄，也得來一曲，否則不公平！」那些漢子們比娘兒們還忸怩，你推我讓的，無人肯出去。

上官百拜道：「老夫累了，須下去休息，諸位繼續吧，明兒見！」衆人見他精神比日間好多了，不虞有他，便任由他去了。

推讓了好一陣，巨蛟幫方有人出來唱。他唱的也是「掛枝兒」謝杜康，曲云：「杜康哥，我把你做恩人叫。虧殺你造下酒，成就了多少相交。三杯落肚其實妙，春興虧你發，春愁虧你消，生澈澈要去的冤家也，虧你弄醉留住了。」

這謝杜康上面還有一首駡杜康，那漢子不敢唱，誰知同伴不依，硬要他再唱，無奈只好紅着臉再唱上一闋。「俏娘兒指定了杜康駡，你因何造下酒，碎倒我冤家，進門來一交，跌在奴懷下，那管人瞧見，幸遇我丈夫不在家。好色貪杯的冤家也，把性命兒當做耍！」

男男女女一直鬧至半夜方散去，白髮娘子心中頗有感觸，暗道：「我教全是女子，長此以往，終非辦法，幸好楚弟弟加入了巨蛟幫，以後較好想辦法。」

天亮之後，船又起錨，向下流駛去，楚天翔一夜沒睡，雙眼紅腫，朱乙乙低聲問道：「昨夜酒喝得太多？」

楚天翔搖搖頭，道：「上官百拜將巨蛟幫交給我，你說我能睡得着覺麼？」

朱乙乙笑道：「有這許多人要你安置，你更不該睡不着覺！恭喜你，成爲巨蛟幫代幫主！」

「你別取笑我……」楚天翔話未說畢，見董存禮匆匆跑來，急問道：「總堂主有事麼？」

董存禮滿頭大汗地道：「適才屬下去看望幫主，誰知推開門已不見了人，我到處找他不着，代幫主，您……」

楚天翔未待他說畢，便三步拼作兩步，跑去船艙，船艙內果然空空如也，楚天翔眼尖，見毡下露出一角信紙來，忙抽出來看，只見上面寫了幾個字。

「天翔老弟！愚自知力不能助巨蛟幫復興，因此自願提早歸去，幸勿以我爲念，今後一切唯望老弟挑起了！愚生於長江，死亦該在長江，老弟萬莫以此爲悲，更不必派人打撈，一切隨緣！你我來生再會！」

楚天翔心頭猛地一沉，董存禮接過遺書看後，亦作聲不得。朱乙乙是外人不便看信，但自他倆表情中，已猜出了幾分，霎時間，船艙內靜得落針可聞。

良久，方聞董存禮問道：「代幫主，幫主說得有理，敝幫目前最大的事是重新復幫，而不是老幫主之生死，你看咱們如今該怎辦？」

楚天翔頭也不回地道：「通知幫內弟兄，替幫主戴孝，午飯之後，各堂副堂主以上的人，全都到此，本座有話交代！」他雖剛加入巨蛟幫，但說話間，自有一股威嚴，董存禮應聲而去。

楚天翔將信遞給朱乙乙：「朱姑娘，請你轉給教主過目！」他獨自坐在艙裡，閉自冥思。

刹那間，船上的人全都知道上官百拜跳江自盡之事！正如他的話，不必派人打撈，事實上江水湍急，一夜之間，屍體可能已在千百里外，頃盡全幫之力，也未必能找得到！

首先到船艙的不是巨蛟幫的人，而是白髮娘子：「楚弟弟，你有何打算？」

「第一步，須找個地方立足，連立足之地也沒有，如何跟對方周旋？」

「姐姐贊成之至，稍候靠岸之時，姐姐便派人回去把教內的人和物全移走！」

楚天翔用驚詫之目光望着她，白髮娘子含笑續道：「姐姐想將敝教之新址，建在貴幫附近，如此便可互相支援，亦不必太擔心長龍幫來偷襲！」

楚天翔大喜：「小弟眞是求之不得，多謝姐姐支援，小弟正擔心，力有不逮哩！」

其實白髮娘子心中另有打算，不過她嘴上却道：「姐姐只有你一個親人，能不替你着想麼！」

楚天翔問道：「姐姐認爲在何處立足比較好？」

「當然仍在長江流域一帶，否則人家只道咱們害怕了長龍幫。」

「好，那就在這附近找尋一下吧！此段乃巫峽跟西陵峽之間之江面，所有來往之船隻一到此，必須將速度放慢，易守難攻！」

當下白髮娘子便下令把船泊定，又派人上岸去尋找建幫之地址。午飯後，楚天翔又在船艙宣佈上官百拜之死訊，巨蛟幫弟子一聽，都十分激動，一個大漢道：「幫主是被長龍幫迫死的，咱們一定要替他報仇！」

眞是一呼百諾，董存禮忙道：「弟兄們，老幫主既然已棄咱們而去，日後橫在咱們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是復興，二是報仇，是以本幫非有一位能人來領導不可！幫主已去，代幫主自然就是咱們之新幫主！」

船艙內響起一片歡呼聲，巨蛟幫幫徒一個個上前向楚天翔行幫主之禮，楚天翔横下心腸，一一接受！

＊　＊　＊

光陰荏苒，眨眼之間，已是次年之春時。長龍幫經過一年之工夫，已將長江中上流之幫會毀的毀，滅的滅，降的降，基本上已統一，勢力之大，不獨是長江流域，就從整體武林來看，亦是可數之大幫！

駱致遠已隱隱然成爲長江流域之武林盟主，聲威顯赫一時無兩，而在征戰之中，他只丟了兩個兒子之性命。這個損失對他來說，實在太小了！而所得到的，却有數不盡之風光。

長龍幫之命令，所到之處，無人敢抗拒；長龍幫的人，所至之所，無人敢吭一聲，本來對武林謎圖尚有覬覦之心的，此時也打消了主意。

武林變化有如長江流水般湍急，但在有些地方却沒多大之變化，這便是五毒教和巨蛟幫！

＊　＊　＊

巨蛟幫和五毒教苦心經營，在山裡挖了洞，所有的人都在洞內生活，洞外建了幾棟竹舍掩飾。他們一邊訓練弟子，一面開鑿地道，直達江邊。在山裡種菜種高粱，基本上可以自足。

朱乙乙已離開去闖盪江湖。楚天翔專心訓練巨蛟幫弟子。長龍幫楊再旺能夠訓練出五百名出色之殺手，他自信也可以。

白帝城一役，巨蛟幫逃出來的只有百餘人，後來再秘密派人到白帝城附近收集失散之舊部，又得了百餘人，那一役巨蛟幫被殺死殺殘的已逾一半。其後又至各地聯絡處收回舊部，並招兵買馬，經過半年之苦心經營，人員已擴展至四百人！

五毒教的人員一向維持在四五百人之間，她們自然比巨蛟幫輕鬆，董存禮不是一個十分出色的人材，但勝在勤勞、忠心，處事仔細，他分擔了楚天翔不少工作。

墨麗之武功頗好，她常來協助楚天翔訓練巨蛟幫之弟子。這天黃昏，楚天翔見她滿頭大汗地走過來，乃道：「辛苦墨堂主了，今晚請在敝幫晚飯，聊表寸意！」

墨麗爽快地道：「好，我也有話與你商量！」

楚天翔遂請她到房內坐：「墨姐姐，小弟很想聽聽你對訓練方面的建議。」

墨麗嘆息道：「人可以慢慢訓練，三年不行便五年，但最大之問題是貴幫沒有大將！他日眞要與長龍幫決戰，你將無將可用！」

楚天翔也嘆了一口氣：「這問題小弟早已知道，只是難以解決，誰肯在這個時候加入敝幫？再說這種人必須可靠忠誠，否則秘密外洩，出師未捷身先死，要再一次建幫，困難更大！」

墨麗道：「愚姐有兩個建議，一是白鯊堂已被長龍幫消滅，聽說少幫白英逃了出去，且其武功盡得乃父眞傳，若有他助，你大可以放心！」

楚天翔道：「這半年來，小弟整天困在山洞裡，外面的消息毫不知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只是他如今在何處？還有一個建議是甚麼？」

「這個消息是白如霜透露的，她前天剛從外面回來，原來她是白英之堂姐！你大可以問她！第二個建議，嗯，你知不知道董存禮對她有意思？」

「老董家人全被長龍幫殺死，是該再成家了，只是白堂主是否對他有意思？」

墨麗笑道：「假如白堂主沒有興趣，我何事來找你？看來你得撮成他們的好事了！爲人幫主，理應關心下屬，否則那有人擁戴！」

楚天翔笑道：「說得是，小弟以後一定遵命！」說着下面的人把飯菜送上來。「沒甚麼好菜，您別見怪！」

「自己人還說這種話！」墨麗道：「你得多吃一點，看你這半年多，比前瘦多了！朱姑娘知道必定心痛死了！」

楚天翔心頭一跳，强笑道：「你說到那裡去了？」

「你們天生一對，人見人羨，你又何必擔心人家取笑！」墨麗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乃天經地義之事，你年紀已不小，找個紅粉知己，也是時候！」

楚天翔心頭一動，脫口道：「姐姐年紀比我大，莫非已有意中人？」

墨麗粉臉羞紅，啐了他一口：「你怎地燒到我身上來！」

楚天翔正容道：「姐姐若有意中人，小弟願意撮合之！」墨麗再也坐不下去，說了聲不吃，便一陣風般衝了出去！楚天翔更認定她已有意中人，不由暗怪自己甚麼也不知道！

次日一早，楚天翔跑去找白髮娘子，把墨麗昨夜所說的話複述了一次，問道：「教主是否也認爲她已有意中人？而其意中人就在敝幫內？」

白髮娘子哈哈笑道：「眞是傻子，你不會鼓勵他們來追求我教的女弟子？其實敝教弟子，早已過了標梅之期了，再嫁不出去，便都要成爲老姑婆了！」

楚天翔抬頭道：「姐姐也該找一個如意郎君了！」

白髮娘子嗔道：「臭弟弟，連你也來消遣姐姐！我今生都不嫁了，你待怎地！」

楚天翔聳聳肩膊，道：「那可能是五毒教之福！小弟走了。」他返回巨蛟幫，立即召開會議，道：「諸位均已到達適婚年齡，長期隱居山洞，當找不到對象，本座已跟五毒教教主商議過，只要諸位對她們有意思，大可以展開追求，本座絕不反對！當然不能誤了正事！」

幫徒們一聽此言，均露出喜色，楚天翔接着問道：「白鯊堂跟咱們老幫主，有甚麼關係？」

董存禮道：「白堂主名沐金，年輕時跟老幫主拜過把，後來因各自事忙比較少來往！」

「聽說白沐金之子白英未遭長龍幫毒手，如有這關係爲何他不來投？」

董存禮一怔，道：「他若知道必會來投，看來他是不知道咱們之下落。」

「幫內弟兄有人認識他麼？派人去找尋看看，聽說他盡得乃父眞傳，有他加盟對敝幫大有裨益。」（未完・六）

上文提要：鐵山等一行，來到塞外邊沿，持甘夫人手書，求見許將軍。許將軍熱情引見，並爲之分析境內外兵力分佈形勢，但當許夫人出現之後，他們態度逆轉爲冷，亦不加挽留。鐵山夫婦離開許府，感到無限失望，又十分疑惑……鐵山一行繼續上路，在接近烏魯木齋的途中，遇到兩幫人堵截爭鬥，錦衣幫欲恃強凌弱，包蓮兒挺身而出，以渾厚內力，不用動手之下令錦衣公子知難而逃……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皋飛・文　高可・圖

羌笛怨

身陷美人計　忠義不能辱

現在鐵山也不說話了，他却以他神奇的內力，對四週的鐵板作了一番測試。

三面的厚度都在三寸以上，只有一面約莫五寸。

除非借重寶刀寶劍，沒有人能對三寸厚的鐵板破壁而出，那麼另一面爲甚麼要五寸的厚度？

那一面並不全是五寸厚度，只有一道木門是這樣的，當然，它是十分堅硬的楠木，如果找不到開關或鉸鏈，想打開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自然難不倒鐵山，經他運起暗勁一震，厚重的木門便已應手而開。

他像風一般的捲出門外，及舉目向四週一瞥，心頭不由一涼。

包蓮兒是在他身後失踪的，但他適才破門而出的鐵籠却將一條甬道塞得滿滿的，找不出半點空隙。

這個鐵籠好像天生就在這裡的，鐵山有點不解，難道它的作用只是爲了誘人入伏？

鐵山入伏是在另一個方向，絕對不是被他震開的木門，於是他彈身一躍，再度進入鐵籠之內。

他要找出另一個入口，他是由那兒進來的，應該不難找到。

但，鐵板渾然一體，找不出半絲縫隙。

這怎麼可能，放着兩名偷襲他的大活人還躺在這裡，他不相信就找不出入口。

是的，他可以找，還可以逼問這兩名人質。

可是一陣脚步之聲破壞了他的計劃，他不能被困在鐵籠之中，那是十分不利的。

他迅速躍出鐵籠，順手抄起一把長刀，雙目精芒閃閃，冷冷的逼視着來人。

前面仍是一條甬道，不知深有幾許，但見燈光閃爍，隱約中似乎房廊很多，好像是這棟巨宅的心臟地帶。

「這樣也行，只要找到他們的重要人物，就不怕他們不交出蓮兒。」

他心中在這麼想，身形却像一隻離弦的強弩，向燈光最亮之處急撲。

這條甬道之中，並不是通行無阻的，至少有七條彪形大漢在堵住去路。

他們每人都拿着殺人的傢伙，看樣子他們可能都喜歡殺人。

不管怎樣，鐵山要想通過甬道，就必須先擺平這七名大漢。

以一搏七，鐵山並不害怕，只是他擔心包蓮兒，不願意跟他們糾纏。

不糾纏就得迅速通過，只是甬道本就不寬，再被七條大漢橫身一堵，不糾纏怎能過去？

鐵山畢竟不凡，他終於通過了這場考驗。

七條大漢是不想讓他通過的，可是他們禁不住狂風的吹襲。

其實那只是一股旋風，他們被吹得打了一個轉就趴了下去，鐵山便已馳過甬道，置身一間廳堂之上了。

名貴的傢俱，名貴的地毯，將這間廳堂襯托得華麗無比。

但這些名貴的裝飾，如果跟上首坐的一位麗人相比，就全都黯然失色了。

鐵山沉穩冷靜，他的心情是不易波動的，此時他竟然神色驟變，身軀忍不住輕輕一陣顫抖。

莫非這位麗人太美，具有古井興波的魅力？

就算她能使古井興波，也未必能够影响鐵山，因爲他適才的失態，絕不是爲了她的美麗。

那是由於她像一個人。

他像一個人就能使鐵山爲之震動，那麼這個人絕非等閑了。

不錯，伊犁將軍的夫人並非等閑之人，而且她還握有實權，連將軍也要讓她三分。

難道這個倨坐高位的美麗女郎，會是伊犁將軍許飛卿的夫人？

應該不會錯，因爲鐵山夫婦曾經在將軍府見過她，並且被她轟了出來。

鐵山目光銳利，記憶極强，只要將注意力集中投向某些人物，如非時間相隔太久，必然一眼能認出來。

其實就算她是將軍夫人也沒有甚麼出奇，將軍與夫人不一定要住在將軍府內。

至於這兒的戒備麼？在情況複雜的邊塞，將軍有權自保，話說回來，他擅闖將軍的私宅，如何向夫人解說？

這可能是一個陷阱，他却跳了進來，更糟的是包蓮兒失了踪，禍福難知，生死莫卜。

現在見到此地的女主人了，不管她是將軍夫人還是魔鬼，爲了包蓮兒，非跟她打交道不可。

於是雙拳一抱道：「見過將軍夫人。」

「將軍夫人，是你封的？」

美麗的女人，說出來的聲音，必然像銀鈴一般的悅耳，動人。

她的嬌音是有幾分悅耳，但語氣冷酷，暗含凌厲的殺機，那就一點也不動人了。

鐵山並不在意這些，只是以平靜而帶點歉意的語氣道：「咱們因爲追趕一位形跡可疑的夜行人誤闖貴府，希望夫人原諒。」

美麗的女人道：「聽來好像有點道理，可是你的同伴殺了咱們的兩個人，他却逃走了，這筆賬只好找你算了。」

包蓮兒殺了人，又逃走了，殺人雖是一樁痲煩，鐵山相信不殺人她就無法逃走，那樣痲煩豈不更大？

輕輕咳了一聲，鐵山道：「對不起，夫人，在下十分抱歉，不過舍弟並非嗜殺之人，我想他出手傷人必然是情非得已。」

美麗的女人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閣下何必多說廢話！」

鐵山道：「夫人是要在下俯首受戮？」

美麗的女人道：「我知道你不會那麼聽話的，咱們只好費點手脚。」

她說話之際，右臂緩緩的舉了起來，廳堂光綫原本不亮，此時恰似一道電光，使得鐵山有一種耀眼難睜的感覺。

那道耀眼的電光莫非來自她的左臂？

不錯，珠圓玉潤，粉滴搓酥，如此美好的一條粉臂，怎能不耀眼生輝，動人心弦？

這是因爲她的衣袖十分寬大，手向上舉，衣袖下滑，才讓鐵山飽了一次眼福。

飽了眼福之後呢，是一個叫人無福消受的粉脂大陣，敢情他已被四名身着彩衣，秀髮如雲的女郎圍了起來。

她們每人握着一條彩帶，在他四週八尺之外遊走，交叉換位之際，身法巧快輕靈，這幾位十六七歲的少女，一身功力倒是不俗。

鐵山從不輕視對手，她們雖然只是幾名少女，他仍以大象搏兎的心情全力以赴。

她們的身形越轉越快，最後只能見到一片彩虹，跟着一聲嬌叱，彩帶由四個不同的方位，以急雷撼山之勢向他攻了過來。

那只是四條柔軟的彩帶，却帶起破空急嘯的勁風。可見彩帶的實際作用，絕不下於長槍大戟，如是讓它碰到，必然不會好受。

在四條彩帶橫掃直擊之下，整個鬥場的空間，那裡還有容身之地，要想不被它碰到談何容易。

鐵山一向喜歡隱藏自己，無論那一方面都不願意突出，可是他裝老却娶了包蓮兒，此時迫於無奈，不得不使出九九旋陀。

雖然被迫使出絕世玄功，他却不願傷人，在罡風狂飆之際，祇不過捲飛彩帶，讓四名彩衣少女滾翻在地而已。

鐵山雖是作了太多的保留，却沒有瞞過倨坐上首那位夫人的雙眼，她面色驟變，同時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好功夫，閣下到底是誰？」

「連鋼，江湖上稱咱們兄弟爲虎牙雙英，其實名不見經傳，只是兩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

「你太謙虛了，連大俠，放眼天下，就算是一位名震武林的大人物，也不可能一擧擊敗我的紅綾四嬌。」

語音一頓，她那雙可以迷盡天下男人的明眸，忽然閃出一絲異彩，道：「塞外蠻荒之地，難得遇到像連大俠這等高明的人物，請。」

說話之間，左脚踏出半步，擺出

一個不丁不八的姿勢，同時沉肩塌臂，馭氣凝神，一股迫人的暗勁，立即由她的週身放射出來。

鐵山心頭暗暗一懍，他絕未想到這塞外邊陲地區，會有這麼一個功力不凡的女人。

他不會怕她，却也不敢大意，暗中將神功提到八成，以應付任何突然的變化。

此時一陣醉人的香風，送來兩隻染着鳳仙花汁的白嫩手指。別看它美得令人發暈，它可是追魂奪命的閻王帖子。

玉指帶着勁風，截向鐵山的咽喉，速度之快，宛如星馳電掣一般。

鐵山不避不讓，也以二指迎擊，他的指力後發先至，劃向她的脈門，她那招痛擊自是師出無功了。

她自然不會被鐵山的指尖划到，而且變招換式巧快絕倫，不待招式用老，指風嘶嘶，已經攻向他的太陽穴去了。

他們奇招百出，互逞機鋒的狠拚，一晃百招，仍然是一個不了之局。

其實這位美麗的女郎，鬢角已經現出汗水，那張我見猶憐的嬌靨，也顯得一片嫣紅。

她已經盡了全力，鐵山只是在隨意揮洒，看來他們的功力相差頗多，如非顧慮她是將軍夫人，只怕早已結束這場搏鬥了。

她是伊犁將軍的夫人，鐵山不想讓她太過難堪，再說她是女人，在習俗上應該對她忍讓幾分。

所以鐵山不施殺手，是要她知難而退。

按目前的狀況應該差不多了，她的酥胸在劇烈的起伏，香汗飄洒，喘息有聲，這是眞力已竭的現象，她如何還能鬧得下去。

果然，她在一掌擊出的同時，竟然身隨掌走，一頭栽了下去。

徒手相搏是近身搏鬥，雙方的距離本就不遠，她這向前一栽，豈不是栽到鐵山的懷裡了？

這一下鐵山可就慌了手脚，他不能讓將軍夫人栽到地上，那她會惱羞成怒，將鐵山視爲生死仇家的。

而且事情的發生是那麼意外而急迫，他來不及作任何思考，就匆忙伸出雙手，去攙扶她的嬌軀。

沒有錯，是攙着她了，但他却神情驟變，一臉愕然之色。

莫非這一番好心，竟然弄出了毛病？

的確出了毛病，因爲他脅下一麻，穴道忽然爲人所制。

出手偷襲的自然是這位將軍夫人了，這只能怪鐵山心腸太軟，顧慮太多，加上她出色的表演，他怎能不落入她的掌握。

劈啪兩聲脆響，先賞給兩記耳光，再雙手向腰際一叉，櫻唇輕輕一撇，那股刁蠻的勁兒，當得是世所罕見。

其實罕見的只是鐵山，他已是將近不惑之年了，對女人的經驗竟是如此之差。

他的前妻死得很早，包蓮兒是最近才結合的，他對工作有一份狂熱，對家庭自然缺少一份關懷。

這麼說還不算正確，他眞正的缺點，是對女人不太感到興趣。

那麼包蓮兒跟了他，豈不是自尋煩惱？

這是不同的，包蓮兒不只是武功卓絕，而且極富正義，他們趣味相投，志同道合，無論是家庭或事業，她都是一個最好的幫手。

鐵山挨了兩記耳光之後，思緒像電光石火般的在腦海中一轉，他對眼前突然的變故還沒有適應，一股朗朗嬌聲已在他耳鼓中響了起來。

「好小子，你竟敢佔姑奶奶的便宜！」

「夫人誤會了，在下是怕你摔倒，所以才扶你一把。」

「還敢狡辯，你扶到我甚麼地方來了？紅榴，帶他去地下室，我想好好的侍候他一下。」

紅榴、豆蔻，是紅綾四嬌之二，適才四嬌聯手，曾經敗在鐵山的手裡，現在時移勢易，他倒落到她們的手中了。

鐵山生性耿介，無論面對何等之人，以及在任何狀況之下，他都不會對一個女人出手輕薄的。

然而他適才伸手扶將軍夫人一把，的確扶錯了地方。他是想抓她的雙臂，竟抓到兩座墳起的高山上來了。他雖是在錯愕之下一觸即收，却在毫無防範之中落到她們的手裡。

現在他被挾持到地下室，看來免不了要受一頓皮肉之苦了。

及擧目一瞧他置身之處，不由爲之神色一呆。

在他的想像，地下室縱然不是剝皮抽筋的所在，至少也會有些整人的玩意。但他立身之處，却是錦帷秀簾，蘭香觸鼻，這分明是女子的深閨，怎能不使他驚詫莫明。

「帶他去清洗一下。」說話的是將軍夫人，紅榴、豆蔻只得又將他帶進一間熱氣騰騰的浴室。

房子中央有一個可容二十人共浴的浴池，池旁木架上放置着沐浴所需的用具，當得是一應俱全。

紅榴首先替他脫衣，豆蔻也過來幫忙，這麼一來鐵山可就大爲着急起來了。

「兩位姑娘請放手，在下自己會脫。」

「廢話！」這是紅榴說的，她跟豆蔻的手可就沒有閒着。

鐵山三十六七了，也有過男女之情，但像這麼被兩名少女剝衣服，却是前所未經。

口頭抗拒無效，他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因爲他穴道受制，半分力道也無法使出。

最後他自然是一身無牽掛，寸縷皆無了。

紅榴豆蔻只是兩名十六七歲的少女，她們不僅脫光一個陌生男人的衣物，而且三下兩把也將自己脫光，一左一右擁着鐵山一起進入浴池。

鐵山無力反抗，却怒哼一聲道：「太過份了，兩位，妳們不覺得行爲可恥！」

這兩位姑娘好像沒有聽到他的怒駡，兩雙纖纖玉手立即搓搓揉揉的幫他清洗起來。

在男人來說，如若主動在我，應該是一種享受，但鐵山的處境，就是一種侮辱了。

侮辱無力拒抗，乾脆不予理睬，所以鐵山的雙目也閉了起來。

忽然他感到一股辛辣的液體被灌入口中，他方自一驚，液體已經過喉嚨流入腹中去了。

他睜開雙目怒叱道：「妳們作甚麼？」

紅榴神秘的一笑道：「害怕了？死不了的。」

鐵山覺得這兩名少女十分無恥，原是不願瞧她們一眼的，此時禁不住向紅榴投下一瞥。

紅榴是一位少女，此時竟然一絲不掛，活色生香的陪着鐵山沐浴。

她沒有包蓮兒豐滿，但少女的清新，自有她迷人之處，因此，鐵山這一眼瞧出幾乎收不回來，而且生理上發生了急遽的變化。

紅榴抿嘴一笑，然後面色一沉，扭過頭去，同時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死相，沒出息。」

由紅榴的表情看來，她是瞧到鐵山生理上的變化了，但始作俑者是她們兩位姑娘，而且在袒裼裸裎，肉帛相見之時，她們是那麼神色坦然，沒有半分畏怯或羞澀。也許她們經常如此，習慣了，鐵山可是破題兒第一遭，生理上自然會有些反應。

豆蔻比紅榴小了一兩歲，發育也沒有她那麼突出，但嬌而不艶，瘦不露骨，也是一個小美人兒。

鐵山駡她們無恥，也許是寃枉她們了，脫衣陪浴可能是出於無奈，她們絕對沒有以色相誘的行爲。

此時豆蔻面色木然的道：「差不多了，咱們送他去吧。」

紅榴道：「好的。」

她們將鐵山扶出浴池，由木架上取小毛巾，擦乾身上的水份。然後每人裹着一條浴巾，一逕回到適才那個房間之內。

鐵山踏進房間之後，紅榴豆蔻退了出去，身後一聲輕響，房門已經關上了。

身後沒有了退路，他自然要瞧瞧眼前，這一眼瞧去，他竟然將自己置身於火爐之上了。

其實他眼前所見，跟浴室的情形差不了多少，適才比現在只是多了一具人體而已。

祇不過現在的這具人體，是美的總和，神的化身，似乎她每一寸肌膚，都在放射着異彩，也放射着誘惑。她不是紅榴她們能夠比擬的，連包蓮兒也遜色幾分。

耀目的異彩，無比的誘惑，不是常人所能抗拒的，好在鐵山並非常人。

但，如果你向他瞧着一眼，你必然會大吃一驚。

鐵山不是常人，他意志似鐵，雄壯如山，他却無法拒抗那魔鬼的誘惑，因而在無盡的痛苦中掙扎着。

他已坐在地毯之上，因爲裹身的浴巾被紅榴取走，他只得坐下去才能稍作掩飾。

「過來吧，連大俠，這本是人生快樂之事，你何苦這麼折磨自己。」

說話的就是將軍夫人，她斜斜的躺在錦榻之上，身上除了一塊透明的輕紗，就只有那具晶瑩如玉的肉體了。

她美得耀眼，艶得眩目，但鐵山除了第一眼，就不願再看她了。

伊犁將軍的夫人，是曾受皇封的朝廷命婦，身份何等高貴，她如此作踐自己，怎能不叫鐵山鄙視！

鐵山的確瞧不起她，甚至痛恨這位將軍夫人。不過那只是一瞬間所產生的影响，往後，他迷糊了，腦海中只有一個思想，就是想親近一下眼前那具熱香四射的肉體。

雖然他有鐵一般的意志，山一般的定力，可是他在沐浴之時，被紅榴灌了一盅辛辣的液體，現在這盅液體變成了火，在他的胸腹之間燒了起來。

他的身體在起變化，雙目噴火，混身充血，肉體與精神，逐漸處於極度亢奮之中。

他青筋暴露，咬牙切齒，全身汗水如奔泉，那份痛苦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這種難以忍受的痛苦，要解除倒也十分容易，只要他走向床榻，只要他願意。

一聲幽幽長嘆，送過來一股醉人的異香，他沒有任何行動，却被一隻纖纖玉手拉了起來。

他穴道被制，又身中淫毒，此時被人擁向床榻，按說他是無力拒抗的。

想不到他却全力擊出一肘，將那具軟玉溫香般的嬌軀擊得痛哼出聲，而且還一連顚出數步。

但他也挨了一掌，除了滾翻在地上，口中接連噴出兩口鮮血。

「娃連的，別給臉不要臉，本姑娘要殺你，比揑死一隻螞蟻還要方便。」

「那妳還等甚麼？」

「這……咳……我只是弄不懂。」

「唔……」

「是你不能人道，還是我長得太醜？」

「不，因爲妳是將軍夫人，也是有夫之婦。」

「哦，原來如此，那你瞧瞧這裡。」

「請原諒，在下不敢。」

「那你是不敢面對事實了。」

不敢面對事實？鐵山不懂她這句話是甚麼意思，但是這話却極富挑戰性，所以他舉目瞧了過去。

她要他瞧的是左臂。

這是一條美得令人合不上眼皮的臂膀，勿怪她要在他的眼前眩耀了。

其實她每一寸地方，都是上蒼的傑作，令人閉不上眼皮的，豈只是一條左臂？

那她爲甚麼要鐵山瞧看左臂？原來那嫩藕似的粉臂之上，有一顆晶瑩奪目的紅點。

那是硃砂痣？不，它應該稱爲「守宮砂」。

鐵山當過總捕頭，憑他的見識，自然一眼就能瞧出，但，他却神色劇變，一臉愕然之色。

守宮砂不是裝飾品，它是用以証明一個女子守身如玉，還是處子之身的鐵證。

伊犁將軍的夫人會是處子之身？這種事說給誰也不會相信。

但，這位姑娘的確花徑未經緣客掃，她確是一位未經人道的姑娘。

那麼她必然不是將軍夫人了，天下長相相同的不是沒有，張冠李戴的事也不算出奇。

如此說來鐵山是認錯人了，認錯人並不是了不起的大事，他却落得這般慘狀，這又該怎樣解說？

「對不起，姑娘，在下認錯人了，請賜給解葯。」

「我很想給你解葯，可惜我無能爲力。」

「我不信……」

我不信三個字，他幾乎是用盡氣力喊出去的，因爲他穴道受制，無法提聚眞氣，還要以全力去對抗所中的淫毒，如非他意志如鋼，他早就崩潰了。

促成他意志如鋼的原因有兩點，一是他不願意作出對不起包蓮兒之事，第二點最爲重要，他縱然身遭百死，也不願侮辱將軍夫人。

現在麼，形勢有變。

她不是將軍夫人，支撐鐵山意志的主要力量忽然消失。

其次，他腹中的那團火，越燒越烈，已逐漸要燒燬他的理智了。

那麼，他不必再顧忌甚麼了，那錦榻之上，不是正有人伸出雙臂在向他歡迎麼？

這應該是必然的結果，因爲它是水到渠成。

床上的姑娘是這般想法，所以她面含春色，嬌艷無比，一雙水汪汪的美目之中，含着極端强烈的期待之色。

她這是不了解鐵山，他可以讓人凌遲碎剮，絕不會讓人侮辱人格，或是摧毀他的意志。

於是，他右臂一抬，以全力向天靈蓋拍去。

這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床上的姑娘自然大吃一驚，所幸她反應够快，纖掌一挺，吐出一股指力，嗤的一聲響過，鐵山的右臂應指垂了下來。

一聲輕輕嘆息，跟着送來一股香風，身披輕紗的姑娘來到他的身旁，道：「看來是咱們錯了，你請吧。」

玉掌伸縮之間，已經拍開鐵山被制的穴道，嬌軀一擰，便已隱身錦幔之後。

這些突如其來的變化，鐵山幾乎難以適應。他的穴道已解，功力盡復，雖是淫毒仍在，以他那身超凡絕俗的內力，不難將它逼出體外，只是他却呆呆的坐在地毯之上，一臉不知所措的神色。

這不能怪他，換了誰也會這樣的。

他是一個秉性方正，不欺暗室的君子，雖然這間閨房之中，此時除了他別無人在，他也不能身無半褸，醜態畢露！

他是有衣衫的，但在身中暗算之後，被紅榴豆蔻兩個丫頭剝走了，如果找她們要回衣衫，按說應該可以物歸原主的。

這似乎是惟一可行的辦法，可是他雖然張大了嘴，弄得面紅耳赤，竟然一個字都喊不出來。

鐵山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江洋劇盜，武林高人，封疆大吏，以及虎帳談兵的將軍，他全都見識過，而且頂天立地，沒有人能使他皺一下眉頭。

現在，這位正氣凜然，身負絕學的硬漢，竟然在陌生女子的閨房之中赤身裸體，雖是錯不在他，却也無地自容，他實在沒有勇氣叫兩名女孩子給他拿衣服。

好在他窘迫的時間並不長，紅榴很快的走了進來：「拿去。」

一個包裹落在他的身前，及打開一瞧，正是他的衣物。

他很快的就穿好衣服，然後向待在一旁，衣衫整齊的紅榴雙拳一抱道：「多謝姑娘，在下可以走了麼？」

撇撇嘴，紅榴冷冷一哼道：「那你還等甚麼？快點走吧。」

鐵山道：「姑娘！請指示一條明路。」

紅榴向他深深的瞥了一眼，道：「你很高明，知道咱們這兒機關遍佈，可是我却不能帶你出去。」

鐵山道：「既然如此，在下只好碰運氣了。」語音一落，身形急轉，逕向身後的一處布幔走去。

他是見到紅榴由那裡進來的，應該可以找到一條出路，但石壁渾然一體，他找遍四週，竟然找不出一絲縫隙。

瞧到他失望的神色，紅榴冷冷道：「運氣不太好，是麼？」

鐵山淡淡道：「貴府的機關巧奪天工，在下的運氣怎麼好得起來，不過咱們無怨無仇，留住在下對貴府並沒有甚麼好處。」

紅榴道：「你說咱們無怨無仇？」

鐵山道：「不錯，咱們素不相識，這個仇如何結起？」

紅榴道：「說得好，那我請教，三更半夜你闖到咱們這裡來作甚麼？咱們判你一個偷盜的罪名，不算寃枉你吧？」

鐵山道：「這個……」

江南神捕的機智武功均有過人之處，現在他却落入陷阱而無力自拔。

紅榴幽幽一嘆道：「瞧你不像是一個壞人，爲甚麼心腸如此之硬？」

鐵山道：「姑娘誤會了，在下只是有原則，有所爲有所不爲罷了。」

紅榴哼了一聲道：「你的原則是對一個女人輕薄，然後對她不加睬理？」

鐵山道：「姑娘言重了，在下雖然不敢自命爲君子，也不至學那些輕薄無行的小人。」

紅榴撇撇嘴道：「有人說男人當面撒謊，臉都不會紅的，原來眞是這樣，我問你，有沒有陪咱們姐妹……咳，那個……」

鐵山面色一沉道：「甚麼這個那個的，請姑娘自重一點。哼，妳縱然愛作淫娃，在下却不願負浪子之名。」

紅榴哇哇大叫道：「姓連的，你太薄情寡義了，你說，咱們姐妹是不是陪你沐浴過？」

鐵山冷冷道：「姑娘，刻薄的話在下不會說，請你不要逼我。」

紅榴道：「好，就算咱們姐妹自己輕賤吧，咱們小姐呢，她可是身份高貴，冰清玉潔的好姑娘，你爲甚麼在過招時摸她的……」

紅榴沒有說錯，由守宮砂的證明，她們的小姐的確是守身如玉的好姑娘。

只是過招時觸到她的乳房，那是無心之失，而且這無心的失誤，幾乎使他身陷絕地，萬劫不復。

但，此地沒有包青天，無論他受到何等寃屈，他又能向誰去申訴？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這麼說錯誤全是在下，而且百口莫辯了，好吧，命在這裡，姑娘拿去吧。」

紅榴輕蔑的一哼道：「你有一條命，你可以死，哼，難道除了死就沒有別的了？虎牙雙英可也是響噹噹的字號，你爲甚麼這麼沒有出息！」

鐵山聞言一呆，沒有出息這四個字平常得很，但被一個女孩子加到自己身上，仍然有着新鮮的感受。

紅榴撇撇嘴道：「不服氣？哼，早要知道閣下是這麼窩囊，就不必勞動咱們小姐了。」

先是沒出息，再是窩囊廢，這是鐵山活了三十多年，前所未有的封號，他怎能不啼笑皆非。

鐵山畢竟不是平凡之輩，他已由紅榴的言語中發現了一絲破綻，他身上的淫毒未除，心情原是煩燥的，此時竟然面含淺笑，神情顯得輕鬆無比。

「姑娘認爲在下尋死是沒有出息？」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不信妳去問妳們小姐。」

「這……也許你說的對，要不她怎會解開你的穴道。」

「姑娘何不好人做到底，賜給在下解葯。」

「小婢沒有解葯，連小姐也沒有，其實你的穴道已經解開，憑你的功力，那點淫毒不會對你構成任何威脅的。」

「這我就不懂了，妳們對我下毒莫非是受別人的指使？」

「不只是指使，而是嚴厲的控制，否則咱們主婢怎能那麼不知羞耻？」

「姑娘的解釋，在下還是不懂。」

「哦，要怎樣你才明白？」

「當時在下穴道受制，已經落入妳們的手中，對一個階下囚使用色誘，豈不是多此一舉！」

「當年明廷的薊遼總督洪承疇，如非迷於美色，怎會投降本朝？」

「聽姑娘的口吻，是要借重在下才能了。」

「別臭美，想借重你的，可不是咱們。」

「姑娘要在下合作該不會錯吧？」

「要不你怎能活到現在。」

「妳在威脅我？」

「小婢說的是事實，莫非公子不信？」

「我信，但合作的雙方，必須相對以誠。」

「公子認爲咱們不够誠實？」

「這個麼，在下墜入陷阱，受到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究竟爲了甚麼，到現在還被蒙在鼓裡。」

「對不起，公子，這是咱們的錯，但也是情非得已。去見小姐吧，你想知道的她都會告訴你的。」

「有這個必要麼？姑娘。」

「公子，她接到的命令是將你收爲己用，如果收用失敗，就要處以霹靂手段，不能爲組織留下一個可怕的敵人。」

「如此說來，貴小姐對在下是手下留情了？」

「她却陷於危機之中，隨時都有被處決的可能。」

「妳們是甚麼組織？」

「這，你去問小姐吧。」

「妳就不能告訴我麼？」

「羌笛怨。」

「啊！」

「公子，小婢所知不多，走吧，小姐在等你呢。」

紅榴語音一落，伸手扯動錦幔上的一條垂纓，原是嚴密吻合的石壁，忽然現出一道暗門。

「公子請。」

暗門之後是一個庭院，但見樹木森森，濃蔭覆地，除了颯颯風聲，顯得一片死寂。

不過鐵山已經察覺，那林蔭石隙之間，隱藏着不少高手，這乍看似十分平靜的院落，竟然暗藏極爲可怕的危機。

在一幢精舍之前，紅榴向門上彈出兩指，她的纖指剛剛收回，房門就已呀然而開。

「公子請進，小姐已相候多時。」

開門的是豆蔻，這位像二月梢頭嫩枝兒的小姑娘，只是向鐵山匆匆投下一瞥，粉頰上已是一片嬌紅，顯然，適才裸裎陪浴，小姑娘絕非自願。

鐵山的目光也不敢在她的身上停留，逕自邁開脚步，向門裡闖去。

這是一個起居間，陳設精美，可侍王侯。

起居室的後面，蘭香細細，燭影搖紅，自然是此間主人的閨房了，鐵山只是咳了一聲，脚下再也不願跨出去了。

「公子，咱們之間，還這麼陌生麼？」

浪浪嬌音由閨房飄出，正是那位身披輕紗的小姐。他摸觸過小姐的乳房，瞧看過她那輕紗內的玉體。至於他麼？一身無牽掛，曾經毫無掩飾的暴露在人家的眼前，那麼他們之間的確不應該如此拘謹。

但鐵山並不是如此想法，他落入圈套，是一個被害者，無須對所發生的任何事負責，因而以平淡的語氣道：「在下是以禮求見。」

一聲幽幽的嘆息道：「當陰溝裡的臭石頭，不見得怎樣好受吧。」

鐵山道：「至少我不會出賣人格，聽人擺佈。」

「好，哈哈……」

笑聲帶來了香風，也帶來一位霧環雲鬢，風華絕代的麗人。

「小妹孫采蓉見過連大哥。」

孫采蓉正是曾經身披輕紗，以色相誘的小姐，雖然現在的她是雍容華貴，擧止端莊。但在鐵山的內心，仍然認爲她不是好人，因此……

「不敢當，在下誤闖貴府，願致萬分的歉意。」

「彼此都有不是，連大哥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多謝，姑娘如是能夠賜給解葯，在下當感激不盡。」

「紅榴沒有騙你，咱們的確沒有解葯。」

「既然如此，在下就此告辭。」

「不，連大哥，你不能走。」

「姑娘要強留在下？」

「我知道連大哥是高人，憑武功咱們是留不住你的，只是，唉……」

鐵山明白她的意思，她是說不必憑仗武功，就可以留他下來。

那自然是機關埋伏了，血肉之軀的人類，縱使功力通玄，也不可能與機關對抗。

鐵山以不帶絲毫火氣，而又堅定無比的語氣道：「沒有人能留住在下，最多只能留下一具屍體。」

孫采蓉面色一變，艮久，她才咳了一聲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想不到連大哥竟然如此輕賤自己的生命。」

鐵山冷冷道：「如若在下向邪惡低頭，那才愧對賦予我生命的父母了！」

孫采蓉道：「小妹如是邪惡之人，就該執行第二項的命令，只要提頭請功，何須如此爲難。」

她說的是實話，也是肺腑之言，鐵山是明白道理的人，他的心頭怎能不爲之一懍？

紅榴說過，她們主婢是羌笛怨組合中的人。在邊陲，此一組合似乎無所不在，勢力之大是鐵山始料所未及的。

更可怕的，它竟然包容了封疆大吏，當朝重臣。一旦胡馬寇邊，羌笛內應，豈不要兵連禍結，大好河山都陷入腥風血雨之中了。

鐵山原本可以不管這些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嘛。就算他在位吧，一個江寧府的總捕頭罷了，那裡管得了這許多。

可是他却心存忠義，認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這也許是他當過幾年總捕頭的關係，整天跟罪惡搏鬥，就變得嫉惡如仇，正巧分屍案，皇宮盜寶案都在江寧發生，他就一頭栽進去了。

栽進去了又能怎樣？他們只是幾個小人物，人單力薄，無權無勢，權臣大吏他們固然鬥不過，羌笛怨、血鷹王、蒙王哲別古台，那一個是他們鬥得過的？

當初鐵山只是追緝安岱，想不到問題越扯越多，也越追越嚴重，到後來他倒變作別人追緝的目標了。

所以他隱姓埋名，變成了虎牙雙英。

但連氏兄弟却在西北道上闖出了名頭，而且與鎮西將軍的夫人扯上了關係，就這樣原本單純的虎牙雙英，也成爲某些人獵取的對象了。

他既然擺脫不了痲煩，就必須尋求生存之道。孫采蓉在羌笛怨裡的地位好像不低，如若能够將她收爲己用，可能會得到不少幫助。

當然，有利必然有弊，如若她再度施展風流陣仗，那就很難應付了。

這些思緒，像一團亂髮，簡直無從理起，他雖是智慧極高，也不由嘆出一口長氣。

孫采蓉微微一笑道：「有困難？說出來，看我能不能幫助，但……」

鐵山道：「是有困難，也需要你的幫助，但……」

孫采蓉道：「是懷疑我的誠意，還是不相信我的能力？」

鐵山道：「我領教過姑娘的功力，只是……咳，咱們似乎交淺言深……」

孫采蓉面色一沉道：「這麼說你是懷疑我了，要怎樣你才相信？」

一頓接道：「咱們已經赤誠相見了，你不應該不相信我的。」

鐵山道：「妳願意幫我？」

孫采蓉面色一肅道：「殺身隕首，在所不計。」

鐵山心頭一懍，他知道這是一個很難擺脫的情結。這位姑娘的年齡小於包蓮兒，但相差不會太多，如果結婚早的話，可能已經生兒育女了。

她却小姑居處尚無郎，而且守宮在臂，玉潔冰清。

可是她爲甚麼要輕紗裹體，以色身相示？

如若這是奉命，有紅榴她們陪浴已經够了，何必要她親自出馬？

她不會想不到這些，她却下了最笨的一着棋。

世上有很多成功的笨人，因爲他們能够把握一得之愚。

孫采蓉就是這樣，她對付鐵山的方式不算高明，却獲得他的信任，不再認爲是交淺言深了。

「姑娘。」

「請說。」

「我只是想抓一個皇宮盜寶之人，想不到會惹來如此多強敵。」

「你還要抓那盜寶之人麼？」

「要。」

「好，你說，那些強敵是誰？」

「有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羌笛怨、血鷹王、蒙王哲別古台，以及數不清的武林高人。」

「啊，好像全天下都是你的敵人。」

「的確是這樣，你還要不要幫我？」

「要。」

「爲甚麼？莫非妳不知道任何一個敵人，咱們都鬥他不過？」

「那就要問你了，你既然知道這樣下去絕無生機，爲甚麼還不放棄？」

「這是理想，人們可以爲它執着終身，甚至拋棄生命。」

「說得好，哦，鬧了大半夜，你只怕餓了，吃點東西咱們再作詳談。」

「嗨，姑娘，這不是一樁好玩的遊戲，希望妳再加三思。」

「對你是理想，對我却是遊戲，公子，你就是這麼瞧不起女人？」

「這個……」

「公子，沒有摸清狀況就去闖將軍府，你們太冒失了，如果不是我討令擒拿你，換了別人，你就沒有這麼輕鬆了。」

「原來姑娘跟伊犁將軍也有關係。」

「是的，[illegible]將軍夫人孫采芙是我的同胞姐姐。」

「你們也是羌笛怨組合中的一份子？」

「咱們姐妹是，許飛卿不是。」

「將軍的床頭，躺着一個包藏禍心之人，這不只是十分可怕，這個將軍也當得太過窩囊。」

「你這是小看了許飛卿，也寃枉羌笛怨了，邊陲要隘廣佈重兵，領兵將帥，全是許飛卿的心腹，如若有人燃起烽火，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可能被官兵撲滅……」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你先不要高興，蒙王鷹王如若聯手出擊，可於極短時間集結百萬鐵騎，那麼許飛卿就不堪一擊了，還有，蒙王鷹王的手下，網羅了不少武林高人，羌笛怨更是藏龍卧虎，如是爭霸江湖，必然可以席捲中原，你可知道他們爲甚麼要蓄養這般武林高手？」

「妳不是說他們要爭霸江湖麼？」

「如果能够囊括萬里河山，又何須爭霸江湖？」

（未完・十）

還妳前生債

岑凱倫 著



$ 28

人生本來就是一齣戲：台上演出固然扣人心絃；台下更繽紛精彩、綺麗溫馨，祇是結局都不一樣。

你喜歡大團圓告終？還是……就由你决定好嗎？

環球出版社最新介紹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

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上文提要： 丁天仁乃峨嵋山伏虎寺的俗家弟子，每逢仲秋佳節，必要登上險竣寧靜的萬佛山頂賞月，藉以懷念家鄉之母親。今年如是，當他登上山頂，即聽到朗詩聲，上前見是一位風儀雋異之俠士，俠士自稱丁大衍，欲以兄弟相稱，贈以玉珮爲記，又贈以短劍，親自傳授萬劍之祖的「鴻濛一劍」，丁天仁視玉珮與短劍爲寶物收藏之，視丁天衍爲天外來人似地尊敬之……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峨嵋封山別師衆　急中一劍解重危

這是下達行動的暗號。

雁翅般排列在山門左右的一百名灰衲僧人立即緩緩從左右兩邊包抄過去。

就在他們移動的時候，廣場南首，山門正對面，也就是雪山派一干人的身後，也迅疾無聲的從左右兩側閃出五十名手執齊眉棍、腰佩戒刀的灰衲僧人。

兩邊合計一百名僧人，在瞬息之間，足不揚塵，很快就會合在一起，一下截斷了雪山派的後退之路。

直到此時，無塵法師才洪笑一聲，喝道：「隗通天，你再不放人，今晚就教你來得去不得！」

隗通天連看也沒看無塵一眼，只是朝無根禪師冷冷的道：「老禪師，你到底說不說？不說的話，就莫怪隗某心狠手辣，要向他們開刀了。」

無根禪師凜然道：「峨嵋派屹立江湖已有五百年之久，峨嵋弟子威武不屈，從不受人脅迫……」

話聲未落，八條灰影疾如鷹隼朝押着十五名峨嵋僧人的持刀漢子撲去。

這八道灰影正是伏虎寺八位長老，無根、無塵的師兄弟。

雪山派雖然擒得峨嵋派一組巡山弟子，隗通天雖然說了狠話，但眞正要他下令開刀，他畢竟是一派掌門，卻也不敢造次殺人。

雪山派當然也早有準備，如果峨嵋派突起發難的話，應該如何肆應？事前早已有了週詳的計劃。

是以峨嵋派八位長老突然凌空飛撲過來之際，押着峨嵋派僧人的三十名雪山派壯漢毫無緊張神色。

其中十五人，是用刀架在峨嵋派僧人脖子上的，他們迅即拉着峨嵋僧人後退。另外抱刀戒備十五名壯漢則立即揮刀迎出。

以十五對八，差不多就是兩個對一個了。

不，就在十五名押下壯漢退下之際，雪山派門下發現對方撲來的共有八人，立即有一名雪山弟子補了上去，湊成以二敵一之數。

一撲一迎之間，驟然响起了一片震懾人心的金鐵擊撞之聲。

八位峨嵋派長老使的是齊眉棍，棍是純鋼的，使出來的是「峨嵋伏虎杖法」，棍勢展開，恍如天龍展現，棍影如山，勁風逼人，可說凌厲已極。

十六名壯漢，雖是雪山派的第三代弟子，但他們精擅合搏之術，兩人一組，展開刀法，攻守之間，互相配合，極爲綿密。

但見刀光如雪，凶猛無匹，找不出一絲破綻。

以兩個雪山派第三代弟子，力敵峨嵋派一位長老，居然並無多讓。

站在隗通天左首的鄧榮大喝一聲道：「兄弟也來領教領教峨嵋派的高招。」

大步走出。

他是隗通天的二師弟（三師弟司達，站在隗通天右首），在雪山派坐第二把交椅，一身修爲，也僅次於通天教主。

無塵法師一手持杖，立即迎了出去，說道：「道兄出場，貧衲自當奉陪。」

鄧榮沉笑道：「很好，老法師要使兵刃還是拳掌？」

無塵法師巍然道：「主隨客便，貧衲悉聽道兄吩咐。」

鄧榮雙手一揚，大笑道：「咱們已有十年沒有印証了，先試試老法師『伏虎掌』的威力也好。」

他練成雪山派「寒極神功」，已有八成火候，是以要和無塵法師作徒手之搏了。

無塵法師淡然一笑，把手中禪杖往地上一植，合掌當胸，說道：「不敢，道兄請！」

「請！」鄧榮口中說了個「請」字，人已隨聲直欺而上，右手揚處，一掌迎面擊來。

雪山派以「開山掌」和「掃雪腿」著稱於世。因爲大雪山常年爲雪所封，門人弟子的入門功夫，劈掌掃腿，都是以雪爲對象。

「開山掌」、「掃雪腿」，就是要把雪劈開，闢爲道路的意思。這是雪山派揚威武林的獨門功夫，招式怪異，純走强猛一路。

無塵法師和他動手已非一次，自然識得，脚下乍退一步，側身旋進，雙手化掌，一引一發，還擊而出。

兩人這一交上手，立即各展所學，以攻還攻，一絲一毫都不肯退讓，掌風呼嘯，愈來愈快。

不過轉瞬之間，兩團人影已合而爲一，在一片掌影中，已難分敵我。

但在這同時，峨嵋派八位長老和雪山派十六名第三代弟子的一場激戰中，雖然以一敵二，却分出高低來了。

雙方在這片刻之間，差不多已打出二十七八招，雪山派兩人聯手，刀光連翩，相輔相成，有攻有守，幾乎無懈可擊。

這下自然引起峨嵋派八位長老的怒意，就在揮動杖法之際，左手疾發，擊出一記「伏虎掌」，一道强猛無匹的汹湧掌風，應手而生，撞向對方一人。

試想雪山派一個三代弟子，能夠和峨嵋派長老打成平手，並不是說他武功足以和峨嵋派長老抗衡。

他們所憑仗的僅是一套聯手合擊的刀法，相輔相成，攻守兼顧，就是遇上最强的敵人，也足可支撐一段時間而已。

這八位峨嵋派長老，都有數十年修爲，這一記「伏虎掌」豈同小可？但聽「砰」的一聲，就把一名壯漢震得凌空飛起，摔出一丈開外。

一人得手，其他七位長老也跟着出手，把聯手合擊的雪山派弟子，像草稿人一般，接二連三的震飛出去。

這下看得通天教主隗通天勃然大怒，身形飛撲而起，人到掌到，接連响起砰砰中掌之聲，人影也跟着平空摔出。

要知隗通天「寒極神功」已練到十二成火候，劈出來的「寒冰掌」，只要被他擊中人身，立時全身僵凍，血脈凝結，非同小可。

八位峨嵋長老縱然數十年修爲，個個功力深厚，隗通天飛撲而來，人到掌到，朝你揮掌擊來，你能不接嗎？

硬接，當然被震飛出去。

不接，只要被他掌風掃上，同樣也會跌撞出去。

他這一連八掌，當眞快若閃電，連站在他對面的無根禪師都來不及阻攔，八位長老已被一一震飛出來，踣地不起。

丁天仁和師兄弟們分作兩行，站在無根禪師身後。他是老禪師最小的徒弟，自然站在右首最下面一個了。

這時八位長老被隗通天一掌一個震飛一丈開外，其中八大長老中最後一位叫做無能的，正好飛落到右首，離丁天仁前面不遠。

也無巧不巧這位無能長老平日裡對丁天仁極爲投緣，幾年來，只要有暇，就會時常點撥他的武功。

丁天仁的劍掌功夫，大半出於這位長老的指點，對他感情也特別深厚。

此刻驟覩無能長老被隗通天震飛出來砰然一聲跌坐在地，心頭猛然一驚，急忙奔出，在他身邊俯蹲下去，急急問道：「八長老，你老沒甚麼吧？」

無能長老雙目緊閉，只是顫聲道：「冷……冷……」

只說了兩個「冷」字，口齒已經僵硬，再也說不出話來。丁天仁一時氣怒交集。初生之犢不畏虎，直起身，縱身就朝隗通天面前奔去，長劍鏘然出鞘，指着隗通天喝道：「姓隗的，你使的甚麼妖法，八長老只說了兩個冷字，就不能說話了。」

隗通天看到衝出來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孺子，用長劍指着自己喝問，不覺沉笑道：「小子，你不會去問你師父？」

右手抬處，大袖朝前拂出。

他是一派掌門，對一個後生小輩，自然不會使出「寒極神功」來，這一記衣袖，只是要把丁天仁摔個觔斗而已。

丁天仁乍見隗通天手臂抬處，一隻衣袖朝自已揮來，一時無暇多想，立即把手中長劍一舉朝前刺出。

這一劍簡單快捷，使出來的正是大哥（丁大衍）教他的「鴻濛一劍」。

他當然避不開隗通天的一記衣袖

，「砰」的一聲，一個人被一道勁風兜着往後翻出一個觔斗。

隗通天眼看丁天仁忽然抬手刺出一劍，但聽嗤的一聲，把自己一襲白色長袍，從右肩頭到小腹，被他劍尖劃破了三尺長一條。

這小子刺出來的這一劍，招式簡單，並無出奇之處，自己居然毫無防範，躲閃不開。

哦，憑自己一身武功，竟然躲閃不開，這一劍豈非神妙無方？

隗通天陡然雙目射出兩道精芒，朝丁天仁投去，正好丁天仁被他一記衣袖拂得往後翻出一個觔斗，堪堪站起。

從他懷中掉出一件東西，跌落地上。

丁天仁翻出去的人還沒發覺，但隗通天如炬目光，正好朝他投來，自然看清楚了。

不，隗通天似乎不敢相信，突然虎的跨上一步，凝足目力朝地上看去。

無根禪師眼看丁天仁突然衝了上去，被隗通天一記衣袖震出，翻了個觔斗堪堪站起，隗通天又跨上一步，欺了過來，急忙迎將上去，沉聲道：「隗掌門人住手，他只是老衲門下的小徒弟而已。」

隗通天沒有理會他，只是目注地上，臉色漸漸凝重，驚異的道：「果然是辟邪玉符！」

他目光凝注的，就是從丁天仁懷裡掉出來的一件東西，也就是丁大衍送給丁天仁的一塊紫玉珮。

丁天仁聽他叫出「辟邪玉符」四字，急忙俯身從地上拾起玉珮，揣入懷中。

隗通天忽然回過身去，喝道：「放開他們！」

押着峨嵋派一組巡山僧侶的十五名壯漢立即答應一聲，舉手一掌拍開了僧侶們的穴道。

隗通天又朝正在和無塵法師動手的師弟鄧榮喝道：「二師弟住手！」

鄧榮和無塵法師正打得難分難解。

一個練的是雪山派「寒極神功」，差不多已有八成火候，因此在施展「開山掌法」之際，也使出了「寒極神功」。

一個是伏虎寺的監寺，練的乃是佛門「心燈禪功」，他發現對方每一掌都奇寒無匹，分明使上了「寒極神功」，當下也就在「伏虎掌法」上使出「心燈禪功」。

這兩種神功，一寒一火，互有尅制，雙方功力又在伯仲之間，自然會僵持不下，很難分得出高下來。

鄧榮聽到掌門人喝聲，急忙雙掌排開，沉喝一聲：「住手！」

人已往後躍退數尺。

隗通天左手一揮，喝了聲：「咱們走！」

當先舉步往外行去。

鄧榮、司達二人弄不懂掌門人何以突然要下令撤走？但掌門人走了，他倆自然也只好緊跟着走去。雪山弟子更不用說，一起跟着後退。

在雪山派人的身後，就有一百名峨嵋僧侶，手持齊眉鐵棍，一字排開，正好擋住他們的去路。

隗通天目光凌厲，沉喝道：「爾等還不讓開？」

無根禪師自知雪山派處心積慮已久，今晚之戰，峨嵋派已屈居下風，眞要動手，己方非落敗不可。

這時眼看隗通天突然退走，暗暗舒了口氣，急忙喝道：「你們還不讓開？」一面高聲道：「隗掌門人好走，恕老衲不送了。」

隗通天只嘿了一聲，連頭也不回，腳下匆匆走去，一行人很快就已遠去。

無根禪師眼看八位長老都被隗通天「寒極神功」所傷，全身僵冷，急忙吩咐門人把他們送去禪房。

丁天仁愁苦着臉，朝師父道：「師父，八長老他們全身僵冷，好像中了隗通天的邪術……」

他口中的「八長老」是指無能大師。

無根禪師藹然道：「八位長老中的不是邪術，是雪山派的『寒極神功』，只要被他擊中人身，全身血脈就會被寒冰之氣凍結，六個時辰不解，就無救了。」

丁天仁急道：「那怎麼辦呢？」

無塵法師道：「八位長老都練過本派『心燈禪功』，縱然敵不過隗通天的寒冰之氣，也可保心脈不受寒氣侵襲，再由方丈給他們運氣驅寒，就可無事。」接着揮揮手，大聲道：「大家聽着，從現在起，各按自己職務，嚴加防範，不可大意了。」

大家聽了監寺大師的話，就各自退去。

無根禪師偕同師弟無塵法師急步朝後院八位長老居住的禪房行去。

丁天仁和小師兄明遠回轉禪房，他們兩人同一間房，是對面舖。

現在不過是三更天，半輪皓月，照在窗櫺上依然十分明朗。

他們雖然各自躺下，但今晚經過這樣一場緊張刺激的場面，兩個年輕人一時如何睡得着覺？

明遠悄悄坐起，「喂」了一聲，低聲道：「師弟，隗通天那老鬼使出來的『寒極神功』，眞他媽的厲害，連八位長老都擋不住他一掌，我們還練甚麼武功？」

丁天仁也坐了起來，說道：「師父不是說過，咱們的『心燈禪功』可以和它對抗嗎？」

明遠道：「八位長老不是已經練了幾十年了嗎？」

丁天仁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明遠沉思着道：「我想天下之大，一定有尅制『寒冰神功』的功夫，我若

是學會了這種功夫，看他姓隗的老鬼還神氣不？」

丁天仁嗤的笑道：「看你又是他媽的，又是老鬼，這種字眼，若是給師父聽到了，看你怎麼辦？」

明遠道：「咱們只是在房間裡說說的，師父怎麼會聽到？實在今晚太氣人了，我才會罵出來，」接着又道：「哦，對了，師弟，今晚只有你那一劍，劃破老鬼的長袍，才算稍稍出了口氣，也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你那一劍怎麼出手的？」

丁天仁道：「我也不知道，當時看到八長老被他一掌震飛出來，心頭一氣，就朝他刺了過去，根本連想都沒想。」

「是啊！」明遠笑道：「我看你根本沒使甚麼招式。」

丁天仁道：「我一劍刺去，就被他打了一個觔斗，不是你說，我還不知道刺破了他長袍呢！」

「這叫做出其不意。」明遠低笑道：「有時這樣沒招沒式的刺上一劍，反而會令人防不勝防，差幸你劃破了老鬼的長袍，扳回一點面子，不然，大師兄一定會責罵你平時沒有好好練劍，一旦面對大敵，就把招式都忘記了呢！」

丁天仁怕他再提那一劍的事，連忙打岔道：「八位長老不知傷勢如何了，小師兄，咱們得趕快睡了，明天一早，我們要去看看他們。」

明遠道：「這時候你睡得着？」

丁天仁已經躺了下去，說道：「睡不着，也要睡呀！」

說完，故意闔上了眼皮。

「喂，喂！」明遠輕輕的「喂」了兩聲，叫道：「小師弟，剛才你掉在地上的好像是一塊玉珮，從前我好像沒有見過，你是那裡來的？」

他們同一個房間，睡了整整六個年頭，丁天仁有些甚麼東西，他自然全知道了。

丁天仁故意裝作睡熟了，沒有作聲。

明遠看他睡着了，不禁搖搖頭道：「眞是小孩，這麼快就睡着了。」

過沒多久，他也响起了輕微的鼾聲。

第二天一早，丁天仁剛從膳堂出來，就遇到伺候方丈的小沙彌心空，迎着合十道：「丁師兄，方丈要你去一趟。」

丁天仁問道：「不知師父有甚麼吩咐？」

心空搖搖頭道：「不知道，方丈只是叫我來找你的。」

丁天仁道：「那就快些走吧！」

他隨着心空來至方丈室門外。心空合掌道：「啓稟方丈，丁師兄來了。」

裡面傳出無根禪師的聲音說道：「叫他進來。」

丁天仁應了聲「是」，舉步走入，看到師父盤膝坐在雲床上，慌忙趕了上去，跪到地上，說道：「弟子叩見師父。」

無根禪師慈祥的目光落到他臉上，藹然道：「你起來。」

丁天仁站起身，退到一方，恭聲道：「師父召見弟子，不知有甚麼吩咐？」

無根禪師看着他，徐徐說道：「你到伏虎寺來有幾年了？」

丁天仁道：「六年。」

無根禪師微微頷了下首，才道：「時光過得眞快，轉眼就六個年頭了，唉，本來你要再過四年，才算滿師。要成爲一個峨嵋門人，必須經過十年苦練，武功上有了根砥，才能正式列入門牆。」

丁天仁不敢作聲，因爲他不知道師父說這話的意思。

只見師父臉上流露出惋惜神色，徐徐說道：「但你今天就要下山了，未滿十年，當然不能算是本派弟子。」

他說得很艱澀，大有不忍說下去，但却又不得不說的痛苦。

六年師徒之情，心裡當然很難過。

丁天仁聽得心頭一窒，這是晴天霹靂，師父怎麼無緣無故叫自己下山了？急忙跪下去，仰頭叫道：「師父，你老人家要把弟子逐出門牆？」

兩行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無根禪師用手摸着他頭頂，黯然道：「你是好孩子，爲師怎麼會把你逐出門牆？」

丁天仁仰首道：「師父不是說要弟子下山嗎？」

「不錯。」無根禪師緩緩的道：「你今天就要下山。」

丁天仁哭道：「弟子還有四年，爲甚麼今天就要下山呢？」

無根禪師道：「孩子，這是不得已的事，因爲峨嵋派從今天起，要封山十年，你自然非下山不可。」

丁天仁問道：「師父，峨嵋派爲甚麼要封山十年呢？」

無根禪師道：「你起來，聽爲師說。」

丁天仁拭着淚，依言站起。

無根禪師目光一抬，和聲道：「昨晚之事，你都親眼看見了，雪山派隗通天已經練成三百年來他們派中最難練的『寒冰神功』，本派已無人能與之抗手，本寺八位長老連他一掌都接不下，就是一個例子，就算爲師也僅能自保……」

丁天仁道：「難道沒有人能破他的『寒冰神功』嗎？」

無根禪師沒有回答他，只是繼續說道：「爲了避免本寺弟子無謂的死傷，爲師才決定封山十年，希望能在這十年之中，探求出破解『寒冰神功』的方法來，」說到這裡，看了丁天仁一眼，又道：「你是爲師的俗家弟子，在封山期間，俗家弟子是不得留在寺內的

，這是歷代祖師的遺訓，不能破例，所以你非下山不可。」

丁天仁道：「弟子不能過了四年再下山嗎？」

「當然不行。」無根禪師藹然道：「本寺規矩，凡是未滿十年，中途下山的弟子，均不得算爲峨嵋派正式弟子，對外不得自稱峨嵋派門下，不准再使本派武功……」

他不待丁天仁開口，柔聲道：「孩子，爲師剛才說的乃是本派祖師所訂的規矩，但你因爲事出無奈，和一般學業未成、中途下山的稍有不同，雖然不能成爲峨嵋派正式門人，但爲師可以收你爲記名弟子，也准許你使用六年來所學的武功。」

接着輕輕歎息一聲，又道：「但你能不用峨嵋派武功，那是最好，因爲本寺封山之後，你如果仍然使用峨嵋武功，只怕雪山派的人不肯放過你的。」

丁天仁再次跪了下去，哭道：「師父，弟子不走，弟子……」

「不！孩子！」無根禪師堅決地道：「你一定要下山，封山需要十年，你不能一直留在寺裡，你上山來已經有六年了，應該回去看看你娘。」

他不待丁天仁開口，續道：「爲師叫你進來，就是要告訴你這幾句話，好了，孩子，你去收拾一下衣物，立即下山，因爲中午本寺就要宣佈封山了，你走吧！」

「師父……」丁天仁已知事情無可挽回，仰面垂淚道：「弟子下山之後，就不能回來看你老人家嗎？」

「不能，封山之後，你不能再來。」無根禪師道：「因爲師和你九位師叔都將閉關靜修，你來了也見不到爲師的。」

接着又道：「記着，你下山之後，處處都要小心，因爲除了你自己，是孤立無援的，記住爲師的話，最好不要使用峨嵋武功，不說是峨嵋弟子，才能平安無事，如果不忘爲師，十年之後，可上峨嵋來看看爲師。」

丁天仁拜了八拜，站起身，拭拭淚水，說道：「師父說的每一句話，弟子會牢記在心，十年之後，弟子一定會上山來跟師父請安的。」

無根禪師慈祥的點點頭道：「你可以走了。」

丁天仁雙手合掌，恭敬的道：「弟子告辭了。」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退出方丈室，急步來至自己卧室，收拾好衣衫，打了一個小包，然後從他被褥下取出大哥送給自己的短劍，貼身藏好。

然後再把峨嵋派的松紋劍端端正正放到鋪上，迴眼看看這個睡了六年的房間，即將離去，心頭難免感到依依不捨。

這時，門口響起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只見大師兄明通走了進來，急忙垂手叫了聲：「大師兄。」

明通走到近前，臉色凝重的用手拍拍丁天仁肩膀，說道：「師弟，你下山之後，好自爲之。」另一隻手上遞過兩封銀子，續道：「這是一百兩銀子，師父要愚兄送來的，你收好了。」

丁天仁道：「要這許多銀子作甚麼？」

明通臉上勉强擠出一絲笑容，說道：「下山之後，食宿舟船，處處都要用錢，師父給的，你自然要收下了。」

丁天仁雙手接過，說道：「謝謝師父，謝謝大師兄。」

明通道：「我事情很忙，不送師弟了，下山之後，你要多保重，也要堅强一點，咱們可能要十年後才再見了。」

說完，轉身就走。

丁天仁大聲道：「大師兄再見，保重！」

丁天仁把兩封銀子塞入包裹中，一手提着包裹，走出卧房，看看天色還早，就一脚朝第二進右側一排禪房而來。

這排精舍，共有八間，是八位長老的禪房。

丁天仁走近一間禪房門口，脚下一停，正待舉手叩門。

只聽裡面傳出無能大師的聲音問道：「門外的是甚麼人？」

丁天仁忙道：「是弟子丁天仁。」

無能大師道：「進來。」

丁天仁推門而入，回身掩上了門，舉目看去，無能大師端坐在禪榻上，目光正朝自己望來，這就放下包裹，走了過去。

無能大師已經先開口了：「天仁，你是來跟師叔辭行的嗎？」

丁天仁拜了下去，說道：「弟子今天一早，就要來探視師叔傷勢的，如今也是跟師叔拜別來了……」

說到後來，忍不住流下淚來。

除了師父，無能大師是最疼愛他的，所以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

「你起來，」無能大師黯然道：「峨嵋派封山，你不是寺裡的佛門弟子，所以要下山，這是寺裡的規矩，不能怪你師父。」

丁天仁站起身，點頭道：「弟子知道。」

無能大師又道：「師叔昨晚中了隗通天一記『寒冰神功』，差幸師叔有『心燈禪功』護住心脈，經大師兄助我運行眞氣，已無大礙。」他目光一直看着丁天仁，問道：「天仁，你身上那方玉珮是那裡來的？」

丁天仁道：「是中秋晚上，弟子在萬佛頂遇上的大哥送給弟子的。」

「那是怎樣的一個人？」無能大師驚異的問道：「你把當時情形說出來聽聽。」

丁天仁覺得師叔神情有些異樣，就把當時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丁大衍？」無能大師沉吟着道：「莫非是他……但他怎麼會有辟邪玉符

的呢？又怎麼會把玉符送人？」

他這幾句話，好像只是在自說自話，並不是在問丁天仁。

丁天仁覺得奇怪，問道：「師叔，你老認識大哥嗎？」

「哦，」無能大師微微搖頭道：「我不認識他。」接着道：「你這位大哥既然把玉珮送給你，你要好好保管，不可失落了。」

丁天仁望着師叔問道：「師叔，這塊玉珮是不是很重要？」

「這個師叔也不知道，」無能大師道：「但人家好意送給你，自然要好好珍惜它了。」

丁天仁看得出來，師叔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師叔好像知道這方玉珮很重要，他不肯說，自己也就不好多問。

無能大師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你要下山，就早些下去了，以後……師叔是指行走江湖，要處處留心，不可輕信人言，交友更宜謹慎，坑你的人，往往就是你的朋友……」

他回過身去，取出一本薄薄的手抄本，遞了過來，說道：「你上山六年，已經練過掌劍，內功已有幾分火候，還沒練過點穴功，這本點穴法，不是本派武學，但手法之奇，勝過本派甚多，下山之後，不妨多加練習，這上面已經解說得很清楚，可以無師自通，你拿去吧！」

丁天仁感激得幾乎又要流下淚來，慌忙雙手接過，說道：「多謝師叔成全，弟子終身感激不盡。」

無能大師道：「你該走了，記住，封山期間，千萬不可到寺裡來。」

丁天仁合十躬身道：「弟子記下了，師叔保重，弟子走了。」

他退出精舍，走到前進，穿過大天井，就看到小師兄明遠站在大門口，看到自己，老遠就奔了過來。

一把緊緊抓住自己臂膀，說道：「師弟，我到處找不到你，還以爲你已經下山去了，後來聽守山門的師兄說，你還沒出來，所以守在這裡。」

丁天仁感激的道：「謝謝你，小弟剛去看了八長老才出來。」

明遠依然抓着他臂膀，邊走邊道：「我眞弄不懂我們爲甚麼要封山？封山，爲甚麼一定要你下山呢？」

丁天仁道：「師父發現本派『心燈禪功』不足以抗拒雪山派的『寒冰神功』，才決定封山的。」

明遠激動的道：「那爲甚麼一定要你下山呢？」

丁天仁道：「因爲小弟不是出家人，不能留在寺裡。」

明遠道：「大家都在說，昨晚隗通天的突然離去，可能是看到你那塊玉珮的緣故，因爲當時他口中曾驚呼出『辟邪玉符』……」

丁天仁突然想到無能大師問自己玉珮的時候，神情有些異樣，但又不肯說出來，不覺脚下一停，急急問道：「小師兄，他們還說些甚麼？」

明遠雙手一攤，說道：「沒有了，但大家有一種感覺，隗通天看到你掉出來的那塊玉珮，臉有驚悸之色，所以猜測他的退走，可能和你的玉珮有關。」

兩人又開始並肩走着，跨出大門。

明遠偏頭問道：「小師弟，你那玉珮那裡來的？」

丁天仁道：「是我大哥送的。」

明遠奇道：「你不是沒有兄弟姐妹的嗎？怎麼鑽出一個大哥來了？」

丁天仁道：「他也姓丁，是小弟的義兄。哦，小師兄，你該停步了，不用再送了。」

「你只管走。」明遠又拉着他臂膀說道：「我要送你下山，這一別要十年之後，才能見面。」

他這麼說了，丁天仁只好由他送了。

明遠一直送到山脚，才互道珍重而別。

峨嵋派伏虎寺封山了，丁天仁下山，就不能携帶鐫有「峨嵋派」字樣的長劍下山(他下山時把長劍留在禪房床鋪上)。

不帶隨身兵器走在路上，只是一個普通行人而已，就不會引人注目。

這對丁天仁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爲從下山開始，人家不注意他，就是他注意人家的時候了。

這裡還是屬於峨嵋山區，路邊正好有一家松棚搭蓋的酒店，棚下放了三四張板桌，供山區行旅歇脚之用。

時光漸漸接近午牌，松棚下兩張板桌上已經有人坐着。丁天仁走入棚下，在一張空桌上放下包裹，拉開板櫈坐下。

左首靠裡的一桌，是一個貨郎，桌邊還放着貨郎擔。外首一張桌上，坐着三個人，却十分搶眼。

因爲這三人一式藍布勁裝，肩頭揹着厚背鋼刀，刀柄掛着雪一般的白綢，這一身裝束，正是雪山派的人。

丁天仁不覺心中一動，暗道：「這裡還是峨嵋派的地方，雪山派的人在這裡打尖，想做甚麼？」

這時店家送來茶水，問道：「客官要些甚麼？」

丁天仁道：「你給我來一碗麵，再切些滷味就好。」

店家答應一聲，退了下去。

丁天仁拿起茶盅，輕輕喝了一口，一邊凝神想聽聽左首三人說些甚麼，那知雪山派這三個人各自低頭吃麵，誰也沒有作聲。

丁天仁聽了一回，聽不到他們說話，心中更是起疑，暗道：「他們分明怕洩漏口風，才不說話的，看來他們一定有甚麼行動了，這事不給自己遇上，倒也罷了，既然給自己遇上，就得要弄個明白才是。」

不多一會，店家送來一碗湯麵，

一盤滷味，丁天仁也自顧自的吃了起來。

左首三個漢子，先前對丁天仁在右首桌上坐下之際，也曾經回頭打量，但因丁天仁只是一個大孩子，身邊除了一個花布包裹，並無隨身兵刃，也就不再注意，但他們依然沒有開口說話，吃畢酒菜，就起身付賬，走出松棚，遠遠走去。

前面三人走了半里光景，忽然捨了大路(其實只是較寬的山徑)，朝右首一片長滿了松林的山坡小徑行去。

丁天仁看他們行徑，越發料到這三人必有事故，掩近松林，就一下閃入林中，以松樹作掩護，悄悄尾隨着三人下去。

山緣溪轉，松林依然十分濃密，是以丁天仁雖然一路跟踪着三人，但三人却一無所覺。

現在山徑已經似有若無，羣山綿綿，山勢漸見荒涼，前面三人依然一路疾行，似乎還沒到地頭。

丁天仁在峨嵋伏虎寺住了六年，但一直耽在寺裡，難得出山門一步，是以對峨嵋山並不熟悉，但他知道峨嵋山周圍千里，自己跟他們只走了一個多時辰，最多也不過走了三五十里，自然還在峨嵋山範圍之內了。

「他們究竟要去那裡？」

丁天仁心中雖然這樣想着，但自己已經跟了這許多路，終不能半途而廢，就這樣，還是繼續跟了下去。

山勢越來越陡，古木陰森，到了這裡，連似有似無的山徑都已沒有了，一條乾涸已久的山溪，全是纍纍山石，高低不平，這是若干年前隨着大水滾下來的，雖然寸草不生，但岩石上依稀可以看到，經常經人踐踏而成的痕迹，這就是所謂人迹了。

前面三人相互看了一眼，似有得意之色。

丁天仁心中暗想：「這裡已是峨嵋後山，一向人迹罕至，雪山派的人怎會找到這裡來的呢？他們究竟有甚麼陰謀？」

這時前面三人已經加快脚步，一路縱掠而上。

丁天仁不時藉着大石隱蔽身形，走得較慢，抬頭之際，忽然失去三人蹤影，一時不敢大意，耳目並用，輕蹬巧縱，等他登上一處山坳，舉目四顧，才發現前面三人正朝右首山腰間的崖石上行去。

崖石間不是正有一條經人踐踏的痕迹？這種痕迹，你只要站在遠處，就可以清晰的看到。

這條痕迹，是橫貫山腰，繞向另一個山坳的。

三人已經去遠，丁天仁急忙跟了過去，繞過山腰，老遠已可看到一片參天古松林前，有一個小小的山坡，一幢木屋，圍以竹籬。

深山之間，居然還有人家。

雪山派的人莫非就是找這個人來的？

丁天仁迅快的閃入林中，再緩緩的朝山坡木屋掩了過去。

雪山派三人分作品字形緩步逼近竹籬，就停了下來，迅快從肩頭取下鋼刀，緊靠右臂，然後由走在前面的一個提高聲音叫道：「屋裡有人嗎？」

木屋中忽然响起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問道：「是誰呢？」

隨着聲音，木門呀然開啓，走出一個身穿紫花布衣褲的少女來。

這少女約莫十七八歲，一張瓜子臉，配着彎彎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額前覆着一排劉海，兩條烏黑的髮辮，分掛在前胸，一副美人胚子，只是皮膚稍稍黑了些，那是住在山上，經常晒到陽光的關係。

為首漢子看到出來的竟會是個小妞，不覺眼睛一亮，直勾勾看着人家姑娘家，口中嘿然道：「咱們山中走迷了路，想跟姑娘討口茶水的。」

布衣少女看他一雙眼睛只是盯着自己，臉上似笑非笑，好像不懷好意，心頭不禁有些慌張，說道：「我們家裡沒有燒茶，你們要喝水，右邊山谿裡多的是水。」

為首漢子道：「姑娘沒聽我說在下三人是迷了路嗎？」

布衣少女道：「你們從那一條路來的，就從那一條路回去好了。」

「姑娘怎麼一點同情心也沒有？」

為首漢子嘿然道：「難道咱們還會騙你不成？」

布衣少女道：「我們一直住在山裡，從沒出去過，怎麼知道走法？你們快些走吧！」

為首漢子口中發出咯咯怪笑，說道：「小姑娘，妳也不看看天色，這時候快傍晚了，轉眼即將天黑，你要咱們在荒山野嶺去過夜，這裡既有現成房屋，總該讓咱們憩息一晚再走。」

口中說着，伸手推開竹籬笆門。

布衣少女道：「你們怎麼可以自己進來？」

為首漢子推開竹籬笆門，舉步跨入，一面笑道：「小姑娘不用怕，咱們只要在你家堂屋裡宿歇一宵就好。」

「誰怕你們了？」布衣少女攔在木屋階前，冷然道：「你們……」

話未出口，為首漢子已經走到她面前不過數尺距離，一臉邪笑，說道：「妳家裡還有什麼人？」

布衣少女一手叉腰，冷然道：「你管我家裡有什麼人？我乾爹馬上就會回來了。」

為首漢子輕笑道：「妳乾爹馬上會回來，那是不在家裡了？」

他身後一人道：「小姑娘，妳乾爹不在家，咱們到裡面坐下來等總可以吧？」

布衣少女道：「你們要等，到竹籬笆外面去等。」

為首漢子陰笑道：「等人自然要在屋裡等才對。」

隨着話聲，又待跨上前去。他和布衣少女已經不過數尺距離，再跨上去，就會面對面了！

「站住！」布衣少女喝道：「你再過來，我就不客氣了。」

為首漢子冷笑一聲道：「小姑娘，妳要如何不客氣呢？」他果然又跨上了一步。

這下離布衣少女已經不到一尺，布衣少女迅快後退半步，叉腰右手倏地朝前推出。

她推出的是一隻纖纖素手，明明是一記掌法，但手掌一轉之間，五根玉指忽然漾起一排指影，錯落飄忽，令人看不清她落指之處。

為首漢子一時之間幾乎無法化解，被逼得後退了一步，忽然怪笑一聲道：「小丫頭，果然是峨嵋門下。」

丁天仁眼看三個雪山派門下欺侮人家一個小姑娘，自己該不該出手？就在他這一遲疑之際，布衣少女已經出手了，她出手的這掌，丁天仁也看不清楚，但聽為首漢子喝出「果然是峨嵋門下」這幾個字，丁天仁就有了決定，這小姑娘既是峨嵋門下，那就是白衣庵淨緣師叔門下，自己更不能袖手了。

布衣少女一招逼退為首漢子，聽他叫自己「小丫頭」，又說「果然是峨嵋門下」，不由粉臉一沉，回收去的右手又叉在腰上，哼道：「峨嵋門下又怎麼樣？」

為首漢子陰笑道：「這就對了，妳乾爹是不是身體很不好，經常咳嗽咯血？」

這話，丁天仁聽懂了，雪山派和峨嵋派結仇，就是為了師父的一個師弟，和雪山派的陸曉天因細故動手，陸曉天中了師叔一記「伏虎掌」，傷重不治，師叔也中了陸曉天一記「透骨陰指」，傷了手太陰經，一直咳嗽咯血，幾成殘廢，為首漢子問這話，就是懷疑布衣少女的乾爹就是師叔了！

哦！雪山派這三個人是奉命搜索師叔下落來的了！

布衣少女冷聲道：「你管我乾爹咳不咳嗽？」

為首漢子忽然點頭道：「好，咱們不談這些，妳乾爹叫什麼名字？」

丁天仁要待出聲阻止！

只見布衣少女眨眨眼睛，說道：「我又不認識你們，為什麼要告訴你？」

為首漢子雙手一攤，聳聳肩道：「妳不肯說那就算了。」

話聲未落，突然右手探處，一把扣住了布衣少女右手腕脈。

這一記不但迅速無比，尤其在他說出「那就算了」四個字之後，還以為他眞的算了，使人有驟不及防之感！

布衣少女沒有半點機心，一下被為首漢子扣住腕脈，口中不由驚訝出聲，她反應也不慢，左手揚處，正待推出。

為首漢子一招得手，豈容妳有反抗的機會，右手運勁，突然一緊，布衣少女只覺手腕劇痛欲裂，一張粉臉都脹紅了，口中忍不住又「啊」了一聲，半邊身軀發麻，左手一掌自然也發不出去了，心頭又驚又急，尖聲叫道：「快放開我。」

為首漢子得意的陰笑道：「老子不會難為妳的，進去……」

正待推着布衣少女進去！

丁天仁急忙從林間躍出，口中喝道：「你放開她！」

他是從林間躍出，才喝出聲來的，但在他堪堪躍出之際，另有一個蒼老聲音在丁天仁之前，已喝了聲：「放開她！」

布衣少女聽到蒼老聲音，不由得一喜，急忙叫道：「乾爹……」

丁天仁已經掠出樹林，但聽到布衣少女的叫聲，人家乾爹來了，就用不着自己出手了，因此就在樹林前站停下來。

為首漢子依然扣着布衣少女手腕不放，三人同時迅速轉過身來。

這時籬笆外的小徑上，正有一個身穿青布夾袍，腰背微彎的老者緩步走來。這人臉型清瘦，膚色蒼白，微有病容，兩鬢花白，留着一把稀稀疏疏的蒼鬚，看去約莫六十出頭。

現在他已經跨進籬笆門，目光一抬，問道：「三位有什麼事，先放開小女再說。」

為首漢子扣着布衣少女手腕不放，問道：「閣下怎麼稱呼？」

青袍老者輕哼一聲道：「你們不用知道我是誰。」

為首漢子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更名，閣下何用藏頭縮尾……」

「住口！」青袍老者臉色倏沉，雙目之中射出兩道懾人的寒光，沉喝道：「老夫叫你放開小女，你聽見了沒有？」

他一動氣，不覺引起了一陣咳嗽，而且咳得很厲害，幾乎有如連珠一般，咳個不停，甚至咳得彎下腰去。

布衣少女急得叫道：「乾爹，你老人家不要生氣嘛！」

為首漢子右手抬處，一指點了布衣少女穴道，朝兩個同伴使了個眼色，意思是說：「就是他了」，三人動作如一，迅速絕倫的朝青袍老者撲去。

為首漢子撲向正面，刀光乍展，使了一記「開山闢路」，左右二人使的是同一招「掃除荊棘」。三道刀光凌厲無匹的朝中間湊合，這三道刀光，實在太霸道了，站在中間的人，決難封架。

丁天仁和他們距離較遠，但就算站在青袍老者邊上，像這樣凌厲的刀法，自己也無法插得上手去。

就在此時，陡聽青袍老者的聲音說道：「你們是雪山門下？」

（未完・二）

上文提要：白貝多審問老婆婆和小丁，查不出阿吉是不是欽命要犯，便將他們折磨到半死，仍不放過，命重傷的小丁去找阿吉和小三子。二小得到小丁的告知便急忙趕回家，白貝多不知阿吉已得到鐵老虎的武功，想利用婆婆之安危要脅，反被阿吉瞞騙，將他置諸死地，而婆婆亦因傷重死去，臨死前將阿吉的父親馬千里死因和滅門慘禍一一告知，阿吉才知道主兇是雍正……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割人頭祭魔刀　上武當討人皮

婆婆道：「就怕他跟老魔轉戰到別的地方去，以致生死兩不明。」

「是那個老魔？」

「赫隆納！」

阿坤道：「他使用血滴子吧？」

婆婆道：「對，張家的親人十個有九個失去頭顱，屍骨不全。」

「赫隆納的身邊另外還有兩個魔頭，一個叫巴賽克，一個叫巴爾克，有無參與其事？」

「跟老魔一起追來的，另外還有四五個人，是否這二人就不得而知了。」

「奶奶，咱們主要的仇人，除鐵老虎、赫隆納、阿爾巴德之外，還有誰？」

婆婆的臉色變了，變得極為沉重，本已是奄奄一息的人此刻更加虛弱、蒼白，幽幽怨怨的道：「元兇主犯，罪魁禍首，自然是四阿哥胤禛這個狗皇帝，但是……」

「但是怎樣？」

「他身為皇帝，我們恐怕奈何不了他。」

馬少坤却不這樣想，豪氣干雲的道：「我非要去惹他不可，血債血還，即使拚着這條小命不要，也一定要把他的腦袋瓜子摘下來！」

張三元亦道：「奶奶放心啦，阿坤幾乎已經可以呼風喚雨，百丈之外取人首級跟喝涼水一樣，殺一個狗皇帝絕對辦得到。」

老婆婆叮嚀道：「然而，無論如何，你們自己千萬要保重，即使無法報此血海深仇，也務必要為馬家張家保全這兩條根，待結婚生子有了後代之後再從長計議。」

小三子道：「奶奶儘管寬心，阿坤哥很快就會娶媳婦的。」

老奶奶驚愕道：「是誰家的姑娘呀？」

「可能是凌雲堡的白冰冰。」

「這個孩子標緻嗎？」

「細皮白肉的，標緻得很。」

「人家同意嗎？」

「應該沒問題。」

「孩子，你自己可有對象？」

「這……」

這下可把小三子給難住了，擺出來一張苦瓜臉，只有傻笑，無詞以對。

阿坤好機靈，臨時編了一個謊話說：「會偷吃的貓兒不叫喚，事實上阿三早就有了意中人，就是小丁家隔壁魏秀才的女兒小翠，只要奶奶不反對，隨時都可以娶過門來。」

魏秀才家的小翠，老奶奶是見過的，不論才貌品德都是一時之選，聞言心下大安，連說：「好，好，這樣奶奶就放心了。」

「了」字還有出口，人已歪歪斜斜的倒下去，含笑而終。

人死了，嘴角還有笑意，死得甚是恬適安祥。

須知老奶奶的傷勢極重，全憑一

股精神力量在支撐着，如今該交代的事俱已交代清楚，又聽說阿坤、阿三都有了理想對象，可以說已了無牽掛，心情一放鬆，立告撒手西歸。哥兒倆原想好意安慰老人，結果却加速了婆婆的死亡。

「奶奶，快醒醒！」

「奶奶，不要走！」

哥兒倆抱着老奶奶，一邊嚎啕大哭，一邊猛搖猛晃。

淚如雨下。

聲聲斷腸。

＊　＊　＊

哭斷肝腸難見面！

叫破咽喉不應聲！

老太太魂已出竅，踏上了黃泉路，遺體都冷了，硬了，僵了，人天永隔，再怎麼哭叫也無法重返陽世。

却給了兩名捕快一個絕佳的逃命機會。

四脚着地，用爬的，躡手躡足的，悄沒聲息的往外面溜。

「站住！」

阿坤眞像後腦勺上長了眼睛似的，捕快爬沒幾步便被察覺了，嚇得他倆透體生寒，停下來。

「回來！」

「是！」

「是！」

乖，眞聽話，昔日的威風全不見了，爬去又爬回來，噗通！噗通！跪倒在馬少坤的面前，異口同聲的哀求道：「小爺饒命，小英雄饒命！」

阿坤站起身來，面無表情的道：「冤有頭，債有主，該死該殺的是白貝多，你們只是兩個小卒子，奉命行事罷了，本公子不會要你們的命的。」

「謝謝小爺！」

「謝謝公子！」

捕快如獲大赦，叩了兩個響頭，起身就走。

「慢着！」

無敵公子馬少坤又說話了，兩名捕快只好立刻再折回來。

阿坤端起了架子，不疾不徐的道：「有幾件事情想麻煩兩位，不知意下如何？」

高瘦捕快恭恭敬敬的道：「公子有事儘管吩咐，只要小的能力所及，保証萬死不辭！」

矮胖捕快道：「請小爺示下。」

馬少坤道：「其實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想麻煩你們在這裡挖兩個墓穴。」

高瘦捕快馬上痛快的答應下來。

阿坤道：「再去附近的鎮上買兩口上好的棺材來。」

小三子道：「順便再置辦一些香燭錫箔。」

馬少坤道：「當然，銀子本公子會照付，不會揩你們的油。」

張三元道：「事情却一定要辦好，要快，不得遲延。」

矮胖捕快連聲應諾，恭謹至極。

阿吉馬少坤道：「另外，請兩位設法給小丁的父母找一份工作，以便養家活口。」

高瘦捕快面有難色，道：「這件事嘛……」

阿坤臉一沉，道：「怎麼？有困難？」

高瘦捕快直冒寒氣，忙道：「沒有，一定照辦。」

阿三道：「我們自然會給小丁家裡留一筆安家費，不急，慢慢找，十天半個月之後辦好就可以了。」

矮胖捕快道：「沒問題，這件事就包在我們兩個身上了。」

馬少坤道：「還有一件事比較麻煩一點，是長期性的工作。」

高瘦捕快小心謹慎的問道：「不知是何工作？」

阿坤道：「本公子此去到處飄泊，四海為家，回來的機會可能不多，老人家的墳前無法按時燒紙上香，想請兩位代勞。」

矮胖捕快乖得像一隻哈巴狗，立道：「這是我們的榮幸，理當代為克盡孝道。」

小三子道：「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上香燒紙。」

「是。」

「逢年過節也不能少。」

「當然。」

「忌辰一定要來上供。」

「遵命。」

「供品一定要好東西，不能馬虎。」

「應該的。」

「墓前不能長草。」

「小的會除去的。」

「墳上要隨時添土。」

「小的會注意的。」

馬少坤繼續囑咐道：「希望兩位能言而有信，不要陽奉陰違，倘若言行不一，被本公子查到，事情就嚴重了。」

張三元說得更明白：「大鬍子白貝多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白貝多屍骨不全，被斬成五塊，捕快互望一眼，面如死灰，一齊惶聲道：「小的們保証遵命行事，絕對不敢投機取巧。」

阿坤道：「大鬍子的臭皮囊，麻煩兩位處理一下吧。」

高瘦捕快道：「我們會的。」

「今日之事，該說的可以說，不該說的最好少說為妙，免得禍從口出。」

「小的知道，自有分寸。」

「好了，本公子就言盡於此，兩位可以開始辦事了。」

「是！」

＊　＊　＊

大鬍子白貝多的死，給兩名捕快的震撼太大了，絲毫也不敢懈怠推拖，辦起事來既快且好，當天傍晚時分，便將小丁與老奶奶入棺安葬完畢。

阿坤、阿三守靈一宵，略盡人子

之孝道，與朋友之義。第二天一早，還特別爲小丁的父母送去一筆豐厚的安家費。

「再見了，小丁！」

「再見了！奶奶！」

「願你們早昇仙界！」

「願你們早登極樂！」

「請給我們力量，報仇雪恨！」

「請給我們力量，開創前程！」

哥兒倆跪在墓前，淌着淚，飲泣着，默禱着，呢呢喃喃的，許久許久之後，方始依依不捨的揮淚而別。

* * *

隆中山下。

三岔路口。

阿坤、小三子正欲轉往武當山的方向，突聞有人暴喝一聲：「娃兒慢走！」從一片灌木叢中冒出來一個人。

是熟人，手提血滴子，不是巴爾克還會有誰？

身後還跟着兩個人，都是魁梧粗壯的彪形大漢，手裡各提着一個血滴子。

刀山已經不存在，又有兩名手下相隨，巴爾克膽氣甚壯，八面威風的道：「娃兒好長的命，居然到現在還活着，是幾時離開百丈坪的？」

阿吉馬少坤冷聲道：「昨天上午。」

「昨天上午？也就是那一場風暴之後？」

「可以這樣說。」

「小子！當時你倆在幹甚麼？」

「睡覺。」

「在那裡睡覺？」

「你們找不到的地方。」

「胡扯，整個百丈坪幾乎被天下英雄翻轉過來了，怎未見你們這兩個臭小子的踪影？」

阿坤傲然道：「只能怪你們太笨！」

小三子神氣十足的道：「也可以說是我們的道行太深，本事太高强。」

巴爾克雙目暴睜，寒芒如電，對兩名手下道：「先給這兩個狂小子上一道小菜吃。」

「遵命！」

「遵命！」

虎風隊長好威風，紅臉大漢和黑臉大漢對他畢恭畢敬，諾聲中但聞機括聲「軋軋」，「嗡嗡」作響，兩隻繪有老虎圖案的血滴子已自電射而出。

所謂「小菜」，是削一片頭皮，用力恰到好處，血滴子彷若兩隻騰空而起的老虎，其快如電，風聲呼嘯，聲勢的確嚇人。

却奈何不了無敵公子馬少坤，單手輕輕一揮，便擋了回去，神采飛揚的道：「想死也別急在一時，本公子還有話要說。」

巴爾克報以一聲冷哼，道：「有屁快放。」

「毫無疑問，百丈坪上的那一場血戰你也有份？」

「本隊長不否認。」

「還有誰？」

「二宮、三堡、四大門派的人差不多都到了。」

「包括大內高手在內？」

「不錯！」

「鐵老虎的四肢是誰剁掉的？前胸後背的兩張皮又是何人剝走的？」

虎風隊長巴爾克聞言臉色驟變，答非所問的道：「你是那個魔鬼的門徒？」

阿坤的答覆只有一個字：「錯！」

「那是一夥的？」

「也談不上。」

「既非門徒，亦非同夥，你們憑甚麼能夠自由出入刀山？」

「簡而言之，這是一筆交易。」

「甚麼交易？」

「巴爾克，你還沒有回答本公子的問題呢。」

「那個問題？」

小三子張三元譏誚道：「少裝蒜，自然是誰剁掉鐵老怪的手脚，誰剝了他的人皮？」

巴爾克答得很乾脆：「不知道！」

馬少坤臉一沉，連粗話都跑出來了，大罵道：「媽的，你既不是聾子，也不是瞎子，身在百丈砰，會聽不見，看不到？」

巴爾克的態度同樣十分惡劣：「當時羣豪畢至，人人自危，你爭我奪，血雨腥風，誰也顧不了誰，況且……」

「況且怎樣？」

「就算巴某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阿坤眉尖一皺，道：「另外，本公子還想請教你一件事，十五年前，你是否參予對馬家的屠殺行動？」

巴爾克愕然道：「那個馬家？」

小三子道：「就是十四阿哥身邊的大紅人，將軍馬千里馬家。」

巴爾克駭異道：「你們是甚麼人？」

馬少坤據實說道：「本公子是馬將軍虎口餘生的兒子馬少坤！」

張三元挑眉瞪眼的道：「本少爺是副將張勇的兒子張三元。」

巴爾克臉色一變再變道：「本隊長守在外圍，並未進入馬家。」

小三子吼道：「那麼，追趕張家的人一定有你在內？」

「這倒不假。」

「也會殺了張家的人？」

「本隊長沒有否認的必要。」

「我爹張勇是死？是生？」

「這就很難說了。」

「甚麼意思？」

「姓張的並未和本隊長過招動手。」

「跟誰交手？」

「神風堡主赫隆納。」

「你的頂頭上司？」

「沒錯。」

「你們是一夥的，怎會不知家父的生死？」

巴爾克沉思了一下，道：「姓張的沒種，且戰且走，不肯硬拚，最後被逼下一道懸崖去，八成已粉身碎骨！」

小三子心情一沉，一股酸楚襲上心來，差點當場落淚，暗中默默禱告說：「蒼天有眼，菩薩保祐，保佑我爹逢兇化吉，履險如夷。」

阿坤揚眉道：「巴爾克，你的答覆不痛不癢，本公子却願意給你提供一個確切的答案，告訴你跟鐵老虎那筆交易的詳細內容。」

這事巴爾克亟欲知曉，豎起耳朵來靜待下文。

馬少坤一個字一個字的道：「鐵老虎在臨死之前，將他的內元眞力全部給了本公子，只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替他討回血債。」

「向誰討？」

「阿爾巴德、萬里長、赫隆納等，恭喜你，巴隊長，閣下也在鐵老虎的黑名單上。」

張三元殺機滿面的道：「就算鐵老怪的黑名單上沒有你，張家也要你血債血還！」

「殺！」

「殺！」

「殺！」

小三子話甫出口，巴爾克先下手的爲强，已猝然揚掌攻來，兩名手下的血滴子也呼嘯而至，從三個方向虎撲而上。

風馳電掣。

雷霆萬鈞。

以此形容虎風隊的攻勢並非張。

然而，此「馬」來頭太大，阿坤已盡得鐵老虎的全部眞傳，心隨念動，念動招發，對方攻勢未到，他的反擊已告奏功。

魔刀毀了血滴子，瞬息之間連挨二十刀，四分五裂，碎得片片斷斷，碎得絲絲縷縷。

巴爾克敗在玄元神功之下，更慘更糟，宛若遇上特級狂風，遭到超級巨浪，跟跟蹌蹌的向後退去，想停也停不下來。

小三子恨得牙癢癢的喝道：「你娘，去見閻王吧，這一刀是爲張家殺的。」

阿坤的聲音也充滿憤怒：「你娘，去下地獄吧，這一刀是替鐵老虎砍的！」

兩把魔刀電閃而至，一齊抹上巴爾克的頸項與頭顱。

慘，眞慘，一顆腦袋，挨了兩刀，滾在地上，分成兩半，彷彿是一個切開的西瓜。

兩名大漢嚇傻了，兩條腿比煮熟的麵條還要軟，抖個不停，想逃走，偏生不聽使喚。

無敵公子馬少坤冷然一哂，道：「哼，沒有出息，寃有頭，債有主，本公子要殺的都是大頭頭，不會殺小毛蟲。」

不敗少爺張三元也跟着神氣起來了，趾高氣揚的道：「是啊，本少爺只打老虎，不打蒼蠅，更不會打蚊子。」

二人一聽性命可保，等於吃下了定心丸，有一種在剃刀邊緣再世爲人的感覺，喜悅之情確非筆墨所能形容。

「謝謝馬公子！」

「謝謝張少爺！」

正欲抱頭鼠竄，阿坤忽又說道：「死罪可免，活罪難逃。」

紅臉大漢嚇得面無人色，畏畏縮縮的道：「請公子高抬貴手。」

馬少坤道：「別緊張，說不殺人就不殺人，只是相遇就是有緣，想在兩位身上留個紀念。」

黑衣大漢憂心如焚的道：「不知要留甚麼樣的紀念？」

無敵公子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打出兩支小巧玲瓏的魔刀，在二人的頭上一陣飛舞，彷若兩隻會吃頭髮的小蝴蝶。

很快便在後腦勺上出現了兩個字：「王八！」

一個大男人，在頭上頂着「王八」二字，無異戴上一頂綠帽子，任何人皆無法忍受。

然而，黑臉大漢與紅臉大漢却忍下來了。

畢竟，生命比面子重要得多，連半個屁也沒敢放。

阿坤道：「神風堡的血滴子惡名昭彰，念在你倆只是一個小嘍囉，姑且網開一面，以後最好棄惡從善，知所收斂，若是再犯在本公子手裡，將不會是僅止留個紀念就可以過關。」

大漢面面相覷，一臉惶悚，不言也不敢動。

小三子道：「百丈坪你們去了沒有？」

紅臉大漢道：「去了。」

黑臉大漢不待追問，便自告奮勇的道：「不過，由於天色太暗，人數太多，情勢幾乎瞬息萬變，有許多事我們的確茫無所知。」

馬少坤冷笑道：「難道說連你的頂頭上司赫隆納是否得到玄元眞經也不清楚？」

紅臉大漢吞吞吐吐的道：「這個嘛……」

「媽的，別打馬虎眼，說實話。」

「聽說是得到一張。」

「一張人皮？」

「是的。」

「其餘的落在何人之手？」

「這我就不曉得了。」

「姓赫的現在何處？」

「已離此北上。」

「見到他的時候，告訴他把自己的腦袋與鐵老怪的人皮保管好。」

阿三的話更坦率：「我們既要鐵老虎的人皮，也要赫隆納的腦袋。」

馬少坤道：「最好是替我們做一個

廣告，宣揚一下。」

黑臉大漢道：「宣揚甚麼？」

「說無敵公子馬少坤，不敗少爺張三元已出道江湖，要大開殺戒。」

「殺誰？」

「神風堡主赫隆納。」

小三子補充道：「以及巴賽克、巴爾克兄弟。」

馬少坤繼續道：「逍遙宮主萬里長。」

「以及總管侯一貫，護法張忠、魏義。」

「禁軍統領阿爾巴德。」

「以及他的手下阿克圖、哈必魯、呼延豹。」

「還有德安公主。」

「甚至連雍正皇帝也包括這張黑名單內。」

這些人都是脚一跺整個天下都會發抖的人物，直聽得兩名大漢頭皮發炸，臉色泛青，暗道：「你倆小子，眞是妄想，連皇上也敢殺，簡直要造反了。」

表面上却噤若寒蟬，唯唯應諾，不敢多言，在阿坤的揮手示意下彷若喪家之犬如飛而去。

* * *

望着二人遠去的背影，小三子忽道：「阿坤哥，我懷疑我們這樣張揚，是否明智。」

馬少坤一怔，道：「阿三，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是怕這樣會成爲別人的活靶子，目標太大。」

「着，咱家就是要把目標搞大，讓他們自己找上門來。」

「敵暗我明，危險哪！」

「有魔刀護身，怕甚麼，一個一個的去找他們多累多痲煩。」

「嗯，有道理，與其到處找人去殺，不如他們來自投羅網。」

「現在就有人來自投羅網啦。」

小三子展目環顧，四下寂然，闃無一人，連巴爾克的血都已經凝固了，愕然道：「開甚麼玩笑，這兒除咱們哥兒倆外，只有死人。」

「有！」

阿坤自從得到鐵老虎的內元眞力後，耳聰目明，百丈之內，烏龜放屁，蒼蠅拉屎的聲音他都可以聽得到，望着十丈以外的一棵大樹，朗聲道：「朋友可以下來了，別再藏頭露尾。」

這人還算知趣，他這兒餘音未落，便自飄然落地，大步行來。

是一個母的。

縹緲堡的牛梅芳是也。

牛梅芳今天打扮得特別漂亮，淸麗脫俗，明艷照人，阿三只覺得眼睛一亮，皺一皺鼻孔，嗅着撲鼻的香氣道：「哇，好香啊，歡迎，歡迎。」

馬少坤也忘其所以的道：「幸會，幸會！」

眼睛在牛梅芳的身上吃了一陣冰淇淋後又道：「是不是咱家財星高照，牛姑娘又送銀子來了？」

牛梅芳的表情甚是莊重肅穆，不苟言笑，道：「是有這個意思。」

「姑娘想買甚麼？」

「首先我想知道，剛才對付巴爾克的是甚麼功夫？」

「玄元神功，也就是玄元上人留下來的玄元眞經上面的功夫。」

「本姑娘決定跟馬少俠學習玄元神功。」

「妳的意思是要拜本公子爲師？」

「是的！」

這小妮子眞絕，連阿坤的出身來歷都一無所知，居然要拜他爲師，口說不算，眞的準備雙膝下跪，行拜師大禮。

馬少坤不禁爲她這種不顧一切，甚至跡近荒唐的行爲看得呆住了，半晌始道：「姑娘那裡人氏？」

牛梅芳嬌聲道：「浙江。」

「今年多大？」

「十七。」

「啊，太老了，天下沒有十七的師父收十七的徒弟的怪事。」

「師徒以藝業爲尊，與年齡無關。」

「至低限度，也該經過一定的程序。」

「甚麼程序？」

小三子如數家珍的道：「先做女婢，再做女傭，經過預備徒弟，才能成爲正式弟子。」

將鐵老虎的模式全部照抄不誤，原以爲一定可使牛梅芳知難而退，孰料，牛梅芳的表現近乎饑不擇食，斷然道：「可以，再苛的條件本姑娘也願意接受。」

這一來，可把阿坤給嚇着了，道：「妳不是縹緲堡的人嗎？」

「是呀。」

「縹緲堡主獨行秀士牛人俊是妳甚麼人？」

「上司。」

「他的功夫姑娘都學全了？」

「差不多俱已學會。」

「不够看？」

「與玄元神功不可同日而語。」

小三子腦中靈光一閃，挑眉瞪眼的道：「我明白啦，妳是打算來臥底的。」

牛梅芳以肯定的語氣道：「小女子純粹是醉心武學，絕無不良企圖。」

「叫妳脫離縹緲堡願意嗎？」

「可以考慮。」

「叫妳爲妻爲妾呢？」

「也可以考慮。」

乖乖不得了，當眞是爲達目的，不顧一切，連自己都可以出賣，不僅是荒唐，簡直有點荒謬，而看她端莊嚴肅的樣子，又不像是一個亂七八糟的人，馬少坤滿頭霧水的道：「牛姑娘，妳是不是吃錯藥了？」

牛梅芳正容道：「沒有。」

「那是有神經病？」

「少俠說笑了。」

「既無神經病，亦未吃錯藥，幹嘛？」

「小妹從小就醉心武學。」

「有無其他企圖？」

「別無企圖。」

阿坤思慮了好一會工夫，道：「抱歉，我太年輕妳太老，眼前還不打算開門授徒。」

別看牛梅芳文文靜靜的，性子還蠻牛的，死纏不放，退而求其次道：「少俠既然不肯收我爲徒，小妹也不敢强求，這樣吧，花錢購買如何？」

小三子錯愕一下，道：「妳打算買甚麼？」

牛梅芳不假思索的道：「自然是買玄元神功。」

無敵公子馬少坤直截了當的道：「不賣！」

「不賣玄元神功，別的怎樣？」

「咱家身上還有妳想要的東西？」

「有。」

「甚麼？」

「魔刀。」

阿坤沉吟不語，小三子碰了他一下，悄聲道：「這玩意兒咱們多得很，賣啦，賣啦，不賺白不賺。」

聲音雖小，還是被牛梅芳聽見了，盈盈一笑，道：「一把多少錢？」

阿吉馬少坤略一尋思，道：「老朋友啦，馬馬虎虎，算妳一千兩好了。」

牛梅芳杏眼一睜，道：「既然是老朋友，就不該漲價呀。」

小三子的理由很充足：「上次是買空賣空，被鐵老虎收回去了，這次玩眞的，當然要貴一點。」

牛梅芳淡淡一笑，道：「但願小友言而有信。」

張三元正經八百的道：「放心哪，鐵老怪已死，沒有人再會做這種缺德事了。」

牛梅芳好大方，也好有錢，不曾討價還價，立從懷裡掏出一張千兩銀票來，交給阿坤。

馬少坤也表現得很夠意思，打開鹿皮囊，隨便她挑了一把鍾意的魔刀。

牛梅芳拿在手裡，揮一揮，舞一舞，愛不忍釋，笑道：「可否請兩位指導一下使用的方法？」

無敵公子道：「這可能有困難。」

「有何困難？」

「咱家沒時間。」

「學習使用方法需時多久？」

「最聰明的人也要三天以上。」

小三子道：「如果是笨蛋，三年也學不會。」

牛梅芳自以爲是絕頂聰明的人，道：「就請爲小女子躭擱三天的時間，假使學不會只能怪我自己太愚魯。」

阿坤道：「對不起，本公子事情太多太忙，沒工夫。」

「三天也不行？」

「不行，除非……」

「除非怎樣？」

「跟着我們走，另外再付一筆教導費。」

「甚麼？還要付教導費？」

阿三理直氣壯的道：「那當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也沒有白教的技藝，付費一千兩之外，姑娘的食宿自理。」

這些條件相當苛刻，幾乎是在敲詐，但是，牛梅芳透着古怪，甚至可以說是充滿了神秘的色彩，不加思索便慨然答應下來，再付了一千兩銀子，跟着哥兒倆踏上征途。

* * *

武當山。

上淸觀。

是武當派的發祥地。

也是道家的一處聖地。

平素本來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絡繹不絕，近幾日却觀門緊閉，謝絕了所有的香客。

因爲，無敵公子與不敗少爺已承繼了鐵老虎的絕世神功，也承繼了冷面魔君的血海深仇的事已轟動武林，傳遍江湖。

武當三劍心知肚明，哥兒倆十九會找上門來。

是以，事先疏散了香客，並且做了必要的戒備。

果然不出所料，這日的上午便有消息傳來，阿坤、阿三已上了武當山。

並且還有一個小妞隨行。

武當掌門金劍張子愚立即下令，將門下高手全部召集起來，隱藏在一個秘密所在，以備不時之需。

子母劍宋長安疑雲滿面的道：「怪事，分明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怎麼又冒出一個丫頭來？」

銀劍翁大明蹙眉道：「會不會是鐵老虎的女兒鐵蓮花？」

宋長安憂心道：「若是鐵蓮花就痲煩了，咱們免不了會與龍鳳宮正面衝突。」

還是張子愚比較沉着，道：「兩位師弟且別亂猜，等她來了以後自有分曉。」

翁大明道：「現在事情已經有了變化，咱們是否仍照原定計劃行事？」

張子愚頷首道：「計劃不變。」

宋長安神秘兮兮的道：「能善了就善了，萬一不能善了，就羣起而攻，將他們斃在上淸宮，無論如何不會把玄元眞經交出去。」

宋長安肯定的說：「對，就是這樣。」

翁大明道：「玉石俱焚，連鐵蓮花也一起幹掉？」

張掌門道：「這可能是唯一的一條路。」

宋長安疑慮道：「就怕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假如娃兒確已得到鐵老魔的全部眞傳，事情可能不好辦。」

翁大明不以爲然：「江湖傳言，免

不了會添油加醋，他們畢竟不是鐵老虎本人，不可能有三頭六臂之能。」

張掌門的看法與翁大明不謀而合：「二師弟之言不差，鐵老虎已死，武林的惡夢也醒了，任何人皆無法與他相提並論，何況只是兩個黃口小兒。」

話至此處，又有飛報傳至，說來人已到觀門之外，指名要見武當三劍。

三人互望一眼，傳令見客，當即結伴來至院中。

* * *

甫至院中，定目處，無敵公子馬少坤、不敗少爺張三元，以及牛梅芳已跨門而入，大踏步的行來。

雙方在相距丈許之處停下來，彼此言不由衷的說了幾句場面話後，張子愚立將注意的焦點投注在牛梅芳的身上，單刀直入的道：「這位姑娘是誰？」

急驚風遇上慢郎中，小三子却故意吊他的胃口，詭笑道：「猜猜看。」

阿三故示神秘，武當三劍心裡更加犯嘀咕，銀劍翁大明道：「莫非是鐵老虎的女兒，龍鳳宮的少宮主鐵蓮花？」

阿坤、阿三、牛梅芳每人手裡皆拿着一把魔刀，不停的在把玩着，似在練刀，更似在有意示威，看在三劍眼裡渾身不自在，但又不便發作，只好忍着。

玩了一會兒刀，賣足了關子，小三子方始嬉皮笑臉道：「三位做賊心虛，是不是怕鐵蓮花找上門來？」

張掌門臉上一熱，有點按捺不住了，沉聲道：「娃兒休得胡言，武當派行事一向光明磊落，無愧於人。」

馬少坤報以一聲冷哼，道：「未見得，愈是信誓旦旦的人愈不可靠，天下多的是口是心非的僞君子。」

說了半天，還是沒有揭開牛梅芳的身世之謎，子母劍宋長安不悅道：「別故弄玄虛，此女究係何人？」

張三元又停了一下，才慢吞吞的揭開底牌：「她不姓鐵，姓牛，叫牛梅芳，縹緲堡的人，是我們哥兒新收的一名學徒。」

縹緲堡在武林中是一個極端神秘的宗派。

正如它的名字一樣，虛無縹緲，沒人知道堡址設在何處。

全堡的人，老老少少，上上下下，清一色全部姓牛，但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不像是一個家族。

突如其來的從江湖上冒出來，波浪壯闊，聲勢浩大，與武林各派却素無往來，故意自外於人，閉關自守。

堡主牛人俊，綽號獨行秀士，人如其號，是一個獨斷獨行的人，給人一種冷僻、倨傲、孤芳自賞的感覺。

不僅他個人如此，全堡的人都是一個樣兒。

獨來獨往。

獨行其是。

撲朔迷離。

諱莫如深。

披着一層神秘的面紗，沒人知曉縹緲堡的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因此，雖然弄淸楚了牛梅芳的身份，却絲毫沒有減輕武當三劍的疑慮，以爲他們哥兒倆也與縹緲堡有關係。銀劍翁大明驚「哦」一聲，皮笑肉不笑的道：「恭喜兩位小施主，小小年紀便開門收徒。」

無敵公子馬少坤微微一哂，道：「誤會了，不是徒弟，是學徒，只是花錢購買一樣技藝而已，距正式弟子還有十萬八千里。」

金劍張子愚愕然道：「買那種技藝？」

阿坤道：「一把魔刀，外加使用方法。」

翁大明望了掌門師兄一眼，道：「武當也買一把。」

馬少坤毫不考慮，立道：「不賣！」

宋長安眼一瞪，道：「賣給縹緲堡，爲何不賣給武當派？」

阿坤答得妙：「本公子高興。」

小三子的話更加令人拍案叫絕：「因爲她是一個漂亮的小妞！」

牛梅芳一直不曾開口。

現在也一樣，不言不笑，好像眼前的事根本與她無關，正聚精會神的把玩着魔刀，模擬、演練投擲的技巧。

張掌門白眉一軒，聲音略微提高了一些：「還沒有請教，三位此來武當有何見教？」

馬少坤道：「不敢，是來履行承諾，回話的。」

「回甚麼話？」

「關於玄元洞內的機密。」

「哦，看來小友還是一個信人呢。」

「好說，人無信不立，這是做人的起碼條件。」

「玄元洞內究竟有何奇珍異寶？」

「張掌門這是明知故問，已經去過了，何必再浪費口舌，裡面空空如也，只有玄元上人的一副臭皮囊，對吧？」

張掌門馬上回說：「對！對！」

小三子專門跟他唱反調：「不對！不對！」

翁大明道：「那裡不對？」

阿三道：「沒有金銀財寶，却有一本玄元眞經。」

馬少坤道：「不過，玄元眞經並不在玄元洞內，而是在鐵老虎的身上，對吧？」

這一次張子愚充耳無聞，沒答腔。

張三元道：「回話之外，我們另外還有一件事，討債。」

宋長安呆了一下，道：「討債？武當派與兩位小施主自問沒有任何過節。」

阿坤冷笑道：「是不會跟咱家結樑子，是來代人討債。」

張掌門道：「代誰？」

「冷面魔君鐵老虎。」

「討甚麼債？」

「斷臂之仇。」

「貧道不明白你的意思。」

「還有一頁玄元眞經。」

「本掌門聽不懂少俠的話。」

眞是高手，一推六二五，惹火了小三子，破口大罵：「不要臉，虧你還是一派掌門之尊，睜着眼睛說瞎話，告訴你，當時我們就在附近，鐵老怪曾說是張掌門斷了他的一條臂，得到一頁眞經，好漢做事好漢當，別替張家丟臉。」

事到如今，張子愚只好默認。

但他仍有十足的理由爲自己辯護：「玄元上人乃是武當耆宿，玄元眞經本來就應該歸武當所有。」

小三子越罵越起勁，搶着說：「放屁，隆中山可不是武當山，先下手爲强，誰先得到就是誰的。」

翁大明又抓住一個理由，道：「鐵老魔已死，玄元眞經又成爲無主之物，莫非你們兩個娃兒想據爲己有？」

阿坤道：「我們哥兒倆只是代人催討，將來還是要交給別人的。」

張掌門道：「交給那一個？」

「逍遙王的繼承人。」

「誰呀？」

「自然是鐵蓮花！」

「對不起，貧道依然認爲，玄元眞經應歸武當所有，歉難拱手讓人。」

武當三劍寸步不讓，無敵公子火冒三丈，忽然想到一物，將武林盟主令探懷取出，高高舉起道：「三位可識得此物？」

宋長安斜睨了一眼，道：「一把小劍，有何稀奇？」

翁大明凝視了一眼，道：「一把金劍，能值幾何？」

小三子聞言，勃然大怒道：「奶奶的，你們瞎眼啦，這不是普通的小劍、金劍，是至高無上的武林盟主令，瞧瞧正面這五個字，寫得淸淸楚楚，除非是文盲，人人都識得！」

馬少坤翻轉過來，指着背面道：「後面還有五個字：令至如人至。」

阿三張三元解釋道：「也就是說，令劍在誰的手裡，誰就是武林盟主。」

再轉到側面，阿坤道：「側面還有武當、少林、丐幫、飛鷹堡以及凌雲堡的五位掌門人的簽名。」臉色一沉，轉而緊盯着張子愚道：「這是否事實？」

張掌門面無表情的道：「不假。」

「是你自己的簽名？」

「有這回事。」

「你承認本公子是武林盟主？」

「不承認！」

「爲甚麼？」

「因爲並非出於自願。」

「誰强迫你在上面簽名？」

「冷面魔君鐵老虎。」

「如果本公子也採取强硬手段呢？」

「只怕小施主的份量還不夠！」

彼此針鋒相對，越說越僵，馬少坤怒眉雙挑的道：「張掌門，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在下無意跟武當三劍作對，更無仗技欺人之心，今日此來，僅僅要求三件事，只要點頭答應，我們拍拍屁股就走。」

金劍張子愚臉色陰沉沉的道：「那三件事？」

「第一：交出玄元眞經。」

「第二？」

「自斷一臂。」

「第三？」

「認可咱家武林盟主的身份。」

條件說苛並非很苛，但就武當派的立場上，無異是奇恥大辱，銀劍翁大明大發雷霆道：「豈有此理，你把武當派當作甚麼，江湖小丑？武林末流？還是市井小混混？告訴你，玄元眞經原來就是本門的東西，自斷一臂那是痴人說夢，尊你爲武林盟主更是異想天開！」

子母劍宋長安也動了大氣，怒不可當的道：「總而言之一句話，辦不到！辦不到！辦不到！」

一連三句辦不到，言來咬牙切齒，憤怒已極。

阿坤却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堆下來一臉的笑容，問小三子道：「阿三，還記得鐵老虎的一句名言嗎？」

小三子很調皮的說：「那一句名言？」

「拳頭就是眞理。」

「對，拳頭就是眞理！」

「老怪物還進一步的作了一番解釋。」

「這我記得，誰不認同你武林盟主的身份就揍誰。」

「現在似乎是該揍人的時候了。」

「是該揍人啦。」

「眞的？」

「眞的！」

「揍人？」

「揍人！」

* * *

主意一定，馬少坤的手已伸進鹿皮囊內，打算取刀。

然而，武當派早有萬全的準備，動作更快，只見張掌門手中的烏金劍猛一揮，事先埋伏在四面側殿內的武當高手已如潮水般地一湧而出。

個個目蘊精芒，太陽穴高高隆起，都是一等一的內家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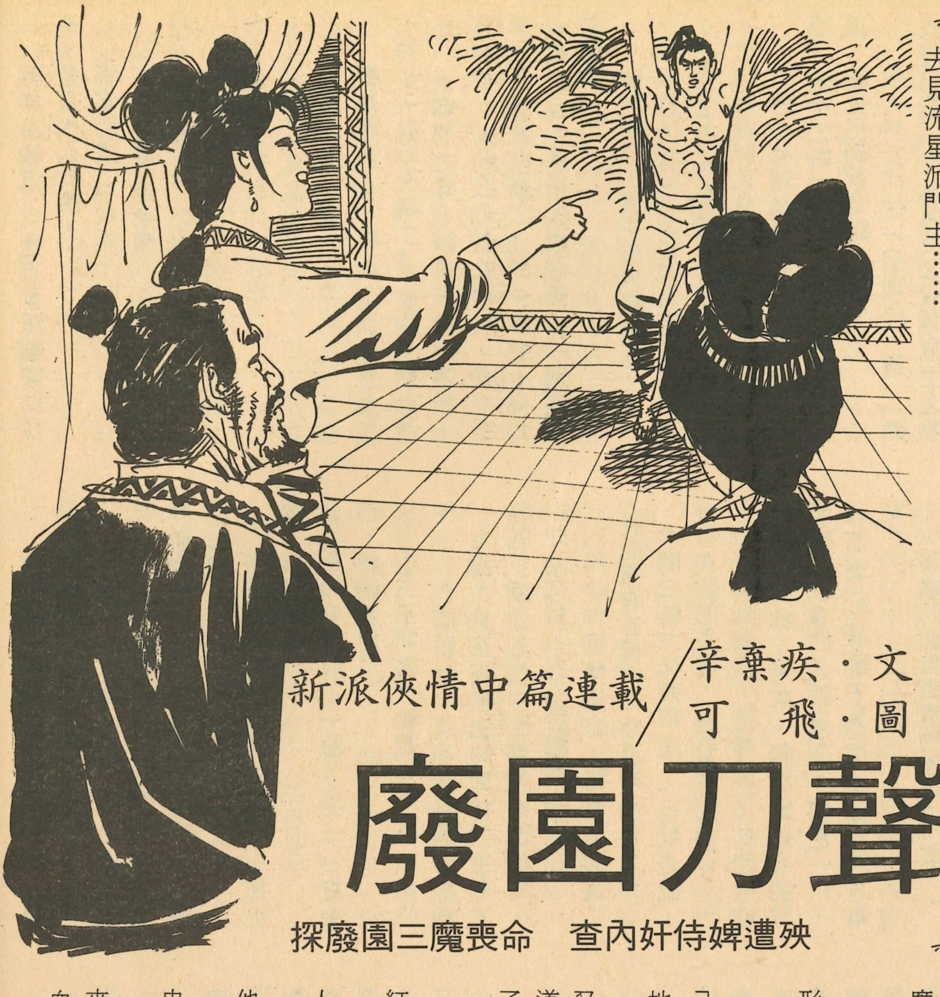
劍已出鞘，金光閃爍，在陽光的照射下，幻化成一片劍海。

人好多，黑黑壓壓的一大片，築起了四道肉屏風，四堵肉牆。

始終不曾開口的牛梅芳說話了：「九九八十一人，這是羅漢陣，十分了得！」

（未完・十）

上文提要：左太斗門主將自己的四武士易容爲四太保，潛入怡養園將湯十郎救走，被掌管園內的丁翠兒識破，幸及時逃出，經過野店，十郎取回四支攝魂箭，報復被馬艷紅和林玉羞辱之恨。四武士將十郎送到家門，便向左門主交代完成任務。左門主和桂家母女去找湯大娘母子，商議對付戈平陽之計，由湯家母子在地面上誘敵，萬一抵擋不住便轉入地下，左門主佈置完畢，由楚香香帶去見流星派門主……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　飛・圖

廢園刀聲

探廢園三魔喪命　查內奸侍婢遭殃

那當然不是一張普通的紙張。

那上面用紅藍二色繪着一個八卦形圖案。

左太斗把湯大娘、桂夫人、桂月秀與湯十郎，招手圍在桌子邊，他看看四人之後，微微點着頭。

湯十郎道：「左伯伯，這是甚麼？」

左太斗道：「圖形。」

湯大娘道：「必是左家廢園的圖形。」

左太斗道：「不錯。」

他指着一個長方形圖案，又道：「這就是左家廢園，這小廂的位置在此地。」

湯大娘四人仔細看，然後左太斗又指着一條半圓形藍色綫繞的地方，道：「這兒是竹林，再就是那道小坡地了，你們知道，坡地這面是梅花林子，另一邊却是墳地。」

然後，左太斗指着八條短而粗的紅綫，他頓住了。

他很緊湊的一個一個看着四個人。

他也發覺，四個人也緊張的等着他解說下去。

在場的人，也似乎知道，這原是忠義門的大秘密。

於是，左太斗重重的吐出一口氣來，道：「看到此圖，可知當年那一場血戰是如何的悲壯了。」

湯大娘幾人不開口。

她們還能再說甚麼？

左太斗道：「忠義門的這個地道，除了我妻龔氏與兩大護法之外，便是我那兩個犬子也不清楚。」

他再喟嘆着，又道：「老夫想得到當時的激烈慘鬥光景，人們忘了逃生，人們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拚命，拚到最後一口氣吐出來。」

湯十郎清晰的聽到左太斗在咬牙，像是嚼乾豆。

＊　＊　＊

桂夫人道：「短兵相接，近身肉搏，當然無法再逃。」

湯大娘道：「便是進入地道中，敵人必會往地道中追殺，生死之搏，敵人不會輕易放生的。」

左太斗道：「事實上，我忠義門中人是不怕死的，當然，關鍵是我的兄弟們知道我不在此地，地道的秘密不洩露，也好留一處將來可以爲他們報仇的地方。」

湯大娘點頭，道：「不錯，而且左門主就要爲死難的兄弟們討回公道了。」

桂夫人也同意，道：「天理常在，天理永遠也不會消失。」

左太斗猛吸一口氣，道：「還得仰賴四位了。」

湯十郎道：「左伯伯，你就詳說吧！」

左太斗指着圖形，道：「左家廢園四週有地道相連，看似八卦，實則只

有兩個出口。」

他指着外面，又道：「水井下面有出口。」

湯十郎吃一驚，他想起楚香香尋寶時候，不停的叫自己在井的四週頓足，原來井下面眞的有出口。

左太斗又道：「這個出口很不容易被發覺，如今都是一家人了，我便直接告訴各位吧！」

左太斗以手比劃着，又道：「井下出口是在井的北邊，下面是同樣的黑磚石砌成的，但當人潛入水中以後，雙臂推那地方，立刻會露出一個尺半寬兩尺高大的洞，人只潛入洞中，便會發覺有條水下地道，地道就在水邊，那地方也有石階，水是不會淹上去的。」

他這一解說，湯大娘四人齊吃驚。

湯十郎道：「天寒地凍，誰也不會往水裡潛去。」

左太斗道：「另一出口，便是你們曾經到過的那個墳坡邊了。」

湯十郎道：「這些紅綫都是地道嗎？出口太少了。」

左太斗道：「出口雖少，但地道中有許多地方可以窺視到地面。」

他指着一條紅綫，又道：「這是左家廢園後園，這裡就有兩個可以看到地面的小孔。」

湯十郎怔住了。

這也難怪，那天半夜裡，張斗等四人殺進左家廢園，就是在這後院狠幹，當時湯大娘一掌把夏不邪打匐在地，而夏不邪却死在地面下冒出的一支槍尖上。

原來，這兒有地道，夏不邪死也不會知道他是被地道中的人刺上一槍扎死的。

左太斗指着竹林，又道：「雖然，地道口只有兩個，但竹林中也有藏身處，那是左家地窖，平時冬藏酒夏藏菜，倒也有五個之多。」

湯十郎突然問道：「左伯伯，那些死了的人，又是怎麼運進蛇坑的？」

笑笑，左太斗道：「地道中只能看見蛇坑，却走不近蛇坑，蛇坑的上方還有個洞口，屍體便是從洞口拋進去的，你看，就在此地，只能往下拋，人却無法下去。」

湯十郎一看，也不知道是甚麼地方，但他總算弄明白，那些屍體是被四個武士弄到蛇坑，而不是無緣無故的突然消失掉。

左太斗道：「我今把忠義門的秘道告訴各位，爲的是應付未來的搏殺，且記，咱們只要沉着應付，勝利必然是咱們的。」

湯大娘道：「爲甚麼不結合力量殺上戈家堡？」

左太斗道：「大嫂，除了戈家堡八九十口人之外，戈家堡外圍也有三處據點互相呼應，咱們這才幾個人？」

他頓了一下，又道：「沒有三幾百人，休想撼動戈家堡，所以咱們以靜制動。」

湯十郎道：「萬一戈平陽大擧前來？」

左太斗道：「姓戈的不傻，他雖然吃了幾次虧，但對他戈家堡並未太大損失，老夫斷言，他必會慫恿外人先攻，而外來的人是不會很多的。」

桂夫人道：「我們就等外人前來送死了？」

左太斗道：「不錯，來一個，殺一個。」

他捲起那張圖紙揣入懷中，又道：「早晚咱們把戈平陽逼來。」

湯大娘道：「殺了戈平陽，再去戈家堡。」

左太斗笑笑，道：「大嫂子，對於戈家堡，老夫早有安排，哈……」

左太斗愉快的走了。

他好像胸有成竹的樣子，至少他表現了有把握與決心。

＊　＊　＊

成虎來了。

成虎是專門送來吃喝的，他送來很豐富的食物，眞奇怪，地道中還會燒出那麼多好吃的東西。

湯十郎吃得很多，他實在耗費體力太多了，便桂月秀也會把雞腿往湯十郎的碗裡送，倒引得湯大娘與桂夫人也笑了。

＊　＊　＊

楚香香果然沒有再來左家廢園。

她聽左太斗的話，一心守在「牛家大客棧」。

楚香香是不會忘記左太斗的話，男人便是討上兩個女人，那也沒甚麼不得了，唯一的便是她自己了。

楚香香在她爹眼中是寶貝，流星門中是公主，她要怎樣才能投進湯十郎的懷抱？她爲這事煩惱了。

談到愛，天下的女子都明白，有人愛到深處無怨尤，有人却也看得開。

楚香香不知道自己是甚麼樣人，只不過她坐在客房中半天不開口。

她很想再去左家廢園，當然，她也很想見見桂月秀，她更想同桂月秀比一比，看一看二人誰最美。

她抬頭看天，那圓月時而被流雲所掩，就好像她的心頭一樣，時而愉快時而愁。

只不過，她還是忍着不出聲，她也不打算去左家廢園了，因爲，她相信，很快，她就可以看到湯十郎了。

她再也不去想左家廢園的寶藏，湯十郎比財寶重要得多了。

＊　＊　＊

楚香香不去左家廢園，有人去。

去的乃是黑道頂尖三魔頭。

這三人均已六旬高齡的人了，雄心隨着他們的年齡有增無減。

這三個老魔，正是曾住在戈平陽的「怡養園」中的三老人。

湯十郎被救出怡養園地牢時候，

早半天，他三人同戈平陽去了戈家堡，現在……

現在他三人奔向左家廢園來了。

＊　＊　＊

如果提起三老人的名號，便連上一流人物，也得靠邊站，不敢在他三人面前論長短。

首先就是「天南一鶴」石敬山，此老在道上輩份高，自從當年參與忠義門血案之後，這幾年未出山，常年住在洞庭君山，不過，他的徒子徒孫們却多活動在三江地面上，照說，他老人家應該坐享晚年愉快生活了，可也眞怪，此老只一聞說財寶，立刻變得年輕不少，所以他如今又風塵僕僕的來了。

另一位乃是八百里秦川的名人，「秦嶺老怪」封朝陽。

姓封的年輕時候還考過武狀元，沒考上，他不回鄉，便在大山裡幹上了。

封朝陽不親自開山立寨，他叫手下人幹大王，從武關到長安，你只要提到封老爺子的名號，吃住就不用再花銀子了。

封老爺子似乎也不甘寂寞，如今也到了。

再說那骨瘦如柴的「虎頭蜂」關天雄，江湖黑道的獨行老魔頭，誰也不清楚此老家居何處，如果甚麼地方有銀子，不用請，此老準會到。

他就是不請自來的老魔頭，揹了一支長箭走江湖，不少人就是死在他的這支毒箭下。

＊　＊　＊

夜風又起，樹枝搖曳，遠遠的就聽得左家廢園附近發出「呼啦呼啦」聲，彷彿眞的成了草木皆兵了。

就在這北風怒吼，寒意襲人的時候，只見三條人影兒快逾奔雷流電也似的撲進那大片竹林子裡，從三人的身法看過去，顯然三人的武功足列江湖頂尖。

只見三人進入竹林之後，左閃右躍，幾個起落，便已到了左家廢園圍牆下了。

三個人似有默契，騰身上了圍牆，這才發現這三人的手中，各拿着怪兵刃。

三人的年紀雖然看不出來，但一高一矮一瘦，却正是曾在戈平陽「怡養園」住過的三個老人。

不錯，確是他三人來了。

「虎頭蜂」關天雄反手背後拔出毒箭，他對一邊手持虎頭杖的「南天一鶴」石敬山點點頭，石敬山伸手指左家廢園後面。

另一人「秦嶺老怪」封朝陽右手的四尺老籐棍一指同一方向。

三個人齊點頭，這是同意往左家廢園去的表示。

這三人宛如黑夜幽靈出現，輕飄飄的落在院牆下。

只不過三人剛走五七丈遠，左家廢園的後廳長廊上，兩條人影已迎出來了。

兩個人影一男一女，湯十郎拉着桂月秀的手，併肩站在那裡。

湯十郎不開口，桂月秀冷然的直視面前三人。

封朝陽嘿然一聲，道：「眞是偸情幽會的好所在。」

石敬山杖指湯十郎，道：「小子，你就是從死牢裡逃出來的那個年輕人？」

湯十郎道：「三位老人家，你們是來抓我回去的？」

關天雄嘿嘿冷笑連聲，一個字也不出口。

他這是默認了。

石敬山道：「先回答老夫的話，你是不是從戈平陽的怡養園走脫的那小子？」

湯十郎道：「不錯！」

石敬山哈哈笑了。

他這一笑，使湯十郎與桂月秀兩人也弄不清他爲甚麼會笑。

只因爲他這笑，應是開心至極的表示，就好像湯十郎是他兒子，突然間逃出虎口來，才使他老人家有此一笑。

封朝陽緊接道：「你小子能死裡逃生，老夫三人不知爲你賀，還是爲你恨。」

湯十郎道：「這話怎麼說？」

封朝陽道：「爲了證實傳言不假，當然希望你逃出來，如此，我三人便可以當面問個明白。」

他哈哈一笑，又道：「至於恨你，嘿嘿嘿，害得老夫三人半夜三更天前來找你。」

關天雄道：「天寒地凍，眞不好受。」

石敬山也接上一句：「我三人偌大年紀了，但願你小子多體諒一二。」

湯十郎乾笑，道：「三位老人家，聽起來在下好像對三位十分重要嘛。」

石敬山立刻道：「重要至極。」

湯十郎道：「可是在下並不認識三位老人家呀！」

關天雄道：「那並不重要，要緊的是我們找對人就夠了。」

湯十郎道：「找我幹甚麼？」

石敬山聳聳肩一笑，道：「兩件事情要問問你。」

湯十郎道：「在下洗耳恭聽。」

封朝陽指着湯十郎對關天雄與石敬山兩人道：「聽聽，眞乾脆。」

石敬山點頭似同意也似讚許。

關天雄又哈哈笑了，他雙目精芒一閃，看了看他手中的那支三尺長箭箭頭。

關天雄的箭不帶弓，是箭也是槍，他那槍尖泛烏色，聽說他在不用箭的時候，箭尖插在毒藥瓶子裡浸着。

他看箭尖，也是他的習慣使然。

他現在先看箭，再看向湯十郎，道：「我三人想知道，你與忠義門之間

甚麼關係？」

湯十郎道：「重要嗎？」

石敬山道：「如果不重要，老夫三人爲何冒着寒意前來嚕嗦！熱被窩不好嗎？」

湯十郎道：「如果我說，我爹就死在這裡，而且還有我兩位叔叔，你們奇怪嗎？」

關天雄道：「你爹，叫甚麼名？」

湯十郎道：「湯百里。」

不料他此言一出，關天雄嘿然冷笑，道：「他娘的，湯百里是你爹呀！」

湯十郎冷然哼道：「口出穢言，你是個不受人尊敬的老頭兒。」

關天雄仰天大笑，笑聲淒厲，震得附近林子裡的寒鴉也尖叫冲天飛起來了。

「好小子，你可知道，那天夜裡，老夫再三告誡那湯百里，忠義門之事不要他插手，嘿……他把老夫的話當成耳邊風，最可恨的是他在老夫後腰射來一箭，若非老夫使箭名家，這一箭就要了老夫的命。」

湯十郎怒火了。

「眞遺憾。」

關天雄道：「何出此言，需知當老夫得知你是湯百里兒子的時候，已引起老夫的極大興趣了。」

湯十郎道：「怎麼說？」

關天雄道：「想那湯百里以他那袖中攝魂箭馳名江湖，老夫也曾以箭闖萬，只可惜他死了，五年多以來，老夫每想到此事，心中至感遺憾與窩囊，如今你乃湯百里之子，想你也一定學會你爹的本事，正好撫平老夫心中缺憾，小子啊，你不會拒絕老夫的要求吧！」

湯十郎早已發怒如狂了。

他一瞪眼，道：「定不會叫你這老傢伙失望。」

一邊的桂月秀忍不住叱道：「眞是不講理，混帳至極的老東西。」

關天雄一翻凸出眼眶大眼，罵道：「臭丫頭，你不想活了。」

桂月秀咬牙喝道：「你這老渾球，你們已經把人殺死，而且是血洗忠義門，而你，只不過中了一箭，你便吹鬍子瞪眼大叫遺憾，還要找我公公的後人比劃，我問你，那死了的人又該怎麼辦？」

關天雄豈把面前這年輕男女放在眼裡，聞得桂月秀的話，不由又是一聲長笑，道：「當然，當然，老夫向湯百里兒子再討教，當然也給他兒子有報仇機會了，這不就是江湖嗎？我這是公道得很吶，嘿……」

這話倒也不錯，他再次領教，也說明他曾對湯百里下過毒手。

湯十郎手臂一擋桂月秀，他就要出手了。

不料，石敬山却淡淡一笑，道：「別忙，別忙，話還未問完，千萬別出手。」

湯十郎道：「早晚免不了一搏，沒甚麼好說的了。」

石敬山急搖手，道：「不，不，話若不問完，萬一你完蛋，我們豈不落空？」

湯十郎怔了一下：「落空？」

石敬山道：「是呀！我們還要問你另外一件事情的。」

封朝陽也插上一句，道：「是呀，我們就是爲了這第二個問題才來的。」

湯十郎氣唬唬的道：「快問吧！」

石敬山道：「傳言你身上有塊寶玉珮，是嗎？」

湯十郎道：「不是傳言，是事實。」

既已豁上了，便說的話也直言不諱。

石敬山立刻豎起大拇指讚道：「眞爽快。」

封朝陽也跟上一句，道：「老子英雄兒好漢嘛。」

關天雄伸手，道：「拿出來我老人家瞧瞧。」

湯十郎道：「瞧甚麼？」

關天雄道：「玉珮呀！小子。」

石敬山跟上一句，道：「我們瞧瞧，也好證明沒有被人獨吞呀！」

他這話很明顯，意思是不被戈平陽獨吞，其實，戈平陽更加陰險狡詐，他不要一塊玉珮，他要全部，所以他又把玉珮放回在順天當舖內，等候湯十郎的再出現，只不過他所想的並非如願，湯十郎並未得到財寶，却造成十幾個人「失踪」左家廢園。

戈平陽也不願輕易出面，他把這件事宣揚出去，於是，當年那些血洗忠義門而又白忙一場的人物，又來了。

現在，石敬山便要瞧瞧那塊玉珮。

湯十郎冷笑了。

「怕是你們甚麼也看不到了。」

石敬山叱道：「你小子不拿？」

湯十郎道：「不是不拿，是沒有。」

關天雄罵道：「他娘的皮，你想賴？」

湯十郎火大了，大吼一聲，道：「少爺便是有，也不會叫你看，你想看嗎？那得等少爺躺下。」

關天雄吃吃冷笑了。

石敬山叱道：「你小子眞不要命了。」

湯十郎回叱：「你才不知死活吶。」

石敬山的虎頭杖高舉，大吼：「老夫砸爛你的狗頭。」

却見關天雄伸臂一攔，道：「石老且慢出手，你一旦打死他，關某又要遺憾了。」

說完一躍落在院子裡，帶起荒草沙沙响，只見這關天雄右手長箭斜指，口中哼道：「小子啊，你還站在那裡等甚麼？」

湯十郎對桂月秀道：「阿秀，妳看見了吧，這就是江湖，咱們已經跳進漩渦中了。」

桂月秀道：「阿郎，爲了我，爲了咱們未來，我要你出手乾淨俐落。」

湯十郎道：「阿秀，這是仇人吶，我不會心軟的。」

桂月秀道：「就看你的了，阿郎，我爲你掠陣。」

兩人的話聲甚小，也只有兩人聽得見！如果不知道，還以爲兩人在說笑。

關天雄忿怒的戟指湯十郎，道：「你小子還要婆婆媽媽的留下後言不是？」

湯十郎猛回頭，雙目瞪得杏仁也似的叱道：「老不死的，你吼甚麼？」

關天雄大怒，身子一挫，便朝向湯十郎停身處飛撲過來，他人在空中，右手毒箭疾挑帶刺九次之多，便見他的身前縱橫交織着無數的細芒，在這夜色裡仍然那麼令人心悸不已。

湯十郎的反應令人大吃一驚，他沒有閃，也沒有讓，雙足一頓便往那片細芒中鑽進去了。

看起來那是同歸於盡的殺法，但看在行家眼裡便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關天雄用的是「毒箭」，近身肉搏故然危險，如果騰身閃躲更危險，要知一個人只用一支箭，這人擲箭的手法必然高明，如果閃躲，正好給這人以可擲箭之機。

湯十郎用的是「攝魂箭」，自然明白這個道理。

他飛身迎上前去，立刻，便聽得「彭彭彭」連三响，就在二人錯身而過的刹那間，關天雄反手欲刺敵人，湯十郎的兩支攝魂箭已自他的右袖中勁射而出。

「颯！」

「啊！」

湯十郎的身子側着翻滾，關天雄的毒箭戳過他的雙腿之間，差半寸未刺中他的要緊所在。

但關天雄就慘了，他的左肋下方正中一箭，看那箭的深度至少進入半尺深。

關天雄幾乎眼珠子也憋出眼眶外，那麼冷的天他流汗，他身子歪着頂在台階上。

「你……好小子，你比你爹高明吶。」

「所以你就慘了。」

關天雄怒罵：「老子饒不了你。」

湯十郎道：「你還想生離此地？」

關天雄驚怒的尚未開口，石敬山已嘿然道：「少得意，小子，難道忘了我二老的存在？」

他大步走向院中，另一面，封朝陽却又對關天雄道：「關兄，你忍着，看我封某人砸爛這小子的一身賊骨頭，爲關兄消消氣。」

他提着一根老籐棍，大不刺刺的往湯十郎走去。

於是，桂月秀開口了。

她的聲音很細，却也不甚好聽。

罵人的聲音當然不好聽。

「老而無耻的狗，想二打一不成？」

說着，她橫身一攔，堵住封朝陽的去路。

封朝陽怒不可遏，叱道：「不知死活的丫頭，閃開！」

他的老籐棍斜指橫撥，帶出一聲銳嘯，顯然雖只輕輕一撥，也足足把一頭牛撥開。

封朝陽的臉上是不屑的，但那也只是眨眼間的功夫，因爲他並未把桂月秀撥離開。

封朝陽發覺寒意襲身，嘿然一聲左掌疾拍，桂月秀却冷笑了。

她的雙臂交叉疾甩，便也甩出一片冷焰激流，封朝陽拋棍轉手，厲聲凄叫着倒閃不迭。

桂月秀的「追魂刀」宛似光射的影子，仍然不離封朝陽的身前三寸地方。

封朝陽左閃右躲，揮動兩隻鮮血淋漓肉掌疾拍，他非用肉掌去對付兩把冷芒短而寬的追魂刀不可。

桂月秀如影隨形，刀聲不响，但切肉之聲是嚇人的，封朝陽的臂骨已見，肉被削完，他仍在閃躱。

桂月秀咬牙切齒，一些兒也不放鬆。

終於，封朝陽大叫：「妳……這是……追魂奪命刀。」

桂月秀冷沉的哼了一聲：「你知道得雖然晚一些，但也算死得明白了。」

「殺！」

這是封朝陽的尖吼。

他老人家兩臂碎肉掉了不少，抖着兩手鮮血，仍然十指箕張，其中有一半指頭上沒有肉只有血，但他却仍然奮力往桂月秀抓擊過來，他不閃退了。

他要與桂月秀同歸於盡了，因爲他自知活不成，倒不如拉個年輕女人墊背。

鮮血已濺上桂月秀的身上了，封朝陽的回撲也使得桂月秀吃驚。

立刻，桂月秀使了個大車輪，斜着身子往側轉。

封朝陽的左手已抓住桂月秀的右腿了，但他却不得不鬆開手，因爲他雖然抓牢，但桂月秀的刀却朝他的手腕切過來。

封朝陽在這種時刻，奮力踢出一腿，「砰！」

桂月秀一刀切空，人在空中無法閃，左肩頭狠狠被踢中，身子直往牆邊撞去。

「殺！」

這一聲叫，宛似地獄開啓，厲鬼出柙，一團黑影已到了封朝陽面前。

這黑影挫肩塌腰，又是一聲厲叫：「你死吧！」

「轟！」

「啊！」

「咯！」只見封朝陽似斷綫風箏般往那圓柱撞上。

聲音甫落，封朝陽已似稀泥巴般癱在地上了。

他再也站不起來了，那一雙精芒在朝着一個方向死盯，盯着那個對他出掌的人。

那人，不錯，正是桂夫人。

桂夫人急忙奔向女兒，桂月秀又站起來了。

再看另一面，湯十郎與他娘，二人合擊「南天一鶴」石敬山。

那石敬山已奮力擊落湯十郎兩支「攝魂箭」，湯大娘這才撲過去。

湯十郎不急於出箭了，他以「氣功指」與石敬山過招，湯大娘怕兒子有閃失，立刻加入戰團。

母子二人把石敬山擠在一處轉角，交叉合擊，石敬山把虎頭杖舞了個密不透風，光景只求自保。

就在這時候，桂月秀突然叫道：「那個用箭的老傢伙怎麼不見了？」

這一聲叫，湯十郎聽得最清楚了。

他不再同石敬山耗下去了。

他心中覺得，殺關天雄比姓石的重要，但……

當湯十郎欲轉身的時候，他的左袖中「攝魂箭」猝然甩出，而且是一次雙箭。

石敬山的虎頭杖也正與湯大娘的短刀接上。

「噹！」

「唉！」

「天南一鶴」石敬山的胸口正中央，狠狠的挨了一箭，他硬挺，仍然揮杖擋過湯大娘的短刀。

湯大娘冷笑，她對兒子道：「快去，別叫姓關的逃走。」

湯十郎道：「他逃不了的。」

湯十郎剛走出三五丈遠，身後面已傳來一聲好凄厲的長嗥。

「唉……你……是……」

湯十郎回頭看，只見他娘身前多了一個人。

那個人湯十郎一看就知道是左太斗。

左門主出現了。

左門主的指頭狠狠的摘着石敬山的脖子，似乎在左太斗的左右抖扭中，石敬山的脖子還發出「卡卡」聲，那似裂帛的聲音好嚇人。

於是，石敬山的眼珠子流出來了。

「你……」

「左太斗！」

「你……沒死……」

「那要等你們這些魔頭死了以後。」

「唔……」好長的一口氣之後，石敬山不動了。

＊　＊　＊

湯十郎去追關天雄。

桂月秀也往另一個方向追。

左太斗却對湯大娘與桂夫人道：「辛苦兩位大嫂子了，進去歇着吧！」

湯大娘道：「左門主早來了？」

左太斗道：「四週不見敵人，我這才趕來了。」

桂夫人道：「左門主可知這三個老東西來歷？」

左太斗道：「此三個魔頭，除了那關天雄之外，另外二人，當年領袖一方，風騷一時，被列爲黑道至尊，想不到他們也被戈平陽那小子拉攏，弄得晚年如此下場。」

桂夫人嘆道：「財富總是令人忘志的，天下紛爭，江湖風浪，那一次不是爲了利？」

湯大娘道：「也是上天安排好的，惡人的下場免不了就是這樣。」

她想着這些日子以來，沒有一起不是爲財，便也免不了牢騷幾句了。

＊　＊　＊

「虎頭蜂」關天雄早就溜了，他是不會在此坐以待斃的。

他受傷極重，也知道那一箭穿入肚皮傷及內腑，但他硬生生運氣閉住附近三處大穴。

當他發覺封朝陽的老籐棍被削得離手時候，一個轉身到了暗處……逃吧！

關天雄沿着墻邊溜到一處缺口，立刻往竹林中潛入，左家廢園多年失修，附近長滿了矮林荒草。

關天雄不辨東南西北，他只想離開左家廢園越遠越好，他的手按緊了傷處，心中那份痛苦與忿怒，完全掛在他的臉上了。

他那乾拉拉瘦兮兮的額頭上，這時候還有汗珠子冒出來，他的毒箭，已變成手杖，撥草而行，跌跌撞撞的與剛來時候的不可一世，判若兩人。

一里遠了……關天雄心頭仍然繃繃直跳，不時的回頭看。

二里外了，他似乎心中鬆弛不少。

快三里遠了，夜色灰暗中，他忽然一驚，因爲在他的前面，正穩穩的站着一個人。

「你……」

「哈……」

「你……戈老弟，快爲我把傷處包紮。」

「哈……」

「快呀，戈老弟，他媽的，那小子的攝魂箭……」

那人，正是戈家堡堡主「九頭獅子」戈平陽。

戈平陽仍然在笑，而且笑得很坦然似的。

笑得也神鬼莫測，令人有莫知所以的意味。

關天雄火大了。

「你笑甚麼？」

「哈……」

「你有完沒完？難道你不打算爲老

夫治傷？」

戈平陽那灰慘慘似的面皮突然一緊，沉聲冷然的道：「你關老也受了傷？」

「人有失神，馬有失蹄，這也算不了甚麼。」

戈平陽道：「你受的傷很重嗎？」

「不重也不會如此窩囊的撒鴨子了。」

戈平陽道：「怎麼樣的傷？」

「你看了便知道。」

戈平陽道：「在甚麼地方？」

關天雄道：「在這裡，他奶奶的老皮，這攝魂箭仍然插着，老夫不敢立即拔出來。」

戈平陽低頭一看之下，雙手互擊，頓足道：「哎呀，關老，你怎不早說，你這傷可不輕呀！」

「你却還笑得出來。」

戈平陽道：「見關老逃出來，戈某怎不高興？要知過去近一個多月來，但凡有人進入左家廢園的人，就不見一個活着走出來，全都失踪了，而關老却能走出來，你老想想，戈某怎不高興？」

「所以你就笑個不亦樂乎了。」

戈平陽道：「快，讓我看看關老的傷。」

他低下身子，發覺一支攝魂箭，仍然扎在關天雄的左邊肋骨下方半寸處。

鮮血流得不多，但那支攝魂箭却有一半沒入他的肉裡面，顯然十分嚴重。

戈平陽好像在掏取傷藥，但他却又低聲的問：「關老，你走的時候，石老他們兩位……」

關天雄痛得直吸大氣，他咬着牙忍着痛，却又不能不回答戈平陽的話。

他怒視着戈平陽，道：「他二人……唉！」

戈平陽急問：「怎麼樣了？」

關天雄道：「想也知道，何必多問。」

戈平陽道：「這麼說，他二老兇多吉少了？」

關天雄道：「如果他二人有贏，老夫何用逃走。」

他硬起頭皮承認自己是逃出來，這對一個成名的黑道梟雄而言，字字直如刺上椎骨。

戈平陽又問：「關老，你們可曾發現甚麼了？」

關天雄道：「你快爲老夫上藥，老夫自然會對你一五一十說清楚的。」

戈平陽一笑，道：「當然，當然，我一邊爲關老治傷，關老慢慢的把所見告訴我。」

他果然伸手摸住那支染滿鮮血的攝魂箭。

關天雄低頭直噎氣，他急問：「你的藥……」

戈平陽道：「左家廢園母子二人，而你們三位前去，應該可以輕鬆的把他母子抓來，怎麼會……」

關天雄一瞪眼，道：「不只是他母子二人，若只他母子二人，事情就好辦了。」

戈平陽吃驚，他想不出左家廢園中還會有誰。

他已把桂家母女二人坑在他那怡養園的地牢下面了，如今應該快變成一堆骷骨了。

他重重的看着痛苦的關天雄，問道：「除了湯家母子二人之外，還有誰？」

關天雄叱道：「你不是說左家廢園中只有湯家母子二人嗎？」

「是呀，只有母子二人。」

他又想了想，接道：「而且那玉珮也在那湯小子的身上，應不會錯。」

其實戈平陽心中明白，那玉珮已不見了，至少不會在湯十郎身上，因爲湯十郎在陷入地牢之前，早被他命人搜了身。

關天雄當然不知道這些，他咬牙道：「那小子很倔强，不過，我可以對你說，左家廢園裡還有一對母女，她們才是厲害人物，封朝陽被那老太婆以『蛤蟆功』掌力打得他五臟碎裂離位，當場吐血而亡。」

他此言一出，戈平陽如遭雷殛。

他全身一哆嗦，道：「這……這……怎麼可能？」

關天雄道：「甚麼可能不可能，是實情。」

戈平陽道：「這……母女應該早死了……呀！」

關天雄已難忍受，叱道：「戈平陽，寶物未見，老夫已傷，你還說些不相干的話，你還不快快爲老夫治傷，你要再磨蹭多久？」

戈平陽似是神不守舍，道：「可能嗎？不……」

「快呀，戈平陽。」

戈平陽雙目一厲，殺心立現。

他冷冷的道：「關天雄，你三人也是無用人，令我大失所望。」

關天雄大怒，叱道：「你敢對老夫不敬？」

戈平陽咬牙笑笑，道：「有甚麼比送你上西天更尊敬？你就認命吧！」

他在關天雄吃驚中，右手抓住那支攝魂箭，猛然往關天雄的腹中送進去。

「啊……」

「嘿！」

「你……可惡……唉……唉……」

這淒厲的狂嗥聲直入雲霄，關天雄的身子全身痙攣，而戈平陽的手卻仍然抓捏住那支攝魂箭在關天雄的肚皮裡面攪和不休，直到……

直到關天雄吐出最後一口氣，他才一聲冷笑，拔身便往黑暗中隱去……關天雄像眞的死了。

這眞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事情，兩個時辰之前，關天雄三人還被戈平陽

待之如上賓，戈平陽甚至還招待三人愉快的住過他的「怡養園」。

戈平陽幾乎把關天雄、封朝陽與石敬山三人當作他的長輩款待，豈知戈平陽在盛怒之下六親不認，便老魔頭關天雄也料想不到，戈平陽會對他下毒手。

戈平陽走得十分快，因爲關天雄的那聲嗥叫，足以傳到三里外。

三里之外便是左家廢園，戈平陽當然不想正面交鋒，他急於要去辦一件事。

戈平陽要查清楚，地牢中是否逃了桂家母女二人。

能從怡養園中逃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戈平陽懷疑着，他也想到，天底下有許多不可能的事情也會變得可能了。

他也想着，也許湯十郎從地牢中逃出來的時候，順便也把桂家母女二人救走了。

但他再一想，這又不可能，因爲兩件事情相隔超過多天，桂家母女早該餓死在地牢中了。

戈平陽就是這麼不停的前思後想着奔回怡養園的。

他心中最清楚一件事情，如果湯十郎走脫，如果桂家母女也走脫，左家忠義門的血案，便很快的有人傳遍江湖，而他，就是血洗忠義門的主凶了。

戈平陽不會叫湯家母子活着離開左家廢園的。

他現在先要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地牢中是否眞的逃了桂家母女二人。

＊　＊　＊

湯十郎與桂月秀二人，不約而同的奔到關天雄的身邊來了。

桂月秀首先發現關天雄的屍體。

不，還不能算屍體，因爲關天雄還會動。

湯十郎撲過去的時候，發覺關天雄滿口鮮血。

「他死了？」

桂月秀道：「他好像死了。」

不料關天雄却有了聲音。

湯十郎忙低下頭，先拔出他的那支「攝魂箭」，拭去血跡收在袖管裡……也許拔箭的動作，震動了將死的關天雄。

關天雄張口啞然的道：「小……子……」

湯十郎冷然，道：「你還沒死呀！」

關天雄道：「我有話……不吐……難瞑目……」

「你說。」

「我……不……服……」

湯十郎怒道：「又怎樣？」

他低頭，啊，這一回關天雄才眞的死了……他的身子慢慢的在僵，在硬，他留着最後一口氣，吐給湯十郎聽，他對於挨的一箭，心中不服。

湯十郎和桂月秀奔回左家廢園。

＊　＊　＊

「彭！」

戈平陽出腿，「怡養院」的兩扇院門被他踢飛落院子裡，砸爛一大片菊花，便也驚得幾個女子尖叫着跳出房門外，其中，那位三十郎噹歲的狐媚女子丁翠兒，見是堡主發怒歸來，便大着胆子迎上前去。

丁翠兒伸手去摸戈平陽，她習慣於摸戈平陽也不是一天一回的事，戈平陽只一進怡養園，丁翠兒就這樣。

今天她仍然迎靠過去。

今天她也伸手，却被戈平陽一把撈住她的右臂，甩手往地上摔去。

戈平陽就好像摔小狗似的把丁翠兒摔出三丈外，又把一片菊花弄倒。

「啊！」

丁翠兒大聲尖叫，半天爬不起來，戈平陽已厲聲道：「妳們八人都進來。」

他當然是叫那怡養園中八名侍女。

丁翠兒左手支在腰眼上，痛苦的齜牙咧嘴還得叫：「妳們都出來，堡主召喚了。」

於是戈平陽回頭一聲哼，八個侍女隨他走進正屋裡。

戈平陽忿怒的坐在太師椅子上，八名侍女沒有一人敢站在他對面，因爲她們都害怕被翻下地牢中。

八個侍女兩邊站，戈平陽那原本微紅的面上煞氣重重，他還在咬牙。

丁翠兒痛得掉下眼淚來，她以爲堡主是爲了逃走一個湯十郎，可是，這件事她已經上報了，而且堡主也已經知道非她們之過呀。

不料……

戈平陽猛古丁暴吼如雷：「妳們中間是誰勾結外人？快快從實招來。」

八個侍女聞言，一個個面面相覷，誰勾結外人？

戈平陽戟指他對面的椅子，又道：「若非有人勾結外人，湯十郎那小子怎會被人救走的？」

八個侍女立刻「噗噗通通」跪下了。

丁翠兒急上稟：「老爺子，別的我不敢說，怡養園八侍兒都是忠心的呀！」

戈平陽一聲冷笑，道：「妳下去，下去查看那一對母女是不是仍然在下面。」

丁翠兒吃一驚，道：「老爺子，你……」

戈平陽雙手力按桌面，「轟」的一聲機關發動了。

機關發動，地面露出個大寬的口，也不知戈平陽是如何弄的，那裂口不變，他已起身到了地牢口邊。

他戟指地牢下對丁翠兒沉吼：「下去看看那一對母女是不是仍然在，她們的屍體應腐爛了。」

丁翠兒吃驚的道：「老爺子，你叫我下去？」

「馬上下去！」

丁翠兒無奈的伸頭往地牢中看，她哭喪似的道：「老爺子，太深了……我……」

戈平陽道：「找根繩子拴住腰，馬上下去看。」

丁翠兒不怠慢，匆忙的找根長繩子往腰上拴，另一邊可把一個女子嚇壞了。

那女子不是別人，「野玫瑰」石中玉是也。

那天夜裡，石中玉與石中花姐妹二人想發死人財，半夜裡石中花落入地牢，不料早被湯十郎盯上，順利救出桂氏母女二人，如今……

如今戈平陽終於發覺了，便也嚇得石中玉一邊直哆嗦，低頭不知如何是好。

終於，丁翠兒緩緩的往地牢中沉去，那戈平陽雙手叉在腰上，大馬金刀的往下面看。

丁翠兒已經下去了，丁翠兒的手中舉着燈，她在地牢中仔細的看，一堆骷骨三尺高，約至少死了二十多個男女在地牢中，却全是白骨一堆，那裡有腐屍？

於是，丁翠兒匆匆的又攀着繩子上來了。

戈平陽不開口，只咬牙。

丁翠兒放下燈，噗通一聲跪下了。

「老爺子，下面沒有那一對母女的腐屍呀！」

戈平陽反而嘿嘿的冷笑了。

猛古丁他暴喝：「說，是妳們中間那一個動的手脚？」

石中玉當然不會去承認，因爲她還不想死。

戈平陽突然出手，他一把扣住丁翠兒：「妳掌管怡養園，這是怎麼幹的！」

丁翠兒嚇得面煞白，道：「老爺子，容婢子查一查，一半天必給老爺子一個交代。」

戈平陽冷哼，道：「敵人殺來了，老夫還能等嗎？」

丁翠兒還想告饒，戈平陽一掌打在丁翠兒的天庭上，發出「叭」的一聲响。

「啊！」鮮血自丁翠兒的七孔迸流，戈平陽順勢一送，丁翠兒便跌入地牢中了。

戈平陽連低頭看也未曾，一把又扣住一個女的在坑邊，他厲吼：「是誰？」

那女的大驚，道：「婢子不……不知道……」

「叭！」

「噢……吶……」

戈平陽手一推，那女的便也頭上冒血死在地牢中了。

他咬牙，雙目赤紅，一把又抓個女的吼道：「還不快快說嗎？」

那女的嚇呆了，她吃吃的道：「不……不知道……」

「叭！」

戈平陽好像拍打的不是人，他好像打死一頭小綿羊似的，只不過面皮抽動一下。

然後，他又抓住另一女子。

這些女子均是他平日選進怡養園侍候他的婢子，也算是他身邊的人了，如今却見他毫不憐香惜玉的一掌一個的往地牢中劈，倒叫人看得不忍。

戈平陽却一點兒也不放過，他又抓了另一女子，他咬着牙，道：「說，是誰放走的？」

那女子本來嚇呆了，但當她看到三個平日好姐妹被戈平陽劈死地牢、這時候反而惡向胆邊生了。

她忽然全身使勁，被抓的右臂猛一抽，她厲聲大叫：「不是我！」吼叫着，她抬腿便踢，踢向戈平陽的下陰。

就在這女子反攻之時，另外三個女子也發動了，她們齊出手，一擁而撲向戈平陽。

只有一女未出手，這女子便是石中玉。

石中玉心中最明白不過，憑她們的武功，戈平陽大概一隻手臂便夠了。

果然，只見戈平陽突然左膝驟提，阻擋下盤踢來一腿，左肘疾撞，直把左側的女子搗跌地牢，右手一鬆之下，隨之一掌拍在那女子的氣海。

「啊！」

那女子只叫了一聲，戈平陽側旋身兩手各抓住一女，他的雙目噴火，因爲她們胆敢圍攻他，暴吼一聲雙手猛力互撞，兩個女的已撞得昏了過去。

戈平陽根本不稍停，一舉便擲進地牢中了。

現在，石中玉怯怯的跪在地上：「老爺子，她們該死，她們胆敢對老爺子不敬。」

「妳爲甚麼不出手？」

「婢子只有對你老人家忠心。」

「妳知道是誰幹的嗎？」

「婢子實在不知道，老爺子明鑒，婢子若是知道，早就向老爺子稟報了。」

戈平陽直視着石中玉，嚇得石中玉頭也不敢抬起來，她的全身在顫抖。

戈平陽突然問道：「阿玉，妳姐阿花有甚麼消息嗎？」

石中玉吃一驚，忙應道：「許久未再看到我姐了。」

戈平陽道：「我以爲妳對老夫是忠心的，去吧，把妳姐石中花馬上找回來，老夫打算由妳姐妹掌管這怡養園。」

石中玉叩頭，爬起來，道：「老爺子，我姐妹肝腦塗地，爲老爺子效命，婢子這就前去。」

她匆匆的就走，而且走得十分快。

戈平陽嘿嘿冷笑了。

石中玉還以爲撿到便宜活了命，大喜過望去找她姐石中花去了。

她就沒有想想，戈平陽會把怡養園交由她姐妹掌管？尤其是「三手妖女」石中花，戈平陽更不會喜歡這樣的女人，戈平陽的女人是別人不敢碰的。

＊　＊　＊

戈平陽未走出「怡養園」，他仍然端坐在那張太師椅子上，他並非全然在等石家姐妹，他是在思忖。

他眼前的問題令他必須加以深思。

他絕對想不到，桂家母女二人會脫逃。

湯十郎逃了，桂家母女二人也逃了，怡養園的地牢秘密，卻絕對不能公之於世，如果這兒的一切傳揚江湖，甚至傳入府衙，那後果……

戈平陽想了許多，但最令他忿怒的，乃是那些失踪的人中有他七名太保在內。

他打算最後親率十三太保攻進左家廢園的，如今却只有六名太保可用。

「九頭獅子」戈平陽平日把他的十三太保看得比之他在戈家堡負實際大任的四大金剛還重要，但如今形勢所逼，他不能再沉默了。

就在戈平陽下定決心的時候，「怡養園」外奔進兩個人。

這二人不是別人，石家姐妹既驚又急的跑進正屋。

戈平陽冷冷的抬眼，也沉沉的道：「妳們來了。」

「老爺子，你眞的叫婢子姐妹掌管這怡養園呀，你老放心吧，我姐妹一定不叫老爺失望的。」

石中花說完走上前。

戈平陽一瞪眼，道：「石中花，妳一邊站着別開腔。」

「是，婢子一邊伺候您老人家。」

戈平陽對石中玉點點頭，道：「很快，妳也很聽話，這麼快就把妳姐找來了。」

石中玉道：「老爺子的事情不能躭誤的。」

戈平陽咳咳一聲，道：「這怡養園有個規定，園中的女人不得隨便走出園門，是嗎？」

石中玉道：「婢子從未走出園門。」

戈平陽冷笑一聲，道：「那麼，妳是怎麼知道妳姐姐石中花在左家廢園附近的？妳姐並未在堡內呀！」

他這麼一逼問，石家姐妹吃一驚。

石中花忙上前，道：「老爺子，也許我妹子聽了別人傳言，才知道我在左家廢園當眼綫……她……」

戈平陽一瞪眼，叱道：「別人，誰？」

當然無人敢傳言，戈家堡的規矩誰敢違抗？

石中花猛一怔，一時間無以爲對。

戈平陽冷笑着，對石中玉道：「妳若先奔回堡裡，再由堡中派人去找妳姐，老夫便很難對妳出手了。」

石中玉驚得跪在地上了。

戈平陽又道：「我知道妳有個姐石中花，我如果殺了妳，妳姐那邊，老夫仍得多一道手續，所以才叫妳前去把妳姐也叫回來，這樣，老夫便省事多了。」

石中花驚得張口結舌的道：「老爺子，你是……」

戈平陽道：「老夫在盛怒之下劈死她們七人，這件事情是不會傳揚出去的，哼，可嘆妳姐妹，這一點也想不到，嘿……」

「呵……」石中花也笑了。

「妳還笑得出來？」

石中花道：「我爲甚麼笑不出來？戈平陽，我姐妹爲戈家堡出力七年多，早就發現你這魔頭手段殘酷，只不過，天理昭彰，你就快得到報應了。」

石中玉驚叫：「姐，妳不要命了？」

石中花道：「如何要法？咱們還有機會嗎？」

石中玉道：「咱們實情實說，也許老爺子會放過我姐妹一條生路。」

石中花道：「妳別做白日夢了，七年來，咱們見過的多了，只怪咱們投錯門，妹子，認了吧！」

戈平陽不說話，他要聽些甚麼，但石中花却不開口了。

石中玉想說甚麼，却也被她的老姐喝住。

戈平陽道：「老夫等着妳們實話實說了。」

石中花冷笑，道：「實話？你休想！」

戈平陽道：「老夫面前，妳敢違抗？」

石中花吃吃怪笑，道：「命都沒有了，怕你甚麼？」

石中玉急叫：「姐，妳……」

石中花道：「妹子，妳別尖聲叫，不就是要命嗎？咱們就算是雞蛋碰石頭，也要碰他一身黃湯！」

她這是拚命的話。

石中花已暗中握住她的尖刀把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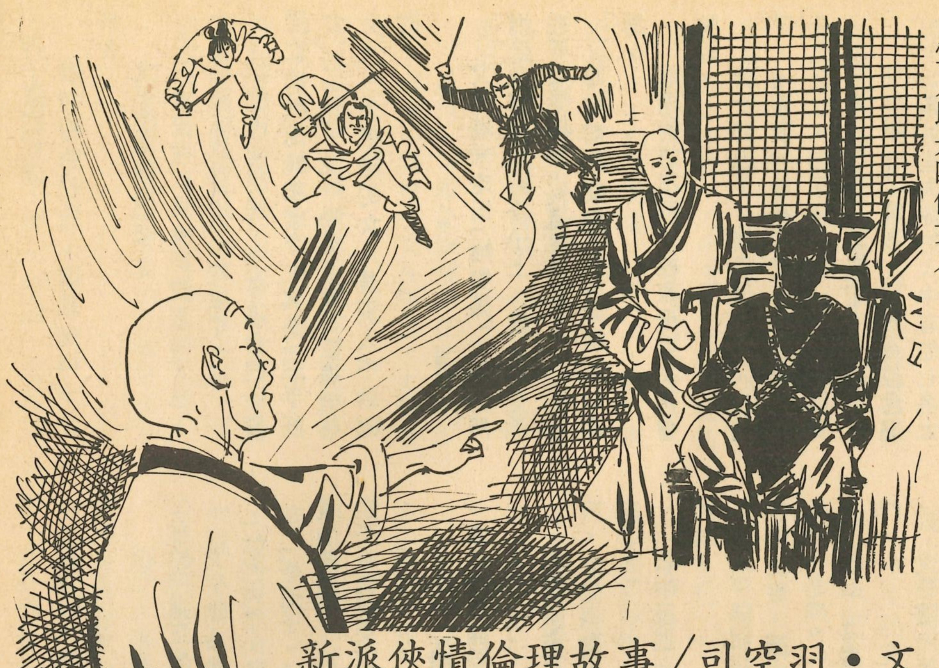
石中玉一嘆，道：「姐，陰陽道上一同了。」

戈平陽嘿嘿笑笑，道：「老夫等着妳們把實話說出來了，老夫不急於要妳們的命。」

石中花道：「戈平陽，我操你娘，你還想知道？」

眞是放蕩了，女人罵這種話，實在潑辣，也叫人不敢領教。（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唐煌、費小潔、門玉華攀登上世界第一峯，極目山下，萬物盡收眼底，令人心曠神怡，山上奇寒也奇靜，三人感到事有蹊蹺，突然見雪地上血漬斑斑，繼之在冰壁上有唐一飛以指功在倉促間留下的字，告知峯上盛會乃是一場大屠殺的陰謀，武林高手、五魔、張玉萍等均被打敗受創而逃，雪人身手世上無匹……三小又發現血漬周圍許多脚印中有四對極淺的女人脚印，難道四雪人即是四個女人……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為救白道八高人　易名應徵復仇幫

唐煌上前拍門，叫了半天，裏面毫無聲息，不禁皺皺眉道：「華妹，滌月師太她……」

唐煌突然抬頭，發現庵門上加了鎖，大搖其頭，道：「咱們白跑一趟，人家不在庵中。」

門玉華道：「不妨！小妹與她的私交頗厚，我們越牆而入吧！反正天下大雨，也是迫不得已。」

捨此之外，並無良策，唐煌也只得答應，三人進入庵中，打開了一間精舍。

門玉華忙着煮飯燒菜，費小潔就為唐煌烘乾衣衫。飯後，雨停雲散，明月在天。

山中景色極美，費小潔道：「唐煌，反正滌月師太未回之前，你又不能離去，我們趁月色在附近走走吧！好久也沒有這種閑情逸緻了。」

唐煌道：「但願滌月師太能於明天回來，不然，我的鄂境之行，恐怕來不及了。」

門玉華道：「來不及就算了，管他開甚麼公審大會，反正遲早總會知道。」

唐煌搖搖頭道：「話不是這樣說，身為武林中人，武林安危，人人有責，況且，也許家父家母及岳母等人已經去了。」

費小潔道：「武林平靜之後，我希望找一個環境清淨幽美之處，過着隱士般的生活，那眞是一大樂事。」

唐煌道：「武林之中，永遠也不會平靜無事，妳不惹事，也必有人找上門來。」

三人談談說說，不知不覺翻過一個小山頭，來到一個荒僻的山峯之中。

門玉華道：「此處距明月庵及明月峯並不太遠，却如此荒涼，好像從無一人來過似的。」

費小潔道：「我們下去看看。」

三人順着小徑，來到峯底，坐在平整的岩石上，聽着松濤和泉水擊石之聲。

突然，附近傳來低微的嘶呼之聲，乍聽十分遙遠，仔細一聽，却在附近。

那聲音尖銳而悲愴，充滿了忿恨，好像是個女人所發。

唐煌一躍而起，沉聲道：「聽到沒有，這聲音分明來自峯底。」

兩女聽了一陣，說：「是的，就在附近，不知為何聲音非常低微。」

三人立即四下望去，辨別發聲方向，終於在一處絕壁上約五六丈高處，發現了一個堵塞的洞口。

洞口遮以籐葛之類，若非聽到嘶呼之聲，留意找尋，誰也想不到山壁有個小洞。

唐煌沉聲道：「待我上去看看。」

說畢，一鶴冲天，落在洞口探出的岩上。

那岩石只探出一尺多寬，而那洞

口塞着一塊大石，足有千斤之重。

唐煌用力一扳，一陣隆隆巨響，大石落下絕壁，聲如悶雷。

唐煌向下招招手道：「上來吧！這個山洞還很深呢！」

費、門二女携手掠上絕壁，由唐煌前導，向洞中走去。

洞中極暗，唐煌撤下殘劍，燃起火摺子，緩緩而行。

洞徑呈下陡之勢，而且曲折甚多，但那嘶呼之聲已停，却傳來腥臭之氣味。

唐煌低聲道：「這洞中可能藏着毒物，妳們可要小心了。」

突然，又是一聲嘶呼，動人肝膽，三人立即止步，聽出就在十丈之內。

這分明是女人的悽厲呼聲，但那臭味來自何處？

唐煌步步為營，再次向前走去，轉過洞角，突然驚呼一聲，悚然止步。

洞的盡頭處，有一根合抱粗的大石柱，石柱上有一根閃閃金光的鋼鍊，鎖着一個女人。

若非事先聽到尖細的嘶呼，以及她那長長的亂髮，根本分不出此人是男是女。

因她身上寸縷不存，面部及身上生滿了惡瘡，那惡臭氣味正是惡瘡上散發出來的。

除了這怪人一雙明亮狠毒的眸子外，沒有一寸完好的肌膚，兩腿上有幾處已露出皚皚的白骨。

怪人坐在地上，四週滿佈糞食剩的鼠皮及頭腳，顯然此人是用扌鼠充饑。

陣陣惡臭令人五臟翻騰，唐煌沉聲道：「尊駕何人？為何被鎖在此洞之中？」

怪人的眼睛轉了一陣，嘶聲道：「你們要是嫌髒，就請便吧！」

唐煌心想，這人到此地步，還是又臭又硬，她自己習慣了，也許不感覺怎樣，豈知生人來此的感受。

唐煌肅然道：「我若是嫌髒，進入此洞一半時，就半途折回了。尊駕為何弄得如此之慘？」

怪人嘶聲道：「老身昔年被人暗算，失去自制，被鎖於此洞，差不多十餘年了。」

三小不由大為同情，在此洞中苟生十餘年，此人生命力之强，固然令人吃驚，也證明此人必是武林中人，而且內功也相當深厚。

若換常人，不要說十餘年，連十餘日也無法渡過。

唐煌沉聲道：「尊駕可是武林中人？大名可以賜告麼？」

怪人道：「不錯，老身確是武林中人，武林朋友賜號『粉蓮花』。」

三小互視一眼，似未聽說過「粉蓮花」其人。

唐煌道：「尊駕總該有名有姓吧！」

怪人道：「連我『粉蓮花』綽號你們都不知道，說出姓名也是白費，不說也罷！」

唐煌肅容道：「請問是誰暗算於你？他為何要這樣做？」

怪人冷笑道：「暗算老身之人共有四人，都是女人，身手了得，至於她的姓名，老身並不知道。」

唐煌沉聲道：「尊駕還沒有說出，那四人為何要暗算你？」

怪人狠聲道：「為了一件武林至寶！」

唐煌道：「不知是何珍貴寶物？」

怪人頓了一下，道：「事關機密，恕難奉告。」

唐煌道：「暗算尊駕之人，既已搶去至寶，應該放了你或殺了你，為何以這等殘酷手段對付你？」

怪人沉聲道：「那就不知道了。」

唐煌沉聲道：「在下若放了你，你能繼續活下去麼？」

怪人道：「當然，老身活了十餘年，若能脫離此洞，自有求生之法。」

唐煌肅然道：「既然如此，在下就為你弄斷鎖鍊。」

「且慢！」門玉華道：「此人言語閃爍，似乎有很多秘密不肯說出來，我們怎知她不是壞人？」

費小潔道：「不錯，世上固然有很多狠毒的人，但那四個女人搶走此人的至寶之後，似不必再用此酷刑殘害於她。因此，我以為此人……」

唐煌慨然道：「二位說得頗合情理。但上天有好生之德，她若眞是個壞人，受苦十餘年，已經得到懲罰，此番脫離苦海，也該重新作人。因此，小兄主張放了她。」

門玉華道：「唐大哥如果一定要放了她，也要再問清楚再說。」

唐煌沉聲道：「尊駕遇上我等，也是有緣，須知錯過這次機會，恐怕永無出頭，還不照實說出一切秘密麼？」

怪人兩眼一眨，兩串淚水淌下醜惡的面孔，悲傷地道：「老身所知道的只有這些，少俠若不相信，也就算了。」

唐煌暗暗一嘆，道：「既然如此，憑你的良心吧，在下決定放了你。」

「少俠且慢！」怪人悲傷道：「老身雖然年過半百，但迄今尚是清白女兒之身，少俠雖然心地光明，但男女有別，終是不便，若少俠誠意使老身脫離苦海，就讓小女俠為老身解困吧！」

唐煌心想：這女人不會是壞人，由此可以證明，一個人到此地步，仍然一絲不苟，遵守婦德，實在令人敬佩。

唐煌肅然道：「好吧，請潔小妹為她……」

門玉華道：「讓我來好了，潔姊此刻不宜動用眞力。」

說着走上前，注視着怪人琵琶骨上的鋼鍊，陣陣惡臭，更加令人難以

忍受。

那知就在這時，怪人突然躍起，以那惡瘡累累的枯手，扣住了門玉華的左腕，發出一陣獰笑。

按門玉華的身手和閱歷，都不應上此大當，只因怪人剛才裝得逼眞，淚流滿面，令人同情。

況且她也想不到怪人腿上露出皚皚白骨，仍能迅捷無比地躍起，因而未加提防。

怪人獰笑甫畢，陰聲道：「老身確實不是好人，你這妞兒果然聰明，但我比你更聰明些。」

唐煌和費小潔心膽皆裂，疾上幾步，唐煌以殘劍指着怪人，厲聲道：「妖婦，你若放了她，在下仍然貫徹前言放你脫離此洞。」

怪人嘿嘿冷笑道：「老身一生相人無算，深信你小子言出必行。但老身現在迫切需要的不是離困，而是一種治療惡瘡的藥物。因爲老身即使能恢復自由，亦無法見人，走到那裏，必定惹人注目，設若那害我四個女人仍未死，一旦遇上她們，老身仍然難逃毒手。」

唐煌厲聲道：「你要怎樣？」

怪人道：「很簡單，你們立刻去找那四個女人，設法搶到治療惡瘡之藥，到手後，回來換取此女。」

唐煌狠聲道：「我想先宰了妳！」

怪人嘎嘎怪笑道：「老身知道你不敢，因爲老身看得出，此女對你十分重要，以你的性情，絕對不會犧牲自己心愛之人而洩一時之忿，須知老身雖然生了惡瘡，功力仍有三五成，只要稍一用力，也可以震斷她的心脈。」

門玉華狠聲道：「唐大哥，小妹能承你厚待，雖未成爲事實，已是感激不盡。生死已不足威脅我，況且茫茫人海，那裡去找四個女人？與其在此聞這惡臭，不如死了痛快，你不必以我爲念，快動手吧！」

唐煌氣得面孔扭曲，他自從承諾門玉華爲他的未婚妻之後，朝夕相處，已看出門玉華心地善良，而且對他十分溫順，得妻如此，夫復何求，想不到一念之仁，竟爲她招來奇禍。

怪人陰聲道：「本來老身想制住你身邊那個妞兒，因爲老身深信，你對那一個更憐愛些，而且她已懷孕，一旦被制，你小子更不會猶豫。但這妞兒搶先動手，也只得遷就了。」

費小潔急得珠淚紛紛地道：「請你放了她吧，我們此番離去，仍然盡力替你找那四個女人，絕不騙你！」

怪人道：「這話老身也信，不過事不關己，總是差一點。現在有個人質在此，你們會盡一切可能，爲我辦事。」

唐煌柔聲道：「華妹，都是小兄害了妳。」

門玉華淚光閃閃地道：「唐大哥，快別這樣說。你對小妹的恩情，小妹下輩子也報答不了，你千萬別以小妹爲念。」

唐煌切齒道：「賤婦！那四個女人是甚麼樣子？」

怪人道：「十餘年前大約二十多歲，很美，現在該是四十左右，武功極高，用劍。其中年齡較大的一個，左耳輪上有個很大黑痣，如此而已。」

唐煌厲聲道：「那藥物是甚麼樣子？」

「粉蓮花」道：「大小如梧桐子，味香，色黃。」

唐煌頹然一嘆，道：「妳是否知道，那四個女人大概在那方向？」

「粉蓮花」道：「不知道，但老身可以提醒你們，那四個女人雄心勃勃，絕不甘於默默無聞，若她們仍活在世上，應該闖出一點名氣。」

費小潔哭道：「老前輩，請你放了她吧，晚輩保證盡力替你去……」

「粉蓮花」冷笑道：「不必枉費心機，快去吧，最好不要超過半年。」

費小潔悚然一震，道：「超過半年又怎樣？」

「粉蓮花」嘶聲道：「超過半年，足證那四個女人已不在人世，老身希望已絕，離開人間，也要找個伴。」

唐煌心頭一震，道：「妳這是甚麼意思？」

「粉蓮花」道：「我這惡瘡最易傳染，如果絕望，老身只要將瘡上的膿血抹在這妞兒身上，不消一月，就和老身差不多了。」

門玉華悽然道：「郎君，妾只恨今生不能爲你侍巾奉櫛，引爲遺憾，其實妾身絕不怕死。」

唐煌強忍一泡淚水，道：「華妹千萬要堅定信念，小兄此去，必盡所能，取來藥物，救你脫險。」

費小潔道：「唐煌，我們要爲華妹準備些飲料和食物，然後才能離去。」

唐煌道：「正是，我們現在就去準備。」

二人出了石洞，在附近小鎮上買了很多乾糧，以及肉乾、不易腐壞的食物等，又提了一大桶清水，回到洞中。

唐煌肅容道：「在下此去，天涯海角，也必爲你找來藥物，但望你能將期限予以放寬，若半年我等未到，表示仍然未得手。」

「粉蓮花」道：「好吧，再寬限三月，共爲九個月，若屆時不到，老身可不等你們了。」

兩小和門玉華黯然道別，出了洞口，用藤葛將洞口遮住，下了絕壁。

兩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半天沒有說話。

出了峽谷，唐煌道：「我們應該到明月庵看看，滌月師太有沒有回來，設若已返，可以託她代爲照料，時常送些新鮮食物去給華妹。」

費小潔道：「小妹也想到這一點，我們現在就去。」

二人回到明月庵，滌月師太仍未

回庵，唐煌只得留下一張紙條，將不幸遭遇說明，希望她常去看門玉華。

兩小離開明月庵，失魂落魄，觸景傷情，來時還是三人，如今已成回憶。

唐煌道：「復仇幫既然召開『武林公審大會』，黑、白兩道高手，必定前往觀禮旁聽，也許我們要找的人會前去也說不定。」

費小潔道：「現在也只有先去武陵山了，反正只要可能找到之處，就是天涯海角，小妹也要去找。」

* * *

武陵山座落鄂境西南角，主峯高約兩千尺，佔地甚廣。

在那插天奇峯半腰上，不知何時已建了一座宮殿式巨厦。此厦正是近來崛起武林的復仇幫。

此幫既名「復仇」，當然是爲復仇而立幫，到底仇家是誰？無人得知。但可以猜到，此番「武林公審大會」，可能正是審判該幫的仇家。

因此，凡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都接到一份請帖，前往參加公審大會及開幫大典。

復仇幫門前廣場上，紮了一個高大的彩台，那四根支柱都是用合抱杉木做成。

頂上早已掛着漆金大匾——武林公審大會。

木台約三丈見方，迎面正中靠台後木壁處，放了四把鏤花太師椅，椅背上搭着猩紅椅墜和椅墊。椅前各有一張精緻小桌，放置有蓋茶杯。

木台兩旁，各放了四把普通太師椅，每一椅前也各有一張小桌，上面也放了一個茶杯。

近台對面，以草蓆搭了個巨大看棚，棚中座位不下千餘個，已經坐滿五成觀禮的人。

偌大場面，加之五六百之衆，竟肅然無嘩，千百隻眼睛都在注視復仇幫大門之內。

雲淡風輕，天已過午，復仇幫大門之內，仍然毫無動靜，只是傳出悠揚的鐘聲。

不多不少，鐘聲連響十二下。

就在這時，山下來了兩個年輕人，這兩人正是心情沉重的唐煌和費小潔。

他們心頭上都壓着一塊重鉛，一路上睡不安枕，食不下嚥，兩人都清瘦了。

他們雙雙走到看棚之前，向人叢中掃視，絕不放過任何一人。但失望得很，照「粉蓮花」所說的四個女人，根本沒有。

但這五六百之衆中，却有很多熟面孔，他們此刻也無心打招呼，進入看棚，找到座位坐下。

大約到了午牌時分，那復仇幫大門之內，一連湧出二十五排彪形大漢。

每排五人，每人都身着勁裝，手執金戈，步伐一致，向木台後及看棚後走去。

最後終於將整個廣場包圍。

接着，大門內又湧出十五排勁裝背插雙劍的少女，也將木台及看棚包圍，却沿在執戈大漢內圈。

全場的人都屏息靜氣，向大門內望去。

不一會又是十二個宮裝少女，身上未帶兵刃，站在木台四周。

這時，又有八個披髮白衣少女，身掛短劍，手托木盤，盤中放着茶點之類，上了木台，將茶點放在桌上，侍立正面四桌之後。

這等氣派，確有先聲奪人之勢。

但正主兒還不見影子。

不久，大門內傳來一陣絲竹樂聲，並夾雜着得得馬蹄聲，越來越近。

接着，四輛豪華轎車，每一輛由雙馬拉着，車轅上的車把式，都是年輕貌美的少女。

蹄聲一致，和那車旁隨行的十二個女樂手所奏的曲子，拍調一致。

車幃低垂，那金黃色的流蘇，在日光下閃閃生輝。

最惹眼的是每輛車的車幃之旁，都掛着一柄連鞘長劍，劍鞘上鑲滿了龍眼大小的眞珠。

四輛豪華轎車，相繼停在木台之側，四個女車把式跳下車轅，掀起車幃，樂聲戛然停止。

但八個女樂手却同聲肅然喊道：「幫主昇座，請來賓肅立致敬！」

看棚中五六百之衆，猶豫一下，小部份站起來，其餘的也都站起。

只有唐煌和費小潔端坐不動。

車中走出四位中年美婦，全是宮裝，但衣色不同，年紀較大的著紅色，其次是黃色，第三個藍色，最年輕的是白色。

長裙拖地，隱隱可見纖小的金蓮，瘦不盈握，當眞是三寸金蓮四寸腰。

四個車把式取下車幃上的長劍，由四位美婦前導，由木台側面木梯上了木台。

四位美婦各佔正面一位，爲首一位微微一福，嬌聲道：「朋友們請坐下。」

看棚中的數百觀衆尚未坐下，四位美婦星目一轉，都傾注在唐煌和費小潔身上。

那目光很難捉摸，有嘉許的成份，也有些微慍。

四位美婦落了座，看棚中人也都坐下，四個車把式把四柄寶劍放在桌上，退到四位美婦身後。

現在四位美婦身後，最前排的是四個披髮少女，後面是四個女車把式，最後是八個女樂手。

唐煌心中一動，低聲對費小潔道：「我覺得咱們不虛此行，我發現這四個女人，其中一個左耳上有顆大黑痣。」

費小潔突然一震，果然那年齡最大的一位左耳上有顆黑痣。

四位女高手，正如泰山石洞中那「粉蓮花」所說：十餘年前大約二十多歲，很美，現在該是四十左右，武功極高，用劍，年齡較大的一個左耳輪上有顆黑痣。

費小潔緊緊地握住唐煌的手，顫聲道：「唐煌，我太興奮了……即使……復仇幫……如龍潭虎穴……我也要……去盜那藥物……」

唐煌肅然道：「當然要不顧一切設法盜藥，但小兄不能不鄭重告訴妳，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一旦事敗，咱們死了事小，也害了華妹，這件事必須愼重考慮。」

這一發現，兩小雖知此幫中不亞龍潭虎穴，卻產生無窮的希望。

世上任何事都不怕困難，只怕沒有希望。

四個美婦自兩小身上收回目光，年紀較大的面色一肅，說：「受審者還不現身？」

語音甫畢，「刷刷刷」一連八條人影，掠上峯頭。

爲首之人長眉朗目，一襲藍衫，點塵不染，竟是唐一飛。唐煌心頭大震，差點驚呼出聲。

第二位「神州一判」古勉之。唐煌本不認識此老，却因此老面目極像古奇，所以猜出是他。

第三位是「殘月」石雲飛，兩小也是看出此人極爲酷肖石氏兄妹，只是此人面目陰沉。

第四位是張子萍。

第五位是一代人妖「和合金仙」。

第六位是馬白水。

第七位是「平地一聲雷」魯蒼。

第八位是一位鬚髮皆白的老人，兩小猜不出是誰。

兩小不由大爲驚奇，因不論八人都是當今絕世高手，不會前來受審，即使另有企圖，這八人邪正不同道，怎會聯袂而來？

八位高手神態肅然，不疾不徐，由台側木梯上了審判台，由左而右，按序落座。

唐煌駭然地道：「小潔，這是怎麼回事？憑這八位高人身手，竟會送上門來受審？」

費小潔道：「小妹不知道，反正這又是一個謎，不過此謎不久就會解開。」

看棚中鴉雀無聲，台上也死寂一片。

年紀較大的美婦緩緩站起，沉聲道：「公審開始！」

身後披髮美女走出兩人，各持幾張紙箋，分放在八位高手桌上，然後又退了下去。

這時兩小才看出，這四個披髮美麗少女，極像四位美婦，顯然是她們的女兒。

八位高人拏起桌上紙箋，看了一遍，一個個面色大變，放下紙箋，面孔冷得像八座冰山。

接着其中一位披髮少女，手持紙箋，走到台邊，嬌聲唸道：「查唐一飛等人，自恃技藝過人，曾於某時地聯手突擊四位幫主，雖得逞，但行爲卑鄙，其意可誅，本幫幫主設台公審，旨在召示武林，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爲武林大業計，理應治以應得之罪，以儆來茲。」

唐煌冷冷一哂，道：「這是那一門子公審？完全是自說自話。」

費小潔道：「但奇怪的是八位高人一反常態，竟無一人反駁辯論。」

那少女又退到四位幫主身後，那年紀較大的幫主又緩緩站起，道：「本幫本着替天行道之旨，將爲整個武林維繫集體之安全，對犯人所定之罪，必須使犯人及觀審者心服，以昭公允。」她美目掃視台下一匝，續道：「本幫主判決唐一飛等八人，監禁三年之罪，武林朋友若有不服，只管提出質問。」

看棚突然有人大聲道：「犯人未提出答辯，怎能獨斷獨行？定其罪名？」

那幫主哂然一笑，道：「本幫主爲了樹立威信，當然要使各位看到本幫主公法之尊嚴。」

她對八位犯人沉聲道：「爾等惡行昭彰，罪有應得，若有不服判決者，仍可據理答辯。」

唐一飛等人連連搖頭，雖不說話，卻表示無話可說，甘願受刑。

那幫主似乎未滿意，沉聲道：「那麼本幫主所判你等之刑，你等甘願接受了？」

唐一飛等人面色木然，同時點頭，表示甘願接受這判刑。

看棚中數百高手，不由一齊動容，不管這八人是否眞正有罪，他們能伏首認罪，甘願受刑，這已表示復仇幫的聲威非同小可。

像「殘月」石雲飛、張子萍及「和合金仙」等人，那可說是一代邪惡之輩，像他們這等人，即使確已犯罪，也不會伏首貼耳，不加反抗。

此刻最驚駭的，該是唐煌及費小潔了，他們深信這是陰謀，但這陰謀究竟如何？他們也猜不出來。

那幫主大聲道：「唐一飛等既已伏首認罪，自應立即服刑，來人哪！」

四個女車把式應聲而出，走到桌前，深施一禮說：「請幫主差遣！」

那幫主沉聲道：「帶犯人入牢受刑！」

此言一出，唐一飛等人，竟一齊站起，跟着四個車把式下了木台，向復仇幫大門內走去。

唐煌忿然站起，正要掠上木台理論，費小潔立即把他拉着坐下，道：「現在不是蠻幹之時，反正此事大有文章，爲了唐伯伯及另外幾位白道高手以及門玉華妹妹，我們須沉住氣，待會再說。」

這時那幫主又大聲道：「公審已畢，本幫主順便聲明，本幫今後爲武林執法之地，同道朋友，若有危難之事，可直接訴諸本幫，必能爲同道維護正義。」

他看了兩小一眼，續道：「因此，本幫需要大批有爲的年輕高手，各位若願服務本幫，即請上台和小女印證幾招，點到爲止，視身手高低而予以任用安插。」

語畢，看棚中站起一人，原來是「無孔笛子」古鳳，她走下看棚，飛身掠上木台。

一個披髮少女款步走出，微微襝衽，道：「姑娘請通名。」

古鳳肅然道：「小女子古鳳，請少幫主賜招。」

披髮少女道：「古姑娘意欲比試拳掌抑是兵刃？」

古鳳哂然一笑，道：「小女子對拳掌兵刃皆非所長，只是對音律方面略有小成。」說畢，撤下無孔笛子，續道：「小女子就以此笛與姑娘印證一下。」

在一般人看來，這少幫主或身負絕學，却未必擅長音律之學，而當今武林擅長音律之學者，也僅有古鳳和「赤脚大仙」二人。

因此，有些人以爲這少幫主必會拒絕印證音律之學而改比拳掌或兵刃。

豈知少幫主嫣然一笑，道：「聽說古姑娘精於此道，久慕大名，今日才得如願，幸何如之，願望手下留情。」

這少幫主倒很謙遜，和那幫主咄咄逼人的作風大不相同。

說着，撩衣撤下一根紫銅簫，長約一尺，粗逾拇指，另一端尚接有一個五色彩總。

古鳳不由微微一震，想不到遇上了行家，就看人家的紫銅簫，大概也精通此道。

少幫主微微一笑，道：「古姑娘請。」

古鳳也道：「少幫主請。」

橫笛於唇，響起簫然煞殺之聲。

這次和華山中所奏之曲略有不同，那一次是千軍萬馬動地而來，雄壯而沉厚，這次聲調尖銳，殺機四伏。

少幫主纖指疾按，奇音乍出，四山暴響，有如雷鳴，整個木台都格枝搖晃起來。

唐煌不由動容，沉聲道：「古鳳輸定了，眞想不到這少女能以一根紫銅簫，吹出雷鳴大地之聲。」

果然，古鳳的笛聲被簫聲湮沒，對面看棚中內力稍差的人物，臉上肌肉跟着雄渾的簫聲跳動。

古鳳似仍不服，不遺餘力吹奏，略有起色，但總是不如簫聲雄壯，不到盞茶工夫，古鳳已是滿頭大汗。

少幫主突然停止吹奏，古鳳也見好即收，微微喘息，道：「少幫主果然技高一着，小女子甘拜下風。」

少幫主甜甜一笑，那柔細長髮在風中拂動，更增添她那飄逸出塵之美，道：「那裡，那裡！古姑娘對此學極有造詣，亦可謂廣陵絕響矣！」

那幫主大聲道：「古姑娘已被錄取，暫時以侍衛任用。」

古鳳襝衽而退，站在台邊。

接着，「小伽藍」李驊也一掠上台，抱拳道：「在下李驊，想與少幫主印證掌法。」

少幫主不卑不亢地道：「李少俠請。」

李驊道聲「有僭！」，一式「敬神如在」，雙掌合什，算是禮貌，然後乍分疾拍，眨眼工夫施出七掌。

李驊乃是「賭鬼」申元化之徒，掌上功夫頗有火候，而且鴉片癮已戒，功力又精進不少。

但這少幫主會者不忙，而且禮尚往來，一式「朝山進香」，也算還禮，長袖交拂，立將李驊的七掌瞬間化於無形。

李驊斜上半步，再次拍出十三掌，掌風凌厲，呼呼生風，有如一片掌浪。

少幫主身如飄絮，轉折於掌風之中，像狂風中的敗葉，只守不攻，輕如無物。

唐煌笑道：「也難怪這復仇幫大言不慚，儼然以武林盟主自居，原來確有驚人之學，就看這少女一身絕學，四個幫主已可概見。」

這工夫，李驊似已全力施爲，重重掌影，將少幫主包圍起來。

費小潔道：「李驊快落敗了。」

唐煌道：「其實已經落了下風。」

突見少幫主兩袖一抖，左袖逕取李驊面部，右袖有如一條大蛇，竟纏在李驊左肩上。

李驊駭然一震，少幫主輕輕一抖，李驊左臂立即脫臼，向前栽了五大步。

少幫主收袖閃了三步，道：「李少俠承讓了。」

李驊抱拳道：「少幫主手下留情，李某感佩不已。」

唐煌道：「李驊雖敗而不失君子風度，正合乎聖人『上而揖下而飲』的君子之風。同時也可以看出，他明知非其敵手，不過是想混入復仇幫中。」

李驊退到一邊，那少女姍姍回到最年輕一位幫主身後。

這時又見一個年輕人飛掠上台，大聲道：「在下司徒豹，綽號『十字手』，仍請剛才那位少幫主賜招。」

唐煌冷冷一哂，道：「這小子恐怕眞要獻醜了。」

只見倒數第二位幫主身後，走出一個少女，婷婷嫋嫋走到司徒豹面前，道：「小女子陪司徒少俠走幾招也是一樣。」

這少女姿容更美，說話的聲音有如一串銀鈴，司徒豹本是好色之徒，兩眼發直，一臉邪惡之色，艮久才吶

吶地道：「一樣，一樣，其實姑娘比剛才那位更美。」

此言一出，倒數第二位幫主面色一寒，沉聲道：「本幫主絕不收留淫惡之徒，廢了。」

那少女冷冷一笑，長袖疾拂，在司徒豹面前挽起一個大袖花，立即冷哼一聲，纖手倏伸，不知以何種手法，捏住了司徒豹的咽喉。

這僅是半招，看棚中發出一片驚呼之聲，只見少女喝聲「去吧！」司徒豹的身子立即飛向台下，「蓬」地一聲摔在地上，已告氣絕。

他那脖子已被捏得僅有杯口那麼粗，雙眼突出眶外，面色黑紫。

這少女的手段雖然毒辣，但台下都看到司徒豹舉止輕佻，罪有應得，淫徒的下場，大致如此。

突然，一條修長的身影疾射上台，竟是「愁劍客」戰雲，背插長劍，瀟洒如故，抱拳道：「在下戰雲，武林末學，自知螢火難與皓月爭輝，但為了參加貴幫，為武林造福，乃不避現醜之譏，期與少幫主印證劍法。」

少女微微一笑，美眸連眨，打量戰雲一會，襝衽道：「戰大俠太客氣了，一看戰大俠的風度及談吐，已知文武兼備，必為年輕一輩中之翹楚。」

戰雲道：「少幫主過譽了。」

「嗆」地一聲，撤下長劍，道：「請少幫主亮兵刃。」

少女道：「小女子一向不用兵刃，就這樣接戰大俠幾招。」

戰雲肅然地道：「既然如此，戰某獻醜了。」

長劍徐徐刺出，竟是「五霸圖」上那一招，那少女微微一怔，差點被刺中。

只聞倒數第二位幫主沉聲道：「東施效顰，頗似本門劍法，設法廢了他的右手，使他今後不能用劍。」

少女又是一震，幽幽地道：「媽，這人心地不壞。」

那幫主沉聲道：「為娘的眼睛沒瞎，用不着你提醒。」

少女面色一黯，身法突變，有如一隻大蝴蝶，竟接下了戰雲的一招絕學，低沉一聲，長袖捲向戰雲的右臂。

只聞「克察」一聲，戰雲右臂已折，「噹」地一聲，長劍落地。

少女歉然地看了戰雲一眼，向那幫主望去。

那幫主冷笑一聲，道：「小丫頭，妳的心眼可眞不少，這小子的右臂雖折却未全廢，妳到底……」

少女目蘊淚光，道：「媽……女兒……」

那幫主沉聲道：「算了，也許是他的造化！」

那少女又看了戰雲一眼，淒然退到那幫主身後，但戰雲退到台邊，始終未看她一眼，「愁劍客」之名，當眞名副其實。

費小潔低聲道：「那丫頭看上戰雲了。」

唐煌肅然道：「這也許是一個悲劇之開始，我知道戰雲並不喜歡她。」

接着鐵騎會小會主藍天虹及藍衣幫少幫主秦楓，也都相繼上台，都敗在第二位幫主身後少女手下。

最後，第一位幫主身後的少女，姍姍走到台中，襝衽為禮，道：「小女子再接待一二位，就此閉會，那一位上台指教？」

連問數聲，無人回答。

這時看棚中突然站起一位女士，走到唐煌身邊，唐煌心頭一震，立即叫了聲「媽」。

原來此人正是「霧曇花」潘蓉蓉。

潘蓉蓉黯然道：「煌兒，依媽媽猜想，八位高手都着了復仇幫的道兒，絕非甘願認罪受刑。」

唐煌道：「可是以爹爹為首，八位高手現身時，並無負傷現象，上台之後，也未動手，而且他們面前放一茶杯，誰也沒動一下，怎會着了她們的道兒？」

潘蓉蓉淒然地道：「眞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爹爹剛剛脫離張子萍之困，如今……」她嘆口氣續道：「依媽媽猜想，他們桌上那張紙箋定有毛病！」

唐煌不由一震，道：「難道紙箋上有劇毒？」

潘蓉蓉道：「我想是的，所以為娘主張你上台應徵，趁機進入復仇幫中，見機救出你爹爹和另外幾位白道前輩。」

唐煌肅然道：「孩兒正有此意，潔妹就交給媽媽了，她已經懷了……」

潘蓉蓉道：「不必說了，我知道。」

唐煌拉着費小潔的手，道：「小潔，現在時間倉促，已不暇細說，請妳把華妹之事稟告媽媽，離此之後，前去照應一下，小兄必定盡速取到藥物，救出家父等人，與妳見面。」

費小潔依依地道：「唐煌，你要小心啊！」

唐煌肅容道：「我知道。」

說畢，走下看棚，一式「寒塘鶴渡」，斜掠上台，有如一片枯葉飄落台上。

那少女微微一怔，一雙美目凝視唐煌臉上，然後移開，雙頰飛起兩朵紅暈，道：「請賜告大名？」

唐煌低聲道：「在下黃堂。」

少女嫣然一笑，有如百花奔綻，較之另外三個少女更美，柔聲道：「黃少俠欲比試拳掌？」

唐煌道：「比劍。」

說着，撤下殘劍，少女也抽出長劍。

少女乍見唐煌的劍僅剩下兩尺二三寸長，不由吃吃笑道：「黃少俠可要換一柄劍？」

唐煌肅然道：「謝謝，在下已經用

慣，就用這一柄吧！」

少女低聲道：「小妹狄寒霜，黃少俠請賜招。」

她的聲音以傳音之術傳入唐煌耳中。

而唐煌剛才報出自己的名字，雖非傳音之術，却僅能進入少女及四位幫主耳中，台下之人聽不到。

唐煌沉聲道：「少幫主請注意。」

殘劍一展，施出一式怪招，乍看像是「笑指桑蔴」，却又不完全是。

那為首幫主黛眉微皺一下，這工夫唐煌第二式又告施出，也十分怪異。

因他近來研悟「五霸圖」上那三招奇學，觸類旁通，附帶研出十餘招怪學，雖以「五霸圖」上三招奇學為基礎，但別人却看不出。

少女也微噫一聲，絕招盡出，却只守不攻。

那為首幫主沉聲道：「丫頭不必留情，此小子招式太怪。」

唐煌連施四五招，略佔上風，但他知道，要想取勝也頗不易，假如眞勝了，反而不美，此行目的是混入幫中盜藥救人，只能敗而不能勝。

只是少年人氣盛，雖然結果仍然落敗，但他必須多交換幾招，以便在復仇幫中獲得較高職位，行事起來也方便些。

七八招過去，少女因產生微妙遐思，心神不屬，竟被迫退兩步。

唐煌見好即收，立即鬆了勁，又被少女迫退了兩步，當他施出第十一招時，賞個破綻，讓少女攻入一劍。

「噹」地一聲，唐煌踉蹌退了六步，抱拳道：「在下甘拜下風，少幫主果然厲害。」

少幫主秋波流轉，睨了唐煌一眼，回身走到第一位幫主身後，貼在幫主耳邊，說了幾句話。

幫主怔了一下，曖昧地一笑，又看了唐煌一眼，立大聲道：「黃少俠身手怪異，別具一格，本幫主破格任用為內官護法，可直接進見四位姑娘，共商幫務。」

她微微一頓，續道：「如果無人上台，大會就此閉幕。」

看棚中再也無人上台，且都紛紛站起，準備離去。

唐煌望着看棚中的母親及愛妻，不由黯然，此番進入復仇幫中，成敗利鈍，尚未可卜，爹爹被制，門玉華在怪物「粉蓮花」控制之下，這一切都使他心情沉重，因此，那少女狄寒霜一雙美目不時凝視着他，他竟漠然不覺。

數百觀衆相繼散去，不一會，那巨大看棚空蕩蕩地，只留下「十字手」司徒豹的屍體，竟無人收屍。

四位幫主下台上車，絲竹之聲乍起，蹄聲得得，向大門中馳去。後面由四個少幫主前導，其次是入選的幾位年輕人。

李驊和「愁劍客」正要和唐煌打招呼，唐煌立即使個眼色阻止，李驊會意，故作不識。

兩個少幫主不時回頭察看，當然是看唐煌和「愁劍客」戰雲。

但唐、戰二人都是心事重重，不曾理會。

進入大門，重重宮殿屋宇，一望無際。每一道門處，都有執戈武士守護。

五個年輕人被五個執戈大漢帶到不同住所。

只有唐煌身份特殊，被帶入內宮附近五間雅室之中。

復仇幫對他如此優遇，反使他感慨萬分，爹爹在此幫是階下之囚，而自己却受到禮遇。

雅室中几淨窗明，一塵不染，加之又是新建，令人心神一爽。

執戈大漢將唐煌讓入屋中，躬身而退。唐煌微微一嘆，心想，總算幸運，設若此番不來參加盛會，不但錯過盜藥機會，爹爹被困，也將毫無所知。

第二天過去了。唐煌現才知道四位幫主，各佔一宮，而以耳上有痣的大幫主居中。

而唐煌所住之處，正是在另外三位幫主宮殿圈內，更接近大幫主的「凌雲宮」。

所謂護法，嚴格說起來，也就等於幫主的特等侍衛，終日除了吃喝之外，無事可做。

而現在他為了不引起復仇幫的懷疑，又不便到處亂闖，又不能逢人便問那八個高手囚於何地？

但在這三天之中，狄寒霜却來找過他二次。

唐煌已是過來人，當然看得出她的心事，論技藝姿容，都是上上之選。然而，他不是薄倖之人，况且爹爹被困，未婚妻被制，他無心去想兒女私情。

這復仇幫的面積太大了，因而，唐煌不得不愼密計劃，盜藥和救人同樣重要。

而且這兩大任務必須同時進行，一次成功。

第五天入夜，狄寒霜又來找唐煌。她曾刻意打扮，薄施脂粉，清雅宜人。

唐煌禮貌地道：「少幫主請坐。」

狄寒霜並未坐下，只是深深看了唐煌一眼，道：「黃堂，別叫我少幫主好麼？」

唐煌肅然地道：「這一點恕難遵辦，因尊卑有別，在下不能忘了禮數。」

狄寒霜道：「不要緊，我媽媽不怪你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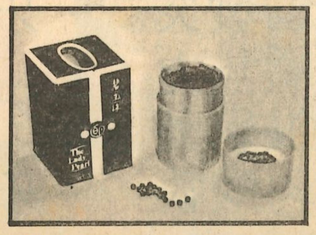
唐煌心中一動，忖道：「關於爹爹被囚之地，以及那珍藥收藏之所，她必知道，我何不設法問問她。」

唐煌感覺這樣不大光明，等於欺騙一個少女的眞摯情感。



佢地青春長駐
全靠碧玉珠旁身

鄧碧雲黃淑儀工作忙碌，仍然容光煥發，活力充沛，因爲她們長期服用碧玉珠。碧玉珠由名醫處方，用藥名貴，專治婦女體弱，頭暈血虛，產後欠補，腰痠背痛，一瓶見效。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嬌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利，青春常駐。



碧玉珠
婦女之寶

註冊商標

峨嵋藥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藥行均售

狄寒霜道：「黃堂，今夜月色甚佳，我們出去散步好麼？」

唐煌未置可否，和她出了寢室，向一個大花園走去。

花園佔地不下數十畝，花木扶疏，加之明月在天，微風吹來，幽美至極。

但唐煌沒有心情吟風弄月，不由嘆了口氣。

狄寒霜道：「黃堂，你好像有心事。」

唐煌道：「沒有，你別疑心。」

狄寒霜道：「還說沒有，你這幾天，從未展過眉頭。」

唐煌道：「在下並非有事，只是有所感觸而已。」

狄寒霜道：「可以說說麼？」

唐煌凝視天際，喃喃地道：「貴幫座鎮武林，宵小絕跡，這是一件令人可喜之事，只是在下有一事不明……」

狄寒霜道：「甚麼事？你儘管說出來。」

唐煌道：「就是那八個高手，他們身犯何罪？在下甚爲不解。」

狄寒霜道：「我只知道他們聯手暗襲四位幫主，這件事的詳情，我也不太清楚。」

唐煌淡然地道：「其實在下不過是順便問問而已。這些人聯手暗襲幫主，取死有由，囚禁三五年，不能算多。」

狄寒霜道：「是呀，我媽媽對這件事，可說夠寬大。」

唐煌淡然地道：「只是在下仍有一事不明，像這八個高手，任何一個都有一身絕技，他們既能聯手偷襲幫主，足證爲人並不光明，公審之日怎能不加反抗，均以伏首認罪。」

狄寒霜猶豫一下，低聲道：「這是個秘密，除非是你，若換了別人，小妹是不肯說的。」

唐煌心中一動，忖道：「大概不出母親所料。」但他仍是不解地道：「這件事還有秘密麼？倒出乎在下意料，少幫主若不便說出，在下也不勉强。」

狄寒霜柳腰一扭，嘟着小嘴，道：「又來了，告訴你不要再叫我少幫主，你老是不聽，看來小妹有點高攀了。」

唐煌歉然道：「狄姑娘莫怪，只是在下叫順了口，一時改不過來，那麼以後在下就叫你狄姑娘好了。」

「不要！」狄寒霜道：「我叫你黃大哥，你就不能叫我妹妹麼？」

唐煌暗暗一嘆，心道：「這可是妳自己找煩惱。」立即笑道：「遵命！」

狄寒霜道：「我媽媽對我是言聽計從，至於我和你的事，我已談過，你不必拘束。」

她說出這話，也不由羞紅了臉。

唐煌道：「到底有何秘密？」

狄寒霜低聲道：「那紙箋上預先塗了一種極毒之藥，只要吸入鼻中少許，武功暫時失去，而且前事盡忘，叫他們怎樣就怎樣。」

唐煌暗暗哼了一聲，却故作吃驚之狀，道：「這種藥物如此霸道，小兄還是第一次聽說，不知有沒有解藥？」

狄寒霜道：「有毒藥就有解藥，但這解藥却不在媽媽手中。」

唐煌顧左右而言他，道：「小兄還以爲令堂在此幫中握有大權呢，原來也……」

狄寒霜道：「我媽媽確實握有大權，因爲另外三位是我的阿姨，她們是親姊妹，樂得袖手不管。」

唐煌茫然地道：「既然令堂握有大權，解藥怎會不在她的手中？」

狄寒霜道：「告訴你吧！本幫有位使毒名家，一身是毒，令人防不勝防，這解藥就在他的手中。」

唐煌心中一動，道：「此人是甚麼樣子，爲甚麼小兄未見過？」

狄寒霜道：「不但你見不到他，連小妹也僅見過他一次，因他住在最後一個秘室中，整天研究毒物，未經他許可，連媽媽也不許去見他。」

唐煌肅然道：「這人叫甚麼名字？我想他除了善使百毒之外，定有一身絕學。」

狄寒霜道：「他叫『百毒鬼叟』，名字不詳，但據家母說，他的武功却不見得太高明。」

唐煌微微一哂道：「所謂百毒，只是形容他搞毒之多，並非能使一百種，不知最厲害的是那幾種？」

狄寒霜伸伸手道：「據說有一種毒粉，只要沾到身上，立即生滿惡瘡，若無『百毒鬼叟』的解藥，全身肌肉爛光之後才能死去。」

唐煌大大地一震，想不到無意中探出這個秘密，不必再問，那治療之藥，定在「百毒鬼叟」那裡。

現在秘密已知，唐煌不便再問，立即大聲道：「咱們是來賞月的，不談這個，還是談些輕鬆有趣之事。」

狄寒霜道：「小妹很同意，這樣吧！我們各說一個笑話，必須使對方發笑，要是對方不笑，就算輸了，輸方應爲贏方辦一件事，不准反悔。」

唐煌道：「好吧，妳先說吧！」

狄寒霜想了一下，道：「有一個傻子，遇見一個相士，正在爲人論手之相道：男人手如綿，手邊有閒錢，女人手如薑，財穀滿箱倉。傻子聞言拍手大笑說：我的妻子手如薑也。相士道：何以見得？傻子道：我昨夜被她打了兩個耳光，如今還辣的呢！」

唐煌强忍笑意，淡然地道：「這笑話並不可笑，妳還是聽我的吧！」

狄寒霜道：「我不信你的笑話比我的更可笑。」

唐煌道：「可不可笑，一聽便知，妳可不能耍賴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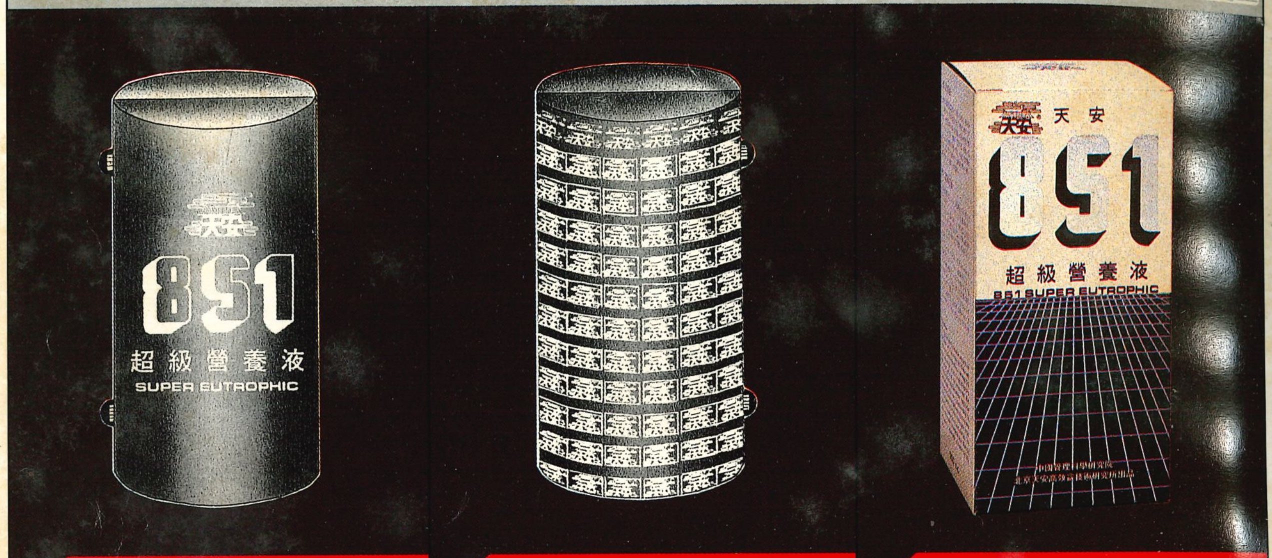
狄寒霜道：「那是當然，你快說吧！」

（未完・廿九）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註册商標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冊，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德利貿易公司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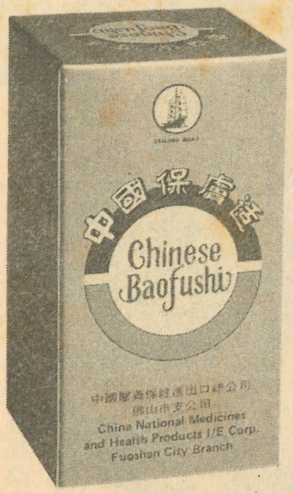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眞：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長白山 花粉丸

花粉是世界上唯一完美的食品，它包括含有人體所需要的二十二種基本元素。

——營養學家偉德博士

任何植物性食物的營養價值均難以與花粉抗衡。

——日本花粉權威洋造博士

花粉是一種完全的營養物，即使長期使用，也沒有任何副作用。

——美國花粉學家伯因弟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採用長白山無污染天然花粉，含十六種維他命，十六種礦物質，二十種蛋白質及氨基酸。是多種慢性疾患及病後復康的不可多得的珍貴補品。是餽贈親友的最佳禮物。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圖文傳眞：(852) 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 T., Hong Kong.
Tel: (852) 6015715 Fax: (852) 6918344